





清刻龍藏佛說法變相圖

弘明集序

梁 釋 僧祐

撰

千七

夫覺海無涯慧鏡圓照化妙域中實陶鑄於
堯舜理擅繫表乃挺植乎周孔矣然道大信
難聲高和寡須彌峻而藍風起寶藏積而怨
賊生昔如來在世化震大千猶有四魔稽忿
六師懷毒況乎像季其可勝哉自大法東流
歲幾五百緣各信不運亦崇替正見者敷讚
邪惑者謗訕至於守文曲儒則距為異教巧
言左道則引為同法距有拔本之迷引有朱
紫之亂遂令詭論稍繁訛辭孔熾夫鷦鷯鳴
夜不翻白日之光精衛銜石無損滄海之勢
然以闇亂明以小罔大雖莫動毫髮而有塵
眤聽將令弱植之徒隨偽辯而長迷倒置之
倫逐邪說而永溺此幽塗所以易墜淨境所

以難陟者也祐以末學志深弘護靜言浮俗
憤慨于心遂以藥疾微間山棲餘暇撰古今
之明篇總道俗之雅論其有刻意翦邪建言
衛法製無大小莫不畢採又前代勝士書記
文述有益三寶亦皆編錄類聚區分列爲十
四卷夫道以人弘教以文明弘道明教故謂
之弘明集兼率淺懷附論于末庶以消埃微
裨瀛岱但學孤識寡愧在編局博綜君子惠
增廣焉

弘明集卷第一

梁 釋 僧祐 述

牟子理惑論 三十篇

正誣論 未詳作者

牟子理惑論 一云蒼梧太守牟子博傳

牟子既修經傳諸子書無大小靡不好之雖不樂兵法然猶讀焉雖讀神仙不死之書抑而不信以爲虛誕是時靈帝崩後天下擾亂獨交州差安北方異人咸來在焉多爲神仙辟穀長生之術時人多有學者牟子常以五經難之道家術士莫敢對焉比之於孟軻距楊朱墨翟先是時牟子將母避世交趾年二十六歸蒼梧娶妻太守聞其守學謁請署吏時年方盛志精於學又見世亂無仕宦意竟遂不就是時諸州郡相疑隔塞不通太守以

其博學多識使致敬荊州牟子以爲榮爵易讓使命難辭遂嚴當行會被州牧優文處士辟之復稱疾不起牧弟爲豫章太守爲中郎將笮融所殺時牧遣騎都尉劉彥將兵赴之恐外界相疑兵不得進牧乃請牟子曰弟爲逆賊所害骨肉之痛憤發肝心當遣劉都尉行恐外界疑難行人不通君文武兼備有專對才今欲相屈之零陵桂陽假塗於通路何如牟子曰被秣伏櫪見遇日久烈士忘身期必騁効遂嚴當發會其母卒亡遂不果行久之退念以辯達之故輒見使命方世擾攘非顯已之秋也乃歎曰老子絕聖棄智修身保真萬物不干其志天下不易其樂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故可貴也於是銳志於佛道兼研老子五千文含玄妙爲酒漿翫五經爲

琴簧世俗之徒多非之者以爲背五經而向異道欲爭則非道欲默則不能遂以筆墨之間略引聖賢之言證解之名曰牟子理惑云或問曰佛從何出生寧有先祖及國邑不皆何施行狀何類乎牟子曰富哉問也請以不敏略說其要蓋聞佛化之爲狀也積累道德數千億載不可紀記然臨得佛時生於天竺假形於白淨王夫人晝寢夢乘白象身有六牙欣然悅之遂感而孕以四月八日從母右脅而生墮地行七步舉右手曰天上天下靡有踰我者也時天地大動宮中皆明其日王家青衣復產一兒旣中白馬亦乳白駒奴字車匿馬曰犍陟王常使隨太子太子有三十相八十種好身長丈六體皆金色頂有肉髻頰車如師子舌自覆面手把千輻輪頂光

照萬里此略說其相年十七王爲納妃隣國女也太子坐則遷座寢則異床天道孔明陰陽而通遂懷一男六年乃生父王珍偉太子爲興宮觀妓女寶玩並列於前太子不貪世樂意存道德年十九二月八日夜半呼車匿勒犍陟跨之鬼神扶舉飛而出宮明日廓然不知所在王及吏民莫不獻欵追之及田王曰未有爾時禱請神祇今既有爾如玉如珪當續祿位而去何爲太子曰萬物無常有存當亡今欲學道度脫十方王知其彌堅遂起而還太子徑去思道六年遂成佛焉所以孟夏之月生者不寒不熱草木華英釋狐裘衣絺綌中呂之時也所以生天竺者天地之中處其中和也所著經凡有十二部合八億四千萬卷其大卷萬言已下小卷千言已上佛

十七

四

教授天下度脫人民因以二月十五日泥洹而去其經戒續存履能行之亦得無爲福流後世持五戒者一月六齋齋之日專心壹意悔過自新沙門持二百五十戒日日齋其戒非優婆塞所得聞也威儀進止與古之典禮無異終日竟夜講道誦經不預世事老子曰孔德之容唯道是從其斯之謂也

問曰何以正言佛佛爲何謂乎牟子曰佛者謚號也猶名三皇神五帝聖也佛乃道德之元祖神明之宗緒佛之言覺也恍惚變化分身散體或存或亡能小能大能圓能方能老能少能隱能彰蹈火不燒履刃不傷在汙不染在禍無殃欲行則飛坐則揚光故號爲佛也

問曰何謂之爲道道何類也牟子曰道之言

導也導人致於無爲牽之無前引之無後舉之無上抑之無下視之無形聽之無聲四表爲大統縊其外毫釐爲細間關其內故謂之道

問曰孔子以五經爲道教可拱而誦履而行

今子說道千七虛無恍惚不見其意不指其事何

與聖人言異乎牟子曰不可以所習爲重所

希爲輕惑於外類失於中情立事不失道德

猶調弦不失宮商天道法四時人道法五常

老子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可以爲天下母

吾不知其名強字之曰道道之爲物居家可

以事親宰國可以治民獨立可以治身履而

行之充乎天地廢而不用消而不離子不解

之何異之有乎

問曰夫至實不華至辭不飾言約而至者麗

事寡而達者明故珠玉少而貴瓦礫多而賤
聖人制七經之本不過三萬言衆事備焉今
佛經卷以萬計言以億數非一人力所能堪
也僕以爲煩而不要矣牟子曰江海所以異
於行潦者以其深廣也五岳所以別於丘陵
者以其高大也若高不絕山阜跛羊凌其巔
深不絕洧流孺子浴其淵麒麟不處苑囿之
中吞舟之魚不遊數仞之溪剖三寸之蚌求
明月之珠探枳棘之巢求鳳凰之雛必難獲
也何者小不能容大也佛經前說億載之事
却道萬世之要太素未起太始未生乾坤肇
興其微不可握其纖不可入佛悉彌綸其廣
大之外剖析其寂窈妙之內靡不紀之故其
經卷以萬計言以億數多多益具衆衆益富
何不要之有雖非一人所堪譬若臨河飲水

飽而自足焉知其餘哉

問曰佛經衆多欲得其要而棄其餘直說其
實而除其華牟子曰否夫日月俱明各有所
照二十八宿各有所主百藥並生各有所愈
狐裘備寒絺綌御暑舟輿異路俱致行旅孔
子不以五經之備復作春秋孝經者欲博道
術恣人意耳佛經雖多其歸爲一也猶七典
雖異其貴道德仁義亦一也孝所以說多者
隨人行而與之若子張子游俱問一孝而仲
尼答之各異攻其短也何棄之有哉

問曰佛道至尊至大堯舜周孔曷不修之乎
七經之中不見其辭子既耽詩書悅禮樂奚
爲復好佛道喜異術豈能踰經傳美聖業哉
竊爲吾子不取也牟子曰書不必孔丘之言
藥不必扁鵲之方合義者從愈病者良君子

博取衆善以輔其身子貢云夫子何常師之
有乎堯事尹壽舜事務成旦學呂望丘學老
聃亦俱不見於七經也四師雖聖比之於佛
猶白鹿之與麒麟鸞鳥之與鳳凰也堯舜周
孔且猶與之況佛身相好變化神力無方焉
能捨而不學乎五經事義或有所闕佛不見
記何足怪疑哉

問曰云佛有三十二相八十種好何其異於
人之甚也殆富耳之語非實之云也牟子曰
諺云少所見多所怪觀駝駝言馬腫背堯眉

十七

七

八彩舜目重瞳子皋陶馬喙文王四乳禹耳
三漏周公背倭伏羲龍鼻仲尼反頤老子日
角月玄鼻有雙柱手把十文足蹈二五此非
異於人乎佛之相好奚足疑哉

問曰孝經言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

曾子臨沒啓予手啓予足今沙門剃頭何其
違聖人之語不合孝子之道也吾子常好論
是非平曲直而反善之乎牟子曰夫訕聖賢
不仁乎不中不智也不仁不智何以樹德德
將不樹頑嚚之儔也論何容易乎昔齊人乘
船渡江其父墮水其子攘臂捽頭顛倒使水
從口出而父命得蘇夫捽頭顛倒不孝莫大
然以全父之身若拱手修孝子之常父命絕
於水矣孔子曰可以適道未可與權所謂時
宜施者也且孝經曰先王有至德要道而泰
伯短髮文身自從吳越之俗違於身體髮膚
之義然孔子稱之其可謂至德矣仲尼不以
其短髮毀之也由是而觀苟有大德不拘於
小沙門捐家財棄妻子不聽音不視色可謂
讓之至也何違聖語不合孝乎豫讓吞炭漆

身聶政皮面自刑伯姬蹈火高行截容君子
爲勇而有義不聞譏其自毀沒也沙門剃除
鬚髮而比之於四人不已遠乎

問曰夫福莫踰於繼嗣不孝莫過於無後沙
門棄妻子捐財貨或終身不娶何其違福孝

之行也自苦而無奇自拯而無異矣牟子曰

夫長左者必短右大前者必狹後孟公綽爲

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爲勝薛大夫妻子財物

世之餘也清躬無爲道之妙也老子曰名與

身孰親身與貨孰多又曰觀三代之遺風覽

乎儒墨之道術誦詩書修禮節崇仁義視清

潔鄉人傳業名譽洋溢此中士所施行恬淡

者所不恤故前有隋珠後有虓虎見之走而

不敢取何也先其命而後其利也許由栖巢

木夷齊餓首陽孔聖稱其賢曰求仁得仁者

也不聞譏其無後無貨也沙門修道德以易
遊世之樂友淑賢以買妻子之歡是不爲奇
孰與爲奇是不爲異孰與爲異哉

問曰黃帝垂衣裳製服飾箕子陳洪範貌爲
五事首孔子作孝經服爲三德始又曰正其

衣冠尊其瞻視原憲雖貧不離華冠子路遇

難不忘結纓今沙門剃頭髮被赤布見人無

跪起之禮威儀無盤旋之容止何其違貌服

之制乖搢紳之飾也牟子曰老子云上德不

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三皇之

時食肉衣皮巢居穴處以崇質朴豈復須章

黼之冠曲裘之飾哉然其人稱有德而孰疵

之信而無爲沙門之行有似之矣或曰如子

之言則黃帝堯舜周孔之儔棄而不足法也

牟子曰夫見博則不迷聽聰則不惑堯舜周

孔修世事也佛與老子無爲志也仲尼栖栖七十餘國許由聞禪洗耳於淵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不濫其情不淫其性故其道爲貴在乎所用何棄之有乎

問曰佛道言人死當復更生僕不信此言之審也牟子曰人臨死其家上屋呼之死已復呼誰或曰呼其魂鬼牟子曰神還則生不還神何之乎曰成鬼神牟子曰是也鬼神固不滅矣但身自朽爛耳身譬如五穀之根葉鬼神如五穀之種實根葉生必當死種實豈有終亡得道身滅耳老子曰吾所以有大患以吾有身也若吾無身吾有何患又曰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也或曰爲道亦死不爲道亦死有何異乎牟子曰所謂無一日之善而問終身之譽者也有道雖死神歸福堂爲惡旣

死神當其殃愚夫闇於成事賢智預於未萌道與不道如金比草善之與福如白方黑焉得不異而言何異乎

問曰孔子云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此聖人之所紀也今佛家輒說生死之事鬼神之務此殆非聖詰之語也夫履道者當虛無淡泊歸志質朴何爲乃道生死以亂志說鬼神之餘事乎牟子曰若子之言所謂見外未識內者也孔子疾子路不問本末以此抑之耳孝經曰爲之宗廟以鬼享之春秋祭祀以時思之又曰生事愛敬死事哀感豈不教人事鬼神知生死哉周公爲武王請命曰旦多才多藝能事鬼神夫何爲也佛經所說生死之趣非此類乎老子曰旣知其子復守其母沒身不殆又曰用其光復其明無遺

身殃此道生死之所趣吉凶之所住至道之
要實貴寂寞佛家豈好言乎來問不得不對
耳鍾鼓豈有自鳴者梓加而有聲矣

問曰孔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
孟子譏陳相更學許行之術曰吾聞用夏變
夷未聞用夷變夏者也吾子弱冠學堯舜周
孔之道而今捨之更學夷狄之術不已惑乎
牟子曰此吾未解大道時之餘語耳若子可
謂見禮制之華而闇道德之實闕炬燭之明
未覩天庭之日也孔子所言矯世法矣孟軻
所云疾專一耳昔孔子欲居九夷曰君子居
之何陋之有及仲尼不容於魯衛孟軻不用
於齊梁豈復仕於夷狄乎禹出西羌而聖詰
瞽叟生舜而頑嚚由余產狄國而霸秦管蔡
自河洛而流言傳曰北辰之星在天之中在

人之北以此觀之漢地未必爲天中也佛經
所說上下周極含血之類物皆屬佛焉是以
吾復尊而學之何爲當捨堯舜周孔之道金
玉不相傷精珀不相妨謂人爲惑時自惑乎
問曰蓋以父之財乞路人不可謂惠二親尚

七

十一

存殺已代人不可謂仁今佛經云太子須大
拏以父之財施與遠人國之寶象以賜怨家
妻子凶與他人不敬其親而敬他人者謂之
悖禮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謂之悖德須大拏
不孝不仁而佛家尊之豈不異哉牟子曰五
經之義立嫡以長太王見昌之志轉季爲嫡
遂成周業以致太平娶妻之義必告父母舜
不告而娶以成大倫貞士須聘請賢臣待徵
召伊尹負鼎干湯甯戚叩角要齊湯以致王
齊以之霸禮男女不親授嫂溺則援之以手

權其急也苟見其大不拘於小大人豈拘常也須大挈觀世之無常財貨非已寶故恣意布施以成大道父國受其祚怨家不得入至於成佛父母兄弟皆得度世是不爲孝是不爲仁孰爲仁孝哉

問曰佛道崇無爲樂施與持戒兢兢如臨深淵者今沙門耽好酒漿或畜妻子取賤賣貴專行詐給此乃世之偽而佛道謂之無爲耶牟子曰工輸能與人斧斤繩墨而不能使人巧聖人能授人道不能使人履而行之也皋陶能罪盜人不能使貪夫爲夷齊五刑能誅無狀不能使惡人爲曾閔堯不能化丹朱周公不能訓管蔡豈唐教之不著周道之不備哉然無如惡人何也譬之世人學通七經而迷於財色可謂六藝之邪姪乎河伯雖神不

能溺陸地人飄風雖疾不能使湛水揚塵當患人不能行豈可謂佛道有惡乎

問曰孔子稱奢則不遜儉則固與其不遜也寧固叔孫曰儉者德之恭侈者惡之大也今佛家以空財布施爲名盡貨與人爲貴豈有

福哉牟子曰彼一時也此一時也仲尼之言

疾奢而無禮叔孫之論刺嚴公之刻楹非禁

布施也舜耕歷山恩不及州里太公屠牛惠

不逮妻子及其見用恩流八荒惠施四海饒

財多貨貴其能與貧困屢空責其履道許由

不貪四海伯夷不甘其國虞卿捐萬戶之封

救窮人之急各其志也僖負輶以壹殮之惠

全其所居之間宣孟以一飯之故活其不貲

之軀陰施出於不意陽報皎如白日況傾家

財發善意其功德巍巍如嵩泰悠悠如江海

矣懷善者應之以祚挾惡者報之以殃未有
種稻而得麥施禍而獲福者也

問曰夫事莫過於誠說莫過於實老子除華
飾之辭崇質朴之語佛經說不指其事徒廣
取譬喻譬喻非道之要合異爲同非事之妙

雖辭多語博猶玉屑一車不以爲寶矣牟子
曰事嘗共見者可說以實一人見一人不見
者難與誠言也昔人未見麟問嘗見者麟何
類乎見者曰麟如麟也問者曰若吾嘗見麟
則不問子矣而云麟如麟寧可解哉見者曰

十七

十三

麟麕身牛尾鹿蹄馬背問者霍解孔子曰人
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老子云天地之間
其猶橐籥乎又曰譬道於天下猶川谷與江
海豈復華飾乎論語曰爲政以德譬如北辰
引天以比人也子夏曰譬諸草木區以別之

矣詩之三百牽物合類自諸子纖緯聖人秘
要莫不引譬取喻子獨惡佛說經牽譬喻耶
問曰人之處世莫不好富貴而惡貧賤樂歡
逸而憚勞倦黃帝養性以五畜爲上孔子云
食不厭精繪不厭細今沙門被赤布日一食
閉六情自畢於世若茲何聊之有牟子曰富
與貴是人所欲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
賤是人之所惡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老子
曰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
口爽馳騁畋獵令人心發狂難得之貨令人
行妨聖人爲腹不爲目此言豈虛哉柳下惠
不以三公之位易其行段干木不以其身易
魏文之富許由巢父栖木而居自謂安於帝
宇夷齊餓于首陽自謂飽於文武蓋各得其
志而已何不聊之有乎

問曰若佛經深妙靡麗子胡不談之於朝廷
論之於君父修之於閨門接之於朋友何復
學經傳讀諸子乎牟子曰子未達其源而問
其流也夫陳俎豆於壘門建旌旗於朝堂衣
狐裘以當蕤賓被絺綌以御黃鍾非不麗也
乖其處非其時也故持孔子之術入商鞅之
門費孟軻之說詣蘇張之庭功無分寸過有
丈尺矣老子曰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士聞
道若存若亡下士聞道大而笑之吾懼大笑
故不爲談也渴不必待江河而飲井泉之水
何所不飽是以復治經傳耳

十七

十四

問曰漢地始聞佛道其所從出耶牟子曰昔
孝明皇帝夢見神人身有日光飛在殿前欣
然悅之明日博問羣臣此爲何神有通人傳
毅曰臣聞天竺有得道者號之曰佛飛行虛

空身有日光殆將其神也於是上悟遣使者
張騫羽林郎中秦景博士弟子王遵等十二
人於大月支寫佛經四十二章藏在蘭臺石
室第十四間時於洛陽城西雍門外起佛寺
於其壁畫千乘萬騎繞塔三匝又於南宮清
涼臺及開陽城門上作佛像明帝存時預修
造壽陵陵曰顯節亦於其上作佛圖像時國
豐民寧遠夷慕義學者由此而滋

問曰老子云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又曰大辯
若訥大巧若拙君子恥言過行設沙門有至
道奚不坐而行之何復談是非論曲直乎僕
以爲此德行之賤也牟子曰來春當大飢今
秋不食黃鍾應寒蕤賓重裘備預雖早不免
於愚老子所云謂得道者耳未得道者何知
之有乎大道一言而天下悅豈非大辯乎老

十七

十五

子不云乎功遂身退天之道也身既退矣又何言哉今之沙門未及得道何得不言老氏亦猶言也如其無言五千何述焉若知而不言可也既不能知又不能言愚人也故能言不能行國之師也能行不能言國之用也能行能言國之寶也三品各有所施何德之賤乎唯不能言又不能行是謂賤也

問曰如子之言徒當學辯達修言論豈復治情性履道德乎牟子曰何難悟之甚乎夫言語談論各有時也璩瑗曰國有道則直國無道則卷而懷之甯武子曰國有道則智國無道則愚孔子曰可與言而不與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言失言故智愚自有時談論各有意何爲當言論而不行哉

問曰子云佛道至尊至快無爲憺怕世人學

士多譏毀之云其辭說廓落難用虛無難信何乎牟子曰至味不合於衆口大音不比於衆耳作咸池設大章發簫韶詠九成莫之和也張鄭衛之弦歌時俗之音必不期而拊手也故宋王云客歌於郢爲下里之曲和者千人引商徵角衆莫之應此皆悅邪聲不曉於大度者也韓非以管闕之見而謗堯舜接輿以毛鷖之分而刺仲尼皆耽小而忽大者也夫聞清商而謂之角非彈弦之過聽者之不聰矣見和璧而名之石非璧之賤也視者之不明矣神蛇能斷而復續不能使人不斷也靈龜發夢於宋元不能免豫且之網大道無爲非俗所見不爲譽者貴不爲毀者賤用不用自天也行不行乃時也信不信其命也

問曰吾子以經傳理佛之說其辭富而義顯

其文熾而說美得無非其誠是子之辯也牟子曰非吾辯也見博故不惑耳問曰見博其有術乎牟子曰由佛經也吾未解佛經之時惑甚於子雖誦五經適以爲華未成實矣吾既觀佛經之說覽老子之要守恬惓之性觀無爲之行還視世事猶臨天井而闕溪谷登嵩岱而見丘垤矣五經則五味佛道則五穀矣吾自聞道已來如開雲見白日炬火入冥室焉

問曰子云佛經如江海其文如錦繡何不以佛經答吾問而復引詩書合異爲同乎牟子曰渴者不必須江海而飲飢者不必待廩倉而飽道爲智者設辯爲達者通書爲曉者傳事爲見者明吾以子知其意故引其事若說佛經之語談無爲之要譬對盲者說五色爲

譬者奏五音也師曠雖巧不能彈無弦之琴狐貉雖溫不能熱無氣之人公明儀爲牛彈清角之操伏食如故非牛不聞不合其耳矣轉爲蚩蚩之聲孤犢之鳴即掉尾奮耳蹠蹠而聽是以詩書理子耳

十七

十七

問曰吾昔在京師入東觀遊太學視俊士之所規聽儒林之所論未聞修佛道以爲貴自損容以爲上也吾子曷爲耽之哉夫行迷則改路術窮則反故可不思歟牟子曰夫長於變者不可示以詐通於道者不可驚以怪審於辭者不可惑以言達於義者不可動以利也老子曰名者身之害利者行之穢又曰設詐立權虛無自貴修閨門之禮術時俗之際會赴趣間隙務合當世此下士之所行中士之所廢也況至道之蕩蕩上聖之所行乎杳

兮如天淵兮如海不合闕牆之士數仞之夫
固其宜也彼見其門我覩其室彼採其華我
取其實彼求其備我守其一子速改路吾請
履之故禍福之源未知何若矣

問曰子以經傳之辭華麗之說褒讚佛行稱

譽其德高者浚青雲廣者踰地圻得無踰其
本過其實乎而僕譏刺頗得彥中而其病也
牟子曰吁吾之所褒猶以塵埃附嵩泰收朝
露投江海子之所謗猶握瓢觚欲滅江海躡
耕耒欲損崑崙側一掌以翳日光舉土塊以
塞河衝吾所褒不能使佛高子之毀不能令
其下也

問曰王喬赤松八僊之籙神書百七十卷長
生之事與佛經豈同乎牟子曰比其類猶五
霸之與五帝陽貨之與仲尼比其形猶丘垤

之與華恒涓漬之與江海比其文猶虎韞之
與羊皮斑紵之與錦繡也道有九十六種至
於尊大莫尚佛道也神僊之書聽之則洋洋
盈耳求其効猶握風而捕影是以大道之所
不取無爲之所不貴焉得同哉

^{十七}

^{十八}

問曰爲道者或辟穀不食而飲酒啖肉亦云
老氏之術也然佛道以酒肉爲上戒而反食
穀何其乖異乎牟子曰衆道叢殘凡有九十
六種憺怕無爲莫尚於佛吾觀老氏上下之
篇聞其禁五味之戒未覩其絕五穀之語聖
人制七典之文無止糧之術老子著五千之
文無辟穀之事聖人云食穀者智食草者癡
食肉者悍食氣者壽世人不達其事見六禽
閉氣不息秋冬不食欲效而爲之不知物類
各自有性猶磁石取鐵不能移毫毛矣

問曰穀寧可絕不牟子曰吾未解大道之時亦嘗學焉辟穀之法數千百術行之無効爲之無徵故廢之耳觀吾所從學師三人或自稱七百五百三百歲然吾從其學未三載間各自殞沒所以然者蓋由絕穀不食而啖百

果享肉則重盤飲酒則傾樽精亂神昏穀氣

不充耳目迷惑姪邪不禁吾問其故何答曰

老子云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爲徒當日損耳

然吾觀之但日益而不損也是以各不至知

命而死矣且堯舜周孔各不能百載而末世

愚惑欲服食辟穀求無窮之壽哀哉

十七

十九

問曰爲道之人云能却疾不病弗御針藥而愈信有之乎何以佛家有病而進針藥耶牟子曰老子云物壯則老謂之不道不道早已唯有得道者不生亦不壯不壯亦不老不老

亦不病不病亦不朽是以老子以身爲大患焉武王居病周公乞命仲尼有疾子路請禱吾見聖人皆有疾矣未覩其無病也神農嘗草殆死者數十黃帝稽首受針於岐伯此之三聖豈當不如今之道士乎察省斯言亦足以廢矣

問曰道皆無爲一也子何以分別羅列云其異乎更令學者狐疑僕以爲費而無益也牟子曰俱謂之草衆草之性不可勝言俱謂之金衆金之性不可勝言同類殊性萬物皆然豈徒道乎昔楊墨塞羣儒之路車不得前人不得步孟軻闢之乃知所從師曠彈琴侯知音之在後聖人制法冀君子之將覩也玉石同匱猗頓爲之於悒朱紫相奪仲尼爲之歎息日月非不明衆陰蔽其光佛道非不正衆

私掩其公是以吾分而別之臧文之智微生之直仲尼不假者皆正世之語何費而無益乎

問曰吾子訕神僊抑奇怪不信有不死之道是也何爲獨信佛道當得度世乎佛在異域子足未履其地目不見其所徒觀其文而信其行夫觀華者不能知實視影者不能審形殆其不誠乎牟子曰孔子曰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昔呂望周公問於施政各知其後所以終顏淵乘駟之日見東野車之馭知其將敗子貢觀邾魯之會而昭其所以喪仲尼聞師曠之絃而識文王之操季子聽樂覽衆國之風何必足履目見乎問曰僕嘗遊于闐之國數與沙門道人相見以吾事難之皆莫對而詞退多改志而移意

子獨難改革乎牟子曰輕羽在高遇風則飛細石在谿得流則轉唯泰山不爲飄風動磐石不爲疾流移梅李遇霜而落葉唯松栢之難凋矣子所見道人必學未浹見未博故有屈退耳以吾之頑且不可窮況明道者乎子不自改而欲改人吾未聞仲尼追盜跖湯武法桀紂者矣

問曰神仙之術秋冬不食或入室累旬而不出可謂澹泊之至也僕以爲可尊而貴殆佛道之不若乎牟子曰指南爲北自謂不惑以西爲東自謂不矇以鴟梟而笑鳳凰執螻蛄而調龜龍蟬之不食君子不貴蛙蟥穴藏聖人不重孔子曰天地之性以人爲貴不聞尊蟬蟥也然世人固有啖菖蒲而棄桂薑覆甘露而啜酢漿者矣毫毛雖小視之可察泰山

之大背之不見志有留與不留意有銳與不銳魯尊季氏而卑仲尼吳賢宰嚭不肖子胥子之所疑不亦宜乎

問曰道家云堯舜周孔七十二弟子皆不死而僊佛家云人皆當死莫能免何哉牟子曰此妖妄之言非聖人所語也老子曰天地尚不得長久而況人乎孔子曰賢者避世仁孝常在吾覽六藝觀傳記堯有殂落舜有蒼梧之山禹有會稽之陵伯夷叔齊有首陽之墓文王不及誅紂而沒武王不能待成王大而崩周公有改葬之篇仲尼有兩楹之夢伯魚有先父之年子路有菹醢之語伯牛有亡命之文曾參有啓足之詞顏淵有不幸短命之記苗而不秀之喻皆著在經典聖人至言也吾以經傳爲證世人爲驗云而不死者豈不

惑哉

問曰子之所解誠悉備焉固非僕等之所聞也然子所理何以止著三十七條亦有法乎牟子曰夫轉蓬漂而車輪成窾木流而舟楫設蜘蛛布而罽羅陳鳥跡見而文字作故有法成易無法成難吾覽佛經之要有三十七品老氏道經亦三十七篇故法之焉於是惑人聞之踧然失色又手避席逡巡俯伏曰鄙人矇瞽生於幽仄敢出愚言弗慮禍福今也聞命霍如湯雪請得革情洒心自勅願受五戒作優婆塞

正誣論

未詳作者

有異人者誣佛曰尹文子有神通者愍彼胡狄胡狄父子聚麀貪婪忍害昧利無恥侵害不厭屠裂羣生不可遜讓厲不可談議論故

具諸事云云又令得道弟子變化云云又禁其殺生斷其婚姻使無子孫伐胡之術孰良於此云云

正曰誣者既云無佛復云文子有神通復云有得道弟子能變化恢廓盡神妙之理此真有曾無心之語也夫尹文子即老子弟子也老子即佛弟子也故其經云聞道竺乾有古先生善入泥洹不始不終永存縣縣竺乾者天竺也泥洹者梵語晉言無爲也若佛不先老子何得稱先生老子不先尹文何故請道德之經耶以此推之佛故文子之祖宗衆聖之元始也安有弟子神化而師不能乎且夫聖之宰世必以道莅之遠人不服則綏以文德不得已而用兵耳將以除暴止戈拯濟羣生行小殺以息大殺者也故春秋之世諸侯

征伐動仗正順敵國有疊必鳴鼓以彰其過總義兵以臨罪人不以闇昧而行誅也故服則柔而撫之不苟姪刑極武勝則以喪禮居之殺則以悲哀泣之是以深貶誘執大杜絕滅之原若懷惡而討不義假道以成其暴皆經傳變文譏貶千七累見故會宋之盟抑楚而先主晉者疾衷鉅之詐以崇咀信之美也夫敵之怨惠不及後嗣惡止其身四重罪不濫此百王之明制經國之令典也至于季末之將佳兵之徒患道薄德衰始任詐力競以譎詭之計濟殘賊之心野戰則肆鋒極殺屠城則盡坑無遺故曰起刎首於杜郵董卓屠身於宮門君子知其必亡舉世哀其灰燼兵之弊也遂至於此此爲可痛心而長歎者矣何有聖人而欲大縱陰毒翦絕黎元者哉且十室容

賢而況萬里之廣重華生於東夷文命出乎西羗聖哲所興豈有常地或發音於此默化於彼形教萬方而理運不差原夫佛之所以夷跡於中岳而曜奇於西域者蓋有至趣不可得而縷陳矣豈有聖人疾敵之強而其欲覆滅使無子遺哉此何異氣厲殷流不蠲良淑縱火中原蘭蕕俱焚紱紃之虐猶將不然乎縱令胡國信多惡逆以暴易暴又非權通之旨也引此爲辭適足肆謗言眩愚豈允情合義有心之難乎

又誣云尹文子欺之天有三十二重云云又妄牽樓炭經云諸天之宮廣長二十四萬里面開百門門廣萬里云云

答曰佛經說天地境界高下階級悉條貫部分敘而有章而誣者或附著生長枉造僞說

或顛倒淆亂不得要實何有二十四萬里之地而容四百萬里之門乎以一事覆之足明其錯謬者多矣滅獲牧豎猶將知其不然況有識乎欲以見博祇露其愚焉

又誣云佛亦周遍五道備犯衆過行凶惡猶

千七

舌

得佛此非怖爲惡者之法也又計生民善者少而惡者多惡人死輒充六畜耳則開闢至今足爲久矣今畜宜居十分之九而人種已應希矣

正曰誠如所言佛亦曾爲惡耳今所以得佛者改惡從善故也若長惡不悛迷而後遂往則長夜受苦輪轉五道而無解脫之由矣今以其能掘衆惡之栽滅三毒之燼修五戒之善盡十德之美行之累劫倦而不已曉了本際暢三世空故能解生死之虛外無爲之場

耳計天下昆蟲之數不可稱計人本之在九州之內若毫末之在焉體十分之九豈可言哉故天地之性以人爲貴榮期所以自得於三樂達貴賤之分明也今更不復自賴於人類不醜惡於畜生以菽水爲甘膳以羈絡爲

非適安則爲之無所多難也

又誣云有無靈下經無靈下經妖怪之書耳非三墳五典訓誥之言也通才達儒所未究覽也三曾五祖之言又似解奏之文此殆不詰而虛妄自露矣今且聊復應之凡俗人常

十七

十五

謂人死則滅無靈無鬼然則無靈則無天曹無鬼則無所收也若子孫奉佛而乃追譴祖先祖先或是賢人君子平生之時未必與子孫同事而天曹便收伐之令顏冉之尸羅枉戮之痛仁慈祖考加虐毒於貴體此豈聰明

正直之神乎若其非也則狐貉魍魎嫫嫫之鬼何能反制仁賢之靈而困禁戒之人乎以此爲誣鄙醜書矣

又誣云道人聚斂百姓大構塔寺華飾奢侈靡費而無益云云

正曰夫教有深淺適時應物悉已備於首論矣請復伸之夫恭儉之心莫過堯舜而山龍華蟲黼黻絺繡故傳曰錫鑾和鈴昭其聲也三辰旂旗昭其明也五色比象昭其物也故王者之居必金門玉陛靈臺鳳闕將使異乎凡庶令貴賤有章也夫人情從所覩而與感故聞鼓鼙之音覩羽麾之象則思將帥之臣聽琴瑟之聲觀庠序之儀則思朝廷之臣遷地易觀則情貌俱變令悠悠之徒見形而不及道者莫不貴崇高而忽仄陋是以諸奉佛

者仰慕遺跡思存髮鬣故銘列圖像致其虔肅割捐珍玩以增崇靈廟故上士遊之則忘其蹄筌取諸遠味下士遊之則美其華藻玩其炳蔚先悅其耳目漸率以義方三塗汲引莫有遺逸猶器之取水隨量多少唯穿底無當乃不受耳

又專誣以禍福爲佛所作可謂元不解矣聊復釋之夫吉凶之與善惡猶善惡之乘形聲自然而然不得相免也行之由已而理玄應耳佛與周孔但共明忠孝信順從之者吉背

十七

十六

之者凶示其渡水之方則使資舟楫不能令步涉而得濟也其誨人之法救厄死之術亦猶神農唱粒食以充飢虛黃帝垂衣裳以禦寒暑若閉口而望飽裸袒以求溫不能強與之也夫扁鵲之所以稱良醫者以其應疾投

藥不失其宜耳不責其令有不死之民也且扁鵲有云吾能令當生者不死不能令當死者必生也若夫爲子則不孝爲臣則不忠乎守膏肓而不悟進良藥而不御而受禍臨死之日更多咎聖人深恨良醫非徒東走其勢投甕矣

又誣云沙門之在京洛者多矣而未嘗聞能令主上延年益壽上不能調和陰陽使年豐民富消災却疫克靜禍亂云云下不能休糧絕粒呼吸清醇扶命度厄長生久視云云

正曰不然莊周有云達命之情者不務命之所無奈何審期分之不可遷也若令性命可以智德求之者則發旦二子足令文父致千齡矣顏子死則稱天喪子惜之至也無以延之耳且陰陽數度期運所當百六之極有時

十七

十七

而臻故堯有滔天之洪湯有赤地之災涿鹿有漂櫓之血坂泉有橫野之屍何不坐而消之救其未然耶且夫熊經鳥曳導引吐納輟黍稷而御英藥吸風露以代饌糧俟此而壽有待之倫也斯則有時可天不能無窮者也沙門之視松喬若未孩之兒耳方將抗志於二儀之表延祚於不死之鄉豈能屑心營近與消彭爭長哉難者苟欲騁飾非之辯立距諫之強言無節奏義無官商嗟夫比里之亂雅惡綠之奪黃也其餘噪之音曾無紀綱一導先師不答之章

又誣云漢末有笮融者合兵依徐州刺史陶謙謙使之督運而融先事佛遂斷盜官運以自利入大起佛寺云云行人悉與酒食云云後爲劉繇所攻見殺云云

正曰此難不待繩約而自縛也夫佛教率以慈仁不殺忠信不愆廉貞不盜爲首老子云兵者不祥之器通者凶而融阻兵安忍結附寇逆犯殺一也受人使命取不報主犯欺二也斷割官物以自利入犯盜三也佛經云不以酒爲惠施而融縱之犯酒四也諸戒盡犯則動之死地矣譬猶吏人解印脫冠而橫道肆暴五尺之童皆能制之矣笮氏不得其死適足助明爲惡之獲殃耳

又誣云石崇奉佛亦至而不免族誅云云

答曰石崇之爲人余所悉也僞盈耽酒放僭無度多藏厚斂不恤惇獨論才則有一割之利計德則盡無取焉雖託名事佛而了無禁戒即如世人貌清心穢色厲內荏口詠禹湯而行偶禁跖自貽伊禍又誰之咎乎

千七

二六

弘明集卷第二

千八

梁

釋

僧祐

述

明佛論

一名神不滅論

弟

子

宗炳

夫道之至妙固風化宜尊而世多誕佛咸以

我躬不閱遑恤于後萬里之事百年以外皆

不以為然況須彌之大佛國之偉精神不滅

人可成佛心作萬有諸法皆空宿緣絲邈億

劫乃報乎此皆英奇超洞理信事實黃華之

聽豈納雲門之調哉世人又貴周孔書典自

堯至漢九州華夏曾所弗暨殊域何感漢明

何德而獨昭靈彩凡若此情又皆牽附先習

不能曠以玄覽故至理匪遐而疑以自沒悲

夫中國君子明於禮義而闇於知人心寧知

佛心乎今世業近事謀之不臧猶興喪及之

況精神我也得焉則清昇無窮失矣則永墜
無極可不臨深而求履薄而慮乎夫一局之
奕形筭之淺而奕秋之心何嘗有得而乃欲
率井蛙之見妄抑大猷至獨陷神於天穿之
下不以甚乎今以茫昧之識燭幽冥之故既
不能自覽鑒於所失何能獨明於所得唯當
明精闇向推夫善道居然宜修以佛經為指
南耳彼佛經也包五典之德深加遠大之實
含老莊之虛而重增皆空之盡高言實理肅
焉感神其映如日其清如風非聖誰說乎謹
推世之所見而會佛之理為明論曰今自撫
踵至頂以去陵虛心往而勿已則四方上下
皆無窮也生不獨造必傳所資仰追所傳則
無始也奕世相生而不已則亦無竟也是身
也既日用無垠之實親由無始而來又將傳

於無竟而去矣然則無量無邊之曠無始無終之乂人固相與陵之以自敷者也是以居赤縣於八極曾不疑焉今布三千日月羅萬二千天下恒沙閱國界飛塵紀積劫普冥化之所容俱眇末其未央何獨安我而疑彼哉

十八

夫秋毫處滄海其懸猶有極也今綴彛倫於太虛爲藐胡可言哉故世之所大道之所小人之所遐天之所邇所謂軒轅之前遐哉邈矣者體天道以高覽蓋昨日之事耳書稱知遠不出唐虞春秋屬辭盡於王業禮樂之良敬詩易之溫潔今於無窮之中煥三千日月以列照麗萬二千天下以貞觀乃知周孔所述蓋於蠻觸之域應求治之麤感且寧乏於一生之內耳逸乎生表者存而未論也若不然也何其篤於爲始形而略於爲神哉登蒙

山而小魯登太山而小天下是其際矣且又墳典已逸俗儒所編專在治迹言有出於世表或散沒於史策或絕滅於坑焚若老子莊周之道松喬列真之術信可以洗心養身而亦皆無取於六經而學者唯守救麤之闕文以書禮爲限斷聞窮神積劫之遠化炫目前而永忽不亦悲夫嗚呼有似行乎層雲之下而不信日月者也今稱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不測之謂神者蓋謂至無爲道陰陽兩渾故曰一陰一陽也自道而降便入精神常有

十八

於陰陽之表非二儀所究故曰陰陽不測耳

三

君平之說一生二謂神明是也若此二句皆以明無則以何明精神乎然羣生之神其極雖齊而隨緣遷流成麤妙之識而與本不滅矣今雖舜生於瞽瞍之神也必非瞽之所生

則商均之神又非舜之所育生育之前素有
麤妙矣既本立於未生之先則知不滅於既
死之後矣又不滅則不同愚聖則異知愚聖
生死不革不滅之分矣故云精神受形周遍
五道成壞天地不可稱數也夫以累瞳之質
誕于頑瞽器均之身受體黃中愚聖天絕何
數以合乎豈非重華之靈始麤於在昔結因
往劫之先緣會萬化之後哉今則獨絕其神
昔有接麤之累則練之所盡矣神之不滅及
緣會之理積習而聖三者鑒於此矣若使形
生則神生形死則神死則宜形殘神毀形病
神困據有腐則其身或屬續臨盡而神意平
全者及自牖執手病之極矣而無變德行之
主斯殆不滅之驗也若必神生於形本非緣
合今請遠取諸物然後近求諸身夫五岳四

瀆謂無靈也則未可斷矣若許其神則岳唯
積土之多瀆唯積水而已矣得一之靈何生
水土之麤哉而感託巖流肅成一體設使山
崩川竭必不與水土俱亡矣神非形作合而
不滅人亦然矣神也者妙萬物而爲言矣若
資形以造隨形以滅則以形爲本何妙以言
乎夫精神四達並流無極上際於天下盤於
地聖之窮機賢之研微逮于宰賜莊嵇具札
子房之倫精用所乏皆不疾不行坐徹宇宙
而形之臭腐甘嗜所資皆與下愚同矣寧當
復稟之以生隨之以滅耶又宜思矣周公郊
祀后稷宗祀文王世或謂空以孝即問談者
何以了其必空則必無以了矣苟無以了則
文稷之靈不可謂之滅矣齋三日必見所爲
齋者寧可以常人之不見而斷周公之必不

見哉羸博之葬曰骨肉歸于土魂氣則無不
之非滅之謂矣夫至治則天大亂滔天其要
心神之爲也堯無理不照無欲不盡其神精
也桀無惡不肆其神悖也桀非不知堯之善
知己之惡惡已亡也體之所欲悖其神也而
知堯惡亡之識常含於神矣若使不居君位
千歲勿死行惡則楚毒交至微善則少有所
寬寧當復不稍滅其惡漸修其善乎則向者
神之所含知堯之識必當少有所用矣又加
千歲而勿已亦可以其欲都澄遂精其神如
堯者也夫辰月變則律呂動晦望交而蚌蛤
應分至啓閉而鸞鴈龍蛇虺焉出沒者皆先
之以冥化而後發於物類也凡厥羣有同見
陶於冥化矣何數事之獨然而萬化之不盡
然哉今所以殺人而死傷人而刑及爲縲紲

千人

五

之罪者及今則無罪與今有罪而同然者皆
由冥緣前邁而人理後發矣夫幽顯一也豐
邁於幽而醜發於顯既無怪矣行凶於顯而
受毒於幽又何怪乎今以不滅之神含知堯
之識幽顯於萬世之中苦以創惡樂以誘善
加有日月之宗垂光助照何緣不虛已鑽仰
一變至道乎自恐往劫之桀紂皆可徐成將
來之湯武況今風情之倫少而汎心於清流
者乎由此觀之人可作佛其亦明矣夫生之
起也皆由情兆今男女構精萬物化生者皆
精由情構矣情構於已而則百衆神受身大
似知情爲生本矣至若五帝三后雖超情窮
神然無理不順苟昔緣所會亦必循俯入精
化相與順生而敷萬族矣況今以情貫神一
身死壞安得不復受一身生死無量乎識能

澄不滅之本稟日損之學損之又損必至無
爲無欲欲情唯神獨照則無當於生矣無生
則無身無身而有神法身之謂也今黃帝虞
舜姬公孔父世之所仰而信者也觀其縱轡
升天龍潛鳥颺反風起禾絕粒弦歌亦皆由
窮神爲體故神功所應倜儻無方也今形理
雖外當其隨感起滅亦必有非人力所致而
至者河之出圖洛之出書堯英無裁而敷玄
珪不琢而成桑穀在庭倏然大拱忽爾以亡
火流王屋而爲烏鼎之輕重大小皆翕歛變
化感靈而作斯實不思議之明類也夫以法
身之極靈感妙衆而化見照神功以朗物復
何奇不肆何變可限豈直仰陵九天龍行九
泉及風絕粒而已哉凡厥光儀符瑞之偉分
身涌出移轉世界巨海入毛之類方之黃虞

千八

大

姬孔神化無方向者衆瑞之奄曖顯沒既出
形而入神同惚恍而玄化何獨信此而抑彼
哉冥覺法王清明卓朗信而有徵不違顏咫
尺而昧者不知哀矣哉夫洪範庶徵休咎之
應皆由心來逮白虹貫日太白入昴寒谷生
黍崩城隕霜之類皆發自人情而遠形天事
固相爲形影矣夫形無無影聲無無響亦情
無無報矣豈直貫日隕霜之類哉皆莫不隨
情曲應物無遁形但或結於身或播於事交
賒紛綸顯昧渺漫孰覩其際哉衆變盈世群
象滿目皆萬世已來精感之所集矣故佛經
云一切諸法從意生形又云心爲法本心作
天堂心作地獄義由此也是以清心潔情必
妙生於英麗之境濁情滓行永悖於三塗之
城何斯唱之迢遞微明有實理而直䟽魂沐

想飛誠悚志者哉雖然夫億等之情皆相緣成識識感成形其性實無也自有津悟以來孤聲豁然滅除心患未有斯之至也請又述而明之夫聖神玄照而無思營之識者由心與物絕唯神而已故虛明之本終始常住不可凋矣今心與物交不一於神雖以顏子之微微而必乾乾鑽仰好仁樂山庶乎屢空皆心用乃識必用用妙接識妙續如火之炎炎相即而成燭耳今以悟空息心心用止而情識歇則神明全矣則情識之構既新故妙續則悉是不一之際豈常有哉使庖丁觀之必不見金牛者矣佛經所謂變易離散之法法識之性空夢幻影響泡沫水月豈不然哉顏子知其如此故處有若無撫實若虛不見有犯而不校也今觀顏子之屢虛則知其有

之實無矣況自茲已降喪真彌遠雖復進趨大道而與東走之疾同名狂者皆違理謬感遁天妄行彌非真有矣況又質味聲色復是情偽之所影化乎且舟壑潛謝變速奔電將來未至過去已滅見在不住瞬息之頃無一毫可據將欲何守而以為有乎甚矣偽有之蔽神也今有明鏡於斯紛穢集之微則其照藹然積則其照肅然彌厚則照而昧矣質其本明故加穢猶照雖從藹至昧要隨鏡不滅以之辨物必隨穢彌失而過謬成焉人之神理有類於此偽有累神成精麤之識識附於神故雖死不滅漸之以空必將習漸至盡而窮本神矣泥洹之謂也是以至言雲富從而豁以空焉夫巖林希微風水為虛盈懷而往猶有曠然沉聖穆乎空以虛授人而不清心

樂盡哉是以古之乘虛入道一沙一佛未詎多也

或問曰神本至虛何故沾受萬有而與之爲緣乎又本虛既均何故分爲愚聖乎又旣云心作萬有未有萬有之時復何以累心使感

十八

而生萬有乎

答曰今神妙形麤而相與爲用以妙緣麤則知以虛緣有矣今愚者雖鄙要能處今識昔在此憶彼皆有神功則練而可盡知其本均虛矣心作萬有備於前論據見觀實三者固已信然矣但所以然者其來無始無始之始豈有始乎亦玄之又玄矣莊周稱冉求問曰未有天地可知乎仲尼曰古猶今也蓋謂雖在無始之前仰尋先際初自茫渺猶今之冉求耳今神明始創及羣生最先之祖都自杳

漠非追想所及豈復學者通塞所預乎夫聖固凝廢感而後應耳非想所及即六合之外矣無以爲感故存而不論聖而弗論民何由悟今相與踐地戴天而存踐戴之外豈有紀極乎禹之弼成五服敷土不過九州者蓋道世路所及者耳至於大荒之表暘谷濛汜之際非復人理所預則神聖已所不明矣況過此彌往渾瀚冥茫豈復議其邊陲哉今推所踐戴終至所不議故一體耳推今之神用求昔之所始終至於聖人之所存而不論者亦一理相貫耳豈獨可議哉皆由冥緣隨宇宙而無窮物情所感者有限故也夫衆心稟聖以成識其猶衆目會日以爲見離婁察秋毫於百尋者資其妙目假日而覩耳今布毫於千步之外目力所匱無假以見而於察微避

十八

九

危無所少矣何爲以千步所昧還疑百尋之
毫乎今不達緣本情感所置無以會聖而知
取至於致道之津無所少矣何爲以緣始之
昧還疑既明之化矣哉

或問曰今人云不解緣始故不得信佛此非
感耶聖人何以不爲明之

答曰所謂感者抱升之分而理有未至要當
資聖以通此理之實感者也是以樂身滯有
則朗以苦空之義兼愛弗弘則示以投身之
慈體非俱至而三乘設分業異修而六度明
津梁之應無一不足可謂感而後應者也是
以聞道靈驚天人咸暢造極者蔚如也豈復
遠疑緣始然後至哉理明訓足如說修行何
所不備而猶必不信終懷過疑於想所不及
者與將隕之疾饋藥不服流矢通中忍痛不

拔要求矢藥造構之始以致命絕夫何異哉
皆由猜道自昔故未會無言致使今日在信
妄疑耳豈可以爲實理之感哉非理妄疑之
感固無以感聖而尅明矣夫非我求蒙蒙而
求我固宜虛已及身隨順玄化誠以信往然
後悟隨應來一悟所振終可遂至冥極守是
妄疑而不歸純歛枉者方將長淪惑網之災
豈有旦期背向一差升墜天絕可不慎乎
或問曰孔氏之訓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
成仁仁之至也亦佛經說菩薩之行矣老子

千八

十

明無爲無爲之至也即泥洹之極矣而曾不
稱其神通成佛豈孔老有所不盡與明道欲
以扇物而掩其致道之實乎無實之疑安得
不生

答曰教化之發各指所應世蘄乎亂洙泗所

弘應治道也純風彌潤二篇乃作以息動也若使顏冉宰賜尹喜莊周外讚儒玄之跡以導世情所極內稟無生之學以精神理之求世孰識哉至若冉季子游子夏子思孟軻林宗康成蓋公嚴平班嗣楊王之流或分盡於禮教或自畢於任逸而無欣於佛法皆其寡緣所窮終無僭濫故孔老發音指導自斯之倫感向所暨故不復越叩過應儒以弘仁道在抑動皆已撫教得崖莫匪爾極矣雖慈良無爲與佛說通流而法身泥洹無與盡言故弗明耳且凡稱無爲而無不爲者與夫法身無形普入一切者豈不同致哉是以孔老如來雖三訓殊路而習善共轍也或問曰自三五以來暨于孔老洗心佛法要將有人而獻酬之跡曾不乍聞者何哉

十八

十一

答曰余前論之旨已明俗儒而編專在治跡言有出於世表或散沒於史策或絕滅於坑焚今又重敷所懷夫三皇之書謂之三墳言大道也爾時也孝慈天足豈復訓以仁義純朴弗離若老莊者復何所扇若不明神本於無生空衆性以照極者復以何道大道乎斯文沒矣世孰識哉史遷之述五帝也皆云生而神靈或弱而能言或自言其名懿淵疏通其知如神旣以類夫大乘菩薩化見而生者矣居軒轅之丘登崆峒陟凡岱幽陵蟠木之遊逸跡超浪何以知其不由從如來之道哉以五帝之長世堯治百年舜則七十廣成太隗鴻崖巢許夸父北人姑射四子之流玄風畜積洋溢于時而五典餘類唯唐虞二篇而至寡闢子長之記又謂百家之言黃帝文不

雅馴措紳難言唯採殺伐治跡猶萬不記一
豈至道之盛不見于殘缺之篇便當皆虛妄
哉今以神明之君遊浩然之世攜七聖於具
茨見神人於姑射一化之生復何足多談微
言所精安知非窮神億劫之表哉廣成之言
曰至道之精窈窈冥冥即首楞嚴三昧矣得
吾道者上爲皇下爲王即亦隨化升降爲飛
行皇帝轉輪聖王之類也失吾道者上見光
下爲土亦生死於天人之界者矣感大隗之
風稱天師而退者亦十號之稱矣自恐無生
之化皆道深於若時業流於玄勝而事沒振
古理隨文翳故百家所撫若曉而昧又搢紳
之儒不謂雅訓遂令徇世而不深于道者仗
史籍而抑至理從近情而忽遠化困精神於
永劫豈不痛哉伯益述山海天毒之國偃人

十八

十二

而愛人郭璞傳古謂天毒即天竺浮屠所興
偃愛之義亦如來大慈之訓矣固亦既聞於
三五之世也國典弗傳不足疑矣凡三代之
下及孔老之際史策之外竟何可量孔之問
禮老爲言之關尹之求復爲明道設使二篇
或沒其言獨存於禮記後世何得不謂柱下
翁直是知禮老儒豈不體於玄風乎今百代
衆書飄蕩於存亡之後理無備在豈可斷以
所見絕獻酬於孔老哉東方朔對漢武劫燒
之說劉向列仙敘七十四人在佛經學者之
管窺於斯又非漢明而始也但馳神越世者
衆而顯結誠幽微者寡而隱故潛感之實不
揚於物耳道人澄公仁聖於石勒虎之世謂
虎曰臨淄城中有古阿育王寺處猶有形像
承露盤在深林巨樹之下入地二十丈虎使

者依圖搜求皆如言得近姚略叔父爲晉王於河東蒲坂古老所謂阿育王寺處見有光明鑿求得佛遺骨於石函銀匣之中光曜殊常隨略迎覲於灊上比丘今見存新寺由此觀之有佛事於齊晉之地久矣哉所以不說

十八

十三

於三傳者亦猶于寶孫盛之史無語稱佛而妙化實彰有晉而盛於江左也

或問曰若諸佛見存一切洞徹而威神之力諸法自在何爲不曜光儀於當今使精麤同其信悟灑神功於窮迫以拔冤枉之命而令君子之流於佛無覩故同其不信俱陷闡提之苦秦趙之衆一日之中白起項籍坑六千萬夫古今彝倫及諸受坑者誠不悉有宿緣大善盡不覩無一緣而悉積大惡而不覩佛之悲一日俱坑之痛憊然畢同坐視窮酷而

不應何以爲慈乎緣不傾天德不邈世則不能濟何以爲神力自在不可思議乎魯陽迴日耿恭飛泉宋九江虎遠江而蝗避境猶皆心力橫徹能使非道玄通況佛神力融起之氣治藉之心以活百萬之命殊易夫納須彌於芥子甚仁於毀身乎一虎一鴿矣而今想焉而弗見告焉而弗聞請之而無救寂寥然與大空無別而於其中有作沙門而燒身者有絕人理而剪六情者有苦力役傾資寶而事廟像者頓奪其當年而不見其所得吁可惜矣若謂應在將來者則向六十萬命善惡不同而枉滅同矣命善惡雖異身後所當獨何得異見世珠品既一不蒙甄別將來浩蕩爲欲何望況復恐實無將來乎經云足指按地三千佛土皆見及盲聾瘖瘂牢獄毒痛皆

得安寧夫佛遠近存亡有戒無戒等以慈焉此之有心宜見苦痛宜寧與彼一矣而經則快多是語實則竟無暫應安知非異國有命世逸羣者構此空法以脅異翼善交言有微遠之情事有澄肅之美純而易信者一已輸

身遂相承於不測而勢無止薄乎

十四

答曰今不覩其路故於夷謂險誠瞰其塗則不見所難矣夫常無者道也唯佛則以神法道故德與道爲一神與道爲二二故有照以通化一故常因而無造夫萬化者固各隨因緣自作於大道之中矣今所以稱佛云諸法自在不可思議者非曰爲可不由緣數越宿命而橫濟也蓋衆生無量神功所導皆依崖曲暢其照不可思量耳譬之洪水四凶瞽頑象傲皆化之固然堯舜弗能易矣而必各依

其崖淥水流凶允若克諧其德豈不大哉夫佛也者非他也蓋聖人之道不盡於濟主之俗敷化於外生之世者耳至於因而不爲功自物成直堯之殊應者耳夫鍾律感類猶心玄會況夫靈聖以神理爲類乎凡厥相與冥

違於佛國者皆其烈志清神積劫增明故能感詣洞徹致使釋迦發暉十方交映多寶涌見燈王入室豈佛之獨顯乎哉能見矣至若今之君子不生應供之運而域乎禹績之內皆其誠背于昔故會乖于今雖復清若夷齊

十八

十五

貞如柳季所志苟殊復何由感而見佛乎況今之所謂或自斯已還雖復禮義熏身高名馥世而情深于人志不附道雖人之君子而實天之小人靈極之容復何由感映豈佛之偏隱哉我弗見矣若或有隨緣來生而六度

之誠發自宿業感見獨朗亦當屢有其人然雖道俗比肩復何由相知乎然則麤妙在我故見否殊應豈可以已之不曜於光儀而疑佛不見存哉夫天地有靈精神不滅明矣今秦趙之衆其神與宇宙俱來成敗天地而不滅起藉二將豈將頓滅六十萬神哉神不可滅則所滅者身也豈不皆如佛言常滅羣生之身故其身受滅而數會於起藉乎何以明之夫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至于雞彘犬羊之命皆乾坤六子之所一也民之咀命充身暴同蛛蟬爲網矣鷹虎非搏噬不生人可飯蔬而存則虐已甚矣天道至公所布者命寧當許其虐命而抑其冥應哉今六十萬人雖當美惡殊品至於忍咀羣生恐不異也美惡殊矣故其生之所享固可實殊害生同矣故受

害之日固亦可同今道家之言世之所述無以云焉至若于公邴吉虞怡德應于後嚴延年田蚡晉宣殺報交驗皆書于魏漢世所信覩夫活人而慶流子孫況精神爲殺活之主無殃慶於後身乎殺活彼身必受報已身況通塞彼神而不榮悴於已神乎延年所殺皆凡等小人竇嬰王陵宰牧之豪賢不殊貴賤異其致報一也報之所加不論豪賤將相晉王不二矣豈非天道至平才與不才亦各其子理存性命不在貴賤故耶然則肫魚雖賤性命各正於乾道矣觀大鳥之迴翔千八小鳥之啁噍十六葛盧所聽之牛西巴所感之鹿情愛各深於其類矣今有孕婦稚子於斯而有剗而剔之燔而炙之者則謂冤痛之殃上天所感矣今春獵胎孕燔殖羔雛亦天道之所一也

豈得獨無報哉但今相與理緣於飲血之世
改漁非可頓絕是以聖王庖厨其化蓋順民
之殺以滅其害踐庖聞聲則所不忍因豺獺
以爲節疾非時之傷孕解罝而不網明含氣
之命重矣孟軻擊賞於釁鐘知王德之去殺
矣先王撫鹿救急故雖深其仁不得頓苦其
禁如來窮神明極故均重五道之命去殺爲
衆戒之首萍沙見報於白兔釋氏受滅於昔
魚以示報應之勢皆其窈窕精深迂而不昧
矣若在往生能聞于道敬修法戒則必不墜
長平而受坑馬服矣及在既墜信法能徹必
超今難若緣疊先重難有前報及戒德後臻
必不復見坑來身矣所謂瀑神功於窮迫以
拔冤枉之命者其道如斯慈之至矣今雖有
世美而無道心犯害衆命以報就迫理之當

十八

十七

也佛乘理居當而救物以法不蹈法則理無
橫濟豈佛無實乎譬之扁鵲救疾以藥而不
信不服疾之不瘳豈鵲不妙乎魯陽耿恭遠
祖九江所以能迴口飛泉蟲虎避德者皆以
烈誠動乎神道神道之感即佛之感也若在
秦趙必不陷於難矣則夫陷者皆已無誠何
由致感於佛而融治起藉哉夫以通神之衆
萃窮化之堂故須彌可見於芥子之內耳又
雖今則虎鴿昔或爲人嘗有緣會故值佛嘉
運投身濟之割股代之苟無感可動以命償
殺融治之奇安得妄作吹萬之死咸其自己
而疑佛哉夫志之篤也則想之而見告之斯
聞矣推周孔交夢傳說形求實至今悠隔
傳巖遐岨而玄對無礙則可以信夫潔想西
感覩無量壽佛越境百億超至無功何云大

空無別哉夫道在鍊神不由存形是以沙門
祝形燒身厲神絕往神不可滅而能奔其往
豈有負哉契濶人理崎嶇六情何獲于我而
求累于神誠自剪絕則日損所情實漸于道
苦力策觀顧資賈居未幾有之俄然身滅名
實所收不出盜跨構館栖神象淵然幽穆形
從其微神隨之遠微則應清遠則福妙盜跨
與道孰爲優乎頓奪其當年所以超升潛行
協于神明福德彰於後身豈能見其所得哉
夫人事之動必貫神道物無妄然要當有故
而然矣若使幽冥之報不如向論則六十萬
命何理以坑乎既以報坑必以報不坑矣今
戰國之人眇若安期幽若四皓龍顏而帝列
地而君英聲茂實不可稱數同在羿之彀中
獨何然乎豈不各是前報之所應乎既見福

十八

十八

成於往行則今行無負於後身明矣見世殊
品既宿命所甄則身後所當獨何容濫經之
所竒自謂當佛化見之時皆由素有嘉會故
其遇若彼今曾無暫應皆咎在無緣而反誣
至法空構嗚呼神鑒孔昭侮聖人之殃亦可
畏也敢問空構者將聖人與賢人與小人與
夫聖無常心蓋就物之性化使遂耳若身死
神滅但當一以儒訓盡其生極復何事哉而
誑以不滅欺以成佛使燒祝髮膚絕其脾合
所遏苗裔數不可量且夫彥聖育無常所或
潛有塞矣空構何利而其毒大若知非聖賢
之爲矣若人哉樊須之流也則亦斂身周孔
畏懼異端敢妄作哉若自茲已降則不肖之
倫也又安能立家九流之外增徽老莊之表
而照列於千載之後龍樹提婆馬鳴迦旃延

法勝山賢達摩多羅之倫曠載五百仰述道訓大智中百論阿毗曇之類皆神通之才也近孫綽所頌耆域健陀勒等八賢支道林像而讚者竺法護于法蘭道邃闢公則皆神映中華中朝竺法行時人比之樂令江左尸黎十八蜜羣公高其卓朗郭文舉廓然邃允而所奉唯佛凡自龍樹以達寧皆失身於向所謂不肖者之詫乎然則黃面夫子之事豈不明明也哉今影骨齒髮遺器餘武猶光于本國此亦道之證也夫殊域之性多有精察黠才而嗜欲類深皆以厥祖身立佛前累葉親傳世祇其實影跡遺事昭化融顯故其裔王則傾國奉戒四衆苦徹死而無悔若理之詭暖事不實竒亦豈肯傾已破欲以尊無形者乎若影物無實聲出來往則古今來者何爲苦身

離欲若是之至往而反者宜其沮懈而類皆更篤乎粗可察矣論曰夫自古所以不顯治道者將存其生也而苦由生來昧者不知矣故諸佛悟之以苦導以無生無生不可頓體而引以生之善惡同善報而彌升則朗然之盡可階焉是以其道浩若滄海小無不津大無不通雖邈與務治存生者反而亦固陶潛五典勸佐禮教焉今世之所以慢禍福於天道者類若史遷感伯夷而慨者也夫孔聖豈妄說也哉稱積善餘慶積惡餘殃而顏冉天疾厥胤蔑聞商臣考終而莊則賢霸凡若此類皆理不可通然理豈有無通者乎則納慶後身受殃三塗之說不得不信矣雖形有存亡而精神必應與見世而報夫何異哉但因緣有先後故對至有遲速猶一生禍福之早

晚者耳然則孔氏之訓資釋氏而通可不曰
玄極不易之道哉夫人理飄紛存沒若幻籠
以百年命之孩老無不盡矣雖復黃髮鮐背
猶自覺所經俄頃況其短者乎且時則無止
運則無窮既往積劫無數無邊皆一瞬一閱

千八

二十

以及今耳今積瞬以至百年曾何難及而又
鮮克半焉夫物之媚於朝露之身者類無清
遐之實矣何爲甘晷腐於漏刻以枉長存之
神而不自踈於遐遠之風哉雖復名法佐世
之家亦何獨無分於大道但宛轉人域囿于
世路故唯覺人道爲盛而神想蔑如耳若使
迴身中荒升岳遐覽妙觀天宇澄肅之曠日
月照洞之奇寧無列聖威靈尊嚴乎其中而
唯唯人羣忽忽世務而已哉固將懷遠以開
神道之想感寂以昭明靈之應矣昔仲尼修

五經於魯以化天下及其眇邈太蒙之顛而
天下與魯俱小豈非神合於八遐故超於一
世哉然則五經之作蓋於俄頃之間應其所
小者耳世又何得以格佛法而不信哉請問
今之不信爲謂黔首之外都無神明耶爲之

亦謂有之而直無佛乎若都無神明唯人而
已則誰命玄鳥降而生商孰遺巨跡感而生
棄哉漢魏晉宋咸有瑞命知視聽之表神道
炳焉有神理必有妙極得一以靈非佛而何
夫神也者依方玄應不應不預存從實致化

千八

主

何患不盡豈須詭物而後訓乎然則其法之
實其教之信不容疑矣論曰羣生皆以精神
爲主故於玄極之靈咸有理以感堯則遠矣
而百獸舞德豈非感哉則佛爲萬感之宗焉
日月海岳皆有朝夕之禮秩望之義況佛之

道衆高者窮神於生表中者受身於妙生下
則免夫三趣乎今世教所私致治於一生之
內夫玄至者寡順世者衆何嘗不相與唯習
世情而謂死則神滅乎是以不務邈志清遐
而多循情寸陰故君子之道鮮焉若鑒以佛
法則厥身非我蓋一總逆旅耳精神乃我身
也廓長存而無已上德者其德之暢於已也
無窮中之爲美徐將清升以至盡下而惡者
方有自新之迴路可補過而上遷是以自古
精羸之中潔已懷遠祇行於今以擬來業而
邁至德者不可勝數是佛法之效矣此皆世
之所壅佛之所開其於類豈不曠然融朗妙
有通塗哉若之何忽而不奉乎夫風經炎則
暄吹林必涼清水激濁澄石必明神用得喪
亦存所託今不信佛法非分之必然蓋處意

則然誠試避心世物移映清微則佛理可明
事皆信矣可不妙處其意乎資此明信已往
終將克王神道百世先業皆可幽明永濟孝
之大矣衆生沾仁慈之至矣凝神獨妙道之
極矣洞朗無礙明之盡矣發軔常人之心首
路得轍縱可多歷劫數終必逕集玄極若是
之奇也等是人也背轍失路踳躑踳踳而求
沒九地可不悲乎若不然也世何故忽生懿
聖復育愚鄙上則諸佛下則蜎飛蠕動乎皆
精神失得之勢也今人以血身七尺死老數
紀之內既夜消其半矣喪疾衆故又苦其半
生之美盛榮樂得志蓋亦何幾而壯齒不居
榮必懼辱樂實連憂亦無全泰而皆競入流
俗之險路諱陟佛法之曠塗何如其智也世
之以不達緣本而悶於佛理者誠亦衆矣夫

緣起浩汗非復追想所及夫得所關無理以感即六合之外故佛而不論已具前論請復循環而伸之夫聖人之作易天之垂象吉凶治亂其占可知然原其所以然之狀聖所弗明則莫之能知今以所莫知廢其可知逆占違天而動豈有不亡者乎不可以緣始弗明而背佛法亦猶此也又以不憶前身之意謂神不素存夫人在胎孕至于孩齔不得謂無精神矣同一生之內耳以今思之猶冥然莫憶況經生死歷異身昔憶安得不亡乎所憶亡矣而無害神之常存則不達緣始何妨其理常明乎子路問死子曰未知生安知死問事鬼神則曰未知事人焉知事鬼豈不以由也盡於好勇篤於事君固宜應以一生之內至於生死鬼神之本雖曰有問非其實理之

十八

二十三

感故性與天道不可得聞佛家之說衆生有邊無邊之類十四問一切智者皆置而不答誠以答之無利益則墮惡邪然則稟聖奉佛之道固宜謝其所絕食其所應如渴者飲河挹洪流以盈已豈須窮源於崑山哉凡在佛法若違天破理不可得然則疑之可也今無不可得然之破而有順天清神之實豈不誠然哉夫人之生也與憂俱生患禍發於時事災沴奮於冥昧雖復雅貴連雲擁徒百萬初自獨以形神坐待無常家人嗃嗃婦子嘻嘻俄復淪爲惚恍人理曾何足恃是以過隙宜競賒謗冥化縱欲侈害神既無滅求滅不得復當乘罪受身今之無賴羣生蟲豸萬等皆殷鑒也爲之謀者唯有委誠信佛託心履戒以援精神生蒙靈援死則清升清升無已逕

將作佛佛固言爾而人侮之何以斷人之勝
佛乎其不勝也當不下墜彼惡永受其劇乎
嗚呼六極苦毒而生者所以世無已也所聞
所見精進而死者臨盡類多神意安定有危
迫者一心稱觀世音略無不蒙濟皆向所謂
生蒙靈援死則清升之符也夫萬乘之主千
乘之君日昃不遑食兆民賴之於一化內耳
何以增茂其神而王萬化乎今依周孔以養
民味佛法以養神則生爲明后沒爲明神而
常王矣如來豈欺我哉非崇塔侈像容養濫
吹之僧以傷財害民之謂也物之不窺遠實
而觀近弊將橫以詬法矣蓋尊其道信其教
悟無常空色有慈心整化不以尊豪輕絕物
命不使不肖竊假非服豈非導之以德齊之
以禮天下歸仁之威乎其在容與之位及野

十八

二十四

澤之身何所足惜而不自濟其精神哉昔遠
和尚澄業廬山余往憩五旬高潔貞厲理學
精妙固遠流也其師安法師靈德自奇微遇
比丘並含清真皆其相與素洽乎道而後孤
立於山是以神明之化遽于巖林驟與余言
於崖樹澗壑之間暖然乎有自言表而肅人
者凡若斯論亦和尚據經之旨云爾夫善即
者因鳥跡以書契窮神與人之頌緹縈一言
而霸業用遂肉刑永除事固有俄爾微感而
終至冲天者今無陋鄙言以警其所感奄然
身沒安知不以之超登哉

弘明集卷第二

音釋

蚌蛤蚌步項切 蛤古合切 螺繼螺力追切 繼先結 遠也特計切 燭燭人光切 隗隗五灰切 畏畏未明切 汜汜深泥切 處斬處求也 隗隗五灰切 畏畏未明切 也也 瞰瞰苦暫切 咀咀才與切 蚡蚡扶粉切 啁啁職流切 噍噍職流切

謂老也謂老也 疹疹妖氣切 噉噉虛交切 緹緹提石切 各各 人人 教教張弩切 牒牒而合切 閻閻丘月切 鮎鮎來 噍噍聲也 蹶蹶古候切 獺獺魚達切 豎豎免邪切 弄弄計

弘明集卷第三

千九

梁 釋 僧祐 述

孫綽喻道論

宗炳答何承天書難白黑論

孫綽喻道論

千九

或有疑至道者喻之曰夫六合遐邈庶類殷
充千變萬化渾然無端是以有方之識各期
所見鱗介之物不達臬壤之事毛羽之族不
識沅浪之勢自得於窅井者則怪遊溟之量
翻翥於數仞者則疑沖天之力纏束世教之
內肆觀周孔之跡謂至德窮於堯舜微言盡
乎老易焉復覩夫方外之妙趣窅中之玄照
乎悲夫章甫之委裸俗韶夏之棄鄙俚至真
絕於漫習大道廢於曲士也若窮迷而不遷
者非辭喻之所感試明其旨庶乎有悟於其

聞者焉

夫佛也者體道者也道也者導物者也應感
順通無爲而無不爲者也無爲故虛寂自然
無不爲故神化萬物萬物之求卑高不同故
訓致之術或精或麤悟上識則舉其宗本不
順者復殃放酒者羅刑姪爲大罰盜者抵罪
三辟五刑犯則無赦此王者之常制宰牧之
所司也若聖王御世百司明達則向之罪人
必見窮測無逃形之地矣使姦惡者不得容
其私則國無違民而賢善之流必見旌敘矣
且君明臣公世清理治猶能令善惡得所曲
直不濫況神明所莅無遠近幽深聰明正直
罰惡祐善者哉故毫釐之功錙銖之費報應
之期不可得而差矣歷觀古今禍福之證皆
有由緣載籍昭然豈可掩哉何者陰謀之門

子孫不昌三世之將道家明忌斯非兵凶戰
危積殺之所致耶若夫魏顆從治而致結草
之報子都守信而受駟驥之錫齊襄委罪故
有墜車之禍晉惠棄禮故有弊韓之困斯皆
死者報生之驗也至於宣孟懲驕桑之飢漂
母哀淮陰之憊並以一餐拯其懸餒而趙蒙
倒戈之祐毋荷千金之賞斯一獲萬報不踰
世故立德闇昧之中而慶彰萬物之上陰行
陽曜自然之勢譬猶灑粒於土壤而納百倍
之收地穀無情於人而自然之利至也

或難曰報應之事誠皆有徵則周孔之教何
不去殺而少正卯刑二叔伏誅耶

答曰客可謂達教聲而不體教情者也謂聖
人有殺心乎曰無也答曰子誠知其無心於
殺殺故百姓之心耳夫時移世異物有薄淳

結繩之前陶然大和暨于唐虞禮法始興爰
逮三代刑網滋彰刀斧雖嚴而猶不懲至于
君臣相滅父子相害吞噬之甚過於豺虎聖
人知人情之固於殺不可一朝而息故漸抑
以求厥中猶蝮蛇螫足斬之以全身癰疽附
體決之以救命亡一以存十亦輕重之所權
故刑依秋冬所以順時殺春蒐夏苗所以闡
胎乳三驅之禮禽來則韜弓聞聲覩生肉至
則不食鈞而不網弋不射宿其於蠅蟲每加
隱惻至於議獄緩死眚災肆赦刑疑從輕寧
失有罪流涕授鉞哀矜勿喜生育之恩篤矣
仁愛之道盡矣所謂爲而不恃長而不宰德
被而功不在我日用而萬物不知舉茲以求
足以悟其歸矣

難曰周孔適時而教佛欲頓去之將何以懲

暴止茲統理羣生者哉

荅曰不然周孔即佛佛即周孔蓋外內名之耳故在皇爲皇在王爲王佛者梵語晉訓覺也覺之爲義悟物之謂猶孟軻以聖人爲先覺其旨一也應世軌物蓋亦隨時周孔救極弊佛教明其本耳共爲首尾其致不殊即如外聖有深淺之跡堯舜世夷故二后高讓湯武時難故兩君揮戈淵默之與赫斯其跡則胡越然其所以跡者何嘗有際哉故逆尋者每見其二順通者無往不一

或難曰周孔之教以孝爲首孝德之至百行之本本立道生通于神明故子之事親生則致其養沒則奉其祀三千之責莫大無後體之父母不敢夷毀是以樂正傷足終身含愧也而沙門之道委離所生棄親即疏刈剔鬚

髮殘其天貌生廢色養終絕血食骨肉之親等之行路背理傷情莫此之甚而云弘道敦仁廣濟羣生斯何異斬刈根本而修枝幹而言不殞碩茂未之聞見皮之不存毛將安附此大乖於世教子將何以祛之

荅曰此誠窮俗之所甚感倒見之爲大譟諮嗟而不能默已者也夫父子一體惟命同之故毋鬻其指兒心懸駭者同氣之感也其同無間矣故唯得其歡心孝之盡也父隆則子貴子貴則父尊故孝之爲貴貴能立身行道永光厥親若匍匐懷袖日御三牲而不能令萬物尊已舉世我賴以之養親其榮近矣夫緣督以爲經守柔以爲常形名兩絕親我交忘養親之道也旣已明其宗且復爲客言其次者夫忠孝名不並立穎叔違君書稱純孝

石碣戮子武節乃全傳曰子之能仕父教之忠策名委質二乃辟也然則結纓公朝者子道廢矣何則見危授命誓不顧親皆名注史筆事標教首記注者豈復以不孝爲罪故諺曰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明其雖小違於此而大順於彼矣且鯀放遐裔而禹不告退若令委堯命以尋父屈至公於私感斯一介之小善非大者遠者矣周之泰伯遠棄骨肉託跡殊域祝髮文身存亡不反而論稱至德書著大賢誠以其忽南面之尊保冲虛之貴三讓之功遠而毀傷之過微也故能大革夷俗流風垂訓夷齊同餓首陽之上不恤孤竹之胤仲尼目之爲仁賢評當者寧復可言悖德乎梁之高行毀容守節宋之伯姬順理忘生並名冠烈婦德範諸姬秉二婦之倫免愚悖

十九

五

之譏耳率此以談在乎所守之輕重可知也昔佛爲太子棄國學道欲全形以遁恐不免維繫故釋其鬚髮變其章服既外示不及內修簡易於是捨華殿而即曠林解龍袞以衣鹿裘遂垂條爲宇藉草爲茵去櫛梳之勞息湯沐之煩頓馳騫之轡塞欲動之門目遏玄黃耳絕淫聲口忘甘苦意放休戚心去於累胸中抱一載平營魄內思安般一數二隨三止四觀五還六淨遊志三四出入十二門禪定拱默山停淵淡神若寒灰形猶枯木端坐六年道成號佛三達六通正覺無上雅身丈六金色焜曜光遏日月聲協八風相三十二好姿八十形偉羣有神足無方於是遊步三界之表恣化無窮之境迴天憐地飛山結流存亡倏忽神變絲邈意之所指無往不通大

範羣邪遷之正路衆魔小道靡不遵服于斯時也天清地潤品物咸亨蠢蠕之生浸毓靈液枯槁之類改瘁爲榮還照本國廣敷法音父王感悟亦昇道場以此榮親何孝如之於是後進篤志之士被服弘訓思齊高軌皆由父老不異所尚承歡心而後動耳若有昆弟之列者則服養不廢既得弘修大業而恩紀不替且令逝沒者得福報以生天不復顧歆於世祀斯豈非兼善大通之道乎夫東隣宰牛西隣禴祀殷美黍稷周尚明德興喪之期於茲著矣佛有十二部經其四部專以勸孝爲事慇懃之旨可謂至矣而俗人不詳其源流未涉其場肆便瞽言妄說輒生攻難以螢燭之見疑三光之盛芒隙之滴怪淵海之量以誣罔爲辨以果敢爲名可謂狎大人而侮

千九

六

天命者也

宗炳答何承天書難白黑論

何承天與宗炳書

近得賢從中郎書說足下勤西方法事賢者志其大豈以萬劫爲奢但恨短生無以測冥靈耳治城慧琳道人作白黑論乃爲衆僧所排攬賴蒙值明主善救得免波羅夷耳既作比丘乃不應明此白徒亦何爲不言足下試尋二家誰爲長者吾甚昧然望有以佳悟何承天白

宗炳答何承天書

所送琳道人白黑論辭清致美但吾闇於照理猶未達其意既云幽冥之理不盡於人事周孔疑而不辯釋氏辯而不實然則人事之表幽闇之理爲取廓然唯空爲猶有神明耶

若廓然唯空衆聖莊老何故皆云有神若有神明復何以斷其不實如佛言今相與共在常人之域料度近事猶多差錯以陷患禍及博奕麤藝注意研之或謂生更死謂死實生近事之中都未見有常得而無喪者何以決斷天地之外億劫之表冥冥之中必謂所辯不實耶若推據事不容得實則疑之可也今人形至麤人神實妙以形從神豈得齊終心之所感崩城隕霜白虹貫日太白入昴氣禁之醫心作水火冷暖輒應況今以至明之智至精之志專誠妙微感以受身更生於七寶之土何爲不可實哉又云析毫空樹無傷垂蔭之茂離材虛室無損輪奐之美貝錦以繁采發華和羹以鹽梅致旨以塞本無之教又不然矣佛經所謂本無者非謂衆緣和合者

皆空也垂蔭輪奐處物自可有耳故謂之有諦性本無矣故謂之無諦吾雖不悉佛理謂此唱居然甚矣自古千變萬化之有俄然皆已空矣當其盛有之時豈不常有也必空之實故俄而得以空耶亦如惠子所謂物方生方死日方中方睨死睨之實恒預明於未生未中之前矣愚者不覩其理唯見其有故齊侯攝爽鳩之餘僞而泣戀其樂賢者心與理一故顏子庶乎屢空有若無實若虛也自顏已下則各隨深淺而味其虛矣若又踰下縱不能自清於至言以傾愛競之惑亦何常無髮鬢於一毫豈當反以一火增寒而更令戀嗜好之欲乎乃云明無常增渴癢之情陳苦僞篤競辰之慮其言過矣又以舟壑塘駟之論已盈耳於中國非理之奧故不舉爲教本

謂剖析此理更由指掌之民夫舟壑潛謝佛經所謂見在不住矣誠能明之則物我常虛豈非理之與耶蓋悟之者寡故不以爲教本耳支公所謂未與佛同也何爲以素聞於中國而蔑其至言哉又以效神光無徑寸之明驗靈變無纖芥之實徒稱無量之壽孰見期頤之叟諸若此類皆謂於事不符夫神光靈變及無量之壽皆由誠信幽奇故將生乎佛土親映光明其壽無量耳今沒於邪見慢誕靈化理固天隔當何由覩其事之符乎夫心不貪欲爲十善之本故能俯絕地獄仰生天堂即亦服義蹈道理端心者矣今內懷虔仰故禮拜悔罪達夫無常故情無所吝委妻子而爲施豈有邀於百倍復何得乃云不由恭肅之意不乘無吝之情乎泥洹以無樂爲樂

法身以無身爲身若本不希擬亦可爲增軌逸之慮肇好奇之心若誠養仰則軌逸稍除而獲利於無利矣又何關利競之俗乎又云道在無欲而以有欲要之俯仰之間非利不動何誣佛之深哉夫佛家大趣自以八苦皆由欲來明言十二因緣使高妙之流朗神明於無生耳欲此道者可謂有欲於無欲矣至於啓導千九麤近天堂地獄皆有影響之實亦由于公以仁活招封嚴氏以好殺致誅畏誅而欲封者必舍殺而修仁矣厲妙行以希天堂千九謹五戒以遠地獄雖有欲於可欲實踐日損之清塗此亦西行而求郢何患其不至哉又嫌丹青眩媚采之目土木誇好壯之心成私樹之權結師黨之勢要厲精之譽肆陵競之志固黑蜉之醜或可謂作法於涼其弊猶貪

耳何得乃慢佛云作法於貪耶王莽竊六經以篡帝位秦皇因朝覲而構阿房寧可復罪先王之禮教哉又云宜廢顯晦之跡存其所以要之旨示來生者救虧於道釋不得已請問其旨爲欲何要必欲使修利遷善以遂其性矣夫聖無常心就萬物以爲心耳若身死神滅是物之真性但當即其必滅之性與周孔并力致教使物無稟則遷善之實豈不純乎何誑以不滅欺以佛理使燒祝髮膚絕其脾合所遏苗裔數不可量爲害若是以傷盡性之美釋氏何爲其不得已乎若不信之流亦不肯修利而遷善矣夫信者則必耆域健陀勒夷陀蜜竺法乘帛法祖竺法護于法蘭竺法行于道邃闕公則佛圖澄尸黎蜜郭文舉釋道安支道林遠和尚之倫矣神理風操似

殊不在琳比丘之後寧當妄有毀人理落簪於不實人之化哉皆靈奇之實引絲邈之心以成神通清真之業耳足下籍其不信遠送此論且世之疑者咸亦妙之故自力白答以塵露衆情夫世之然否佛法都是人興喪所大何得相與共處以可否之間吾故罄其愚思制明佛論以自獻所懷始成已令人書寫不及此信晚更遣信可聞當付往也宗炳白釋均善難

何承天十九前送均善論并諮求雅旨來答周至十及以爲茲理興喪宜明不可但處以可否之間吾雖不能一切依附亦不甚執偏見但求夜光於巨海正自未得耳以爲佛經者善九流之別家雜以道墨慈悲愛施與中國不異大人君子仁爲己任心無憶念且以形像彩

飾將諧常人耳目其爲麤損尚微其所弘益
或著是以兼而存之至于好事者遂以爲超
孔越老唯此爲貴斯未能求立言之本而眩
惑於未說者也知其言者當俟忘言之人若
唯取信天堂地獄之應因緣不滅之驗抑情
非食盡勤禮拜庶幾陰羅帳之蓋升彌燈之
座淳于生所以大謔也論云衆聖老莊皆云
有神明復何以斷其不如佛言答曰明有禮
樂幽有鬼神聖王所以爲教初不昧其有也
若果有來生報應周孔寧當緘默而無片言
耶若夫嬰兒之臨坑凡人爲之駭怛聖者豈
獨不仁哉又云人形至羸人神實妙以形從
神豈得齊終答曰形神相資古人譬以薪火
薪弊火微薪盡火滅雖有其妙豈能獨傳又
云心之所感崩城隕霜白虹貫日太白入昴

十九

十二

氣禁之醫冷暖輒應專誠妙感以受身更生
七寶之土何爲不可哉答曰崩城隕霜貫日
入昴不明來生之譬非今論所宜引也又見
水火之禁冀其能生七寶之鄉猶觀大冶銷
金冀其能自陶鑄終不能亦可知也又曰有
諦無諦此唱居然甚安自古千變萬化有俄
然皆已空矣當其盛有之時豈不常有必空
之實愚者不知其理唯見其有答曰如論云
當其盛有之時已有必空之實然則即物常
空空物爲一矣今空有未殊而賢愚異稱何
哉昔之所謂道者於形爲無形於事爲無事
恬漠冲粹養智怡神豈獨愛欲未除宿緣是
畏唯見其有豈復是過以此嗤齊侯猶五十
步笑百步耳又云舟壑潛謝佛經所謂見在
不住誠能明之則物我常虛答曰潛謝不住

豈非自生入死自有入無之謂乎故其言曰
有駭形而無損心有旦宅而無憤死賈生亦
云化爲異物又何足患此達乎死生之變者
也而區區去就在生慮死心繫無量志生天
堂吾黨之常虛異於是焉又云神光靈變及
無量之壽皆由誠信幽奇故映其明今沒於
邪見理固天隔答曰今亦不從慢化者求其
光明但求之於誠信者耳尋釋迦之教以善
權救物若果應驗若斯何爲不見其靈變以
曉邪見之徒豈獨不愛數十百萬之說而吝
俄頃神光徒爲化聲之辯竟無明於真智終
年疲役而不知所歸豈不哀哉又云內懷虔
仰故禮拜悔罪達夫無常故情無所吝委妻
子而爲施豈有邀於百倍答曰繁巧以興事
未若除貪欲而息競遵戒以洗悔未若剪榮

千九

十二

冀以全朴況乃誘所尚以祈利忘天屬以要
譽謂之無邀吾不信也又云泥洹以無樂爲
樂法身以無身爲身若誠能餐仰則耽逸稍
除獲利於無利矣答曰泥洹以離苦爲樂法
身以接苦爲身所以使餐仰之徒不能自絕
耳果歸於無利勤者何獲而云獲於無利耶
此乃形神俱盡之證恐非雅論所應明言也
又云欲此道者可謂有欲於無欲矣至若啓
導羣近者有影響之實亦猶于公以仁活致
封嚴氏以好殺致誅厲妙行以希天堂謹五
戒以遠地獄雖有欲於可欲實踐日損之塗
此亦西行而求郢何患其不至答曰謂羣近
爲啓導比報應於影響不亦善乎但影響所
因必稱形聲尋常之形安得八萬由旬之影
乎所滯若有欲於無欲猶是常滯於所欲夫

耳目殊司工藝異業末伎所存慮信不並是以金石克諧泰山不能呈其高鴻鵠方集冥秋不能傳其旨而欲以有欲成無欲希望就日損雖云西行去郢茲遠如之何又云若身死神滅是物之真性但當與周孔并力致教何爲誑以不滅欺以佛理使燒祝髮膚絕其辟合以傷盡性之美答曰華戎自有不同何者中國之人稟氣清和合仁抱義故周孔明性習之教外國之徒受性剛強貪欲忿戾故釋氏嚴五戒之科來論所謂聖無常心就物之性者也懲暴之戒莫苦乎地獄誘善之勸莫美乎天堂將盡殘害之根非中庸之謂周孔則不然順其天性去其甚泰姪盜著於五刑酒辜明于周誥春田不團澤見生不忍死五犯三驅釣而不綱是以仁愛普洽澤及狔

魚嘉禮有常俎老者得食肉春耕秋收蠶織以時三靈格思百神咸秩方彼之所爲者豈不弘哉又甄供灌之賞嚴疑法之罰述蒲牢之問爲勸化之本演煮蒿之答明來生之驗絃服肝衡而矜斯說者其處心亦悍矣論又稱耆陁尸黎之屬神理風操不在琳比丘後足下旣明常人不能料度近事今何以了其勝否於百年之前數千里之外耶若琳比丘者僧貌而天虛似夫深識真僞殊不肯忌經護師崇飾巧說吾以是敬之孫興公論云竺法護之淵達于法蘭之純博足下欲比中土何士也及楚英之修仁寺笮融之賙行饑寧復有清真風操乎昔在東邑有道舍沙門自吳中來深見勸譬甚有懇誠因留三宿相爲說練形澄神之緣罪福起滅之驗皆有條貫

吾拱聽讜言申旦忘寢退以爲士所以立身揚名著信行道者實賴周孔之教子路稱聞之而未之能行唯恐有聞吾所行者多矣何遽捨此而務彼又尋稱情立文之制知來生之爲奢究終身不已之哀悟受形之難再稱

千九

十四

聖人我師周公豈欺我哉緣足下情篤故具陳始末想者舊大智誨人不倦於此未默耳前已遣取明佛論遲尋至冀或朗然於心何承天白

宗炳答何衡陽難釋白黑論

敬覽來論抑裁佛化畢志儒業意義檢著才筆辨覈善可以警策世情實中區之美談也觀足下意非謂制佛法者非聖也但其法權而無實耳未審竟何以了其無實今相與斷見事大計失得略半也靈化超於玄極之表

其故糾結於幽冥之中曾無神人指掌相語徒信史之闕文於焚燒之後便欲以廢頓神化相助寒心也夫聖人窮理盡性以至於命物有不得其所若已納之於隍今誑以不滅欺以成佛使髡首赭衣焚身然指不復用天分以養父母夫婦父子之道從佛法已來沙河以西三十六國未暨中華絕此緒者億兆人矣東夷西羗或可聖賢及由金日磾得來之類將生而不得生者多矣若使佛法無實納隍之酷豈可勝言及經之權爲合何道而云欲以矯誑過正以治外國剛強忿戾之民乎夫忿戾之類約法三章交賞見罰尚不信懼寧當復以即色本無泥洹法身十二因緣微塵劫數之言以治之乎稟此訓者皆足下所謂稟氣清和懷仁抱義之徒也資清和以

千九

十五

疎微言厲義性以習妙行故遂能澄照觀法
法照俱空而至于道皆佛經所載而足下所
信矣至若近世通神令德若孫興公所讚八
賢支道林所頌五哲皆時所共高故二子得
以綴筆復何得其謂妄語乎孫稱竺法護之
淵達于法蘭之淳博吾不開雅俗不知當比
何士然法蘭弟子道遠未逮其師孫論之時
以對勝流云謂庾文秉也是護蘭二公當又
出之吾都不識琳比丘又不悉世論若足下
謂與文秉等者自可不後道遂猶當後護蘭
也前評未爲失言誠能僧貌天虛深識真僞
何必非天帝釋化作故激厲以成佛耶白黑
論未可以爲誠實也來告所疑若實有來生
報應周孔何故默無片言此固偏見之恒疑
也真宜所共明夫聖神玄發感而後應非先

物而唱者也當商周之季民墜塗炭殺逆橫
流舉世情而感聖者亂也故六經之應治而
已矣是以無佛言焉劉向稱禹貢九州蓋述
山海所記申毒之民假人而愛人郭璞謂之
天竺浮屠所興雖此之所夷然萬土星陳於
太虛竟知孰爲華哉推其假愛之感故浮屠
之化應焉彼之癡者雜有亂虐君臣治此之
精者隨時抱道情佛事亦存雖可有稟法性
於伊洛飡真際於洙泗苟史佚以非治道而
不書上商以皆儒術而弗編縱復或存於複
壁之外典復爲秦王所燒周孔之無言未必
審也夫玄虛之道靈仙之事世典未嘗無之
而夫子道言遠見莊周之篇瑤池之宴乃從
汲塚中出然則治之五經未可以塞天表之
奇化也難又曰若即物常空空物爲一空有

未殊何得賢愚異稱夫佛經所稱即色爲空
無復異者非謂無有有而空耳有也則賢愚
異稱空也則萬異俱空夫色不自色雖色而
空緣合而有本自無有皆如幻之所作夢之
所見雖有非有將來未至過去已滅見在不
住又無定有凡此數義皆玄聖致極之理以
言斥之誠難朗然由此觀物我亦實覺其昭
然所以曠焉增洗汰之清也足下當何能安
之又云形神相資古人譬之薪火薪弊火微
薪盡火滅雖有其妙豈能獨存夫火者薪之
所生神非形之所作意有精麤感而得形隨
之精神極則超形獨存無形而神存法身常
住之謂也是以始自凡夫終則如來雖一生
尚麤苟有識向萬劫不沒必習以清昇蟬蛻
有子螺贏負之況在神明理廡寶積之蓋昇

十九

十七

燈王之座何爲無期又疑釋迦以盡權救物
豈獨不受數十百萬之說而恪俄頃神光不
以曉邪見之徒夫雖云善權感應顯昧各依
罪福昔佛爲衆說又放光明皆素積妙誠故
得神遊若時言成已著之筌故慢者可觀光
明發由觀照邪見無緣瞻灑今覩經而不悛
其慢先灑夫復何益若誠信之賢獨朗神照
足下復何由知之而言者會復謂是妄說耳
恒星不見夜明也考其年月即佛生放光之
夜也管幼安風夜泛海同侶皆沒安於闇中
見光投光赴島闔門獨濟夫佛無適莫唯善
是應而致應若王祥郭巨之類不可稱說即
亦見光之符也豈足下未見便無佛哉又陳
周孔之盛唯方佛爲弘然此國治世君王之
盛耳但精神無滅冥運而已一生瞬息之中

八苦備有雖尅儒業以整俄頃而未幾已滅
三監之難父子相疑兄弟相戮七十二子雖
復昇堂入室年五十者曾無數人顏夭冉疾
由醢予族賜滅其鬚匡陳之苦豈可勝言忍
飢弘道諸國亂流竟何所救以佛法觀之唯
見其哀豈非世物宿緣所萃耶若所被之實
理於斯猶未爲深弘若使外率禮樂內修無
生澄神於泥洹之境以億劫爲當年豈不誠
弘哉事不傳後理未可知幸勿據羸跡而云
周孔則不然也人皆謂佛妄語山海經說死
而更生者甚衆崑崙之山廣都之野軒轅之
丘不死之國氣不寒暑鳳卵是食甘露是飲
醴玕琪之樹飲朱泉人皆數千歲不死及化
爲黃能入于羽淵申生伯有之類丘明所說
亦不少矣皆可推此之羸以信彼之精者也

十九

十八

承音有道聞佛法而斂衽者必不啻作蒲城
之死士可知矣當由所聞者未高故耶足下
所聞者高於今猶可豹變也人是精神物但
使歸信靈極粗稟教誠縱復微薄亦足爲感
感則彌升豈非脫或不滅之良計耶昔不滅
之實事如佛言而神背心毀自逆幽司安知
今生之苦毒者非往生之故爾耶輕以獨見
傲尊神之訓恐或自貽伊阻也佛經說釋迦
文昔爲小乘比丘而毀大乘猶爲此備苦地
獄經歷劫數況都不信者耶復何以斷此經
必虛乎足下所詰前書中語爲因琳道人章
句耳其意旣已粗達不能復一二辯答所製
明佛論已事事有通今付往足下力爲善尋
具告中否老將死以此續其書耳此書至便
倚索答殊不密悉宗炳白

何衡陽重答宗炳

重告并省大論置陣如項籍既足下以賤漢
 祖況弱士乎證譬堅明文詞淵富誠欲廣其
 利澤施及凡民深知君子之用心也足下方
 欲影響以神其教故宜緘默成人之美但常
 謂外國之事或非中華所務是以有前言耳
 果今中外宜同余則陋矣敢謝不敏雖然猶
 有所懷夫明天地性者不致惑於迂怪識盛
 衰之運者不役心於理表儻令雅論不因善
 權薦誨皆由情發豈非通人之蔽哉未緣言
 對聊以代面何承天白

弘明集卷第三

音釋

宵坎徒敢切 着章怒切 億蒲拜切 整施吏切
 也元割也 匍匍匐切 匍匍匐切 匍匍匐切 匍匍匐切
 名切 人切 鯨古本切 驚亡遇切 毓余六切 禰以切
 名切 祭眩 眩黃絹切 煮許云切 眩黃絹切 禰以切
 言也直覈考也 紉居照切 緒章也 禰以切
 人名切 軟歎所洽切 能熊來切 禰以切

弘明集卷第四

千十

梁

釋

僧祐

述

何承天達性論

顏光祿延之難

夫兩儀既住帝王叅之宇中莫尊焉天以陰

千十

陽分地以剛柔用人以仁義立人非天地不生天地非人不靈三才同體相須而成者也故能稟氣清和神明特達情綜古今智周萬物妙思窮幽蹟制作倖造化歸仁與能是爲君長撫養黎元助天宣德日月淑清四靈來格祥風協律王燭揚暉九穀芻豢陸產水育酸醎百品備其膳羞棟宇舟車銷金合土絲紵玄黃供其器服文以禮度娛以八音庇物殖生罔不備設夫民用儉則易足易足則力有餘力有餘則志情泰樂治之心於是生焉

事簡則不擾不擾則神明靈神明靈則謀慮審濟治之務於是成焉故天地以儉素訓民乾坤以易簡示人所以訓示慇懃若此之篤也安得與夫飛沈螺螄並爲衆生哉若夫衆生者取之有時用之有道行火俟風暴畋漁候豺獾所以順天時也大夫不麝卵庶人不數畧行葦作歌雷魚垂化所以愛人用也庖厨不週五犯是翼殷后改祝孔鈞不綱所以明仁道也至於生必有死形斃神散猶春榮秋落四時代換奚有於更受形哉詩云愷悌君子求福不回言弘道之在已也三后在天言精靈之升遐也若乃內懷嗜欲外憚權教慮深方生施而望報在昔先師未之或言余固不敏罔知請事焉矣

顏延之釋何衡陽達性論

前得所論深見弘慮崇致人道黜遠生類物有明微事不愆義維情輔教足使異門掃軌沉在蘄同豈忘所附徒恐琴瑟專一更失闡諧故略廣數條取盡後報足下云同體二儀共成三才者是必合德之稱非遭人之目然

十

總庶類同號衆生亦含識之名豈上指之謚然則議三才者無取於氓隸言衆生者亦何濫於聖智雖情在序別自不患亂倫若能兩籍方教俱舉達義節彼離文採此其實則可便倍害自和析符復合何詎快快執呂以毀律且大德曰生有萬之所同同於所方萬豈得生之可異不異之生宜其爲衆但衆品之中愚慧羣差人則役物以爲養物則見役以養人雖始或因順終至裁殘庶端萌起情嗜不禁生害繁慘天理鬱滅皇聖哀其若此而

不能頓奪所滯故設候物之教謹順時之經將以開仁育識反漸息泰耳與道爲心者或不割此而止又知大制生死同之榮落類諸區有誠亦宜然然神理存沒儻異於枯荑變謝就同草木便當煙盡而復云三后升遐精靈在天若精靈必在果異於草木則受形之論無乃更資來說將由三后粹善報在生天耶欲毀後生反立升遐當毀更立固知非力所除若徒有精靈尚無體狀未知在天當何憑以立吾怯於庭斷故務求依倣而進退思索未獲所安凡氣數之內無不感對施報之道必然之符言其必符何猜有望故遺惠者無要在功者有期期存未善去惠乃至人有賢否則意有公私不可見物或期報因謂樹德皆要且經世恒談貴施者勿憶士子服義

十

三

猶惠而弗有沉在聞道要更不得虛心而動
必懷嗜事盡憚權耶曾不能引之上濟每驅
之下淪雖深誚狡責亦已厚言不代足下嬰
城素堅難爲飛書而吾自居憂惠情理無託
近辱褒告欲其布意裁往釋慮不或值顏延
之白

何衡陽荅顏永嘉

敬覽芳訊研復淵旨區別三才步驗精粹宣
演道心褒賞施士貫綜幽明推誠及物行之
於已則美敷之於教則弘殆無所聞退尋嘉
誨之來將欲令參觀斗極復迷反逕思或昧
然未全曉洽故復重伸本懷足下所謂共成
三才者是必合德之稱上哲之人亦何爲其
然夫立人之道取諸仁義惻隱爲仁者之表
恥惡爲義心之端牛山之木剪性於鑿斧恬

漠之想汨慮於利害誠宜滋其萌蘖援其善
心遂乃存而不算得無過與又云議三才者
無取於氓隸言衆生者亦何濫於聖智既已
聞命猶未知二塗當以何爲判將伊顏下麗
寧喬札上附企望不倦以祛未了必令兩籍
俱舉官和符合豈不盡善又曰大德曰生有
萬之所同同於所方萬豈得生之可異非謂
不然人生雖均被大德不可謂之衆生譬聖
人雖同稟五常不可謂之衆人奚取於不異
之生必宜爲衆哉來告云人則役物以爲養
物則見役以養人大判如此便是顧同鄙議
至於情嗜不禁害生慘物所謂甚者泰者聖
人固已去之又云以道爲心者或不劑此而
止請問不止者將自己不殺耶令受教咸同
耶若自己不殺取足市鄽故是遠庖廚意必

欲推之於編戶吾見雅論之不可立矣又云若同草木便當煙盡精靈在天將何憑以立夫神魄惚恍遊竟爲變發揚懷愴亦于何不之仲由屈於知死賜也失於所問不更受形前論之所明言所憑之方請附夫子之對及施報之道必然之符當謂于氏高門侯積善之慶博陽不伐膺公侯之祚何關於後身乎又云經世恒談施者勿憶士子服義惠而弗有誠哉斯言微恨設報以要惠說徒之所先悅報而爲惠舉世之常務疑經受累劫之罪勤施獲積倍之報不似吾黨之爲道者是以怏怏耳知欲引之上濟亦甚所不惜但丈夫處實者頗陋前識之華故不爲也若乃施非周急惠存功譽揆諸高明亦有恥乎此吾率其恒心久而不化內慚據子未暇有所謂也

千十

五

何承天白

顏永嘉重釋

何衡陽薄從歲事躬斂山田田家節隙野老爲儔言止穀稼務盡耕牧談年計耦無聞達義重獲微辯得用昭慰啓告精至愈慚固結今復忘書往懷以輸未述夫藉意探理不若析之聖文三才之論故當本諸三畫三畫既陳中稱君德所以神致太上崇一元首故前謂自非體合天地無以元應斯弘知研其清慮未肯存同猶以兼容罔棄廣載不遺篤物之志誠爲優贍恐理位雜越疑陽遂衆若惻隱所發窮博愛之量恥惡所加盡祐直之正則上仁上義吾無間然但情之者寡利之者衆預有其分而未臻其極者不得以配擬二儀耳今方使極者爲師不極者爲資扶其敬

讓去其伎爭令鑒斧鑄刃利害寢端驅百代之民出信厚之塗則何萌不滋何善不援而誣以不算未值其意三才等列不得取偏才之器衆生爲號不可濫無生之人故此去氓隸彼甄聖智兩藉俱舉旨在於斯若喬札未能道一皇王豈獲上附伊顏猶共賴氣化宜乎下麗二塗之判易於蹟指又知以人生雖均被大德不可謂之衆生譬聖人雖同稟五常不可謂之衆人夫不可謂之衆人以茂人者神明也今已均被同衆復何諱衆同故當殊其特靈不應異其得生徒忌衆名未虧衆實得無似蜀梁逃畏卒不能避所謂役物爲養見役養人者欲言愚慧相傾懣筭相制事由智出作非出天理是以始矜萌起終哀鬱滅豈與足下芻豢百品共其指歸凡動而蓋

十

六

流下民之性化而裁之上聖之功謹爲垣防猶患踰盜況乃罔不備設以充侈志方開所泰何議去甚故知慘物之談不得與薄夫同憂樂殺意偏好生情博所云與道爲心者博乎生情將使排虛率遂跖實莫反利澤通天而不爲惠庸適恩止麇卵事法豺獮耶推此往也非唯自己已不復委咎市鄧乎庖廚且市庖之外非無御養神農所書中散所述公理美其事仲彥精其業是亦古有其傳今聞其人何必以剗剗爲稟和之性爛淪爲翼善之具哉若以編戶難齊憂鄙論未立是見二叔不咸慮周德先亡儻能伸以遠圖要之長世則日計可滿歲功可期精靈草木果已區別遊魂之荅亦精靈之說若雖有無形天下寧有無形之有顧此惟疑宜見正定仲尼不荅

有無未辯足下既辯其有豈得同不辯之答
雖子嗜學懼未獲所附或是曉晦塗隔隱著
事懸遂令明月廢照世智限心知謂必符之
言體之極于罔講求反意如非相盡或世人
守璞受讓玉市將譯胥牽俗還說國情苟未

照盡請復具伸^{七十}近釋報施首稱氣數者以爲

物無妄然各以類感感類之中人心爲大心
術之動隸歷所不能得及其積致于可勝原
而當斷取世見據爲高證莊周云莽鹵滅裂
報亦如之孫卿曰報應之勢各以類至後身

著戒可不敬與慈護之人深見此數故正言
其本非邀其末長美遏惡反民大順濟有生
之類入無死之地令慶周兆物尊冠百神安
宜祚極子胤福限卿相而已常善以救善亦
從之勢猶影表不慮自來何言乎要惠悅報

疑罪勤施似由近驗各情遠猜德教故方罰
矜功而濫咎忘賢遺存異義公私殊意已備
前白若不重云想處實陋華者復見其居厚
去薄耳若施非周急惠而期譽乃如之人誠
道之蠹惟子之恥丘亦恥之

何衡陽重答顏永嘉

吾少信管見老而彌篤既言之難云將湮腐
方寸故願憑流颺以託鱗融厚故意垂懷惠
以重釋稽證周明華辭博瞻夫良玉時玷賤
夫指其瑕望舒抱魄野人睨其缺豈伊好辯
未獲云已復進請益之問庶以研盡所滯來
告云三才之論故當本諸三畫三畫既陳中
稱君德所以神致太上崇一元首若如論旨
以三畫爲三才則初擬地爻三議天位然而
遯世無悶非厚載之目君子乾乾非蒼蒼之

稱果兩儀罔託亦何取於立人但又在中和
宜應蓄德耳又云惻隱窮博愛之量恥惡盡
枯直之方則爲上仁上義便是計體仁義者
爲三才尋又云喬札未獲上附伊顏宜其下
麗則黃裳之人其猶弗及雖贖之旨高下無

十

八

准故惑者未悟也夫陰陽陶氣剛柔賦性圓
首方足容貌匪殊惻隱恥惡悠悠皆是但參
體二儀必舉仁義爲端取知欲限以名器慎
其所假遂令惠人潔士比性於毛羣庶幾之
賢同氣於介族立象之意豈其然哉又云已
均被同衆復何諱衆同故當殊其特靈不應
異其得生夫特靈之神既異於衆得生之理
何嘗暫同生本於理而理異焉同衆之生名
將安附若執此生名必使從衆則混成之物
亦將在例耶又云謹爲垣防猶患踰盜況乃

罔不設備以充侈志方開所泰何議去甚足
下始云皇聖設候物之教謹順時之經將以
反漸息泰今復以方開所泰爲難未詳此將
難鄙議將譏聖人也又云市庖之外豈無御
養神農所書中散所述何必以剗剗爲稟和

爛淪爲翼善夫稹蔭爾粟宗社三牲腩臍豆
俎以供賓客七十之老俟肉而飽豈得唯陳
列草石取備上藥而已吾所憂不立者非謂
洪論難持退嫌此事不可頓去於世耳又云
天下寧有無形之有顧此惟疑宜見正定尋
來旨似不嫌有鬼當謂鬼宜有質得無惑天
竺之書說鬼別爲生類故耶昔人以鬼神爲
教乃列于典經布在方策鄭喬吳札亦以爲
然是以雲和六變實降天神龍門九成人鬼
咸格足下雅秉周禮近忽此義方詰無形之

有爲支離之辯乎又云後身著戒可不敬與
慈護之人深見此數未詳所謂慈護者誰氏
之于若據外書報應之說皆吾所謂權教者
耳凡講求至理曾不折以聖言多採譎怪以
相扶翼得無似以水濟水耶又云物無妄然
必以類感常善以救善亦從之勢猶影表不
慮自來斯言果然則類感之物輕重必侔影
表之勢脩短有度致飾土木不發慈愍之心
順時蒐狩未根慘虐之性天宮華樂焉賞而
上升地獄幽苦奚罰而淪陷唱言窮軒輕立
法無衡石一至於此且阿保傳愛慎及溷腴
良庖提刀情怵介族彼聖人者明並日月化
關三統若令報應必符亦何妨於教而緘局
羲唐之紀埋閉周孔之世肇結網罟興累億
之罪仍制牲牢開長夜之罰遺彼天廚甘比

芻豢曾無拯溺之仁橫成納隍之酷其爲不
然宜簡淵慮若謂窮神之智猶有所不盡雖
高情愛竒想亦未至於侮聖也足下論仁義
則云情之者少利之者多言施惠則許其遺
賢忘報在情既少孰能遺賢利之者多曷云
忘報若能推樂施之士以期欲仁之疇演忘
報之意引向義之心則義寔在斯求仁不遠
至於濟有生之類入無死之地慶周兆物尊
冠百神斯旨宏誕非本論所及無乃秦師將
遁行人言肆乎豈其相迫居吾語子聖人在
上不與百神爭長有始有卒焉得無死之地
夫辯章幽明研精庶物反初結繩終繁文教
性以道率故絕親譽之名範圍造化無傷博
愛之量以畋以漁養兼賢鄙三品之獲實充
賓苞金石發華筌籥協節醉酒飽德介茲萬

年處者弘日新之業仕者敷先王之教誠著
明君澤被萬物龍章表觀鳴玉節趨斯亦堯
孔之樂地也及其不遇考槃阿澗以善其身
殺雞爲黍聊寄懷抱或負鼎割烹揚隆名於
長世或屠羊鼓力陵高志於浮雲此又君子
之處心也何必陋積善之延祚希無驗於來
世生背當年之真懼徒疲役而靡歸繫風捕
影非中庸之美慕夷眩妖違通人之致躡膜
揖讓終不並立竊願吾子捨兼而遵一也及
蜀梁二叔甘人驛胥之譬非本義所繼故不
復見云

顏永嘉又釋何衡陽

聖慮難原神應不測中散所云中人自竭莫
得其端豈其淺斥所可深抽徒以魏文大布
見刊異世滕修蝦鬚取愧當時故於度外之

十一

十二

事怯以意裁耳足下已審其虛實方書之不
朽獨鑒堅精難復疑問聊寫餘懷依答條釋
事緯殃福義雜胡華雖存簡章自至煩
此已往余欲無言

答曰若如論旨以三畫爲三才則初擬地爻
三議天位然而遯世無悶非厚載之目君子
乾乾非蒼蒼之稱果兩儀罔託亦何取於立
人但爻在中和宜應君德耳

釋曰聞之前學淳象始於三畫兼卦終於六
爻三畫立本三才之位六爻未變羣龍所經
是以重卦之後則以出處明之故遯世乾乾
潛藏皆行聖人適時之義兼之道也若以初
爻非地三位非天以爲兩儀罔託立人無取
未知足下前論三才同體何因而生若猶受
之繫說不軼師訓何獨得之複卦喪之單象

如義文之外更有三才此自春秋新意吾無識焉且遜世乾乾雖非覆載之名一體之中未失卑高之實豈得以變動之辭廢立本之義又知以又在中和宜應君德若徒有中和之文竟無中和之人則又將何放若中和在德則不得人皆中和體合之論固未可殊越答曰上仁上義便是許體仁義者為三才尋又云喬札未獲上附伊顏宜其下麗則黃裳之人其猶弗及雖蹟之旨高下無准故惑者未悟

釋曰所云上仁上義謂兼總仁義之極可以對饗天地者耳非謂少有恥愛便為三才前釋已具怪復是問四彼域中唯王是體知三此兩儀非聖不居易者同歸可無重惑案東魯階差喬札理不允備何由上附至位依西

十一

十二

方准墨伊顏未獲法身故當下麗生品來論挾姬議釋故兩解此意冀以取了反致辭費聖作君師賢為臣資接暢神功影響大業行藏可共默語亦同體分至此何負黃裳議者徒見不得等位元首橫生誚恨而不知引之極地更非守節之情指斷如斯何謂無准答曰夫陰陽陶氣剛柔賦性圓首方足容貌匪殊惻隱恥惡悠悠皆是但參體二儀必舉仁義為端耳

釋曰若謂圓首方足必同恥惻隱之實容貌匪殊皆可參體二儀蹻跂之徒亦當在三才之數耶若誠不得則不可見橫目之同便與大人同列悠悠之倫品量難齊既云仁者安仁智者利仁又云力行近仁畏罪強仁若一之正位將真偽相冒莊周云天下之善人寡

不善人多其分若此何謂皆是

答曰知欲限以名器慎其所假遂令惠人潔士比性於毛羣庶幾之賢同氣於介族立象之意豈其然乎

釋曰名器有限良由資體不備雖欲假之疑

十

十三

陽謂何含靈爲人毛羣所不能同稟氣成生潔士有不得異象放其靈非象其生一之而已無乃誣漫

答曰已均被同衆云云特靈之神既異於衆得生之理何嘗躡同生本於理而理異焉同衆之生名將安附若執此生名必使從衆則混成之物亦將在例耶

釋曰吾前謂同於所方豈得生之可異足下答云非謂不然又曰奚取不異之生必宜爲衆是則去吾爲衆而取吾不異豈有不異而

非衆哉所以復云故當殊其特靈不應異其

得生耳今答又謂得生之理何嘗躡同生本於理而理異焉請問得生之理故是陰陽耶吾不見其異而足下謂未嘗躡同若有異理非復煦蒸耶則陰陽之表更有受生塗趣三世詎宜堅立使混成之生與物同氣豈混成之謂若徒假生名莫見生實則非向言之匹言生非生即是有物不物李叟此說或更有其義以無詰有頗爲未類

答曰謹爲垣防云云始云皇聖設候物之教謹順時之經將以及漸息泰今復以方開所泰爲難未詳此將難鄙議爲譏聖人也

釋曰前觀本論自九穀以下至孔鈞不綱始知高議謂凡有宰作皆出聖人躬爲尸匠以率先下民也孤鄙拙意自謂每所施爲動必

有因聖人從爲之節使不遷越此二懷之大斷彼我所不同吾將節其奢流故有息泰之說足下方明備設未知於何去甚而中答又云所謂甚者聖人固已去之不了此意故近復以所泰爲問答云未詳誰難或自忌前報

十

十四

答曰市庖之外云云夫經瘞繭粟宗社三牲脆腳豆俎以供賓客七十之老俟肉而飽豈得唯陳草石取備上藥而已而憂不立者非謂洪論難持退嫌此事不可頓去於世耳釋曰神農定生周人備教既唱粒食又言上

藥既用犧牢又稱蘋蘩祭膳之道故無定方前舉市庖之外復有御養者捐奪刳淪之滯以明延性不一非謂經世之事皆當取備草石然芻豢之功希至百齡芝朮之懿亟聞千歲由是言之七十之老何必謝恩於肉食但

自封一域者捨此無術耳想不可頓去於世猶是前釋所云不能頓奪所滯也始獲符同敢不歸美既知不可頓去或不謂道盡於此答曰天下寧有無形之有云云尋來旨似不嫌有鬼當謂鬼宜有質得無惑天竺之書說

鬼別爲生類耶昔人以鬼神爲教乃列于典經布在方策鄭喬吳札亦以爲然是以雲和六變實降天神龍門九成人鬼咸格足下雅秉周禮近忽此義方詰無形之有爲支離之辯乎

十

十五

釋曰非唯不嫌有鬼乃謂有必有形足下不無是同處有復異是以比及質詰欲以求盡請捨天竺之說謹依中土之經又置別爲生類共議登遐精靈體狀有無固然宜報定典策之中鬼神累萬所不了者非其名號比獲

三論每來益衆萬鬼畢至竟未片答雖啓告周博非解企渴無形之有既不匠立徒謂支離以爲通說若以覈正爲支離者將以浮漫爲直達乎

答曰後身著戒云云未詳所謂慈護者誰氏之子若據外書報應之說皆吾所謂權教者耳凡講求至理曾不析之聖言多採譎怪以相扶翼得無似以水濟水乎

釋曰慈護之主計亦久聞其人責以誰子將以文殊釋氏和謂報應之說皆是權教權道隱深非聖不盡雖子通識慮亦未見其極吾疲於推求而足下逸於獨了良有惡然若權教所言皆爲欺妄則自然之中無復報應吾儒於擊決足下烈於專斷亦又懼焉神高聽卑庸可誣哉想云聖言者必姬孔之誥今之

所談皆其信順之事而謂曾不析之復是未經詳思來論立姬廢釋故吾引釋符姬答不越問未覺多採由金日磾不生華壤何限九服之外不有窮理之人內外爲判誠亦難乎若自信其度獨師耳目習識之表皆爲譎怪則吾亦已矣

答曰又云物無妄然必以類感云云斯言果然則類感之物輕重必侔影表之勢脩短有度致飾土木不發慈愍之心順時蒐狩未根慘虐之性天宮華樂焉賞而上升地獄幽苦

奚罰而淪陷唱言窮軒輕立法無衡石一至於此

釋曰影表之說以徵感報來意疑不必侔嫌其無度即復除福應也福應非他氣數所生若滅福應即無氣數矣足下功存步驗而還

伐所知想信道爲心者必不至此若謂不慈於土木之飾有甚於順時之殺者無乃大負夫人之心黃屋玉璽非必堯舜之情崇居麗養豈是釋迦之意責天宮之賞求地獄之罰頗類昔人亞夫之詰英布之問有味乎其言此蓋衆息心之所詳吾可得而略之

答曰且阿保傳愛慎及溷腴良庖提刀情忤介族彼聖人者明並日月化關三統若令報應必符亦何妨於教而緘局義唐之紀埋閉周孔之世肇結網罟興累億之罪仍制牲牢開長夜之罰遺彼天廚甘此芻豢曾無拯溺之仁橫成納隍之酷其爲不然宜簡淵慮若謂窮神之智猶有所不盡雖高情愛竒想亦未至於侮聖

釋曰知謂報應之義緘義周之世以此推求

十七

爲不符之證義唐邈矣人莫之詳尚書所載不過數篇方言德刑之美遑記禍福之源今帝典王策猶不書性命之事而微闕文以爲古必無之斯亦師心之過也且信順殃慶咸列姬孔之籍謂之埋閉如小逕并但言有遠近教有淺深故使智者與此而奪彼耶夫生必有欲欲必有求欲歎則爭求給則恬爭則相害恬則相安網罟之設將蠲害以取安平且畋漁牲牢其事不異足下前答已知牲牢不可頓去於今世復謂畋漁不可獨棄於古未爲通類矣好生惡死每下愈篤故宥其死者順其情奪其生者逆其性至人尚矣何爲犯順而居逆哉是知不能頓奪所滯故因爲之制耳聖靈雖茂無以厭懷昏之心弱喪之民何可勝論罪罰之來將物自取之事遠難

致不由天廚見遺物近易耽故常芻豢是甘
拯溺出隍衆哲所共但化物不同非道之異
不盡之讓亦如過當子長愛奇本不類此
答曰足下論仁義則云情之者少利之者多
言施惠則許其遺賢忘報在情既少孰能遺
賢利之者多曷云忘報若能推樂施之士以
期欲仁之疇演忘報之意引向義之心則義
寔在斯求仁不遠

釋曰情仁義者寡利仁義者衆聞之莊書非
直孤說未獲詳校遽見彈責夫在情既少利
之者多不能遺賢曷云忘報實吾前後勤勤
以爲不得配擬二儀者耳復非篤論所應據
正若樂施忘報即爲體仁忘報而施便爲合
義可去欲字并除向名在斯不遠誰不是慕
答曰濟有生之類云云斯旨宏誕非本論所

千十

十八

及無乃秦師將遁行人言肆乎

釋曰足下論挾姬釋吾亦答兼戎周足下以
此抑彼謂福極高門吾伸彼釋此云慶周兆
之物足下據此所見謂祚止公侯吾信彼所
聞云尊冠百神本議是爭曷云不及夫論難
之本以易奪爲體失之已外輒云宏誕求理
之塗幾乎塞矣師遁言肆或不在此

答曰豈其相迫居吾語子聖人在上不與百
神爭長有始有卒焉得無死之地云云

釋曰豈其相迫一何務德居吾語子又何壯
辭凡爲物之長豈爭之所得非唯不爭必將
下之不可見尊冠百神便謂與百神爭長無
乃取之勝薛棄之體仁和謂物有始卒無不
死之地求之域內實如來趣前釋所謂勝類
諸區有誠亦宜然者也至如山經所圖仙傳

弘明集卷第五

兵一

梁 釋 僧祐 述

羅君章更生論

鄭道子神不滅論

遠法師沙門不敬王者論五篇

遠法師沙門袒服論何鎮南并答

遠法師答桓玄明報應論

遠法師三報論

羅君章更生論

善哉向生之言曰天者何萬物之總名人者何天中之一物因此以談今萬物有數而天地無窮然則無窮之變未始出於萬物萬物不更生則天地有終矣天地不爲有終則更生可知矣尋諸舊論亦云萬兆懸定羣生代謝聖人作易已備其極窮神知化窮理盡性

苟神可窮有形者不得無數是則人物有定數彼我有成分有不可滅而爲無彼不得化而爲我聚散隱顯環轉於無窮之塗賢愚壽夭還復其物自然貫次毫分不差與運泯復不誠不知遐哉邈乎其道冥矣天地雖大渾而不亂萬物雖衆區已別矣各自其本祖宗有序本支百世不失其舊又神之與質自然之偶也偶有離合死生之變也質有聚散往復之勢也人物變化各有其往往有本分故復有常物散雖混淆聚不可亂其往彌遠故其復彌近又神質冥期符契自合世皆悲合之必離而莫慰離之必合皆知聚之必散而莫識散之必聚未之思也豈遠乎若者凡今生之生爲即昔生生之故事即故事於體無所厝其意與已冥終不自覺孰云覺之哉今

談者徒知向我非今而不知今我故昔我耳
達觀者所以齊死生亦云死生爲寤寐誠哉
是言

孫長沙安國與羅君章書

省更生論括囊變化窮尋聚散思理既佳又

兵一

二

指味辭致亦快是好論也然吾意猶有同異
以今萬物化爲異形者不可勝數應理不失
但隱顯有年載然今萬化猶應多少有還得
形者無緣盡當須冥遠耳目不復開逐然後
乃復其本也吾謂形既紛散知亦如之紛錯
混淆化爲異物他物各失其舊非復昔日此
有情者所以悲歎若然則足下未可孤以自
慰也

羅君章答孫安國

獲書文略旨辭理亦兼情雖欣清酬未喻乃

懷區區不已請尋前本本亦不謂物都不化
但化者各自得其所化頽者亦不失其舊體
孰主陶是載混載判言然之至分而不可亂
也如此豈徒一更而已哉將與無窮而長更
矣終而復始其數歷然未能知今安能知更
蓋積悲忘言諮求所通豈云唯慰聊以寄散
而已矣

鄭道子神不滅論

兵一

三

多以形神同滅照識俱盡夫所以然其可言
乎十世旣以周孔爲極矣仁義禮教先結其
心神明之本絕而莫言故感之所體自形已
還佛唱至言悠悠弗信余墜弱喪思拔淪溺
仰尋玄旨研求神要悟夫理精於形神妙於
理寄像傳心粗舉其證庶鑒諸將悟遂有功
於滯惑焉夫形神混會雖與生俱存至於麤

妙分源則有無區異何以言之夫形也五臟六腑四肢七竅相與爲一故所以爲生當其受生則五常殊授是以肢體偏病耳目互缺無奪其爲生一形之內其猶如茲況神體靈照妙統衆形形與氣息俱運神與妙覺同流雖動靜相資而精麤異源豈非各有其本相因爲用者耶近取諸身即明其理庶可悟矣一體所資肌骨則痛癢所知爪髮則知之所絕其何故哉豈非肌骨所以爲生爪髮非生之本也生在本則知存生在末則知滅一形之用猶以本末爲興廢況神爲生本其源至妙豈得與七尺同枯戶牖俱盡者哉推此理也則神之不滅居可知矣

客難曰子之辯神形盡矣即取一形之內知與不知精矣然形神雖麤妙異源俱以有爲

分夫所以爲有則生爲其本既孰有本已盡而資乎本者獨得存乎出生之表則廓然冥盡既冥盡矣非但無所立言亦無所立其識矣識不立則神將安寄既無所寄安得不滅乎

答曰子之難辯則辯矣未本諸心故有若斯之難乎夫萬化皆有也榮枯盛衰死生代乎一形盡一形生此有生之始終也至於水火則彌貫羣生瞻而不匱豈非火體因物水理虛順生不自生而爲衆生所資因即爲功故物莫能竭乎同在生域其妙如此況神理獨絕器所不隣而限以生表冥盡神無所寄哉因斯而談太極爲兩儀之母兩儀爲萬物之本彼太極者渾元之氣而已猶能總此化根不變其一矧神明靈極有無兼盡者耶其爲

不滅可以悟乎

難曰子推神照於形表指太極於物先誠有其義然理貴厭心然後談可究也夫神形未嘗一時相違相違則無神矣草木之無神無識故也此形盡矣神將安附而謂之不滅哉苟能不滅則自乖其靈不資形矣既不資形何理與形爲生終不相違不能相違則生本是同斷可知矣

答曰有斯難也形神有源請爲子循本而釋之夫火因薪則有火無薪則無火薪雖所以生火而非火之本火本自在因薪爲用耳若待薪然後有火則燧人之前其無火理乎火本至陽陽爲火極故薪是火所寄非其本也神形相資亦猶此矣相資相因生塗所由耳安在有形則神存無形則神盡其本惚恍不

可言矣請爲吾子廣其類以明之當薪之在水則火盡出水則火生一薪未改而火前期神不賴形又如茲矣神不待形可以悟乎難曰神不待形未可頓辯就如子言苟不待形則資形之與獨照其理常一雖曰相資而本不相關佛理所明而必陶鑄此神以濟彼形何哉

答曰子之問有心矣此悠悠之所惑而未暨其本者也神雖不待形然彼形必生必生之形此神必宅必宅必生則照感爲一自然相濟自然相濟則理極於陶鑄陶鑄則功存功存則道行如四時之於萬物豈有心於相濟哉理之所順自然之所至耳難曰形神雖異自然相濟則敬聞矣子旣譬神之於形如火之在薪薪無意於有火火無

情於寄薪故能合用無窮自與化永非此薪之火移於彼薪然後爲火而佛理以此形既盡更宅彼形形神去來由於罪福請問此形爲罪爲是形耶爲是神耶若形也則大治之一物耳若神也則神不自濟繫於異形則子形神不相資之論於此而躓矣

答曰宜有斯問然後理可盡也所謂形神不相資明其異本耳既以爲生生之內各周其用苟用斯生以成罪福神豈自妙其照不爲此形之用耶若其然也則有意於賢愚非忘照而玄會順理玄會順理盡形化神宅此形子不疑於其始彼此一理而性於其終耶難曰神即形爲照形因神爲用斯則然矣悟既由神惑亦在神神隨此形故有賢愚賢愚非神而神爲形用三世周迴萬劫無筭賢愚

靡始而功顯中路無始之理玄而中路之功未孰有在未之功而拔無始之初者耶若有嘉通則請從後塵

答曰子責其始有是言矣夫理無始終玄極無涯既生既化罪福往復自然所生耳所謂聰明誠由耳目耳目之本非聰明也所謂賢愚誠應有始既爲賢愚無始可知矣夫有物也則不能管物唯無物然後能爲物所歸若有始也則不能爲終唯無始也然後終始無窮此自是理所必然不可徵事之有始而責神同於事神道玄遠至理無言髣髴其宗相與爲悟而自末徵本動失其統所以守此一觀庶階其峯若肆辯競辭余知其息矣洪範說生之本與佛同矣至乎佛之所演則多河漢此溺於日用耳商臣極逆後嗣隆業顏冉

德行早天無聞周孔之教自爲方內推此理也其可知矣請廣其證以究其詳夫稟靈乘和體極淳粹堯生丹朱頑凶無章不識仁義瞽叟誕舜原生則非所育求理應傳美其事若茲而謂佛理爲迂可不悟哉

桓君山新論形神

臣澄以爲君山未聞釋氏火之譬後之言者乃闕與之會故有取焉爾

余嘗過故陳令同郡

杜房見其讀老子書言老子用恬惓養性致壽數百歲今行其道寧能延年却老乎余應之曰雖同形名而質性才幹乃各異度有強弱堅脆之姿焉愛養適用之直差愈耳譬猶衣履器物愛之則完全乃久余見其旁有麻燭而地垂一尺所則因以喻事言精神居形體猶火之然燭矣如善扶持隨火而側之可毋滅而竟燭燭無火亦不能獨行於虛空又

不能後然其地地猶人之耆老齒墮髮白肌肉枯腊而精神弗爲之能潤澤內外周遍則氣索而死如火燭之俱盡矣人之遭邪傷病而不遇供養良醫者或強死死則肌肉筋骨常若火之傾刺風而不獲救護亦道滅則膚餘幹長焉余嘗夜坐飲內中然麻燭燭半壓欲滅即自曰勅視見其皮有剝銳乃扶持轉側火遂度而復則維人身或有虧剝劇能養慎善持亦可以得度又人莫能識其始生時則老亦死不當自知夫古昔平和之世人民蒙美盛而生皆堅強老壽咸百年左右乃死死時忽如卧出者猶果物穀實久老則自墮落矣後世遭衰薄惡氣娶嫁又不時勤苦過度是以身生子皆俱傷而筋骨血氣不充強故多凶短折中年夭卒其遇病或疾痛惻怛

然後中絕故咨嗟憎惡以死爲大故昔齊景公美其國嘉其樂云使古而無死何若晏子曰上帝以人之歿爲善仁者息焉不仁者如焉今不思勉廣日學自通以趨立身揚名如但貪利長生多求延壽益年則惑之不解者

兵二

八

也或難曰以燭火喻形神恐似而非焉今人之肌膚時剝傷而自愈者血氣通行也彼蒸燭缺傷雖有火居之不能復全是以神氣而生長如火燭不能自補完蓋其所以爲異也而何欲同之應曰火則從一端起而人神氣則於體當從內稍出合於外若由外腠達於內固未必由端往也譬猶炭火之熨赤如水過渡之亦小減然後復生焉此與人血氣生長肌肉等顧其終極或爲炙或爲炮耳曷爲不可以喻哉余後與劉伯師夜熨脂火坐語燈

中脂索而炷燋禿將滅息則以示曉伯師言人衰老亦如彼禿燈矣又爲言前熨麻燭事伯師曰燈燭盡當益其脂易其燭人老衰亦如彼自覺續余應曰人既稟形體而立猶彼持燈一燭及其盡極安能自盡易盡易之乃

在人人之覺黨亦在天天或能爲他其肌骨血氣充強則形神枝而久生惡則絕傷猶人之隨脂燭多少長短爲遲速矣欲燈燭自盡易以不能但促斂旁脂以染漬其頭轉側蒸幹使火得安居則皆復明焉及本盡者亦無

兵二

九

以難今人之養性或能使墮齒復生白髮更黑肌顏光澤如彼促脂轉燭者至壽極亦獨死耳明者知其難求故不以自勞愚者欺或而冀獲盡脂易燭之力故汲汲不息又草木五穀以陰陽氣生於土及其長大成實實復

入土而後能生猶人與禽獸昆蟲皆以雄雌交接相生之有長長之有老老之有死若四時之代謝矣而欲變易其性求爲異道惑之不解者也

遠法師沙門不敬王者論

晉成康之世車騎將軍庾冰疑諸沙門抗禮

萬乘所明理何驃騎有答

二家論各在本集

至元興

中太尉桓公亦同此義謂庾言之未盡與八

座書云佛之爲化雖誕以茫浩推乎視聽之

外以敬爲本此出處不異蓋所期者殊非敬

恭宜廢也老子同王侯於三大原其所重皆

在於資生通運豈獨以聖人在位而比稱二

儀哉將以天地之大德曰生通生理物存乎

王者故尊其神器而禮寔惟隆豈是虛相崇

重義存弘御而已沙門之所以生生資國存

亦日用於理命豈有受其德而遺其禮沾其惠而廢其敬哉于時朝士名賢答者甚衆雖言未悟時並互有其美徒咸盡所懷而理蘊于情遂令無上道服毀於塵俗亮到之心屈乎人事悲夫斯乃交喪之所由于千載之否運深懼大法之將淪感前事之不忘故著論五篇究敘微意豈曰淵壑之待晨露蓋是伸其罔極亦庶後之君子崇敬佛教者式詳覽焉沙門不敬王者論在家第一

原夫佛教所明大要以出家爲異出家之人

兵二

凡有四科其弘教通物則功侔帝王化兼治

道至於感俗悟時亦無世不有但所遇有行

藏故以廢興爲隱顯耳其中可得論者請略

而言之在家奉法則是順化之民情未變俗

迹同方內故有天屬之愛奉主之禮禮敬有

本遂因之而成教本其所因則功由在昔是故因親以教愛使民知其有自然之恩因嚴以教敬使民知其有自然之重二者之來實由冥應應不在今則宜尋其本故以罪對爲刑罰使懼而後慎以天堂爲爵賞使悅而後動此皆即其影響之報而明於教以因順爲通而不革其自然也何者夫厚身存生以有封爲滯累根深固存我未忘方將以情欲爲苑囿聲色爲遊觀耽湎世樂不能自勉而特出是故教之所檢以此爲涯而不明其外耳其外未明則大同於順化故不可受其德而遺其禮沾其惠而廢其敬是故悅釋迦之風者輒先奉親而敬君變俗投簪者必待命而順動若君親有疑則退求其志以俟同悟斯乃佛教之所以重資生助王化於治道者也

論者立言之旨貌有所同故位夫內外之分以明在三之志略叙經意宣寄所懷

沙門不敬王者論出家第二

出家則是方外之賓迹絕於物其爲教也達患累緣於有身不存身以息患知生生由於稟化不順化以求宗求宗不由於順化則不重運通之資息患不由於存身則不貴厚生之益此理之與形乖道之與俗反者也若斯人者自誓始於落簪立志形乎變服是故凡在出家皆遯世以求其志變俗以達其道變俗則服章不得與世典同禮遯世則宜高尚其跡夫然者故能拯溺俗於沉流拔幽根於重劫遠通三乘之津廣開天人之路如今一夫全德則道洽六親澤流天下雖不處王侯之位亦已協契皇極在宥生民矣是故內乖

天屬之重而不違其孝外關奉主之恭而不失其敬從此而觀故知超化表以尋宗則理深而義篤昭泰息以語仁則功末而惠淺若然者雖將面冥山而旋步猶或耻聞其風豈況與夫順化之民尸祿之賢同其孝敬者哉沙門不敬王者論求宗不順化第三

問曰尋夫老氏之意天地以得一爲大王侯以體順爲尊得一故爲萬化之本體順故有運通之功然則明宗必存乎體極體極必由於順化是故先賢以爲美談衆論所不能異異夫衆論者則義無所取而云不順化何耶答曰凡在有方同稟生於大化雖羣品萬殊精麤異貫統極而言唯有靈與無靈耳有靈則有情於化無靈則無情於化無情於化化畢而生盡生不由情故形朽而化滅有情於

化感物而動動必以情故其生不絕其生不絕則其化彌廣而形彌積情彌滯而累彌深其爲患也焉可勝言哉是故經稱泥洹不變以化盡爲宅三界流動以罪苦爲場化盡則因緣永息流動則受苦無窮何以明其然夫生以形爲桎梏而生由化有化以情感則神滯其本而智昏其照介然有封則所存唯已所涉唯動於是靈變失御生塗日開方隨貪愛於長流豈一受而已哉是故反本求宗者不以生累其神超落塵封者不以情累其生不以情累其生則生可滅不以生累其神則神可冥冥神絕境故謂之泥洹泥洹之名豈虛稱也哉請推而實之天地雖以生生爲大而未能令生者不死王侯雖以存存爲功而未能令存者無患是故前論云達患累緣於

有身不存身以息患知生生由於稟化不順化以求宗義存於此義存於此斯沙門之所以抗禮萬乘高尚其事不爵王侯而沾其惠者也

沙門不敬王者論體極不兼應第四

卷

十三

問曰歷觀前史上皇已來在位居宗者未始異其原本本不可二是故百代同典咸一其統所謂唯天爲大唯堯則之如此則非智有所不照自無外可照非理有所不盡自無理可盡以此而推視聽之外廓無所寄理無所寄則宗極可明今諸沙門不悟文表之意而惑教表之文其爲謬也固已甚矣若復顯然有驗此乃希世之聞

答曰夫幽宗曠邈神道精微可以理尋難以事詰既沙手教則以因時爲檢雖應世之見

優劣萬差至於曲成在用感即民心而通其分分至則止其智之所不知而不關其外者也若然則非體極者之所不兼兼之者不可並御耳是以古之語大道者五變而形名可舉九變而賞罰可言此但方內之階差而猶不可頓設況其外者乎請復推而廣之以遠其旨六合之外存而不論者非不可論論之或乖六合之內論而不辯者非不可辯辯之或疑春秋經世先王之志辯而不議者非不可議議之者或亂此三者皆即其身耳目之所不至以爲關鍵而不關視聽之外者也因此而求聖人之意則內外之道可合而明矣常以爲道法之與名教如來之與堯孔發致雖殊潛相影響出處誠異終期則同詳而辯之指歸可見理或有先合而後乖有先乖而

後合先合而後乖者諸佛如來則其人也先乖而後合者歷代君王未體極之主斯其流也何以明之經云佛有自然神妙之法化物以權廣隨所入或爲靈仙轉輪聖帝或爲卿相國師道士若此之倫在所變現諸王君子

共二

十四

莫知爲誰此所謂合而後乖者也或有始創大業而功化未就迹有參差故所受不同或期功於身後或顯應於當年聖王則之而成教者亦不可稱算雖抑引無方必歸塗有會此所謂乖而後合者也若令乖而後合則擬步通塗者必不自崖於一揆若令先合而後乖則釋迦之與堯孔發致不殊斷可知矣是故自乖而求其合則知理會之必同自合而求其乖則悟體極之多方但見形者之所不兼故惑衆塗而駭其異耳因茲而觀天地之

道功盡於運化帝王之德理極於順通若以對夫獨絕之教不變之宗固不得同年而語其優劣亦已明矣

沙門不敬王者論形盡神不滅第五

問曰論旨以化盡爲至極故造極者必違化而求宗求宗不由於順化是以引歷代君王使同之佛教令體極之至以權居統此雅論之所託自必於大通者也求之實當理則不然何者夫稟氣極於一生生盡則消液而同無神雖妙物故是陰陽之所化耳既化而爲生又化而爲死既聚而爲始又散而爲終因此而推固知神形俱化原無異統精麤一氣始終同宅宅全則氣聚而有靈宅毀則氣散而照滅散則反所受於天本滅則復歸於無物反覆終窮皆自然之數耳孰爲之哉若令

共二

十五

本異則異氣數合則同化亦爲神之處形猶火之在木其生必存其毀必滅形離則神散而罔寄木朽則火寂而靡託理之然矣假使同異之分昧而難明有無之說必存乎聚散聚散氣變之總名萬化之生滅故莊子曰人之生氣之聚聚則爲生散則爲死若死生爲彼徒苦吾又何患古之善言道者必有以得之若果然耶至理極於一生生盡不化義可尋也

答曰夫神者何耶精極而爲靈者也精極則非卦象之所圖故聖人以妙物而爲言雖有上智猶不能定其體狀窮其幽致而談者以常識生疑多同自亂其爲誣也亦已深矣將欲言之是乃言夫不可言今於不可言之中復相與而依俦神也者圖應無生妙盡無名

感物而動假數而行感物而非物故物化而不滅假數而非數故數盡而不窮有情則可以物感有識則可以數求數有精麤故其性各異智有明闇故其照不同推此而論則知化以情感神以化傳情爲化之母神爲情之根情有會物之道神有冥移之功但悟徹者反本感理者逐物耳古之論道者亦未有所同請引而明之莊子發玄音於大宗曰大塊勞我以生息我以死又以生爲人羈死爲反真此所謂知生爲大患以無生爲反本者也

兵一

十

文子稱黃帝之言曰形有靡而神不化以不化乘化其變無窮莊子亦云特犯人之形而猶喜若人之形萬化而未始有極此所謂知生不盡於一化方逐物而不反者也二子之論雖未究其實亦嘗傍宗而有聞焉論者不

尋無方生死之說而或聚散於一化不思神道有妙物之靈而謂精麤同盡不亦悲乎火木之喻原自聖典失其流統故幽興莫尋微言遂淪於常教今談者資之以成疑向使時無悟宗之匠則不知有先覺之明冥傳之功沒世靡聞何者夫情數相感其化無端因緣密構潛相傳寫自非達觀孰識其變自非達觀孰識其會請爲論者驗之以實火之傳於薪猶神之傳於形火之傳異薪猶神之傳異形前薪非後薪則知指窮後術妙前形非後形則悟情數之感深惑者見形朽於一生便以謂神情俱喪猶觀火窮於一木謂終期都盡耳此由從養生之談非遠尋其類者也就如來論假令神形俱化始自天本愚智資生同稟所受問所受者爲受之於形耶爲受之

於神耶若受之於形凡在有形皆化而爲神矣若受之於神是以神傳神則丹朱與帝堯齊聖重華與瞽瞍等靈其可然乎其可然乎如其不可固知冥緣之構著於在昔明闇之分定於形初雖靈均善運猶不能變性之自然況降茲已還乎驗之以理則微言而有徵効之以事可無惑於大道

論成後有退居之賓步朗月而宵遊相與共集法堂因而問曰敬尋雅論大歸可見殆無所間一日試重研究蓋所未盡亦少許處耳

意以爲沙門德式是變俗之殊制道家之名器施於君親固宜略於形敬今所疑者謂甫創難就之業遠期化表之功潛澤無現法之効來報玄而未應乃今王公獻供信士屈體得無坐受其德陷乎卑計之累虛沾其惠貽

夫素餐之譏耶主人良久乃應曰請爲諸賢
近取其類有人於此奉宣時命遠通殊方九
譯之俗問王者以當資以糗糧錫以輦服不
答曰然主人曰類可尋矣夫稱沙門者何耶
謂其發蒙俗之幽昏啓化表之玄路方將以
兼忘之道與天下同往使希高者挹其遺風
漱流者味其餘津若然雖大業未就觀其超
步之跡所悟固已弘矣然則運通之功資存
之益尚未酬其始誓之心況答三業之勞乎
又斯人者形雖有待情無近寄視夫四事之
供若蟭蚊之過乎其前者耳濡沫之惠復焉
足語哉衆賓於是始悟冥塗以開轍爲功息
心以淨畢爲道乃欣然怡襟詠言而退

晉元興三年歲次闕逢于時天子蒙塵人
百其憂凡我同志僉懷綴旒之歎故因述

六

十八

斯論焉

遠法師沙門袒服論

或問曰沙門袒服出自佛教是禮與答曰然
問曰三代殊制其禮不同質文之變備於前
典而佛教出乎其外論者咸有疑焉若有深
致幸誨其未聞

答曰玄古之民太朴未虧其禮不文三王應
世故與時而變因茲以觀論者之所執方內
之格言耳何以知其然中國之所無或得之
於異俗其民不移故其道未亡是以天竺國
法盡敬於所尊表誠於神明率皆袒服所謂
去飾之基者也雖記籍未流茲土其始似有
聞焉佛出於世因而爲教明所行不左故應
右袒何者將辯貴賤必存乎位位以進德則
尚賢之心生是故沙門越名分以背時不退

已而求先又人之所能皆在於右若動不以順則觸事生累過而能復雖中賢猶未得況有下於此者乎請試言之夫形以左右成體理以邪正爲用二者之來各乘其本滯根不拔則事求愈應而形理相資其道微明世習

兵一

十九

未移應微難辨袒服旣彰則形隨事感理悟其心以御順之氣表誠之體而邪正兩行非其本也是故世尊以袒服篤其誠而閑其邪使名實有當敬慢不雜然後開出要之路導真性於久迷今淹世之賢不自絕於無分希進之流不惑塗而旋步於是服膺聖門者咸履正思順異跡同軌緬素風而懷古背華俗以洗心尋本達變即近悟遠形服相愧理深其感如此則情化專向修之弗倦動必以順不覺形之自恭斯乃如來勸誘之外因斂麤

之妙跡而衆談未喻或欲革之反古之道何其深哉

何鎮南難

見答問袒服指訓兼弘標末文於玄古資形理於近用使敬慢殊流誠服俱盡殆無間然至於所以明順猶有未同何者儀形之設蓋在時而用是以事有內外乃可以淺深應之李釋之與周孔漸世之與遺俗在於因循不同必無逆順之殊明矣故老明兵凶處右禮以喪制不左且四等窮奉親之至三驅顯王跡之仁在後而要其旨可見寧可寄至順於凶事表吉誠於喪容哉鄭伯所以肉袒亦猶許男與觀皆自以所乘者逆必受不測之罰以斯而證順將何在故率所懷想更詳盡令内外有歸

遠法師答

敬尋問旨蓋是開其遠塗照所未盡令精麤並順内外有歸三復斯誨所悟良多常以爲道訓之與名教釋迦之與周孔發致雖殊而潛相影響出處誠異終期則同但妙跡隱於

兵

二十

常用指歸昧而難尋遂令至言隔於世典談士發殊塗之論何以知其然聖人因弋釣以去其甚順四時以簡其煩三驅之禮失前禽而弗吝網罟之設必待化而方用上極行葦之仁内匹釋迦之慈使天下齊已物我同觀則是合抱之一毫豈直有間於優劣而非相與者哉然自跡而尋猶大同於兼愛遠求其實則階差有分分外之所通未可勝言故漸茲以進德令事顯於君親從此而觀則内外之教可知聖人之情可見但歸塗未啓故物

莫之識若許其如此則袒服之義理不容疑來告記謂宜更詳盡故復究敘本懷原夫形之化也陰陽陶鑄受左右之體昏明代運有死生之說人情咸悅生而懼死好進而惡退是故先王既順民性撫其自然令吉凶殊制左右異位由是吉事尚左進爵以厚其生凶事尚右哀容以毀其性斯皆本其所受因順以通教感於事變懷其先德者也世之所貴者不過生存生存而屈伸進退道盡於此淺深之應於是乎在沙門則不然後身退已而不謙卑時來非我而不辭辱卑以自牧謂之謙居衆人之所惡謂之順謙順不失其本則日損之功易積出要之路可遊是故遁世遺榮反俗而動動而反俗者與夫方内之賢雖貌同而實異何以明之凡在出家者達惠累

兵

二十一

緣於有身不存身以息患知生生由於稟化不順化以求宗推此而言固知發軔歸塗者不以生累其神超落世務者不以情累其生不以情累其生則生可絕不以生累其神則神可冥然則向之所謂吉凶成禮奉親事君者蓋是一域之言耳未始出於有封有封未出則是翫其文而未達其變若然方將滯名教以徇生乘萬化而背宗自至順而觀得不得曰逆乎漸世之與遺俗指存於此

遠法師答桓玄明報應論

問曰佛經以殺生罪重地獄斯罰冥科幽司應若影響余有疑焉何者夫四大之體即地水火風耳結而成身以爲神宅寄生栖照津暢明識雖託之以存而其理天絕豈唯精麤之間固亦無受傷之地滅之既無害於神亦

由滅天地間水火耳又問萬物之心愛欲森繁但私我有已情慮之深者耳若因情致報乘感生應則自然之迹順何所寄哉

答曰意謂此二條始是來問之關鍵立言之津要津要既明則羣疑同釋始涉之流或因茲以悟可謂朗滯情於常識之表發奇唱於未聞然佛教深玄微言難辯苟未統夫指歸亦焉能暢其幽致當爲依傍大宗試敘所懷推夫四大之性以明受形之本則假於異物託爲同體生若遺塵起滅一化此則慧觀之所入智忍之所遊也於是乘去來之自運雖聚散而非我寓羣形於大夢實處有而同無豈復有封於所受有係於所戀哉若斯理自得於心而外物未悟則悲獨善之無功感先覺而興懷於是思弘道以明訓故仁恕之德

兵一

三十二

存焉若彼我同得心無兩對遊刃則泯一玄
觀交兵則莫逆相遇傷之豈唯無害於神固
亦無生可殺此則文殊案劍迹逆而道順雖
復終日揮戈措刃無地矣若然者方將託鼓
舞以盡神運干鉞而成化雖功被猶無賞何
罪罰之有耶若反此而尋其源則報應可得
而明推事而求其宗則罪罰可得而論矣嘗
試言之夫因緣之所感變化之所生豈不由
其道哉無明爲惑網之淵貪愛爲衆累之府
二理俱遊冥爲神用吉凶悔吝唯此之動無
明掩其照故情想凝滯於外物貪愛流其性
故四大結而成形形結則彼我有封情滯則
善惡有主有封於彼我則私其身而身不忘
有主於善惡則戀其生而生不絕於是甘寢
大夢昏於同迷抱疑長夜所存唯著是故失

得相推禍福相襲惡積而天殃自至罪成則
地獄斯罰此乃必然之數無所容疑矣何者
會之有本則理自冥對兆之雖微勢極則發
是故心以善惡爲形聲報以罪福爲影響本
以情感而應自來豈有幽司由御失其道也
然則罪福之應唯其所感感之而然故謂之
自然自然者即我之影響耳於夫主宰復何
功哉

請尋來問之要而驗之於實難旨全許地水
火風結而成身以爲神宅此即宅有主矣問
主之居宅有情耶無情耶若云無情則四大
之結非主宅之所感若以感不由主故處不
以情則神之居宅無情無痛痒之知神旣無
知宅又無痛痒以接物則是伐卉剪林之喻
無明於義若果有情四大之結是主之所感

也若以感由於主故處必以情則神之居宅不得無痛痒之知神既有知宅又受痛痒以接物固不得同天地間水火風明矣因茲以談夫神形雖殊相與而化內外誠異渾爲一體自非達觀孰得其際耶苟未之得則愈人愈迷耳凡稟形受命莫不盡然也受之既然各以私戀爲滯滯根不拔則生理彌固愛源不除則保之亦深設一理逆情使方寸迷亂而沉舉體都亡乎是故同逆相乘共生離隙禍心未冥則構怨不息縱復悅畢受惱情無遺憾形聲既著則影響自彰理無先期數合使然也雖欲逃之其可得乎此則因情致報乘感生應但立言之旨本異故其會不同耳問曰若以物情重生不可致喪則生情之由私戀之惑耳宜明以達觀曉以大方豈得就

兵一

二十四

其迷滯以爲報應之對哉

答曰夫事起必由於心報應必由於事是故自報以觀事而事可變舉事以責心而心可反推此而言則知聖人因其迷滯以明報應之對不就其迷滯以爲報應之對也何者人之難悟其日固久是以佛教本其所由而訓必有漸知久習不可頓廢故先示之以罪福罪福不可都忘故使權其輕重重權於罪福則驗善惡以宅心善惡滯於私戀則推我以通物二理兼弘情無所係故能尊賢容衆恕已施安遠尋影響之報以釋往復之迷迷情既釋然後大方之言可曉保生之累可絕夫生累者雖中賢猶未得豈常智之所達哉遠法師三報論因俗人疑善惡無現驗作經說業有三報一曰現報二曰生報三曰後

報現報者善惡始於此身即此身受生報者
來生便受後報者或經二生三生百生千生
然後乃受受之無主必由於心心無定司感
事而應應有遲速故報有先後先後雖異咸
隨所遇而爲對對有強弱故輕重不同斯乃

兵一

三十五

自然之賞罰三報之大略也非夫通才達識
入要之明罕得其門降茲以還或有始涉大
方以先悟爲著龜博綜內籍及三隅於未聞
師友仁匠習以移性者差可得而言請試論
之夫善惡之興由其有漸漸以之極則有九
品之論凡在九品非其現報之所攝然則現
報絕夫常類可知類非九品則非三報之所
攝何者若利害交於目前而頓相傾奪神機
自運不待慮而發發不待慮則報不旋踵而
應此現報之一隅絕夫九品者也又三業殊

體自同有定報定則時來必受非祈禱之所
移智力之所免也將推而極之則義深數廣
不可詳究故略而言之相叅懷佛教者以有
得之世或有積善而殃集或有凶邪而致慶
此皆現業未就而前行始應故曰禎祥遇禍
妖孽見福疑似之嫌於是乎在何以謂之然
或有欲匡主救時道濟生民擬步高跡志在
立功而大業中傾天殃頓集或有棲遲衡門
無悶於世以安步爲輿優游卒歲而時來無
妄運非所遇世道交淪于其閑習或有名冠
四科道在入室全愛體仁慕上善以進德若
斯人也含冲和而納疾履信順而天年此皆
立功立德之外變疑嫌之所以生也大義既
明宜尋其對對各有本待感而發逆順雖殊
其揆一耳何者倚伏之契定於在昔冥符告

命潛相迴換故令禍福之氣交謝於六府善惡之報并互而兩行是使事應之際愚智同惑謂積善之無慶積惡之無殃感神明而悲所遇慨天殃之於善人咸謂名教之書無宗於上遂使大道翳於小成以正言爲善誘應

共一

十六

心求實必至理之無此原其所由由世典以一生爲限不明其外其外未明故尋理者自畢於視聽之內此先王即民心而通其分以耳目爲關鍵者也如今合内外之道以求弘教之情則知理會之必同不惑衆塗而駭其異若能覽三報以觀窮通之分則尼父之不容仲由顏冉對聖匠而如愚皆可知矣亦有緣起而緣生法雖預入諦之明而遺愛未忘猶以三報爲華苑或躍而未離于淵者也推此以觀則知有方外之賓服膺妙法洗心玄

門一詣之感起登上位如斯倫匹宿殃雖積功不在治理自安消非三報之所及因茲而言佛經所以越名教絕九流者豈不以踈神達要陶鑄靈府窮源盡化鏡萬象於無象者也

弘明集卷第五

音釋

池徐也切 燭燭也切 腊音韋切 鈇許乞切 腩千候切 𦵏然音
燒燭也切 歷居月切 續作管切 闕於葛切 觀初觀切
謂之櫟謂之櫟

具一

二十七

弘明集卷第六

兵二

梁 釋 僧祐 述

道恒法師釋駁論

明僧紹正二教論

周剡顥難張長史融門論

謝鎮之折夷夏論

并書與顧道士

釋道恒釋駁論

晉義熙之年如聞江左袁何二賢並商略治道諷刺時政雖未覩其文意者似依傍韓非五蠹之篇遂譏世之闕發五橫之論而沙門無事猥落其例余恐眩曜時情永淪邪惑不勝憤惋之至故設賓主之論以釋之有東京東教君子詰於西鄙傲散野人曰僕曾預聞佛法冲邃非名教所議道風玄遠非器象所擬清虛簡勝非近識所關妙絕羣有

非常情所測故每爲時君之所遵崇貴達之所欽仰於是衆庶朋契雷同奔向咸共嗟詠稱述其美云若染漬風流則精義入微研究理味則妙契神用澡塵垢於胸心脫桎梏於形表超俗累於籠樊邈世務而高蹈論真素則夷齊無以踰其操遺榮寵則巢許無以過其志味玄旨則顏冉無以參其風去紛穢則松喬無以比其潔信如所談則義無間然矣但今觀諸沙門通非其才羣居猥雜未見秀異混若涇渭渾波泯若薰蕕同墜若源清則津流應鮮根深則條穎必茂考其言行而始終不倫究其本末幾有無校僕之所以致怪良由於此如皇帝之忘智據梁之失力皆在鑪錘之間陶鑄以成聖者苟道不虛行才必應器然沙門旣出家離俗高尚其志違天屬

之親捨榮華之重毀形好之飾守清節之禁
研心唯理屬已唯法投足而安蔬食而已使
德行卓然爲時宗仰儀容邕肅爲物軌則然
觸事蔑然無一可採何栖託之高遠而業尚
之鄙近至於營求孜孜無暫寧息或墾殖田

六二

圃與農夫齊流或商旅博易與衆人競利或
矜恃醫道輕作寒暑或機巧異端以濟生業
或占相孤虛妄論吉凶或說道假權要射時
意或聚畜委積頤養有餘或指掌空談坐食
百姓斯皆德不稱服行多違法雖暫有一善

亦何足以標高勝之美哉自可廢之以一風
俗此皆無益於時政有損於治道是執法者
之所深疾有國者之所大患且世有五橫而
沙門處其一焉何以明之乃大設方便鼓動
愚俗一則誘喻一則迫脅云行惡必有累劫

之殃修善便有無窮之慶論罪則有幽冥之
伺語福則有神明之祐敦厲引導勸行人所
不能行逼強切勒勉爲人所不能爲上減父
母之養下損妻孥之分會同盡餽餽之甘寺
廟極壯麗之美割生民之珍玩崇無用之虛
費罄私家之年儲闕軍國之資實張空聲於
將來圖無象於未兆聽其言則洋洋而盈耳
觀其容則落落而滿目考現事以求徵並未
見其驗真所謂繫影捕風莫知端緒亮僕情
之所未安有識者之所巨惑若有嘉信請承

六三

三

下風脫有暫悟永去其滯矣

主人答

主人憮然有聞慨爾長歎咄異哉子之所陳
何其陋也夫鄙俗不可以語大道者滯於形
也曲士不可以辯宗極者局於名也今將爲

子略舉一隅自可思及其宗矣蓋聖人設教應器投法受量有限故化之以漸錄善心於毫端忘鄙吝於丘壑片行之善永爲身資一念之福終爲神用始覆一簣不可責以爲山之功方趣絕境不中窮以括囊之實然海之所以稱大者由無皦潔之清道之所以稱晦跡者以無赫然之觀夫怨親婉孌有心之所滯而沙門遺之如脫屣名位財色世情之所重而沙門視之如糝糠可謂忍人所不能去斯乃標尚之雅趣弘道之勝事而云蔑然豈非妙賞之謂乎又且志業不同歸向塗乖岐逕分輒不相領悟未見秀異故其宜耳古人每嘆才之爲難信矣周號多士亂臣十人唐虞之盛元凱二八孔門三千並海內翹秀簡充四科數不盈十於中伯牛廢疾回也六極

商也慳嗔賜也貨殖子也難雕由也凶愼求也聚斂任不稱職仲弓雖駢出於犂色而舉世推德爲人倫之宗欽尚高軌爲縉紳之表百代詠其遺風千載仰其景行至於沙門乃苦共剝節酷相瓦礫斯豈君子弘通之道雅正之論哉此由或人入班輸之作坊不稱指南之巧妙但譏拙者之傷手真可謂伏膺下流志存鄙劣昔丞相問客俗言鴟梟食母寧有是乎客答但聞慈烏反哺耳相乃悵然自愧失言今子處心將無似相之問也君子過惡揚善反是謂何

云投足而安且林野蕭條每有寇盜之患城傍入出動嬰交遊之譏處身非所則招風塵之累婆娑田里則犯人間之論二三無可進退唯谷宇宙雖曠莫知所厝

云蔬餐而已夫人間有不贍之匱山澤無委積之儲方宜取給復乘之以法所向九折於何得立若堂堂聖世而有首陽之餓夫明明時雍而有赴海之死客於雅懷何如然體無毛羽不可袒而無衣腹非匏瓜不可繫而不食自未造極要有所資年豐則取足於百姓時儉則肆力以自供誠非所宜事不得已故蝮蛇螫手斬以求全推其輕重蓋所存者大雖營一已不求無獲求之不必一塗但令濟之有理亦何嫌多方以爲煩穢其欲役使不得妄動何故執之甚乎昔伯成躬耕以墾殖沮溺耦作以修農陶朱商賈以營生於陵灌蔬以自供崔文賣藥以繼乏君平卜筮以補空張衡術數以馳名馬鈞奇巧以騁功此等直是違俗遁世之人耳未正見有邈然絕塵

兵二

五

與物天隔而咸共嗟詠不輟於口然沙門之中迹超諸乏耻與流輩動有萬數至於體道神化超落人封非可筭計而未曾致言何其黨乎宜共思校事實不可古今殊論衆寡異辭希簡爲貴猥多致賤恐非求精覈理之談也

云自可廢之以一風俗是何言歟聖人不誣十室三人必有師資芳蘭並茂而欲蘊崇焚之不亦暴乎其中自有德宇淵邃器標時望或翹楚敷潔栖寄清遠或禪思入微澄神絕境或敷演微言散幽釋滯或精勤福業勸化崇善凡出家之本落髮抽簪之日皆心口獨誓情到懇至雖生死彌綸玄塗長遠要自驅策必階於道金輪之榮忽若塵垢帝釋之重蔑若糝糠始者精誠乃有所感自非一舉頓

詣體備圓足其間何能不有小失且當錄其真素略舉玄黃安渾舉一槩無復甄別不可以管蔡之豐姬宗盡誅四凶之暴合朝流放此無異人苦頭虱因欲并首俱焚患在足刺遂欲通股全解不亦濫乎

云無益於時政有損於治道夫弘道者之益世物有日用而不知故老氏云無爲之化百姓皆曰我自然斯言當矣是以干木高枕而魏國大治庚桑善誨而垺墨歸仁沙門在世誠無目前考課之功名教之外實有冥益近取五戒訓物非六經之疇遠以八難幽嶮非刑法之匹請以三藏銓罪非律令之流暢以般若辯惑非老莊之謂道品無漏拔苦因緣則存而不論周孔之教理盡形器至法之極兼練神明精麤昇降不可同日而語其優劣

卷

六

矣昔字助化以道佐治國境晏然民知其義年豐委積物無疵厲非益謂何

云世有五橫沙門處其一焉凡言橫者以其志無業尚散誕莫名或博易放蕩而傾竭家財或名挂編戶而浮游卒歲或尸祿素餐而莫肯用心或執政居勢而魚食百姓或馳競進趣而公私並損或肆暴姦虐而動造不軌斯皆傷教亂正大敗風俗由是苟悅奮筆而遊俠之論興韓非彈毫而五蠹之文作以之爲橫理故宜然施之沙門不亦誣乎國家方上與唐虞兢兢巍巍之美下與殷周齊郁郁之化不使箕穎專有傲世之實商洛獨標嘉遁之客甫欲大扇逸民之風崇肅方外之士觀子處懷經略時政乃欲踵亡秦虎狼之嶮術襲商韓尅薄之弊法坑焚儒典治無綱紀制

大半之稅家無游財設三五之禁備民如賊天下熬然人無聊生使嬴氏之族不訖於三世二子之禍即戮於當時臨刑之日方乃追恨始者立法之謬本欲寧國靜民不意堤防太峻反不容已事既往矣何嗟之及

云一則誘喻一則迫脅且衆生緣有濃薄才有利鈍解有難易行有淺深是以啓誨之道不一悟發之由不同抑揚頓挫務使從善斯乃權謀之警策妙濟之津梁殊非誘迫之謂也

云罪則冥伺福則神祐夫舍德至淳則衆善歸焉易曰履信思順自天祐之吉無不利又曰爲不善於幽昧之中鬼得而誅之豈非冥伺神明之祐哉善惡之報經有誠證不復具列

云會盡餽饍寺極壯麗此修福之家傾竭以儲將來之資殫盡自爲身之大計耳殆非神明歆其壯麗衆僧貪其滋味猶農夫之播殖匠者之構室將擇楨材以求堂宇之飾精簡種子以規嘉穀之實故稼穡必樹於沃壤之地卜居要選於爽塏之處是以知三尊爲衆生福田供養自修己之功德耳

云割生民之珍玩崇無用之虛費夫博施兼愛仁者之厚德崇飾宗廟孝敬之至心世教若此道亦如之物有損之而益爲之必獲且浮財猶糞土施惠爲神用譬朽木之爲舟乃濟度之津要何虛費之有哉欲端坐而望自然拱嘿以希安樂猶無柯而求伐不食而徇飽焉可得乎苟身之不修已爲困矣何必乃蔽百姓之耳目擁天下之大善旣自飲毒復

欲鳩人何酷如之可謂亡我陷彼相與俱禍
是以盲聾瘖瘂之對經幽處彌劫之殃調達
之報歷地獄無間之苦

云罄私家之年儲闕軍國之資實聖王御世
淳風遐被震道綱以維六合布德綱以籠羣

卷

僞川無扣浪之夫谷無含歎之士四民咸安

八

其業百官各盡其分海內融通九州同貫戎
車於是寢駕甲士却走以冀嘉穀委於中田
食儲積而成朽童稚進德日新黃髮盡於眉
壽當共繫壤以頌太平鼓腹以觀盛化子何
多慮之深橫憂時之不足不亦過乎云恪大
官而腫口臨滄海而攝腹真子之謂也

云繫影捕風莫知端緒夫僞辯亂真大聖之
所悲嗟時不識寶卞和所以慟哭然妙旨希
夷而體之者道冲虛簡詣而會之者得用遠

能津梁頽溺拔幽拯滯美濟當時化流無外
故神暉一震則感動大千睿澤暨灑則九州
蒙潤是以釋梵悟幽旨而歸誠帝王望玄宗
而委質八部挹靈化而洗心士庶觀真儀而
奔至落落焉故非域中之名教肅肅焉殆是

方外之冥軌然垣墻峭峻故罕得其門器宇
幽邃希入其室是以道濟彌綸而理與之乖
德包無際而事與之隔子執迷自畢沒齒不
悟蓋有以也夫日月麗天而瞽者莫覩其明
雷電震地而聾者不聞其響是誰之過與而

卷

九

方欲議官商之音蔑文章之觀真過之甚者
昔文鱗改視於初曜須跋開聽於後緣子何
辜之不幸獨懷疑以終年比衆人之所悲最
可悲之所先於是逡巡退席悵然自失良久
曰聞大道之說彌貫古今大判因緣窮理盡

性立理不爲當年弘道不期一世可謂原始會終歸於命矣僕實滯寢長夜未達其旨故每造有封今幸聞大夫之餘論結解疑豁豁然醒覺若披重霄以覩朗日發蒙蓋而悟真慧僕誠不敏敬奉嘉誨矣

明徵君僧紹正二教論

道士有爲夷夏論者故作此以正之

及聞殊論銳言置家有懼誣聖將明其歸故先詳正所證二經之句庶可兩悟幽津

論稱道經云老子入關之于天竺維衛國國王夫人名曰清妙老子因其晝寢乘日之精

入清妙口中後年四月八日夜半時剖右腋

而生墮地即行七步舉手指天曰天上天下唯我爲尊三界皆苦何可樂者於是佛道興

焉

事在玄妙內篇此是漢中真典非穿鑿之書

正曰道家之旨其在老氏二經敷玄之妙備

乎莊生七章而得一盡靈無聞形變之奇彭殤均壽未覩無死之唱故恬其天和者不務變常安時處順夫何取長生若乘日之精入口剖腋年事不符託異合說稱非其有誕議神化秦漢之妄妖延魏晉言不經聖何云真

典乎

論稱佛經云釋迦成佛已有塵劫之數或爲

儒林之宗國師道士

此皆成實正經非方便之說也

正曰佛經之宗根明極教而三世無得俗證覺道非可事顯然精深所會定慧有徵於內

緣感所應因果無妄於外夫釋迦發窮源之

真唱以明神道之所通也故其練精研照非

養正之功徵善階極異殆庶自崖道濟在忘

形而所貴非全生生不貴存存何功忘功

而功著寂滅而道常出乎無始入乎無終靡

應非身塵劫非遇此其所以爲教也

論曰二經之旨若合符契

正曰夫佛開三世故圓應無窮老止生形則教極澆淳所以在形之教不議殊生圓應之化爰盡物類是周孔老莊誠帝王之師而非前說之證旣關塞異教又違符合之驗矣
論曰道則佛也佛則道也

正曰旣教有方圓豈觀其同夫由佛者固可以權老學老者安取同佛苟挾競慕高撰會雜妄欲因其同樹邪去正是乃學非其學自漏道蠹祇多不量見恥守器矣

論曰其入不同其爲必異各成其性不易其事又曰或照五典或布三乘教在華而華言化夷而夷語又曰佛道齊乎達化而有夷夏之別

卷二

十一

正曰寂感遂通在物必暢佛以一音隨類受悟在夷之化豈必三乘教華之道何拘五教冲用因感旣夷華未殊而俗之所異孰乖聖則雖其人不同然其教自均也

論曰端委摺紳諸華之容也翦髮緇衣羣夷之服也

正曰將求理之所貴宜無本禮俗沿襲異道唯其時物故君子豹變民文先革顏孫膺訓喪志學殷夫致德韶武則禪代異典後聖有作豈限夷華況由之極教必拘國服哉是以繫其恒方而迷深動躓矣水陸旣變致遠有節舟車之譬得無翩乎而刻船守株固以兩見所歸

論曰下棄妻孥上廢宗祀嗜欲之物咸以禮伸孝敬三典獨以法屈悖德犯順曾莫之覺

又曰全形守祀繼善之教也毀貌易姓絕惡之學也理之可貴者道事之可賤者俗

正曰今以廢宗祀爲犯順存嗜欲以申禮則是孝敬三典在我爲得俗無必賤矣毀貌絕惡自彼爲鄙道無必貴矣愛俗拘奮崇華尚禮貴賤迭置義成獨說徒欲蠹粥於凡觀豈期本理於聖言耶

論曰泥洹仙化各是一術佛號正真道稱正一一歸無死真會無生

正曰侯王得一而天下貞莫議仙化死而不亡者壽不論無死臆說誣濫辭非而澤大道既隱小成互起誠哉是言其諸誣詭謗慢欲以苟濟其違求之聖言固不容譏矣今之道家所教唯以長生爲宗不死爲主其練映金丹飡霞餌玉靈升羽蛻尸解形化是其託術

五

十二

驗而竟無覩其然也又稱其不登仙死則爲鬼或召補天曹隨其本福雖大乖老莊立言本理然猶可無違世教損欲趣善乘化任往忘生生存存之旨實理歸於妄而未爲亂常也至若張葛之徒又皆離以神變化俗怪誕惑世符咒章劾咸託老君所傳而隨稍增廣遂復遠引佛教證成其僞立言舛雜師學無依考之典義不然可知將令真妄渾流希悟者永惑莫之能辯誣亂已甚矣

客既悉於佛老之正猶未值其津今將更粗言其隅而使自反焉夫理照研心二教兩得乃可動靜兼盡所遇斯乘也老子之教蓋修身治國絕棄貴尚事止其分虛無爲本柔弱爲用內視反聽深根寧極渾思天元恬高人世浩氣養和失得無變窮不謀通鼓命而竦

達不謀已以公爲度此學者之所以詢仰餘
流而其道若存者也安取乎神化無方濟世
不死哉其在調霞羽蛻精變窮靈此自繕積
前成生甄異氣故雖記奇之者有之而言理
者弗由矣稽之神功爰及物類大若麟鳳怪
瑞小則雀雉之化夫既一受其形而希學可
致乎至乃顏孔道隣親資納之極固將仰靈
塵而止欲從未由則分命之不妥有推之可
明矣故仲尼貴知命而必有所不言伯陽去
奇尚而固守以無爲皆將以抑其誕妄之所
自來也然則窮神盡教固由之有宗矣道成
事得各會之有元矣夫行業著於前生而強
學以求致其功積習成於素屏而橫慕以妄
易其爲首燕求越其希至何由哉故學得所
學而學以誠也爲其可爲而爲可致也則夫

學鏡生靈中天設教觀象測變存而不論經
世之深孔老之極也爲於未有盡照窮緣殊
生共理練僞歸真神功之正佛教之弘也是
乃神明其宗老全其生守生者蔽明宗者通
然靜止大方乃雖蔽而非妄動由其宗則理
通而照極故必德貴天全自求其道崇本資
通功歸四大不謀非然守教保常孔老之純
得所學也超宗極覽尋流討源以有生爲塵
毒故息敬於君親不敬議其化異不執方而
駭奇妙寂觀以祐思功積見而要來則佛教
之粹明於爲也故夫學得所學則可以資全
生靈而教尊域中英明爲於爲將乃滅習反
流而邈天人矣過此已往未之或知洗慮之
得其將在茲

周剡顯難張長史融門論

吾門世恭佛舅氏奉道道也與佛逗極無二
寂然不動致本則同感而遂通達迹成異其
猶樂之不公不隔五帝之祕禮之不襲三皇
之聖豈三與此皆殊時故不同其風異世故
不一其義安可輒駕庸愚誣調神極吾見道

卷三

十四

士與道人戰儒墨道人與道士獄是非昔有
鴻飛天道積遠難亮越人以為鳬楚人以為
乙人自楚越耳鴻常一鴻乎夫澄本雖一吾
自俱宗其本鴻迹既分吾已翔其所集汝可
專導於佛迹而無侮於道本書與二何兩孔

周剡山茨少子致書諸遊生者曰張融白鳥
哀鳴於將死人善言於就暮頃既病感生哀
此亦魂留幾氣沉驚舟失柁於空壑山足無
絆於澤中故視陰之間雖寸每遽不縫不徙
也欲使魄後餘意繩墨弟姪故為門律數感

其一章通源二道今奏諸賢以為何若

周顒答張長史書并問

周剡山茨歸書少子曰周顒頓首懋製來斑
承復峻其門則參予無踞誠不待獎敬尋同
本有測高心雖神道所歸吾知其主然自釋
之外儒綱為弘過此而能與仲尼相若者黃
老實雄也其教流漸非無邪弊素樸之本義
有可崇吾取捨舊懷羸有涇渭與奪之際不
至朱紫但蓄積懷抱未及厝言耳途軌乖順
不可譌同異之聞文宜有歸辯來旨謂致本
卷三
則同似非吾所謂同時殊風異又非吾所謂
異也久欲此中微舉條裁幸因雅趣試共極
言且略如左遲聞深況
十五
通源曰道也與佛逗極無二寂然不動致本
則同感而遂通達迹誠異

周之問曰論云致本則同請問何義是其所謂本乎言道家者豈不以二篇爲主言佛教者亦應以般若爲宗二篇所貴義極虛無般若所觀照窮法性虛無法性其寂雖同住寂之方其旨則別論所謂逗極無二者爲逗極極於虛無當無二於法性耶將二塗之外更有異本儻虛無法性其趣不殊乎若有異本思告異本之情如其不殊願聞不殊之說通源曰殊時固不同其風異世故不一其義吾見道士與道人戰儒墨道人與道士獄是非昔有鴻飛天道積遠難亮越人以爲鳬楚人以爲乙人自楚越耳鴻常一鴻乎夫澄本雖一吾自俱宗其本鴻跡既分吾已翔其所集

周之問曰論云時殊故不同其風是佛教之

異於道也世異故不一其義是道言之垂於佛也道佛兩殊非鳬則乙唯足下所宗之本一物爲鴻耳驅馳佛道無免二乖未知高鑒緣何識本輕而宗之其有旨乎若猶取二教以位其本恐戰獄方興未能聽訟也若雖因二教同測教源者則此教之源每必教而見矣自應鹿巾環杖悠然目擊儒墨閭閻從來何諍苟合源共是分跡雙非則二跡之用宜均去取奚爲翔集所向勤務唯佛專氣抱一無謹於道乎言精旨遠企聞後要

通源曰汝可專導於佛跡而無侮於道本

周之問曰足下專導佛跡無侮道本吾則心持釋訓業愛儒言未知足下雅意佛儒安在爲當本一末殊爲本末俱異耶旣欲精探彼我方相究涉理類所關不得無請

張長史重與周顒書并答所問

張融白吾未能忘身故有情身分外既化極魂首復爲子弟留地不欲使方寸舊都日夜荒沒平生所困橫植而草所以製是門律以律其門非佛與道門將何律故告氣緩命憑魄申陰數感十應通源定本實欲足下發予奇意果能翔牘起情妙見正析既赴所志今爲子言

周之問曰論云致本則同請問何義是其所謂本乎

答彼周曰夫性靈之爲性能知者也道德之爲道可知者也能知而不知所可知非能知之義可知而不爲能知所知非夫可知矣故知能知必赴於道可知必知所赴而下士雷情波照鼓欲噪神精明驅動識用沉藹所以

卷二

十七

倒心下灌昭隔於道至若伯陽專氣致柔停虛任魄載營抱壹居凝通靜靜唯通也則照無所沒魄緒停虛故融然自道足下欲使伯陽不靜寧可而得乎使靜而不泊道亦于何而可得今既靜而兩神神靜而道二吾未之前聞也故逗極所以一爲性遊簡且韻猖狂曠不能復行次戰思定霸宇內但敷生靈以竦志庶足下罔象以捫珠是以則帝屬五而神常一皇有三而道無二鳧乙之交定者鴻乎吾所以直其繩矣

周之問曰言道家者豈不以二篇爲主言佛教者亦應以般若爲宗二篇所貴義極虛無般若所觀照窮法性虛無法性其寂雖同住寂之方其旨則別

答彼周曰法性雖以即色圖空虛無誠乃有

外張義然環會其所中足下當加以半思也
至夫遊無蕩思心塵自拂思以無蕩一舉形
上是雖忘有老如騫釋然而有忘釋不伐老
當其神也悠悠精和坐廢寂然以湛其神遂
通以冲其用登其此地吾不見釋家之與老

氏陟其此意吾孰識老氏之與釋家逗極之
所以無二親情故妙得其一矣直以物感既
分應物難合令萬象與視聽交錯視聽與萬
象相橫著之既已深却之必方淺所以苦下
之翁且藏即色順其所有不震其情尊其所
無漸情其順及物有潛去人時欲無既可西
風畫舉而致南精夕夢漢魂中寐不其可乎
若卿謂老氏不盡乎無則非期於得意若卿
謂盡無而不盡有得意復爽吾所期卿若疑
老氏盡有而不亮以教則釋家有盡何以峻

迹斯時卿若以釋家時宜迹峻其猶老氏時
峻此迹逗極之同茲焉余意

周之問曰論云時殊故不同其風是佛教之
異於道也世異故不一其義是道言之乖於
佛也道佛兩殊非是則乙

答彼周曰非是則乙迹固然矣迹固其然吾
不復答但得其世異時殊不宜異其所以之
異

周之問曰未知高鑒緣何識本

答彼周曰綜識於本已吐前牘吾與老釋相
識正如此正復是目擊道斯存卿欲必曲鞠
其辭吾不知更所以自訟

周之問曰若猶取二教以位其本恐戰獄方
興未能聽訟也

答彼周曰得意有本何至取教

周之問曰若雖因二教同測教源者則此教之源每泐教而見矣

答彼周曰誠哉有是言吾所以見道未壹於佛但吾之即此言別有奇即耳

周之問曰自應鹿巾環杖悠然目擊儒墨閭

閭從來何諍

共二

十九

答彼周曰虞芮二國之闢田非文王所知也碎白玉以泯闢其別有尊者乎況夜戰一鴻妄巾鳧乙斯自鹿巾之空負頭上環杖之自誣掌中吾安得了之哉

周之問曰苟合源共是分迹雙非則二跡之用宜均去取奚爲翔集所向勤務唯佛專氣抱一無謹於道乎

答彼周曰應感多端神情數廣吾不翔翮於四果卿尚無疑其集佛吾不翔翮於五通而

於集道復何晦且寶聖宜本迹匪情急矧吾已有所集方復移其翔者耶卿得其無二於兩楹故不峻督其去取

周之問曰吾則心持釋訓業愛儒言未知足下雅意佛儒安在爲當本一未殊爲本末俱異耶

答彼周曰吾乃自元混百聖同投一極而近論通源儒不在議足下今極其儒當欲列儒圍道故無屬垣耳隙思潛師夜以遂圖掩天城恐難升之險非子所躋則吾見師之出不見其入也吾已謂百聖同所投何容本末俱其異更以溼勢倒兵然卿智勇吾之勇智自縱橫湊出

周顒重答張長史書并重問

周顒頓首夫可以運寄情抱非理何師中外

聲訓登塗所奉而使此中介分然去留無薄是則怏怏失路在我奚難足下善欲言之吾亦言之未已也輒復往研遲承來析

通源曰法性雖以即色圖空虛無誠乃有外張義所以苦下之翁且藏即色順其所有不

震其情尊其所無漸情其順

二十

周之問曰苦下之藏即色信矣斯言也更恐有不及於即色容自託以能藏則能藏者廣或不獨出於屬鄉耳夫有之爲有物知其有無之爲無人識其無老氏之署有題無無出斯域是吾三宗鄙論所謂取捨驅馳夫有能越其度者也佛教所以義奪情靈言詭聲律蓋謂即色非有故擅絕於羣家耳此塗未明在老何績但紛紛橫沸皆由著有迂道淪俗茲焉是患既患由有滯而有性未明矯有之

家因崇無術有性不明雖則巨蔽然違誰尚靜涉累實微是道家之所以有埤弘教前白所謂黃老實雄者也正何舊說皆云老不及聖若如斯論不得影響於釋宗矣吾之位老不至乃然夫大士應世其體無方或爲儒林之宗或爲國師道士斯經教之成說也乃至宰官長者咸託身相何爲老生獨非一跡但未知涉觀淺深品位高下耳此皆大明未啓權接一方日月出矣爍火宜廢無餘既說衆權自寢足下猶欲抗遺燎於日月之下明此

其三

其二

火與日月通源既情崇於日月又無侮於火本未知此火本者將爲名乎將或實哉名而已耶道本安在若言欲實之日月爲實矣斯則事盡於一佛不知其道也通源之旨源與誰通

通源曰當其神地悠悠精和坐廢登其此地
吾不見釋家之與老氏陟其此意吾孰識老
氏之與釋家又曰今既靜而兩神神靜而道
二吾未之前聞也又曰伯陽專氣致柔停虛
任魄魄緒停虛故融然自道也又曰心塵自
拂一舉形上

周之問曰足下法性雖以即色圖空虛無誠
乃有外張義竊謂老釋重出對分區野其所
境域無過斯言然則老氏之神地悠悠自悠
悠於有外釋家之精和坐廢每坐廢於色空
登老氏之地則老異於釋涉釋氏之意則釋
氏殊於老神既靜而不兩靜既兩而道二足
下未之前聞吾則前聞之矣苟然則魄緒停
虛是自虛其所謂虛融然自道亦非吾所聞
道若夫心塵自拂一舉形上皆或未涉於大

方不敢以通源相和也

通源曰足下欲使伯陽不靜寧可而得乎使
靜而不怕道亦于何而不得

周之問曰甚如來言吾亦慮其未極也此所
謂得在於神靜失在於物虛若謂靜於其靜
非曰窮靜魄於其魄不云盡魄吾所許也無
所間然

通源曰若卿謂老氏不盡乎無則非想期於
得意若卿謂盡無而不盡有得意復爽吾所
期

卷二

二十二

周之問曰盡有盡無非極莫備知無知有吾
許其道家唯非有非無之一地道言不及耳
非有非無三宗所蘊儻瞻餘慮惟足下其眊
之念不使得意之相爽移失於有歸耳
通源曰非是則乙跡固然矣跡固其然吾不

復答又曰吾與老釋相識正如此正復是目擊道斯存又曰得意有本何至取教又曰誠哉有是言吾所以見道來一於佛

周之問曰足下之所目擊道存得意有本想法性之真義是其此地乎佛教有之足下所取非所以何至取教也目擊之本即在教跡謂之見乙則其鴻安漸哉諸法真性老無其旨目擊高情無存老跡旨跡兩亡索宗無所論所謂無侮於道本當無侮於何地哉若謂探道家之跡見其來一於佛者則是真諦實義公文可見矣將公於道章而得之乎爲公於德篇而遇之也若兩無所公而玄德於方寸者此自足下懷抱與老釋而爲三耳或可獨樹一家非老情之所敢逮也

通源曰虞芮二國之闢田非文王所知也斯

五二

三十三

自鹿巾之空負頭上環杖之自誣掌中吾安能了之哉

周之問曰足下謂苦下之且藏即色則虛空有闕矣足下謂法性以即色圖空則法性爲備矣今有人於此操環杖而言法性鹿巾之士執虛無而來誚曰爾不同我吾與爾闕足下從容倚棘聽斷於其間曰皆不可也謂其鹿巾空負於頭上環杖自誣於掌中以足下之精明特達而判訟若斯良虞芮之所以於邑也

通源曰吾不翔翮於四果卿尚無疑其集佛吾翮不翔於五通而於集道復何晦周之問曰足下不翔翮於四果猶勤集於佛教翮不翔於五通何獨棄於道跡乎理例不通方爲彼訴

通源曰當欲列儒圍道故先屬垣耳隙

周之問曰足下通源唯道源不及儒吾因疑其闕是以相訪但未知融然自道唯道能融將道之融然修儒可會耶雖非義本縱言宜及想釋本多暇幸惠餘音

余尋周張難問雖往復積卷然兩家立意理在初審故略其後文旨存義本

謝鎮之折夷夏論書與顧道士

謝鎮之白敬覽夷夏之論辯摧一源詳據二典清辭斐曄官商有體玄致疊疊其可味乎

吾不涯管昧竭闕幽宗苦不思探賸無階豪檜但鏡復逾三未消鄙惑聊述所疑庶聞後釋論始云佛是老子老子是佛又似仙化比泥洹長生等無死爰引世訓以符玄教纂其辭例蓋似均也未譏翦華廢祀亦猶蟲誼鳥

卷二

十四

聒非所宜効請試論之案周孔以儒墨爲典老莊以棄教明筌此皆開漸遊方未猶洪祐也且蟲鳥殊類化道本隔夫欲言之宜先究其由故人參二儀是謂三才三才所統豈分夷夏則知人必人類獸必獸羣近而徵之七珍人之所愛故華夷同貴恭敬人之所厚故九服攸敦是以闕睢之風行乎四國沉大化所陶而不洽三千哉若據經而言蓋聞佛之興世也古昔一法萬界同軌釋迦文初修菩薩時廣化羣主於成佛而有其土預霑慈澤皆來生我國我閭浮提也但久迷生死隨染俗流慙失王路未悟前覺耳以聖人俯三達之智各觀其根知區品不同故說三乘而接之原夫真道唯一法亦不二今權說有三殊引而同歸故遊會說法悟者如沙塵拯沉濟

惑無出此法是以當來過去無邊世界共斯
一揆則知九十有五非其流也明矣彼乃始
言其同而未言其異故知始之所同者非同
未之所異者非異將非謬擊瓦釜濫諧黃鍾
耶豈不誣哉至如全形守祀戴冕垂紳披氎
繞貝埋塵焚火正始之音婁羅之韻此俗禮
兵二
之小異耳今見在鳥而鳥鳴在獸而獸鳴允
執萬之一音感異類而殊應便使夷夏隔化
一何混哉舟枯車溺可以譬彼夫俗禮者出
乎忠信之薄非道之淳修淳道者務在反俗
俗既可反道則可淳反俗之難故宜祛其甚
泰祛其甚泰必先墮冠削髮方衣去食墮冠
無世飾之費削髮則無笄櫛之煩方衣則不
假工於裁製去食則絕情想於嗜味此則爲
道者日損豈夷俗之所制及其數文輿籍三

藏四舍此則爲學者日益豈華風之能造又
云佛經繁顯道經簡幽推此而言是則幽者
鑽仰難希顯則涉求易望簡必不足以示理
繁則趣會而多津佛法以有形爲空幻故忘
身以濟衆道法以吾我爲真實故服食以養
生且生而可養則及日可與千松比霜朝菌
可與萬椿齊雪耶必不可也若深體三界爲
長夜之宅有生爲大夢之主則思覺寤之道
何貴於形骸假使形之可練生而不死此則
老宗本異非佛理所同何以言之夫神之寓
形猶於逆旅苟趣舍有宜何戀戀於檐宇哉
夫有知之知可形之形非聖之體雖復堯孔
之生壽不盈百大聖泥洹同於知命是以永
劫已來澄練神明神明既澄照絕有無名超
四句此則正真終始不易之道也又刻船者

祈心於金質守株者期情於羽化故封有而行六度凝滯而茹靈芝有封雖乖六度之體爲之或能濟物凝滯必不羽化即事何足兼人尋二源稍迹曠局異懷居然優劣如斯之流非可具詰彼皆自我之近情非通方之宏

卷三

二十六

識則知殊俗可以道甄哀哉玄聖既邈斐然競興可謂指蟲迹爲蒼文餌螫乳爲醍醐良可哀也佛道汪洋智量不可以言窮應迹難以形測其辯有也則萬相森陳若千峙並立其析無也則泰山空盡與秋毫俱散運十力以摧魔弘四等以濟俗抗般若之法炬何幽而不燭潛三昧之法威何遠而不伏寧疑夷夏不效哉

謝鎮之重書與顧道士

謝鎮之白猥辱反釋究詳淵沉既和光道佛

而涇渭釋李觸類長之爰至某奕數佛彌過精旨踰時夫飾櫃寶珍曜夜不售所謂馳走滅迹跳動息影焉可免乎循雅論所據正以蟲鳥異類夷夏舛俗余以三才均統人理是一俗訓小殊法教大同足下答云存乎周易非胡書所擬便謂素旗已舉不復伸檢玄旌爲素麾異乎曹子之觀旗輒復略諸近要以標大歸然髻珠雖隱暮四易顯聊以寄譴儻不貽忤夫太極剖判兩儀妄構五陰合興形識謬彰識以流染因結形以愛滯緣生義皇

卷三

二十七

之前民多專愚專愚則巢居穴處飲血茹毛君臣父子自相視胡越猶若禽獸又比蒙童道教所不入仁義所未移及其姚姒淪波觸崖思濟思濟則祈善祈善則聖應夫聖者何耶感物而遂通者也夫通不自通感不自感

感恒在此通每自彼自彼而言懸鏡高堂自
此而言萬象斯歸故知天竺者居娑婆之正
域處淳善之嘉會故能感通於至聖土中於
三千聖應既彼聲被則此觀日月之明何假
離朱之察聞雷霆之音奚事子野之聽故卑
高殊物不嫌同道左右兩儀無害天均無害
天均則雲行法教不嫌同道則兩施夷夏夫
道者一也形者二也道者真也形者俗也真
既猶一俗亦猶二盡二得一宜一其法滅俗
歸真必反其俗是以如來制軌玄劫同風假
令孔老是佛則爲韜光潛導匡救偏心立仁
樹義將順近情是以全形守祀恩接六親攝
生養性自我外物乃爲盡美不爲盡善蓋是
有涯之制未鞭其後也何得擬道菩提比聖
牟尼佛教敷明要而能博要而能博則精疎

兩汲精疎兩汲則剛柔一致是以清津幽暢
誠規易准夫以規爲圓者易以手爲圓者難
將不捨其所難從其所易耶道家經籍簡陋
多生穿鑿至如靈寶妙真採擷法華制用尤
拙及如上清黃庭所尚服食咀石餐霞非徒
法不可効道亦難同其中可長唯在五千之
道全無爲用全無爲用未能遣有遣有爲懷
靈芝何養佛家三乘所引九流均接九流均
接則動靜斯得禪通之理是三中之一耳非
其極也禪經微妙境相精深以此締真尚不
能至今云道在無爲得^卷一而已無爲得^{二六}一是
則玄契千載玄契千載不俟高唱夫明宗引
會導達風流者若當廢學精思不亦怠哉豈
道教之全耶敬尋所辯非徒止不解佛亦不
解道也反亂一首聊酬啓齒亂曰

運往兮韜明玄聖兮幽翳長夜兮悠悠衆星
兮哲哲太暉灼兮昇曜列宿奄兮消蔽天輪
桶兮殊材歸敷繩兮一制苟專迷兮不悟增
上驚兮遠逝卞和慟兮荆側豈偏尤兮楚厲
良芻蕘兮波若焉相責兮智慧

弘明集卷第六

音釋

駁北角切不純也無文甫切婉婉於阮切變變美廬
貌粧糠粧補委切不成粟懷自切剛驛
思營切牲塏塏爲暗切壘壘力塏塏苦亥切
赤色也塏塏塏爲暗切壘壘力塏塏苦亥切
鵠直祭切孱士山切塏渠爲翻行華切鳥
毒鳥也孱弱也塏渠爲翻之勁羽也

名也	批總菌	草也	倦睢鳥名	也	迂達也	五故切
			切		推	音角
			切		推也	勸
			切		斐	數尾切
			切		斐	文貌切
			切		疊	無匪切
			切		櫛	側瑟切
			切		梳	

弘明集卷第七

兵三

梁

釋僧祐

述

朱昭之難夷夏論

朱廣之諮夷夏論

慧通法師駁夷夏論

兵三

僧愍法師戎華論

朱常侍昭之難顧道士夷夏論

見足下高談夷夏辯商二教條勒經旨冥然
玄會妙唱善同非虛言也昔應吉甫齊孔老
於前吾賢又均李釋於後萬世之殊塗同歸
於一朝歷代之疑爭怡然於今日賞深悟遠
蠲慰者多益世之談莫過於此至於各言所
好便復肝膽楚越不知甘苦之方雖二而成
體之性必一乃互相攻激異端遂起徃反紛
頻斯害不少惜矣初若登天光被俗表未如

入淵明夷輝淪夫導師失路則迷塗者衆故
忘其淺昧遽相牽拯今先布其懷未陳所恨
想從善如流者不惜乖於一徃耳山川悠遠
良話未期聊寄於斯以代暫對情旗一接所
釋不淺朱昭之白

夫聖道虛寂故能圓應無方以其無方之應
故應無不適所以自聖而檢心本無名於萬
會物自會而爲稱則名號以爲之彰是以智
無不周者則謂之爲正覺通無不順者則謂
之爲聖人開物成務無不達也則謂之爲道
然則聖不過覺覺不出道君可知也何須遠
求哉但華夷殊俗情好不同聖動常因故設
教或異然曲禮淨戒數同三百威儀容止又
等三千所可爲異政在佛道之名形服之間
耳達者尚復以形骸爲逆旅袞冕豈足論哉

所可爲嫌祇在設教之始華夷異用當今之俗而更兼治遷流變革一條宜辯耳今當之言聖人之訓動必因順東國貴華則爲衮冕之服禮樂之容屈伸俯仰之節衣冠簪佩之飾以弘其道蓋引而近之也夷俗重素故教

卷三

二

以極質髡落微容衣裳弗裁閉情開照期神曠劫以長其心推而遠之也道法則採餌芝英餐霞服丹呼吸太一吐故納新大則靈飛羽化小則輕強無疾以存其身即而効之也三者皆應之一用非吾所謂至也夫道之極者非華非素不即不殊無近無遠誰捨誰居不偏不黨勿毀勿譽圓通寂寞假字曰無妙境如此何所異哉但自皇犧已來各弘其方師師相傳不相關涉良由彼此兩足無復我外之求故自漢代已來淳風轉澆仁義漸廢

大道之科莫傳五經之學彌寡大義既乖微言又絕衆妙之門莫遊中庸之儀弗覩禮術既壞雅樂又崩風俗寢頓君臣無章正教陵遲人倫失序於是聖道彌綸天運遠被玄化東流以慈係世仁衆生民黷所先習欣所新聞革面從和精義復興故微言之室在在並建玄詠之賓處處而有此可以事見非真布之空談將無物不可以終否故受之以同人故耶意者夫聖人之撫百姓亦猶慈母之育嬰兒始食則餌以甘肥甘肥既厭復改以脂蜜脂蜜既厭則五體休和內外平豫爲益至矣不其然乎理既然矣而橫厝非貶妄相分別是未悟環中不可與議二賢推盪往反解材之勢縱復得解非順理之作順理析之豈待推盪足下發源開端明孔老是佛結章就

卷三

三

議則與奪相懸何措紳擎跪爲諸華之容稽首佛足則有狐蹲之貶端委罄折爲侯甸之恭右膝著地增狗踞之辱請問若孔是正覺釋爲邪見今日之談吾不容聞許爲正真何理鄙誚旣虧畏聖之箴又忘無苟之禮取之吾心所恨一也又云全形守祀繼善之教毀貌易姓絕惡之學是商臣之子有繼善之功覆障毀落有絕惡之志推尋名實爲恨二也又云下棄妻孥上廢宗祀夫鬼神之理冥漠難明故子路有問宣尼弗釋當由生死道殊神緣難測豈爲聖不能言良恐賢不能得三達之鑒照之有在足下已許神化東流而復以喪祭相乘與奪無定爲恨三也又云切法可以進謙弱賒法可以退夸強三復此談顛倒不類夫謙弱易回可以賒和而進夸強難

化應以苦切乃退隱心檢事不其然乎米糠在目則東西易位偏著分心則辭義舛惑所言乖當爲恨四也又云抑則明者獨進引則昧者競前夫道言真實教同高唱覆載萬物養育衆形而云明者獨進似若自私佛音一震則四等兼羅三乘同順天龍俱靡而云昧者競前亦又近誣探賸之談而妄生瘡疣游辭放發爲恨五也又云佛是破惡之方道是興善之術破惡之方吾無間然夫惡止善行乃法教所以興也但未知興善之術術將誰然若善者已善奚用興善善者非善又非興善則興善之名義無所託今道者善也復以興善取之名義太爲繼富不以振惡爲教禍矣大道兼弘而欲局之爲恨六也又云殘忍剛愎則師佛爲長慈柔虛受則服道爲至夫

摧伏勇猛迴靡殘暴實是牟尼之巨勲不乖於慧旨但道力剛明化功彌遠成性存存恩無不被梟鵠革心威無不制而云唯得虛受太爲淺略將無意淪偏著不悟狹劣傷道耶披尋第目則先誠臆說建言肆論則不覺情

遷分石難持爲恨七也又云八象西戎諸典廣略兼陳金剛般若文不踰千四句所弘道周萬法麤妙兩施繁約共有典法細誠科禮等碎精麤橫生言乖乎實爲恨八也又云以國而觀則夷虐夏溫請問炮烙之苦豈康竺之刑流血之悲詎齊晉之子割剔之苦害非左衽之心秋露含垢匪海濱之士推檢性情華夷一揆虛設溫嚴爲恨九也又云博奕賢於慢遊誦勝於戲謔尋夫風流所以得傳經籍所以不廢良田誦誦以得通諮求以成

卷三

五

悟故曰學而不講是吾憂也而方之戲謔太爲慢德請問善誘之筌其將安寄初未得意而欲忘言爲恨十也有此十恨不能自釋想望君子更爲伸之謝生亦有參差足下攻之已密且專所請不復代匠

朱廣之疑夷夏論諮顧道士

朱廣之叩頭見與謝常侍往復夷夏之論辯章同歸之義可謂簡見通微清練之談也至於聃尚端冕之飾屏破翦落之素申以擎跪之恭辱以狐蹲之肅桎束華人杜絕外法舟車之喻雖美平恕之情未篤致會之源旣坦筌寄之塗方塵然則三乘之悟宵望茲土六度之津於今長訣披經翫理悵快良深謝生貶沒仙道褒明佛教以羽化之術爲浮濫之說殘形之唱爲履真之文徒知已指之爲指

不知彼指之無殊豈所以通方得意善同之
謂乎僕夙漸法化晚味道風常以崇空貴無
宗趣一也蹄網雙張義無偏取各隨曉入唯
心所安耳何必龍袞可襲而嬰珞難乘者哉
自貧來多務研斲沉潛緘卷巾幘奄逾十載
幼習前聞零落頓盡蘊志空年開瞻靡階每
獨慷慨遥夜輒啓旦忘寐而清心遠信纏苦
彌篤若夫信不沿理則輕沉無主轉墮之賓
因斯而起是以罄率狂管書述鄙心願重爲
啓誨敷導厥疑廣之叩頭

論云擎跪罄折侯甸之恭也狐蹲狗踞荒流
之肅也疑曰夫邦殊用隔久自難均至於各
得所安由來莫辯侯甸之容所言當矣狐狗
之目將不獨傷

論云若謂其致既均其法可換者而車可涉

卷三

六

川舟可行陸乎必不可也疑曰夫法者所以
法情情非法也法既無定由情不一不一之
情所向殊塗剛柔並馳華戎必同是以長川
浩漫無當於此矣平原遠陸豈取於彼耶舟
車兩乘何用不可

論云既不全同又不全異下棄妻孥上廢宗
祀疑曰若夫廢祀於上不能絕棄於下此自
擬異入同非同者之過也寧可見犂牛不登
宗廟之用而永棄於牢餼之具耶

論云嗜慾之物皆以禮伸孝敬之典獨以法
屈悖德犯順曾莫之覺疑曰若悖德犯順無
施而可慈敬惠從和觸地而通是以損饕行
道非徵凶之宅服冕素餐非養正之方屈伸
之望可相絕於此矣

論云理之可貴者道也事之可賤者俗也今

捨華効夷義將安取若以其道耶道固符合
矣若以其俗耶俗則天乖矣疑曰至道虛通
故不爵而尊俗無不滯故不黜而賤賤者不
能無累尊者自然天足天足之境既符俗累
之域亦等道符累等又誰美誰惡故俱是聖
化唯照所惑惑盡明生則彼我自忘何煩遲
遲捨效之際耿介於華夷之間乎

論云無生之教賒無死之化切切法可以進
謙弱賒法可以退夸強疑曰無生即無死無
死即無生名反實合容得賒切之別耶若以
跡有差降故優劣相懸者則宜以切抑強以
賒引弱故孔子曰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
故退之致教之方不其然乎

論云佛教文而博道教質而精精非麤人所
信博非精人所能疑曰夫博聞強識必緣照

遠廣敦修善行必因理入微照明則理無不
精理精則明無不盡然則精博同功相爲利
用博猶精也豈麤人所能信精猶博也豈弘
通所獨闕

論云佛言華而引道言實而析析則明者獨
進引則昧者競前疑曰夫華不隔理則爲達
鑒所陶實未屆虛故爲鑽賞所業陶業有序
者爲質昧耶爲待明耶若其質昧則明不獨
進若必待明則昧不獲前若明昧俱得何須
抑引妙況難章所宜更辯

論云佛經繁而顯道經簡而幽幽則妙門難
見顯則正路易導導正則歸塗不迷見妙則
百慮咸得疑曰簡則易從云何難見繁則難
理豈得易導導正則歸塗不迷可以階道之
極雖非幽簡自然玄造何假難明之術代茲

易曉之路哉

論云若殘忍則悞則師佛爲長慈柔虛受則服道爲至疑曰夫邪見枉道法所不存慈悲喜捨是所漸錄喜心則能受捨亦必虛虛受之義實然復會未知殘悞之人更依何法若

六三

謂所受者異則翻成刻船何相符之有乎

論云佛是破惡之方道是興善之術又以中夏之性不可倣西戎之法疑曰興善之談美矣勿倣之誨意所未安請問中夏之性與西戎之人爲夏性純善戎人根惡如今根惡則於理何破使其純善則於義何興故知有惡可破未離於善有善可興未免於惡然則善惡參流深淺互列故羅雲慈惠非假東光桀跖凶虐豈鍾西氣何獨高華之風鄙戎之法耶若以此善異乎彼惡殊乎此惡則善惡本

乖寧得同致

論云蹲夷之儀婁羅之辯猶蟲誼鳥聒何足述倣疑曰夫禮以伸敬樂以感和雖敬由禮伸而禮非敬也和因樂感樂非和也故上安民順則玉帛停筐風淳俗泰則鐘鼓報響又鍾帛之運不與二儀並位蓋以拯頌權時不得已而行耳然則道義所存無係形容苟造其反不嫌殊周全祇蹲虔跪孰曰非敬敬以伸心孰曰非禮禮敬玄符如何徒捨舍識之類人標其所貴貴不在言言存貴理是以麟

六三

九

鳳懷仁見重靈篇猩猩能語受惜禮章未知之所論義將何取若執言捐理則非知者所據若仗理忘言則彼以破相明宗故李叟之常非名欲所及維摩靜默非巧辯所追檢其言也彼我俱遺尋其旨也老釋無際俱遺則

濡沫可遺無際則不負高貴何乃遠望般若名非智慧便相挫蹙比類蟲鳥研復逾日未愜鄙懷且方俗殊韻豈專胡夏近唯中邦齊魯不同權輿倣洛亦古今代述以其無妨指錄故傳授世習若其非也則此未爲是如其是也則彼不獨非旣未能相是則均於相非想茲漢音流入彼國復受蟲誼之尤鳥聒之誚婁羅之辯亦可知矣一以此明蓮楹可齊兩若兼除不其通乎夫義與淵微非所宜參誠欲審方玄匠聊伸一往耳傾心遙佇遲聞後裁

冶城慧通駁顧道士夷夏論

余端夏有隙亡事忽景披顧生之論昭如發蒙見辯異同之原明是非之趣辭豐義顯文華情奧每研讀忘倦慰若萱草真所謂洪筆

君子有懷之作也然則察其指歸疑笑良多譬猶盲子採珠懷赤菽而反以爲獲寶饕餮聽樂聞驢鳴而悅用爲知音斯蓋吾子夷夏之談以爲得理其乖甚焉見論引道經益有昧如昔老氏著述文指五千其餘淆雜並淫謬之說也而別稱道經從何而出旣非老氏所創寧爲真典庶更三思儻祛其惑論云孔老非佛誰則當之道則佛也佛則道也以斯言之殆迷厥津故經云摩訶迦葉彼稱老子光淨童子彼名仲尼將知老氏非佛其亦明矣實猶吾子見理未弘故有所固執然則老氏仲尼佛之所遺且宣德示物禍福而後佛教流焉然夫大道難遵小成易習自往古而致歎非來今之所慨矣老氏著文五千而穿鑿者衆或述妖妄以迴人心或傳淫

虐以振物性故爲善者寡染惡者多矣僕謂
摺紳之飾罄折之恭殯葬之禮斯蓋大道廢
之時也仁義所以生孝敬所以出矣智欲方
起情僞日滋聖人因禁之以禮教制之以法
度故禮者忠信之薄取亂之首也既失無爲
而尚有爲寧足加哉夫剪髮之容狐蹲之敬
永沉之俗僕謂華色之不足各貨財之不可
守亦已信矣老氏謂五色所以令人目盲多
藏必之後失故廼剪髮玄服捐財去世讓之
至也是以太伯無德孔父嘉焉斯其類矣夫
胡跪始自天竺而四方從之天竺天地之中
佛教所出者也斯乃大法之整肅至教之齊
嚴吾子比之狐蹲厥理奚徵故夫凶鬼助惡
強魔毀正子之謂矣譬猶持瓢欲滅江海側
掌以蔽日月不能損江海之泉掩日月之明

卷三

十一

也至夫太古之初物性猶淳無假禮教而能
緝正弗施刑罰而自治死則葬之中野不封
不樹喪制無期哀至便哭斯乃上古之淳風
良足効焉子欲非之其義何取又道佛二教
喻之舟車夫有識聞之莫不莞爾而笑僕謂
天道弗言聖人無心是以道由人弘非道弘
人然則聖人神鑒靡所不通智照寧有不周
而云指其專一不能兼濟譬猶靈暉朝觀稱
物納照時風夕灑程形賦音故形殊則音異
物異則照殊日不爲異物而殊照風不爲殊
形而異音將知其日一也其風一也稟之者
不同耳吾子以爲舟車之喻義將焉允然夫
大教無私至德弗偏化物共旨導人俱致在
戎狄以均響處胡漢而同音聖人寧復分地
殊教隔寓異風豈有夷耶寧有夏耶昔公明

儀爲牛彈清角之操伏食如故非牛不聞不合其耳也轉爲畜畜孤犢之聲於是奮耳掉尾蹠蹠而聽之今吾子所聞者蓋畜畜之音也夷夏之別斯旨何在又云下棄妻孥上廢宗祀嗜欲之物皆以禮伸孝敬之典獨以法屈夫道俗有晦明之殊内外有語默之別至於宗廟享祀禘祫皇考然則孝敬之至世莫加焉若乃煙香夕臺韻法晨宮禮拜懺悔祈請無輟上逮歷劫親屬下至一切蒼生若斯孝慈之弘大非愚瞽之所測也夫國資民爲本君恃民而立國之所以寧民之力也推如來談似爲空設又云刻船桑門守株道士空爭大小互相彈射披撫華論深釋久滯尋文求義於何允歸夫外道姪奔彌齡積紀沈晦弗遷淪惑寧反遊涉墟鄉泛越鄺落公因聖

卷三

十三

術私行姪亂得道如之何斯可恥昔齊人好獵家貧犬鹿窮年馳騁不獲一獸於是退而歸耕今吾子有知歸耕得筭又云大道旣隱小成互起辯訥相傾孰與正之夫正道難毀邪理易退譬若輕羽在高遇風則飛細石在谷逢流則轉唯泰山不爲飄風所動磐石不爲疾流所迴是以梅李見霜而落葉松柏歲寒之不凋信矣夫姪妖之術觸正便挫子爲大道誰爲小成想更論之然後取辯若夫顏回見東野之馭測其將敗子貢觀邾魯之風審其必亡子何無知若斯之甚故標愚智之別撰賢鄙之殊聊舉一隅示子望能三反又云泥洹仙化各是一術佛號正真道稱正一歸無死真會無生無生之教賒無死之教切斯蓋吾子聰辯能言鄙夫蔑以如之然則

泥洹滅度之說著乎正典仙化入道之唱理將安附老子云生生之厚必之死地又云天地所以長久者以其不自生也夫忘生者生存存生者必死子死道將屆故謂之切其殊切乎諺曰指南爲北自謂不惑指西爲東自謂不蒙子以必死爲將生其何反如之故潛居斷糧以修仙術僕聞老氏有五味之誠而無絕穀之訓矣是以蟬蛾不食君子誰重蛙蟻穴藏聖人何貴且自古聖賢莫不歸終吾子獨云不死何斯濫乎故舜有蒼梧之墳禹有會稽之陵周公改葬之篇仲尼有兩楹之夢曾參有啓足之辭顏回有不幸之歎子不聞乎豈謬也哉昔者有人未見麒麟問常見者曰麟何類乎答云麟如麟也問者曰若嘗見麟則不問也而云麟如麟何耶答云麟

麋身牛尾鹿蹄馬背問者乃曉然而悟今吾子欲見麟耶將不見告又云道經簡而幽幽則妙門難見僕謂老教指乎五千過斯已外非復真籍而道文重顯愈深疑怪多是虛託妍辭空稱麗句譬周人懷鼠以買璞鄭子觀之而且退斯之謂矣尋此而言將何克允又云殘忍剛愎則師佛爲長慈柔虛受則服道爲至矣故老子云強梁者不得其死吾將以爲學文故人所以敷行誠籍顯著文教將爲愚瞽之故非爲賢哲之施矣違之者必凶順之者必吉夫強梁剛愎之人下愚之類也大教慈愍方便爲之將非虛耶學文耶慈柔虛受僕謂宜空談今學道反之陳黃書以爲真典佩紫錄以爲妙術士女無分閨門混亂或服食以祈年長或姪姣以爲療疾慈柔之論

於焉何託又道迹密而微利用在已故老子云吾所以有大患者爲吾有身也及吾無身吾又有何患老氏以身爲大患吾子以軀爲長保何其垂之多也夫後身而身先外身而身存惟云在已未知此談以何爲辯又云婁

卷三

十四

羅之辯各出彼俗自相領解猶蟲喧鳥聒何足述効僕謂餌辛者不知辛之爲辛而無羨於甜香悅鼻者不覺鼻之爲鼻而弗耽椒蘭猶吾子淪好淫僞寧有想於大法夫聖教妙通至道淵博旣不得謂之爲有亦不得謂之

爲無無彼我之義並異同之說矣夫言猶射也若筈之離弦非悔恨所及子將慎言乎而云蟲喧鳥聒義則何依近者孫子猖狂顯行無道妖淫喪禮殘逆廢義賢士同志而已愚夫輒爲迴心姦僞盈室惡侶填門墟邑有痛

切之悲路陌有羅苦之怨夫天道損盈鬼神福謙然後自招淪喪

廣陵釋僧愍戎華論折顧道士夷夏論

昔維摩者內乘高路功亮事外龍隱人間志揚淵海神灑十方理正天下故乃跡臨西土

協同幽唱若語其靈變也則能令乾坤倒覆促延任意若語其真照也則忘慮而幽凝言絕者也如此之人可謂居士未見君稱居士之意也君今七慢之岳未摧五欲之谷未填慧陽之日未曜無明之雲未晴永冥之風未

卷三

十五

息夜遊之迷未旋君旣解猶常品而山號居士乎貧道遙飡器量知君未堪斯據然此雖大法之淺號而亦未易可當矣省君夷夏論意亦具照來心貧道踐學天壇希囑茲況而此所論者才無玩文之麗識無鑒幽之効照

無寸光澤無露潤萬塗斯闕有何義哉而復
內秉茫思獲心闇計輕弄筆墨仰卜聖旨或
混道佛合同或論深淺爲異或說神邦優劣
或毀清正賓實夫苦李繁子而枝折藥大謬
唱而受梟此皆是上世之成制後賢之遠匠
矣今將示君道佛之名義異也夫佛者是正
靈之別號道者是百路之都名老子者是一
方之拓佛據萬神之宗道則以仙爲貴佛用
漏盡爲妍仙道有千歲之壽漏盡有無窮之
靈無窮之靈故妙絕杳然千歲之壽故乘龍
御雲御雲乘龍者生死之道也杳然之靈者
常樂永淨也若斯者故能璇璣並應跡臨王
城宮踈遶闕細委重軒故放彼萬國誓越三
空龍飛華館整駕道場於是初則唱於鹿苑
次則集於天宮中則播於靈鷲後則扇於熙

連故乃巨光遐照白日寢暉華軒四蓋梵駕
天垂九天齊歌羣仙悟機敢預有緣莫不雲
會歸焉唯有周皇邊霸道心未興是以如來
使普賢威行西路三賢並導東都故經云大
士迦葉者老子其人也故以詭教五千翼匠
周世化緣旣盡迴歸天竺故有背關西引之
邈華人因之作化胡經也致令寡見之衆詠
其華焉君未詳幽旨輒唱老佛一人乎聞大
聖現儒林之宗便使莊孔周老斯皆是佛若
然者君亦可即老子耶便當五道羣品無非
卷三
是佛斯則是何言歟真謂夸父逐日必渴死
十六
者也君言夷夏論者東有驪濟之醜西有羌
戎之流北有亂頭被髮南有剪髮文身姬孔
施禮於中故有夷夏之別戎華者東盡於虛
境西則窮于幽鄉北則弔於溟表南則極乎

牢閭如來扇化中土故有戎華之異也君貴
以中夏之性効西戎之法者子出自井坂之
淵未見江湖之望矣如經曰佛據天地之中
而清導十方故知天竺之土是中國也周孔
有雅正之制如來有超俗之憲雅正制故有
異於四夷超俗憲故不同於周孔制四夷故
八方推德憲加周孔故老子還西老子還西
故生其羣戎四夷推德故踰增其迷夫正禮
巨易真法莫移正禮巨易故太伯則於吳越
而整服真法莫移故佛教則東流而無改緣
整服故令裸壤翫裳法無改故使漢賢落髮
翫裳故使形逼中夏落髮故使仰齊西風形
逼中夏故使山藏而空慢遠齊西風故使近
見者莫不信也若謂聖軌無定應隨方異者
太伯亦可裸步江東君今亦可未服裳也故

卷三

十七

雖復方類不同聖法莫異君言義將安取者
謂取正道也於是道指洞玄爲正佛以空空
爲宗老以太虛爲奧佛以即事而淵老以自
然而化佛以緣合而生道以符章爲妙佛以
講導爲精太虛爲奧故有中無無矣即事而
淵故觸物斯奧矣自然而化故霄堂莫登矣
緣合而生故尊位可昇矣符章爲妙故道無
靈神矣講導爲精故研尋聖心矣有中無無
故道則非大也觸物斯奧故聖路遐曠也霄
堂莫登故云云徒勞也尊位可昇故智士亡
身也道無靈神故傾顏何求也研尋聖心故
沙門雲興也爾乃故知道經則少而淺佛經
則廣而深道經則眇而穢佛經則弘而清道
經則濁而漏佛經則素而貞道經則近而闇
佛經則遠而明君染服改素實參高風也首

冠黃巾者卑鄙之相也皮革苦頂者莫非華風也販符賣籙者天下邪俗也搏頰扣齒者倒惑之至也反縛伏他者地獄之貌也符章合氣者姦狡之窮也斯則明闇已顯真偽已彰君可整率匹侶徊涉清衢貧道雅德內顧同奉聖真豈有惡乎想必不逆允於往示耳

弘明集卷第七

音釋

黷徒谷切恩 盪徒朗切 餽虛氣切 狴音
 能言赤脂切 莞胡管切 覲古侯切 蹀蹀
 獸也笑也 禡小笑貌 覲見也 蹀蹀
 協徒協切 蹀蹀 禡禡 覲覲 蹀蹀
 古巧切鼻 鼻尺般切 眇息淺切 苦舒贍切
 姪也鼻 鼻鼻 眇眇 苦苦

弘明集卷第八

兵四

梁

釋僧祐

述

玄光法師辯惑論

記室劉勰滅惑論

僧順法師析三破論

兵四

釋玄光辯惑論并序

夫大千遐邈萬化無際塵遊夢境染惑聲華
緣想增奮矣識明政由淳風漓薄使衆魔紛
競矣若矯詐謀榮必行五逆威強導蒙必施
六極蟲氣霾滿致患非一念東吳遭水仙之
厄西夷載鬼卒之名閭藪留種民之穢漢葉
感恩子之歌忠賢撫歎民治凌歆攬地沙草
寧數其罪消流末學莫知宗本世教訛辭詭
蔽三寶老鬼民等詠嗟盈路皆是炎山之煨
燼河洛之渣滓淪淪險難余甚悼焉聊詮往

迹庶鏡末然照迷童於互鄉顯妙趣於塵外
休風冥被彼我情判豈是言聲所能摠寫
禁經上價是一逆

夫言籍雲舒貫空有之美聖賢功績何莫由
斯實學者之淵海生民之日月所以波崦菩
薩慈悲等照震電光於炎塗弭魔賊於險澤
汎靈舟於信風接浮生於苦海聞道諸經製
雜凡意教迹邪險是故不傳怪哉道化空被
禁錮觀今學者不顧嚴科但得金帛便與其
經貧者造之至死不覩貪利無慈逆莫過此
又其方術穢濁不清乃扣齒爲天鼓咽唾爲
醴泉馬屎爲靈薪老鼠爲芝藥資此求道焉
能得乎昔秦皇漢武不獲輕身使徐福公孫
遠真雲波祈候通仙影響無陳夫開心祛欲
則事與道隣豈假驟涉之勞咽唾噓齒者乎

妄稱真道是二逆

夫質懋纁霞者言神丹之功開明淨智者必蕩花之氣雖保此爲真而未能無終沉復張陵妄稱天師既侮慢人鬼即身受報漢興平末爲蟒蛇所喻子衡奔尋無處畏負清議之

兵四

報譏乃假設權方以表靈化之迹生縻鵠足

二

置石崖頂謀事辦畢尅期發之到建安元年遣使告曰正月七日天師昇玄都米民山獠蟻集闕外雲臺治民等稽首再拜言伏聞聖駕玄都臣等長辭蔭接尸塵方享九幽方夜衡入久之乃出詭稱曰吾旋駕展華爾各還所治淨心持行存師念道衡便密抽遊胃鶴直衝虛空民獠愚戇僉言登仙取死利生欺罔天地

合氣釋罪是其三逆

夫滅情去欲則道心明真羣斯班姓妄造黃

書呪願無端以伏輕誚

呪曰天道畢三五成日月俱出窮窮入冥

冥氣入真氣通神氣布道氣行姦邪鬼賊皆消亡視我者盲聽我者聾敢行謀圖我者反受其殃我吉而彼凶至甲子詔冥醮籙男

女嫌合尊卑無別異陸脩靜復勤勤行此乃

開命門抱真人嬰兒迴戲龍虎作如此之勢

用消災散禍其可然乎其可然乎漢時儀君

行此爲道觥魅亂俗被斥燉煌後至孫恩佚

蕩滋甚士女溷漫不異禽獸夫色塵易染愛

結難消沉交氣丹田延命仙穴肆兵過王門

之禁變態窮龍虎之勢生無忠貞之節死有

兵四

三

青庭之苦誠願明天檢鏡斯輩物我端清莫

負冥詔

俠道作亂是其四逆

夫真宗難曉聲華易惑緣累重淵嶽德輕風露如黃巾等爲望漢室反易天明罪悉伏誅

次有子魯復稱鬼道神祇不佐爲野麋所突
末後孫恩復稱紫道不以民賤之輕欲圖帝
貴之重作雲響於幽竇發妄想於空玄水仙
惑物枉殺老稚破國壞民豈非兇逆是以宋
武皇帝惟之慨然乃龍飛千里虎步三江掩
撲羣妖不勞決辰含識懷懼草木春光

章書代德是其五逆

夫至化餘塵不可誣蔽詮謚靈魄務依明德
道無真體妄逐妖空輒言東行醉酒沒故如
此頑瞽寧非陋僻又遷達七祖文意淺薄乞
免擔沙石長作道鬼夫聖智窮微有念斯照
何煩祭酒橫費紙墨若必須辭訴然後判者
始知道君無玄鑒之能天曹無天眼之照三
官疲於謹案伺吏勞於討捕聞其奏章本擬
急疾而戊辰之日上必不達不達太上則生

民枉死嗚呼哀哉實爲五逆

畏鬼帶符妖法之極第一

夫真心履順者妖忤革其氣是以至聖高賢
無情於萬化故能洞遊金石卧宿煙霞此純
誠感通豈佩帶使然哉其經辭致誇慢鬼弊

云左佩太極章右佩峴吳鐵指日則停暉擬

鬼千里血若受黃書赤章言即是靈仙破屐

入靖不朝太上至於使六甲神而跪拜匍匐

如郭景純亦云仙流
登圖度厄竟不免災愚癡顛倒豈識儀節聞

其著符昔時軍標張角黃符子魯戴絳盧悚

共四

紫標孫恩孤虛並矯惑王師終滅人鬼

制民課輸欺巧之極第二

夫五斗米教出自天師後生邪濁復立米民

世人厭畏是以子明杜恭俱困魔蟒又塗炭

齋者事起張魯氏夷難化故制斯法乃驢驘

泥中黃面泥面摘頭懸柳埏埴使熟此法指
在邊陲不施華夏至義熙初有王公其次貪
實憚苦竊省打拍吳陸修靜甚知源僻猶渥
按額懸縻而已癡僻之極幸勿言道
解廚纂門不仁之極第三

夫開闢大施與物通美左道餘氣乃纂門解

廚矜身與食懷咤班之態昔張子魯漢中解

福大集祭酒及諸鬼卒鬼卒鬼民鬼吏鬼道此是子魯輕於民夷

作此名也又天師係師嗣師及三女師此是張魯自稱美也又道姑道男冠女官道父道

母神君種民此是合氣之後贈物名也又米民米性都功祭酒此是荒時撫化名也人貧

道三洞法師長安僧禪作此名也又先生道民仙公王祿陵縣民王靈期作也又道士蟻

賊制酒米賊此是世人之所目也又法師都諸侍經者是陸修靜傍佛依世制此名也又

天公地公及稱臣妾太平之道五斗米道大道紫道鬼神若仙此作賊時假威名也又

膠東樂大拜五利將軍雖有茅土甘進過常而無臣節漢武之末不復稱之也

遂致營逸醜聲遐布遠達岷方劉璋教曰夫

兵四

五

靈仙養命猶節松霞而厚身嗜味奚能尚道
子魯聞之憤恥意深罰其掃路世傳道士後
會舉標以防斯難兼制厨令酒限三升漢末
已來謂爲制酒至王靈期削除疊目先生道
民並其賑錫雖有五利之貴更爲妖物之名
度厄苦生虛妄之極第四

夫質危秋蒂命薄春冰業風吹蕩蓬迴化境
所以景公任於緣命孫子記爲行尸迷徒湫
學不識大方至有疾病衰禍妄甚妖祟之原
淵鬼鸛以爲災渡危厄於遐川詹鈞星於懸
溜雪丹章於華山乃感顰眉貌謏詬冥鬼云
三官使者已送光歸逝者故然空喪辭貨斯
實祭酒規巾縉之利蠶食百姓公私並損致
使火宅驚於至聖歸歌動於人思矣
夢中作罪頑癡之極第五

夫天屬化始乃識照爲原棄捨身命草木非數然大地丘山莫非我故塵滄川瀾漫皆是我淚血以此而觀誰非親友或夢見先亡輒云變怪夫人鬼雖別生滅固同恩愛之情時復影響羣邪無狀不識逆順召食鬼吏兵奏章斷之割截幽靈單心誰照幸願未來勿尚迷言使天堂無暇食之思冰河靜災念之聲輕作寒暑兇佞之極第六

夫淵默心口者萬行之真德而塵界衆生率無慈愛虺兇邪佞符章競作懸門貼戶以誑愚俗高賢有識未之安也造黃神越章用持殺鬼又制赤章用持殺人趣悅世情不計殃罪陰謀懷嫉經有舊准死入鐵鉗火獄生出鴟鴞瘡痍精骸惜朽淪離永劫誰知斯乎老鬼民輩道相不然事之宜質夫諫刺雖苦智

六四

六

者甘聞故略致言幸試三思能拂迹改圖卽與大化同風矣良其不革請俟明德備照聲曲以曉長夜豈是今日弱辭所陳哉
東莞劉記室總滅惑論

惑造三破論者義證庸近辭體鄙拙雖至理定於深識而流言惑於淺情委巷陋說誠不足辯又恐野聽將謂信然聊擇其可採略標雅致

三破論云道家之教妙在精思得一而無死入聖佛家之化妙在三昧神通無生可冀詔死爲泥洹未見學死而不得死者也

滅惑論曰二教真僞煥然易辯夫佛法練神道教練形形器必終礙於一垣之裏神識無窮再撫六合之外明者資於無窮教以勝慧闇者戀其必終誑以仙術極於餌藥慧業始

於觀禪禪練真識故精妙而泥洹可冀藥駐
偽器故精思而翻騰無期若迺棄妙寶藏遺
智養身據理尋之其偽可知假使形翻無際
神暗爲飛戾天寧免爲烏夫泥洹妙果道惟
常住學死之談豈析理哉

失四

七

三破論云若言太子是教主主不落髮而使
人髡頭主不棄妻使人斷種實可笑哉明知
佛教是滅惡之術也伏聞君子之德身體髮
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

滅惑論曰太子棄妻落髮事顯於經而反白
爲黑不亦罔乎夫佛家之孝所苞蓋遠理由
乎心無繫於髮若愛髮棄心何取於孝昔泰
伯虞仲斷髮文身夫子兩稱至德中權以俗
內之賢宜修世禮斷髮讓國聖哲美談況般
若之教業勝中權菩提之果理妙克讓者哉

理妙克讓故捨髮取道業勝中權故棄迹求
心准以兩賢無缺於孝鑒以聖境夫何怪乎
第一破曰入國而破國者誰言說僞興造無
費苦尅百姓使國空民窮不助國生人滅損
況人不蠶而衣不田而食國滅人絕由此爲
失日用損費無纖毫之益五災之害不復過
此

滅惑論曰大乘圓極窮理盡妙故明二諦以
遣有辯三空以標無四等弘其勝心六度振
其苦業誑言之訛豈傷日月夫塔寺之興闢
揚靈教功立一時而道被千載昔禹會諸侯
玉帛萬國至于戰伐存者七君更始政阜民
戶殷盛赤眉兵亂千里無煙國滅人絕寧此
之由宗索之時石穀十萬景武之世積粟紅
腐非秦末多沙門而漢初無佛法也驗古准

今何損於政

第二破曰入家而破家使父子殊事兄弟異法遺棄二親孝道頓絕憂娛各異歌哭不同骨血生讎服屬永棄悖化犯順無昊天之報五逆不孝不復過此

兵四

八

滅惑論曰夫孝理至極道俗同貫雖內外跡殊而神用一揆若命綴俗因本修教於儒禮運稟道果固弘孝於梵業是以諮親出家法華明其義聽而後學維摩標其例豈忘本哉有由然也彼皆照悟神理而鑒燭人世過駟馬於格言逝川傷於上哲故知瞬息盡養無濟幽靈學道拔親則冥苦永滅審妙感之無差辯勝果之可必所以輕重相摧去彼取此若乃服制所施事由追遠禮雖因心抑亦公世昔三皇至治堯舜所慕死則衣之以薪葬

之中野封樹弗修直斬無紀豈可謂三皇教民棄於孝乎爰及五帝服制煥然未聞堯舜執禮追責三皇三皇無責何獨疑佛佛之無服理由拔苦三皇廢喪事治淳樸淳樸不疑而拔苦見尤所謂朝三暮四而喜怒交設者也明知聖人之教觸感圓通三皇以淳樸無服五帝以沿情制喪釋迦拔苦故棄俗及真檢迹異路而玄化同歸

兵四

九

第三破曰入身而破身人生之體一有毀傷之疾二有髡頭之苦三有不孝之逆四有絕種之罪五有亡體從誠唯學不孝何故言哉誠令不跪父母便競從之兒先作沙彌其母後作阿尼則跪其兒不禮之教中國絕之何可得從

滅惑論曰夫棲形稟識理定前業入道居俗

事繫因果是以釋迦出世化洽天人御國統
家並證道跡未聞世界普同出家良由緣感
不二故名教有二指紳沙門所以殊也但始
拔塵域理由戒定妻者愛累髮者形飾愛累
傷神形飾垂道所以澄神滅愛修道棄飾理
出常均教必翻俗若乃不跪父母道尊故也
父母禮之尊道故也禮新冠見母其母拜之
喜其備德故屈尊禮卑也介冑之士見君不
拜重其秉武故尊不加也緇弁輕冠本無神
道介冑凶器非有至德然事應加恭則以母
拜子勢宜停敬則臣不跪君禮典世教周孔
所制論其變通不由一軌況佛道之尊標出
三界神教妙本羣致玄宗以此加人實尊冠
冑冠冑及禮古今不疑佛道加敬將欲何怪
三破論云佛舊經本云浮屠羅什改爲佛徒

知其源惡故也所以詔爲浮屠胡人凶惡故
老子云化其始不欲傷其形故髡其頭名爲
浮屠況屠割也至僧緯後改爲佛圖本舊經
云喪門喪門由死滅之門云其法無生之教
名曰喪門至羅什又改爲桑門僧緯又改爲
沙門沙門由沙汰之法不足可稱

滅惑論曰漢明之世佛經始過故漢譯言音
字未正浮音似佛桑音似沙聲之誤也以圖
爲屠字之誤也羅什語通華戎識兼音義改
正三承固其宜矣五經世典學不因譯而馬

共四

十

鄭注說音字互改是以昭穆不祀謬師資於
周頌允塞晏安垂聖德於堯典至教之深寧
在兩字得意忘言莊周所領以文害志孟軻
所譏不原大理唯字是求宋人申東豈復過
此

三破論曰有此三破之法不施中國本止西域何言之哉胡人無二剛強無禮不異禽獸不信虛無老子入關故作形像之教化之又云胡人麤獷欲斷其惡種故令男不娶妻女不嫁夫一國伏法自然滅盡

滅惑論曰雙樹晦跡形像代興固已理精無始而道被無窮者矣案李叟出關運當周季世閉賢隱故往而忘歸接輿避世猶滅其跡沉適外域孰見其蹤於是姦猾祭酒造化胡之經理拙辭鄙廝隸所傳尋西胡怯弱比狄凶熾若老子滅惡棄德用刑何愛凶狄而反滅弱胡遂令猥狁橫行毒流萬世豺狼當路而狐狸是誅淪淪爲酷覆載無聞商鞅之法未至此虐伯陽之道豈其然哉且未服則設像無施信順則孥戮可息既服教矣方加極

岳

十一

刑一言失道衆僞可見東野之語其如理何三破論云蓋聞三皇五帝三王之徒何以學道並感應而未聞佛教爲是九皇忽之爲是佛教未出若是佛教未出則爲邪僞不復云云

滅惑論曰神化變通教體匪一靈應感會隱現無際若緣在妙化則菩薩弘其道化在麤緣則聖帝演其德夫聖帝菩薩隨感現應殊教合契未始非佛固知三皇已來感滅而名隱漢明之教緣應而像現矣若迺三皇德化五帝仁教此之謂道似非太上羲農敷治未聞奏章堯舜緝政寧肯書符湯武抒暴豈當餌丹五經典籍不齒天師而求授聖帝豈不悲哉

三破論云道以氣爲宗名爲得一尋中原人

士莫不奉道今中國有奉佛者必是羌胡之種若言非耶何以奉佛

滅惑論曰至道宗極理歸乎一妙法真境本固無二佛之至也則空玄無形而萬象並應寂滅無心而玄智彌照幽數潛會莫見其極冥功日用靡識其然但言萬象既生假名遂立梵言菩提漢語曰道其顯跡也則金容以表聖應俗則王官以現生拔愚以四禪爲始進慧以十地爲階總龍鬼而均誘涵蠢動而等慈權教無方不以道俗垂應妙化無外豈以華戎阻情是以一音演法殊譯共解一乘敷教異經同歸經典由權故孔釋教殊而道契解同由妙故梵漢語隔而化通但感有精麤故教分道俗地有東西故國限內外其彌綸神化陶鑄羣生無異也固能拯拔六趣總

共四

十二

攝大千道惟至極法惟最尊然至道雖一岐路生迷九十六種俱號爲道聽名則邪正莫辯驗法則真僞自分案道家立法厥品有三上標老子次述神仙下襲張陵太上爲宗尋柱史嘉遯實惟大賢著書論道貴在無爲理歸靜一化本虛柔然而三世弗紀慧業靡聞斯迺導俗之良書非出世之妙經也若乃神仙小道名爲五通福極生天體盡飛騰神通而未免有漏壽遠而不能無終功非餌藥德沿業修於是愚狡方士僞託遂滋張陵米賊述記昇天葛玄野豎著傳仙公愚斯惑矣智可罔欺今祖述李叟則教失如彼憲章神仙則體劣如此上中爲妙猶不足筭況效陵魯醮事章符設教五斗欲拯三界以蚊負山庸詎勝乎標名大道而教甚於俗舉號太上而

法窮下愚何故知耶貪壽忌天含識所同故
肉芝石華謫以翻騰好色觸情世所莫異故
黃書御女誑稱地仙肌革盈虛羣生共愛故
寶惜涕唾以灌靈根避災苦病民之恒患故
斬縛魑魅以快愚情憑威恃武俗之舊風故

十四

十三

吏兵鉤騎以動淺心至於消災淫術厭勝姦
方理穢辭辱非可筆傳事合氓庶故比屋歸
宗是以張角李弘毒流漢季盧悚孫恩亂盈
晉末餘波所被寔蕃有徒爵非通侯而輕立
民戶瑞無虎竹而濫求租稅糜費產業蠱惑
士女運述則蠲國世平則蠹民傷政萌亂豈
與佛同且夫涅槃大品寧比玄妙上清金容
妙相何羨鬼室空屋降伏天魔不慕幻邪之
詐淨修戒行豈同畢券之醜積弘誓於方寸
孰與藏官將於丹田響洪鍾於梵音豈若鳴

天鼓於脣齒校以形迹精麤已懸覈以至理
真偽豈隱若以麤笑精以偽謗真是瞽對離
朱曰我明也

僧順法師答道士假稱張融三破論十九條
論曰泥洹是死未見學死而得長生此滅種
之化也

釋曰夫生生之厚至於無生則張毅單豹之
徒是其匹矣是以儒家云人莫不愛其死而
患其生老氏云及吾無身吾有何患莊周亦
自病痛其一身此三者聖達之流叵以生爲
患夫欲求無生莫若泥洹泥洹者無爲之妙
稱談其跡也則有王官雙樹之文語其實也
則有常住常樂之說子方輪迴五道何由聞
涅槃之要或有三盲摸象得象耳者爭云象
如斂箕得象鼻者爭云象如春杵雖獲象一

方終不得全象之實子說泥洹是死真摸象之一盲矣

論云太子不廢妻使人斷種

釋曰夫聖實湛然跡有表應太子納妃於儲貳者蓋欲示人倫之道已足遂能棄茲大寶

共四

十四

忽彼恩愛耳至如諸天夕降白驥飛城十號之理斯在何妻子之可有哉且世之孥孺爲累最深饑寒則生於盜賊飽暖則發於驕奢是以厲婦夕產忽求火照唯恐似已復更爲厲凡夫之種若厲產焉經云一切衆生皆有佛性仰尋此旨則是佛種捨家從道棄厲就佛爲樂爲利寧復是加子迷於俗韻滯於重惑夢中之夢何當曉哉

論云太子不剃頭使人落髮

釋曰在家則有二親之愛出家則有嚴師之

重論其愛也髮膚爲上稱其嚴也剪落爲難所以就剃除而歡若辭父母而長往者蓋欲去此煩惱即彼無爲髮膚之戀尚或可棄外物之徒有何可惜哉不輕髮膚何以尊道不辭天屬何用嚴師譬如喪服出紹大宗則降其本生隆其所後將使此子執人宗廟之重割其歸顧之情還本政自一暮非恩之薄所後頓伸三年實義之厚禮記云出必降者有愛我而厚其例矣經云諸天奉刀持髮上天不剃之談是何言也子但勇於穿鑿怯於尋

共四

十五

旨相爲慨然

論云子先出家母後作尼則敬其子失禮之甚

釋曰出家之人尊師重法棄俗從道寧可一槩而求且太子就學父王致敬漢祖善嘉令

之言以太皇爲臣魏之高貴敬齊王作私晉之儲后臣厥父於公庭引此而判則非疑矣論云剃頭爲浮圖

釋曰經云浮圖者聖瑞靈圖浮海而至故云浮圖也吳中石佛汎海儵來即其事矣今子毀圖像之圖爲刑屠之屠則泰伯端委而治故無慙德仲雍剪髮文身從俗至化遭子今日必羅吠聲之尤事有似而非非而似者外書以仲尼爲聖人內經云尼者女也或有謂仲尼爲女子子豈信之哉猶如屠圖之相類亦何以殊

論云喪門者死滅之門也

釋曰門者本也明理之所出入出入從本而興焉釋氏有不二法門老子有衆妙之門書云禍福無門皆是會通之林藪機妙之淵宅

出家之人得其義矣喪者滅也滅塵之勞通神之解即喪門也桑當爲乘字之誤耳乘門者即大乘門也煩想旣滅遇物斯乘故先云滅門末云乘門焉且八萬四千皆稱法門奚獨喪桑二門哉

論云胡人不信虛無老子入關故作形像之化也

釋曰原夫形像始立非爲教本意當由滅度之後係戀罔已梅檀香像亦有明文且仲尼旣卒三千之徒永言與慕以有若之貌最似

兵四

十六

夫子坐之講堂之上令其說法門徒諮仰與往日不殊曾參勃然而言曰子起此非子之座推此而談思仰可知也羅什法師生自殊方聰敏淵博善談法相襴負佛經流布關輔詮以真俗二名驗以境照雙寂振無爲之高

風激玄流於未悟所謂遣之至於無遣也子謂胡人不信虛無誠非篤論君子且強理有優劣不係形像子以形像而語不亦攻乎異端

論云剃頭本不求佛爲服凶胡今中國人士不以正神自訓而取頑胡之法

釋曰夫六戎五狄四夷八蠻不識王化不聞佛法者譬如畜生事均八難方今聖主隆三五之治闡一乘之法天人同慶四海訢訢蚊行喙息咸受其賴喘蠕之蟲自云得所子脫不自思厝言云云宜急緘其舌亦何勞提耳論云沙門者沙汰之謂也

釋曰息心達源號曰沙門此則練神濯穢反流歸潔即沙汰之謂也子欲毀之而義逾美真可仰之彌高鑽之彌堅者也

兵四

十七

論云入國破國

釋曰夫聖必緣感無往非應結繩以後民澆俗薄末代王教挺揚堯孔至如妙法所沾固助俗爲化不待形戮而自淳無假楚撻而取正石主師澄而興國古王詔勃以隆道破國之文從何取說

論云入家破家

釋曰釋氏之訓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妻柔備有六睦之美有何不善而能破家唯聞末學道士有赤章呪咀發擗陰私行壇被髮呼天叩地不問親疎親相厭殺此即破家之法矣

論云入身破身

釋曰夫身之爲累甚於桎梏老氏以形骸爲糞土

釋迦以三界爲火宅出家之士故宜去奢華棄名利悟逆旅之難常希寂滅之爲樂流俗之徒反此以求全即所謂殺生者不死生生者不生也近代有好名道士自云神術過人尅期輕舉白日登天曾未數丈橫墜於地迫而察之正大鳥之雙翼耳真所謂不能奮飛者也驗滅亡於即事不旋踵而受誅漢之張陵誣譖貢高呼曰米賊亦被夷剪入身破身無乃角弓乎

論曰歌哭不同者

釋曰人哭亦哭俗內之冥跡臨喪能歌方外之坦情原壤喪親登木而歌孔子過而不非者此亦是名教之一方耳

論云不朝宗者

釋曰孔子云儒有上不臣天子下不事公侯

兵四

十八

儒者俗中之一物尚能若此況沙門者方外之士乎昔伯成子高子州交伯但希玄慕道似不近屑人事

論云剃頭犯毀傷

釋曰髮膚之解具於前答聊更略而陳之凡言不敢毀傷者正是防其非僻觸冒憲司五刑所加致有殘缺耳今沙門者服膺聖師遠求十地剃除鬚髮被服法衣立身不乖揚名得道還度天屬有何不可而入毀傷之義守文之徒未達文外之旨耳輪扁尚不移術於其兒子何言哉

論云出家者未見君子皆是避役

釋曰噫唉何子之難喻耶左傳云言者身之文莊周云言不廣不足以明道余欲無言其可得乎夫出家之士皆靈根宿固德宇淵深

湛乎斯照確乎不拔者也是以其神凝其心
道超然遐想宇宙不能點其胃懷澹爾無寄
塵垢何能攬其方寸割慈親之重恩棄房櫓
之歡愛虛室生白守玄行禪或頭陀林野委
身餒獸或靜節蔬餐精心無怠將勤求十力

共四

十九

超登無上解脫天羅銷散地網兆百福於未
萌濟蒼生於萬劫斯實大丈夫之宏圖非吾
子所得聞也避役之談是何言歟孔子頌喙
三尺者雖言出於口終不以長舌犯人則子
之喙三尺矣何多口之爲累傷人之深哉

論云三丁二出一何無緣者

釋曰無緣即是緣無緣生有緣即是緣有緣
起何以知其然耶世有闔門入道故曰緣有
緣起有生不識比丘者故曰緣無緣生十六
王子同日出家隨父入道是則緣之所牽闔

門頓至何其宜出二之有哉無緣者自就無
緣中求反諸已而已矣子方永墜無間遑復
論此將不欲倒置干戈乎若能反迷殊副所
望

論云道家之教育德成國者

釋曰道有九十六種佛爲最尊梵志之徒蓋
是培塿假使山川之神能出雲雨者亦是有
國有家之所祀焉其云育德成國不無多少
但廣濟無邊永拔塗炭我金剛一聖巍巍獨
雄夫太極剖判之初已自有佛但于時衆生
因緣未動故宜且昧名稱何以言之推三皇
已上何容都無禮易則乾坤兩卦履豫二爻
便當與天地俱生雖曰俱生而名不俱出者
良由機感不發施用未形其理常在其跡不
著耳中外二聖其揆一也故法行云先遣三

賢漸誘俗教後以佛經革邪從正李老之門
釋氏之偏裨矣經云處處自說名字不同或
爲儒林之宗國師道士或寂寞無爲而作佛
事金口所說合若符契何爲東西跳梁不避
高下耶嗟乎外道籍我智慧資我神力遂欲
撓亂我經文虔劉我教訓人之無良一至於
此也

六十四

二十

論云道者氣

釋曰夫道之名以理爲用得其理也則於道
爲備是故沙門號曰道人陽乎呼曰道士釋
聖得道之宗彭聃居道之末得道宗者不待
言道而道自顯居道之末者常稱道而道不
足譬如仲尼博學不以一事成名游夏之徒
全以四科見目莊周有云生者氣也聚而爲
生散而爲死就如子言道若是氣便當有聚

有散有生有死則子之道是生滅法非常住
也嘗聞子道又有合氣之事願子勿言此真
辱矣莊子又云道在屎溺此屎溺之道得非
吾子合氣之道乎

弘明集卷第八

音釋

颶 平頰切 維 盧各切 渣 側加切 糝 桑感切 米
噓 胡閏切 蕩 徒浪切 翕 許及切 僚 魯皓切 腎 五
合也
圓 七情切 氏 都黎切 擣 直陟切 埏埴 埏埴
埴也
埴 埴也 閭 曲重切 隤 其江切 營 平
埴也
言也 湫 子了切 崇 雖遜切 謏 謏胡禮切
諒 彌正切 辨 神米切 梟 苦昆切 緯 兩非切 儼 儼
別物名也
狁 今準切 儼 與儼同 蚊 詰利切 挺 丑連切

也
咲於開
聲切

弘明集卷第九

梁

釋僧祐

述

兵五

大梁皇帝立神明成佛義記并吳興沈續作序注

蕭琛難范縝神滅論

曹思文難范縝神滅論并詔答各二

大梁皇帝立神明成佛義記并吳興沈續作序注

夫神道冥默宣尼固已絕言心數理妙柱史

又所未說非聖智不周近情難用語遠故也

是以先代玄儒談遺宿業後世通辯亦淪滯

來身非夫天下之極慮何得而詳焉故惑者

聞識神不斷而全謂之常聞心念不常而全

謂之斷云斷則迷其性常云常則惑其用斷

因用疑本謂在本可滅因本疑用謂在用弗

移莫能精求互起偏執乃使天然覺性自沒

浮談聖王稟以玄符御茲大寶覺先天垂則

觀民設化將恐支離詭辯構義橫流徵敘繁

絲伊誰能振釋教遺文其將喪矣是以著斯

雅論以弘至典續早念身空栖心內教每餐

法音用忘寢疾而闇情難曉觸理多疑至於

佛性大義頓迷心路既天誥遠流預同撫覲

萬夜獲開千昏永曙分除之疑朗然俱徹竊

惟事與理亨無物不識用隨道合奚心不辯

故行雲徘徊猶感美音之和游魚踊躍尚賞

清絲之韻況以入神之妙發自天衷此臣所

以舞之蹈之而不能自己者也敢以膚受謹

為注釋豈伊錐管用窮天奧庶幾固惑所以

釋焉

夫涉行本乎立信

臣續曰夫愚心闇識必發

行不自修修必由信信者憑師仗理無違之

心也故五根以一信為本四信以不違為宗

宗信既立萬善自行信立由乎正解夫邪正

行善造果謂之行也

不辯將何取信故立解正則外邪莫擾臣績曰信
信之本資乎正解臣績曰信
一懷正則萬邪滅矣是知信立則內識無疑
內懷正則萬邪滅矣是知信立則內識無疑
識體一而異名心也故成實論云心意然信解
所依其宗有在本則枝行自從有本之旨顯
乎也何者源神明以不斷為精精神必歸妙
果臣績曰神而有盡寧謂神乎故經云吾見
自追此即不滅斷之義也若化同草木則豈
曰精乎以其不斷故終歸妙極憑心此地則
觸理皆明於衆理何行妙果體極常住精
不成信解之宗此之謂也妙果體極常住精
神不免無常臣績曰妙果明理已足所以體
免遷無常者前滅後生刹那不住者也臣績
那是天竺國音迅速之極名也生而即滅寧
有住乎故淨名歎曰比丘即時生老滅矣
若心用心於攀緣前識必異後者斯則與境
俱往誰成佛乎臣績曰夫心隨境動是其外
神識之性湛然不移經云心為正因終成佛
故終歸於妙果矣臣績曰夫心隨境動是其外
果臣績曰夫心隨境動是其外
曰正因緣者萬善是也正者神識是也萬

善有助發之功故曰緣因神識是其正本故
曰正因緣既云終成佛果斯驗不斷明矣
又言若無明轉則變成明案此經意理如可
求何者夫心為用本本一而用殊殊用自有
興廢一本之性不移臣績曰陶沐塵穢本識
也若前去後謂一本者即無明神明也臣績曰
來非變之謂一本者即無明神明也臣績曰
暗即故以尋無明之稱非大虛之目土石無
情豈無明之謂臣績曰夫別了善惡匪心不
無情故不明愚智土石無心寧辨解或故知
解惑存乎有心愚智在乎有識既謂無明則
義在矣故知識慮應明體不免惑惑慮不知故
曰無明臣績曰明為本性所以應明識染外
因斯致稱豈而無明體上有生有滅生滅是
旨空也哉臣績曰明為本性所以應明識染外
其異用無明心義不改臣績曰既有其體便
體非用用有興廢將恐見其用異便謂心隨
體無生滅者也臣績曰既有其體便
境滅臣績曰惑者迷其體用故不能精何者
不離夫體之與用不離不即離體無用故云
迷其不即迷其不即便謂心隨境滅故繼

無明名下加以住地之目此顯無明即是神

明神明性不遷也臣績曰無明係以住地蓋是斥其迷體而抱惑之徒

未嘗論也何以知然如前心作無間重惡後識起

非想妙善善惡之理大懸而前後相去甚迥

斯用果無一本安得如此相續臣績曰一本則用無一本則用無

所依而惑者見其類續為是知前惡自滅惑

識不移後善雖生暗心莫改臣績曰未嘗以善惡生滅虧其

也本故經言若與煩惱諸結俱者名為無明若

與一切善法俱者名為明豈非心識性一

隨緣異乎臣績曰若善惡互起豈謂俱手而恒對其言而常迷其旨故舉此要

文以曉羣惑故知生滅遷變酬於往因善惡交謝

生乎現境臣績曰生滅由於本業非現境使然善惡生於今境非本業令其

也爾而心為其本未曾異矣臣績曰雖復用由不同其體莫異

以其用本不斷故成佛之理皎然隨境遷謝

故生死可盡明矣臣績曰成佛皎然狀其本也生死可盡由其用也若

用而無本則滅而不成若本而無用則成無所滅矣

蕭琛難范縝神滅論并序

內兄范子縝著神滅論以明無佛自謂辯摧

衆口日服千人予意猶有惑焉聊欲薄其稽

疑詢其未悟論至今所持者形神所訟者精

理若乃春秋孝享為之宗廟則以為聖人神

道設教立禮防愚杜伯關弓伯有被介復謂

天地之間自有怪物非人死為鬼如此便不

得詰以詩書校以往事唯可於形神之中辯

其離合脫形神一體存滅罔異則范子奮揚

蹈厲金湯邈然如靈質分途興毀區別則予

尅敵得雋能事畢矣又予雖明有佛而體佛

不與俗同爾兼陳本意係之論左焉

神滅論問答者論本客主之辭也難者今之所問也

問日子云神滅何以知其滅耶

答曰神即形也形即神也是以形存則神存形謝則神滅也

問曰形者無知之稱神者有知之名知與無知即事有異神之與形理不容一形神相即非所聞也

答曰形者神之質神者形之用是則形稱其質神言其用形之與神不得相異

難曰今論形神合體則應有不離之證而直云神即形形即神形之與神不得相異此辯而無徵有乖篤喻矣子今據夢以驗形神不得共體當人寢時其形是無知之物而有見焉此神遊之所接也神不孤立必憑形器猶人不露處須有居室但形器是穢闇之質居室是蔽塞之地神反形內則其識微昏故以見為夢人歸室中則其神暫壅壅故以明

兵五

五

為昧夫人或夢上騰玄虛遠適萬里若非神行便是形往耶形既不往神又弗離復焉得如此若謂是想所見者及其安寐身似僵木氣若寒灰呼之不聞撫之無覺既云神與形均則是表裏俱勸既不外接聲音寧能內興

思想此即形靜神馳斷可知矣又疑凡所夢

者或反中詭遇

趙簡子夢童子裸歌可吳入鄉晉小臣夢有公登天而負

公出諸廟

或理所不容

呂齠夢射月中之兔吳后夢腸出繞閭門

之類是也

或先覺未兆

呂姜夢天名其子曰虞魯人夢眾君子謀欲亡魯之

類是也

或假借象類

蔡茂夢禾失為秩王濬夢三刀為州之類是也

即事所無

胡人夢舟越人夢騎之類是也

或乍驗乍否

殷宗夢得

傳說漢文夢獲鄧通驗

也否事衆多不復具載此皆神化茫渺幽明

不測易以約通難用理檢若不許以神遊必

宜求諸形內恐塊爾潛靈外絕覲觀雖復扶

以六夢濟以想因理亦不得然也

問曰神故非質形故非用不得爲異其義安在

答曰名殊而體一也

問曰名旣已殊體何得一

答曰神之於質猶利之於刃形之於用猶刃之於利利之名非刃也刃之名非利也然而捨利無刃捨刃無利未聞刃沒而利存豈容形亡而神在

難曰夫刃之有利砥礪之功故能水截蛟螭陸斷兕虎若窮利盡用必摧其鋒鐔化成鈍刃如此則利滅而刃存即是神亡而形在何云捨利無刃名殊而體一耶刃利旣不俱滅形神則不共亡雖能近取譬理實乖矣

問曰刃之與利或如來說形之與神其義不然何以言之木之質無知也人之質有知也

兵五

六

人既有如木之質而有異木之知豈非木有其一人有其二耶

答曰異哉言乎人若有如木之質以爲形又有異木之知以爲神則可如來論也今人之質質有知也木之質質無知也人之質非木質也木之質非人質也安在有如木之質而復有異木之知

問曰人之質所以異木質者以其有知耳人而無知與木何異

答曰人無無知之質猶木無有有知之形

問曰死者之形骸豈非無知之質耶

答曰是無知之質也

問曰若然者人果有如木之質而有異木之知矣

答曰死者有如木之質而無異木之知生者

有異木之知而無如木之質

問曰死者之骨骼非生者之形骸耶

答曰生形之非死形死形之非生形區已革矣安有生人之形骸而有死人之骨骼哉

問曰若生者之形骸非死者之骨骼死者之

六五

骨骼則應不由生者之形骸不由生者之形

七

骸則此骨骼從何而至

答曰是生者之形骸變爲死者之骨骼也

問曰生者之形骸雖變爲死者之骨骼豈不因生而有死則知死體猶生體也

答曰如因榮木變爲枯木枯木之質寧是榮木之體

問曰榮體變爲枯體枯體即是榮體如絲體變爲縷體縷體即是絲體有何咎焉

答曰若枯即是榮榮即是枯則應榮時彫零

枯時結實又榮木不應變爲枯木以榮即是枯故枯無所復變也又榮枯是一何不先枯後榮要先榮後枯何也絲縷同時不得爲喻問曰生形之謝便應豁然都盡何故方受死形綿歷未已耶

答曰生滅之體要有其次故也夫歛而生者必歛而滅漸而生者必漸而滅歛而生者驟是也漸而生者動植是也有歛有漸物之理也

難曰論云人之質有知也木之質無知也豈不以人識涼燠知痛痒養之則生傷之則死耶夫木亦然矣當春則榮在秋則悴樹之必生拔之必死何謂無知今人之質猶如木也神留則形立神去則形廢立也即是榮木廢也即是枯木子何以辯此非神知而謂質有

知乎凡萬有皆以神知無以質知者也但草木昆蟲之性裁覺榮悴生死生民之識則通安危利害何謂非有如木之質以爲形又有異木之知以爲神耶此則形神有二居可別也但木稟陰陽之偏氣人含一靈之精照其識或同其神則異矣骨骼形骸之論死生授受之說義既前定事又不經安用曲辯哉

六五

問曰形即神者手等亦是神耶

答曰皆是神分

問曰若皆是神分神應能慮手等亦應能慮也

答曰手等有痛痒之知而無是非之慮

問曰知之與慮爲一爲異

答曰知即是慮淺則爲知深則爲慮

問曰若爾應有二慮慮既有二神有二乎

答曰人體惟一神何得二

問曰若不得二安有痛痒之知而復有是非之慮

答曰如手足雖異總爲一人是非痛痒雖復有異亦總爲一神矣

問曰是非之慮不關手足當關何也

答曰是非之慮心器所主

問曰心器是五臟之心非耶

答曰是也

問曰五臟有何殊別而心獨有是非之慮

六五

答曰七竅亦復何殊而所用不均何也

九

問曰慮思無方何以知是心器所主

答曰心病則思乖是以知心爲慮本

問曰何知不寄在眼等分中耶

答曰若慮可寄於眼分眼何故不寄於耳分

問曰慮體無本故可寄之於眼分眼自有本不假寄於他分

答曰眼何故有本而慮無本苟無本於我形而可遍寄於異地亦可張甲之情寄王乙之軀李丙之性託趙丁之體然乎哉不然也

難曰論云形神不殊手等皆是神分此則神以形爲體體全即神全體傷即神缺矣神者何識慮也今人或斷手足殘肌膚而智思不亂猶孫臏則趾兵略愈明膚浮解腕儒道方謚此神與形離形傷神不害之切證也但神任智以役物託器以通照視聽香味各有所憑而思識歸乎心器譬如人之有宅東閣延賢南軒引景北牖招風西樞映月主人端居中雷以牧四事之用焉若如來論口鼻耳目各有神分一目病即視神毀二目應俱盲矣

一耳疾即聽神傷兩耳俱應聾矣今則不然
是知神以爲器非以爲體也又云心爲慮本
慮不可寄之他分若在於口眼耳鼻斯論然
也若在於他心則不然矣耳鼻雖共此體不
可以相雜以其所司不同器用各異也他心
雖在彼形而可得相涉以其神理均妙識慮
齊功也故書稱啓爾心沃朕心詩云他人有
心予忖度之齊桓師管仲之謀漢祖用張良
之策是皆本之於我形寄之於他分何云張
甲之情不可託王乙之軀李丙之性勿得寄
趙丁之體乎

共五

十

問曰聖人之形猶凡人之形而有凡聖之殊故知形神異矣

答曰不然金之精者能照穢者不能照能照之精金寧有不照之穢質又豈有聖人之神

而寄凡人之器亦無凡人之神而託聖人之體是以八彩重瞳勛華之容龍顏馬口軒皞之狀此形表之異也比干之心七竅並列伯約之膽其大如拳此心器之殊也是以知聖人區分每絕常品非唯道革羣生乃亦形超萬有凡聖均體所未敢安

問曰子云聖人之形必異於凡敢問陽貨類仲尼項籍似虞舜舜項孔陽智革形同其故何耶

答曰珉似玉而非玉鵠類鳳而非鳳物誠有之人故宜爾項陽貌似而非實似心器不均雖貌無益也

問曰凡聖之殊形器不一可也聖人圓極理無有二而立且殊姿陽文異狀神不係色於此益明

奎

十一

答曰聖與聖同同於聖器而器不必同也猶馬殊毛而齊逸玉異色而均美是以晉棘楚和等價連城騏驎盜驪俱致千里

問曰形神不二既聞之矣形謝神滅理固宜然敢問經云爲之宗廟以鬼饗之何謂也

答曰聖人之教然也所以從孝子之心而厲渝薄之意神而明之此之謂矣

問曰伯有被甲彭生豕見墳素著其事寔是設教而已耶

答曰妖怪茫茫或存或亡強死者衆不皆爲鬼彭生伯有何獨能然乍人乍豕未必齊鄭之公子也

問曰易稱故知鬼神之情狀與天地相似而不違又曰載鬼一車其義云何

答曰有禽焉有獸焉飛走之別也有人焉有

鬼焉幽明之別也人滅而爲鬼鬼滅而爲人則吾未知也

難曰論云豈有聖人之神而寄凡人之器亦無凡人之神而託聖人之體今陽貨類仲尼項籍似帝舜即是凡人之神託聖人之體也珉玉鷖鳳不得爲喻今珉自名珉玉實名玉鷖號鷖鳳曰神鳳名既殊稱貌亦異實今舜重瞳子項羽亦重瞳子非有珉玉二名唯觀重瞳相類又有女媧蛇軀皋陶馬口非真聖神入於凡器遂乃託于蟲畜之體此形神殊別明暗不同茲益昭顯也若形神爲一理絕前因者則聖應誕聖賢必產賢勇怯愚智悉類其本既形神之所陶甄一氣之所孕育不得有堯睿朱鬻瞽瞍頑舜聖矣論又云聖同聖器而器不必同猶馬殊毛而齊逸今毛復

卷五

十二

是逸器耶馬有同毛色而異駕駿者如此則毛非逸相由體無聖器矣人形骸無凡聖之別而有貞脆之異故遐靈栖於遠質促神寓乎近體唯斯而已耳向所云聖人之體指直語近舜之形不言器有聖智非矛盾之說勿近於此惑也

問曰知此神滅有何利用

答曰浮屠害政桑門蠹俗風驚霧起馳蕩不休吾哀其弊思拯其溺夫竭財以趨僧破產以趨佛而不恤親戚不憐窮匱者何耶良由厚我之情深濟物之意淺是以圭撮涉於貧友吝情動於顏色千鍾委於富僧歡懷暢於容髮豈不以僧有多稔之期友無遺秉之報務施不關周給立德必於在己又惑以茫昧之言懼以阿鼻之苦誘以虛誕之辭欣以堯

率之樂故捨逢掖襲橫衣廢俎豆列瓶鉢家
家棄其親愛人人絕其嗣續至使兵挫於行
間吏空於官府粟罄於情游貨殫於土木所
以姦宄佛勝頌聲尚權惟此之故也其流莫
已其病無垠若知陶甄稟於自然森羅均於

六五

十三

獨化忽焉自有悅爾而無來也不禦去也不
追乘夫天理各安其性小人甘其壟畝君子
保其恬素耕而食食不可窮也蠶以衣衣不
可盡也下有餘以奉其上上無爲以待其下
可以全生可以養親可以爲己可以爲人可
以匡國可以霸君用此道也

難曰佛之有無寄於神理存滅既有往論且
欲略言今指辯其損益語其利害以弼夫子
過正之談子云釋氏蠹俗傷化費貨損役此
惑者爲之非佛之尤也佛之立教本以好生

惡殺修善務施好生非止欲繁育鳥獸以人
靈爲重惡殺豈可得緩宥逋逃以哀矜斷察
修善不必瞻丈六之形以忠信爲上務施不
苟使殫財土木以周給爲美若悉絕嗣續則
必法種不傳如並起浮圖又亦播殖無地凡
人且猶知之況我慈氏寧樂爾乎今守株桑
門迷狃俗士見寒者不施之短褐遇餒者不
錫以糠豆而競聚無識之僧爭造衆多之佛
親戚棄而弗眄祭祀廢而弗修良繒碎於剎
上丹金縻于塔下而謂爲福田期以報業此
並體佛未深解法不妙雖呼佛爲佛豈曉歸
佛之旨號僧爲僧寧達依僧之意此亦神不
降福子無取焉夫六家之術各有流弊儒失
於僻墨失於蔽法失於峻名失於訐咸由祖
述者失其傳以致泥溺今子不以僻蔽誅孔

墨峻許責韓鄧而獨罪我如來貶茲正覺是
忿風濤而毀舟楫也今悖逆之人無賴之子
上罔君親下虐儔類或不忘明憲而乍懼幽
司憚閻羅之猛畏牛頭之酷遂悔其穢惡化
而遷善此佛之益也又罪福之理不應殊於

共五

十四

世教背乎人情若有事君以忠奉親唯孝與
朋友信如斯人者猶以一眚掩德蔑而棄之
裁犯蟲魚陷于地獄斯必不然矣夫忠莫踰
於伊尹孝莫尚乎曾參若伊公宰一畜以膳
湯曾子烹隻禽以養點而皆同趨炎鑊俱赴
鋒樹是則大功沒於小過奉上反於惠下昔
彌子矯駕猶以義弘免戮嗚呼曾謂靈匠不
如衛君子乎故知此爲忍人之防而非仁人
之誠也若能鑒彼流宕豐不在佛觀此禍福
識悟教誘思息末以尊本不拔本以拯末念

忘我以弘法不後法以利我則雖曰未佛吾
必謂之佛矣

曹思文難范中書神滅論

并詔啓
答各二

論曰神即形也形即神也是以形存則神存
形謝則神滅也

難曰形非即神也神非即形也是合而爲用
者也而合非即矣生則合而爲用死則形留
而神逝也何以言之昔者趙簡子疾五日不
知人秦穆公七日乃寤並神遊於帝所帝賜
之鈞天廣樂此其形留而神遊者乎若如論
言形滅則神滅者斯形之與神應如影響之
必俱也然形既病焉則神亦病也何以形不
知人神獨遊帝而欣歡於鈞天廣樂乎斯其
寐也魂交故神遊於蝴蝶即形與神分也其
覺也形開遽遽然周也即形與神合也然神

共五

十五

之與形有分有合合則共爲一體分則形亡而神逝也是以延陵寔子而言曰骨肉歸復于土而魂氣無不之也斯即形亡而神不亡也然經史明證灼灼也如此寧是形亡而神滅者也

論曰問者曰經云爲之宗廟以鬼饗之通云非有鬼也斯是聖人之教然也所以達孝子之心而厲喻薄之意也

難曰今論所云皆情言也而非聖旨請舉經記以證聖人之教孝經云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若形神俱滅復誰配天乎復誰配帝乎且無神而爲有神宣尼云天可欺乎今稷無神矣而以稷配斯是周旦其欺天乎果其無稷也而空以配天者既其欺天矣又其欺人也斯是聖

人之教教以欺妄也設欺妄以立教者復何達孝子之心厲喻薄之意哉

原尋論旨以無鬼爲義試重詰之曰孔子萊羹瓜祭祀其祖禰也記云樂以迎來哀以送往神既無矣迎何所迎神既無矣送何所送迎來而樂斯假欣於孔貌送往而哀又虛淚於丘體斯則夫子之祭禮也欺僞滿於方寸虛假盈於廟堂聖人之教其若是乎而云聖人之教然也何哉

思文啓竊見范縝神滅論自爲實主遂有三

十五

十六

十餘條思文不惟闇蔽聊難論大旨二條而已庶欲以此傾其根本謹冒上聞但思文情用淺匱懼不能徵折詭經仰黷天照伏追震悸謹啓

所難二條當別詳覽也

右詔謹答

答曹錄事難神滅論

難曰形非即神也神非即形也是合而爲用者也而合非即也

答曰若合而爲用者明不合則無用如蚩駝相資廢一則不可此乃是滅神之精據而非存神之雅決子意本欲請戰而定爲我援兵耶

難曰昔趙簡子疾五日不知人秦穆公七日乃寤並神遊於帝所帝賜之鈞天廣樂此形留而神逝者乎

答曰趙簡子之上賓秦穆之遊上帝旣云耳聽鈞天居然口嘗百味亦可身安廣廈目悅玄黃或復披文繡之衣控如龍之轡故知神之須待旣不殊人四肢七竅每與形等隻翼

矣五

七

不可以適遠故不比不飛神無所闕何故憑形以自立

難曰若如論旨形滅則神滅者斯形之與神應如影響之必俱也然形既病焉則神亦病也何以形不知人神獨遊帝所

答曰若如來意便是形病而神不病也今傷之則痛是形痛而神不痛也惱之則憂是形憂而神不憂也憂慮痛廢形已得之如此何用勞神於無事耶

曹以爲生則合而爲用則痛廢同也死則形留而神遊則故遊帝與形不同也

難曰其寐也魂交故神遊於蝴蝶即形與神分也其覺也形開遽遽然周也即形與神合也

答曰此難可謂窮辯未可謂窮理也子謂神遊蝴蝶是真作飛蟲耶若然者或夢爲牛則

負人轅軸或夢爲馬則入人跨下明旦應有死牛死馬而無其物何也又勝繞闔門此人即死豈有遺其肝肺而可以生哉又日月麗天廣輪千里無容下從匹婦近入懷袖夢幻虛假有自來矣一旦實之良足偉也明結想霄坐周天海神昏於內妄見異物豈莊生實亂南園趙簡真登闔闔外弟蕭琛亦以夢爲文句甚悉想就取視也

難曰延陵寔子而言曰骨肉歸復于土而魂氣無不之也斯即形亡而神不亡也

答曰人之生也資氣於天稟形於地是以形銷於下氣滅於上氣滅於上故言無不之無不之者不測之辭耳豈必其有神與知耶難曰今論所云皆情言也而非聖旨請舉經記以證聖人之教孝經云昔者周公郊祀后

矣五

十八

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若形神俱滅復誰配天乎復誰配帝乎

答曰若均是聖達本自無教教之所設實在黔首黔首之情常貴生而賤死死而有靈則長畏敬之心死而無知則生慢易之意聖人知其若此故廟祧壇墀以篤其誠心肆筵授几以全其罔已尊祖以窮郊天之敬嚴父以配明堂之享且忠信之人寄心有地強梁之子茲焉是懼所以聲教照於上風俗淳于下用此道也故經云爲之宗廟以鬼享之言用鬼神之道致茲孝享也春秋祭祀以時思之明厲其追遠不可朝死夕忘也子貢問死而有知仲尼云吾欲言死而有知則孝子輕生以殉死吾欲言死而無知則不孝之子棄而不葬子路問事鬼神夫子云未能事人焉能

事鬼適言以鬼享之何故不許其事耶死而有知輕生以殉是也何故不明言其有而作此悠漫以答耶研求其義死而無知亦已審矣宗廟郊社皆聖人之教迹彝倫之道不可得而廢耳

六五

十九

難曰且無神而爲有神宣尼云天可欺乎今稷無神矣而以稷配斯是周旦其欺天乎既其欺天又其欺人斯是聖人之教以欺妄以欺妄爲教何達孝子之心屬喻薄之意哉

答曰夫聖人者顯仁藏用窮神盡變故曰聖達節而賢守節也寧可求之蹄筌局以言教夫欺者謂傷化敗俗導人非道耳苟可以安上治民移風易俗三光明於上黔黎悅於下何欺妄之有乎請問湯放桀武伐紂是弑君非耶而孟子云聞誅獨夫紂未聞弑君也子

不責聖人放弑之迹而勤勤於郊稷之妄乎郊丘明堂乃是儒家之淵府也而非形神之滯義當如此何耶

難曰樂以迎來哀以送往云云

答曰此義未通而自釋不復費辭於無用禮記有斯言多矣近寫此條小恨未周耶

思文啓始得范縝答神滅論猶執先迷思文試料其理致衝其四證謹冒奏聞但思文情識愚淺無以折其鋒銳仰塵聖鑒伏追震悚謹啓

具一二縝既背經以起義乖理以致談滅聖難以聖責乖理難以理詰如此則言語之論略成可息

右詔謹答

重難范中書神滅論

論曰若合而爲用者明不合則無用如蜚駟之相資廢一則不可此乃是滅神之精據而非存神之雅決子意本欲請戰而定爲我援兵也論又云形之於神猶刃之於利未聞刃沒而利存豈形亡而神在又伸延陵之言即

兵五

二十

形消於下神滅於上故云無不之也又云以稷配天非欺天也猶湯放武伐非弑君也子不責聖人放弑之迹而勤勤於郊稷之妄耶難曰蜚駟駟是合用之證耳而非形滅即神滅之據也何以言之蜚非駟也駟非蜚也今滅蜚蜚而駟驢不死斬駟驢而蜚蜚不亡非相即也今引此以爲形神俱滅之精據又爲救兵之良援斯倒戈授人而欲求長存也悲夫斯則形滅而神不滅之證一也論云形之與神猶刃之於利未聞刃沒而利存豈容

形亡而神在雅論據形神之俱滅唯此一證而已愚有感焉何者神之與形是二物之合用即論所引蜚駟相資是也今刃之於利是一物之兩名耳然一物兩名者故捨刃則無利也一物之合用者故形亡則神逝也今引

一物之二名以徵二物之合用斯差若毫釐者何千里之遠也斯又是形滅而神不滅之證二也又伸延陵之言曰即是形消於下神滅於上論云形神是一體之相即今形滅於此即應神滅於形中何得云形消於下神滅

兵五

二十一

於上而云無不之乎斯又是形滅而神不滅之證三也又云以稷配天非欺天也猶湯放桀武伐紂非弑君也即是權假以除惡乎然唐虞之君無放伐之患矣若乃運非太平世值三季權假立教以救一時故權稷以配天

假文以配帝則可也然有虞氏之王天下也
禘黃而郊饗祖顓而宗堯既導風未殄時非
權假而今欺天罔帝也何乎引證若斯斯又
是形滅而神不滅之證四也斯四證既立而
根本自傾其餘枝葉庶不待風而靡也

論曰樂以迎來哀以送往此義不假通而自
釋不復費於無用禮記有斯言多矣又云夫
言欺者謂傷化敗俗耳苟可以安上治民復
何欺妄之有乎

難曰前難云迎來而樂是假欣於孔貌送往
而哀又虛淚於丘體斯實鄙難之雲梯弱義
之鋒的在此言也而答者曾不慧解唯云不
假通而自釋請重言之曰依如論旨既已許
孔是假欣而虛淚也又許稷之配天是指無
以爲有也宣尼云亡而爲有虛而爲盈斯爻

象之所不占而格言之所攸棄用此風以扇
也茲化何得不傷茲俗於何不敗而云可以
安上治民也何哉論云已通而昧者未悟聊
重往諮側聞提耳

弘明集卷第九

音釋

纈章忍切 齟魚綺切 螭丑支切 鰕似五切 鱗力救切
刑魚厥切 斷足也 別郎一切 隔也 雷力救切 中
庭徐他魯切 穴居洧切 贅莫遘切 眄見莫切
切視 訐居胡切 宥徒浪切 寔下棺切 悸
其季切 蛩渠容切 駟其呂切 黔巨鹽切
心動也 蛩渠容切 駟其呂切 黔巨鹽切
也 祧吐凋切 墀時戰切 除苦沃切 帝
也 祧吐凋切 墀時戰切 除苦沃切 帝

弘明集卷第十

兵六

梁

釋僧祐

述

大梁皇帝勅答臣下神滅論

莊嚴寺法雲法師與公王朝貴書

并公王朝

貴答

大梁皇帝勅答臣下神滅論

兵六

一

位現致論要當有體欲談無佛應設賓主標其宗旨辯其短長來就佛理以屈佛理則有佛之義既蹟神滅之論自行豈有不求他意妄作異端運其隔心鼓其騰口虛畫瘡瘡空致詆訶篤時之蟲驚疑於往來滯梵之龜河漢於遠大其故何也淪蒙怠而爭一息抱孤陋而守井幹豈知天地之長久溟海之壯闊孟軻有云人之所知不如人之所不知信哉觀三聖設教皆云不滅其文浩博難可具載

止舉二事試以爲言祭義云惟孝子爲能饗親禮運云三日齋必見所祭若謂饗非所饗見非所見違經背親言語可息神滅之論朕所未詳

莊嚴寺法雲法師與公王朝貴書

并公王朝貴答

主上答臣下審神滅論今遣相呈夫神妙寂寥可知而不可說義經丘而未曉理涉旦而猶昏主上凝天照本襲道赴機垂答臣下旨訓周密孝享之禮既彰禁懷曾史之慕三世之言復聞紂協波喻之情預非草木誰不歌

歎希同挹風猷共加弘讚也釋法雲呈

臨川王答

得所送勅答神滅論伏覽淵旨理精辭詣二教道叶於當年三世棟梁於今日足使迷途自反妙趣愈光遲近寫對更具披析蕭宏和

南

建安王答

辱告惠示勅答臣下審神滅論天識昭遠聖情淵察伏覽玄微實曉庸昧猥能存示深承篤顧偉和南

失六

長沙王答

惠示勅答臣下審神滅論睿旨淵凝機照深邈可以筌蹄惑見訓誘蒙心鑽仰周環洗滌塵慮遂能存示哉眷良深蕭淵業和南

尚書令沈約答

神本不滅久所伏膺神滅之談良用駭惕近約法師殿內出亦蒙勅答臣下一本惟受頂戴尋覽忘疲豈徒伏斯外道可以永摧魔衆孔釋兼弘於是乎在實不刊之妙旨萬代之舟航弟子亦即彼論微歷疑覈比展具以呈

也沈約呈

光祿領太子右率范岫答

岫和南伏見詔旨所答臣下審神滅論睿照淵深動鑒機初敷引外典弘茲內教發蒙啓滯訓誘未悟方使四海稟仰十方讚并異見杜口道俗同欣謹加習誦寤寐書紳惠以逮示深承眷憶范岫和南

丹陽尹王瑩答

辱告伏覽勅旨神不滅義睿思機深天情雲發標理明例渙若冰消指事造言赫如日照

共六

三

用啓蒙愚載移瞽蔽凡厥含識莫不挹佩謹以書紳奉之沒齒弟子王瑩和南

中書令王志答

辱告伏覽勅答臣下神滅論旨高義博照若發蒙弟子夙奉釋教練服舊聞有自來矣非

唯雷同遠大贊激天旨而已且垂答二解厭
伏心靈藻燭聞見更不知何以闡揚玄猷光
彰聖述且得罔象不溷於真內外無紛如之
滯寔懷嘉抃猥惠來示佩眷唯深王志和南
右僕射袁昂答

辱告并伏見勅答臣下審神滅論奉讀循環
頓醒昏縛夫識神冥漠其理難窮粵在庸愚
豈能探索近取諸骸內尚日用不知況乎幽
昧理歸惑解仰尋聖典既顯言不無但應宗
教歸依其有就有猶未能盡性遂於不
無論無斯可遠矣自非神解獨脫機鑒絕倫
何能妙測不斷之言深悟相續之旨兼引喻
二證方見神在皦然求之三世不滅之理彌
著可謂鑽之彌堅仰之彌高者也方便衆惑
塵開羣迷反路伏誦無斃舞蹈不勝弟子素

昂和南

御尉卿蕭曷答

辱告并伏見詔答臣下審神滅論夫三世雖
明一乘教遠或有偏蔽猶執異端聖上探隱
索微凝神繫表窮理盡性包括天人內外辯
析辭旨典奧豈直羣生靡惑實亦闡提即曉
方宣揚四海垂範來世惠使聞見唯深佩服
孤子蕭曷頓首和南
吏部尚書徐勉答

矣

天旨所答臣下神滅論一日粗蒙垂示辱告
重送伏加研讀窮理盡寂精義入神文義兼
明超深俗表詳求三世皎若發蒙非直謹加
誦持輒令班之未悟惠示承眷至弟子徐勉
和南

太子中庶陸杲答

杲和南伏覽勅旨答臣下審神滅論夫從無
住本在默阻思伏如來藏窟絕難言故使仲
初建薪火之執宣遠廣然滅之難傳疑衆談
踳淪曠稔宸聰天縱聖照生知了根墜藥隨
方運便遂乃辯禮矯枉指孝示隅良由迷發
俗學使俗以洗沉惑資外文即就外以明
內任言出以出奇因所據理固以城壑三世
負荷羣生現在破闇當來摑網一牘之間于
何不利片言之益豈可覩縷生因曩慶至德
同時預奉餘論頂戴踊躍惠示不遺深抱篤

念陸果和南

散騎常侍蕭琛答

弟子琛和南辱告伏見勅旨所答臣下審神
滅論妙測機神發揮禮教實足使淨法增光
儒門敬業物悟緣覺民思孝道人倫之本於

五

五

茲益明詭經亂俗不攝自壞誦讀藻抃頂戴
不勝家弟闇短招愆今在北理公私煎懼情
慮震越無以仰讚洪謨對揚精義奉化聞道
伏用悚忤眷獎覃示銘佩仁誘弟子蕭琛和
南

二王常侍彬緘答

辱告伏見勅旨答臣下審神滅論聖恩淵凝
天理孤絕辯三世則釋義明舉二事則孝道
暢塞鑽鑿之路杜異途之口足使魔堞永淪
正峯長峻弟子伏膺至道預奉天則喜躍之
心寧復恒准王彬緘頓首和南

太子庶子陸照答

猥辱逮告伏見至尊答臣下審神滅論俯仰
膜拜徘徊空首竊聞聖惟一揆唐虞未有前
言知幾其神今日獨奉梁詔道載則萬有擠

其淪迷德壽則九服揚其照筮方旨振民育德百年均其攝受勞民動物千古咸其折伏法師智深決定受持之持僉允志洽通敏承神之神諧克陸煦和南

黃門郎徐組答

組和南辱告非逮示勅答神滅論伏覽淵旨疏心蕩累竊惟希夷之本難尋妙密之源莫覩自非上聖無以談其宗非夫至睿焉能導其極皇上窮神體寂鑒道居微發德音則三世自彰布善言而千里承響誠叶禮敬義感人祇理扇玄風德被幽顯悠悠巨夜長昏倏曉蠢蠢愚生一朝獨悟勵鹿苑之潛功澍法流於日用鴻名永播懋實方馳迷滯知反淪疑自息弟子歸向早深倍兼抃悅輒奉以周旋弗敢云墜但蠡測管窺終懷如失耳徐組

六六

六

和南

侍中王暕答

枉告并奉覽勅答臣下審神滅論聖旨玄照啓寤羣蒙義顯幽微理宣寂昧夫經述故身之義繫叙遊魂之談愚淺所辯詳已爲非滅況復睿思弘遠盡理窮微引文證典渙然氷釋肉眼之人虔恭迴向惑累之衆悛改浮心發明既往訓導將來伏奉淵教欣蹈罔已王暕和南

侍中柳惲答

辱告惠示勅所答臣下神滅論夫指歸無二宗致本一續故不斷釋訓之弘規入室容聲孔經之深旨中外兩聖影響相符雖理在固然而疑執相半伏奉淵旨照若發蒙顧會玄趣窮神和寂測情盡狀天地相似千載闕疑

從春冰而俱泮一世顛倒與浮雲而俱開祇
誦環徊永用懸解存及之顧良以悲哉弟子
柳惲頓首白

常侍柳惲答

辱告惠示勅答臣下審神滅論淵旨冲邈理

矣

七

窮幾與竊以修因趣果神無兩識由道得滅
佛唯一性般人示民有知孔子祭則神在或
理傳妙覺或義闡生知而揚墨紛綸徒然穿
鑿凝滯逐往將掩名教聖情玄覽理證無間
振領持綱舒張毛目抑揚三代汲引同歸實
假雙祛朗然無礙伏奉循環疑吝俱盡來告
存及悲抱唯深柳惲頓首白

太子詹事王茂答

茂和南辱告伏見勅旨答神滅論頂戴欣懽
不及抃舞神理悠曠雖非建言所極列聖遺

文炳然昭著莫不撫枉度襟式遵彝典豈可
妄陳虛矯厚誣前誥謂來緣之不期棄享薦
之至禮迷路茫茫歸塗靡薄苦空一到有悔
無追主上含明體聖妙窮真假發義照辭舟
航淪溺豈唯天人讚仰信亦諸佛迴光弟子
夙昔棲心本憑淨土數延休幸預逢昌世方
當積累來因永陶慈誘藻悅之誠非止今日
未獲祇敘常深翹眷比故循詣此白無伸王
茂和南

太常卿庾詠答

辱告惠示至尊答臣下神滅論伏覽未周煙
雲弄廓竊惟蠕動有知草木無識神滅暫論
欲以有知同此無識乃謂種智亦與形骸俱
盡此實理之可悲自非德合天地均大域中
屬反流之日值飲化之幾則二諦之言無以

得被三世之談幾乎息矣聖上愍此四生方
淪六道研校孔釋共相提證使窮陸知海幽
都見日至言與秋陽同朗羣疑與春冰俱釋
雖發論弘道德感沖襟而預聞訓誘俯欣前
業法師服膺法門深同此慶謹當鑽味吟誦

共六

始終無戮弟子庾詠和南

豫章王行事蕭昂答

辱告宣示勅答臣下審神滅論聖旨披析使
惑者渙然神之不滅著於通誥理既渺默故
致有迷主上識照知來鑒踰藏往摘機外之
妙思攻異端之妄說又引禮經取驗虛實孝
敬之道於此方弘孤子蕭昂頓首和南

太中大夫庾曇隆答

辱告伏見主上答臣下審神滅論昏蒙啓悟
燠爾照朗夫至理虛寂道趣空微上聖極智

乃當窮其妙實步浮生自不辯深達玄淵如
聞立論者經典垂訓皆是教跡至於在佛胡
書詭恠難以理期此則言語道斷仰勞聖思
爲臣下剖釋羣情豈不欣讚銘挹明旨抱用
始終法師曲誨彌增慙戢弟子庾曇隆和南

太子洗馬蕭靡答

惠示勅答臣下審神滅論披覽未周情以抃
悅主上凝神天縱將聖多能文奧不刊辭溢
繫表義證周經孝治之情爰著旨該釋典大
慈之心彌篤謹置之座隅陳之枕寢與鑽
閱永用書紳班示不遺戢養良厚弟子蕭靡
和南

共七

九

御史中丞王僧孺答

辱告惠示送主上所答羣臣仰諮神滅論伏
覽循環載深鑽奉發蒙祛蔽朗若披雲竊以

事蘊難形非聖莫闡理寂區位在愚成惑若非神超繫表思越機前豈能燭此微言若開金石洞茲妙境曾靡榛蹊踰之以必薦示之以如在使夫持論者不終泥於遙轍專謬者無永沉於惑海預奉淵摹孰不懽肅裁此酬白不申繫舞王僧孺呈

黃門侍郎王揖答

辱告惠示勅答臣下審神滅論夫昊蒼玄默本絕言議性與天道固亦難聞而愛育之仁依方感動開誘之教治事降設矜局蛙於井谷哀危螻於寸陰思發神衷言微理鏡引據前經文約旨遠疑神杳翳一理能貫墳典紛綸一言以蔽顯列聖之潛旨決終古之滯惑存滅由斯而曉孝敬同茲而降信足以警誠重昏儀範百代所謂聖譽揚揚嘉言孔章者

也弟子既慙辯理彌情知音遂得預聞道訓頒覲妙藻式抃下陳永佩聖則弟子王揖和南

吏部侍郎王泰答

一日曲蒙讌私預聞范中書有神形偕滅之論斯人逕挺不近人情直以下才未能折五鹿之角耳辱告垂示聖旨徵引孝道發揚冥致謹當尋誦永祛蒙惑弟子王泰頓首和南侍中蔡傳答

辱告奉宣勅旨答諮神滅論夫神理玄妙良

共六

難該辯雖復前聖眷言後英猶惑睿旨爰釋皎若發蒙固以陵萬古而擅竒悟方來以不朽伏奉朝聞載深抃躍謹以書紳永祛迷滯蔡傳和南

建康令王仲欣答

仲欣白辱告惠示詔所答臣下神滅論伏讀
淵麗朴不勝躍皇帝睿性自天機神獨遠五
禮外照三明內映金輪徐轉則道濟八紘玉
璫既陳則孝隆七廟開慧日於清漢垂法雲
於大千如在之義重闡茲晨常住之明永證
來劫故以德冠百王聲高萬古弟子棲心法
門崇信大典舞蹈之誠獨深鳬藻王仲欣和
南

建安王外兵參軍沈績答

弟子績和南垂示勅答臣下神滅論伏深欣
躍弟子竊惟道不自弘弘實由人人須其識
識須其位周易所稱聖人大寶曰位豈其意
乎然或位而不人或人而不位三者云備其
理至難故宣尼絕筆於獲麟孟軻反身於天
爵誠無其位也嗚呼真化殆將淪沒今天子

卷六

十一

以仁聖威明據至尊之位蓋層山可以衆煦
飄其和不可移也鐘鼓可以雞犬亂其鳴不
可聞也將使慄慄黔首濟其長夜自非德合
天地誰能若斯弟子早沐虛風既聞之矣然
而鵲雀之集猶或相昏飛蓬之門尚自交構
聖旨爰降辭高理愜敷以人天之善誠以莫
大之刑一言作訓內外俱闡夫以孺子入井
凡氏猶或傷之況乃聖慈御物必以隱惻爲
心耶能指白馬之非白猶見屈於中庸至於
神享機外志存弘化魍魎摧其頰舌焉足道
哉神牘天貴本非窺觀遂能存示用懃寡德
弟子沈績和南

祠部郎中司馬筠答

辱告并垂示勅答臣下審神滅論伏讀周流
式歌且舞夫識慮沈隱精靈幽妙近步無以

追凡情不能測外聖知其若此所以抑而不
談故涉孔父其尚昏經姬公其未曙而碌碌
之徒忘理信目雖書管窺異見鋒起苟徇離
賢之名遂迷霜露之實愚感到此深可矜傷
我皇道貫幽顯明踰日月窮天地之極以盡
終始之奧忌猶紫之妨薰朱器雉珉之亂鳳
玉爰發聖衷降茲雅義信之以光揚妙覺拯
厥沈泥近照性靈之極遠明孝德之本實使
異學剪其邪心四方篤其羨慕謬以多幸預
奉陶鈞沐澤飲和有兼慶躍流通曲被佩荷
彌深司馬筠呈

豫章王功曹參軍沈緝答

緝和南弟子竊以爲交求之道必取與爲濟
至於漬蒙不告則空致憧憧儵魚之觀殆將
可息所以自絕詔受崇深莫窺誠自愧也徒

矣

十二

以闇識因果循循局誠冀履霜不退堅冰可
至耳而法師弘心山藪幸能藏疾雖未升堂
遂招以法流社夷云召渴馬於澆泉不待鞭
策而至矣垂示上答臣下神滅論晨宵伏讀
用忘疲寢構斯法棟導彼迷流天屬旣伸三
世又辯鬼神情狀於焉可求然謂海實廣廣
孰能知謂天蓋高高不可測聖論鈞深旨超
繫表蒙情易駘惡能是空銘未示終愧鑽仰
弟子沈緝和南

建安王功曹王緝答

惠示勅答臣下審神滅論竊以神一冥默歷
聖未傳宣尼猶稱不言莊生空構其語求之
方策歎昧交深謬覲今論天思淵發妙旨凝
深至理旣弘孝機兼極信足韜超萬古照燭
來今弟子生屬昌辰預覲聖藻旣冰渙於懷

抱信曉惑於隨便凡厥靈知孰不鑽仰矧伊
蒙蔽激扑寔深王緝和南

右衛將軍韋叡答

至理虛寂冥晦難辯言有似無言無實有妙
於老談精於釋教辭炳金書文稽玉牒者由

卷六

十三

來尚矣主上道括宇宙明並日月隱顯之機

必照有無之要已覽遂垂以明論訓折臣下
導誘既深訓義方洽凡在有心想不慶幸蒙

示天制謹加讀誦垢吝雲消特兼懽抃法師

果深昔緣因會今法離五慾而入八解去三

界而就一乘復得預聞德音彌足欣讚惠告

沾及戢佩寔深韋叡和南

廷尉卿謝綽答

綽和南辱告蒙示勅答臣下審神滅論伏覽

淵謨用清魂府既排短說實啓羣疑竊惟人

生最靈神用不極上則知來藏往次乃隣庶

入幾以此觀之理無可滅是以臣儒伸其祀

事大慈照其生緣內外發明已足祛滯況復

天誨諄諄引諭彌博弘資始於黔黎導識業

於精爽固令開蒙出障坐測重玄異端既絕

正路斯反論者慙其墨守范氏悟其膏肓預

在有識孰不擊讚但弟子徒懷遊聖終憐管

窺頂奉戴躍永懽懽誘謝綽和南

司徒祭酒范孝才答

弟子孝才和南辱告逮示勅旨答臣下審神

滅論竊以彭生永立名現齊公元伯纓垂事

高漢史且斬籌爲喻義在必存神之不滅法

俗同貫欲滅其神內外成失所謂管窺竊極

寧辯西東蠱度滄溟安知髮髯天旨弘深慙

慙於妙象聖情隱惻流連於饗祭豈直經教

增隆實使蒙愚悟道眷逮所覃曲垂頌及銘

茲訓誘方溢寸心弟子范孝才和南

常侍王琳答

辱告惠示至尊答臣下審神滅論謹罄庸管

恭覽聖製聲溢金石理洞淵泉義貫六文言

共六

十四

該三世足使僻學知宗迷途識反弟子生幸

休明身叨渥澤復得傾耳天上拭目神藻彪

抃之誠良無紀極猥惠頒逮銘躍唯重弟子

王琳答

庫部郎中何炯答

炯和南辱所賜書并垂示答臣下審神滅論

竊聞神其如在求前王而未測住常住其不

移徙伏膺而曉鑽仰淵秘渙爾水開故知紛

綸聖跡不由一道參差動應本自因時今澆

流已息無明將啓物有其機教唯斯發篤孝

治之義明覺者之旨預有靈識誰不知慶豈

炎昊所得爭衡非軒唐所能競爽魏魏至德

莫或可名昭然大道於斯爲極何炯和南

豫章王主簿王筠答

筠和南辱告垂示上答臣下審神滅論竊聞

優然有見禮典之格言今則不滅法教之弘

旨但妙相虛玄神功凝靜自非體道者豈能

默領其宗不有知機者無由冥應其會聖主

迹同萬機心遊七淨哀愍羣生嫗煦庶物滌

彼蓋纏勗以解慧祛其蒙惑濟之仁壽信大

共六

十五

哉爲君善於智度者也弟子世奉法言家傳

道訓而學淺行疎封累猶軫旣得饗稟聖教

預聞弘誘一音得解萬善可偕抃躍之情無

以譬說弟子王筠和南

倉部郎中孫挹答

辱告惠示勅答臣下審神滅論伏奉欣仰喜不自支夫江海淵曠非井蛙所達泊然入定豈外道能干故一毛不動則衆邪退散舟航既濟而彼岸斯登聖后體蘊二儀德兼三代撫靈機而總極秉上智以調民發號施令則風行草偃臨朝尊默而化動如神隆五帝以比蹤超萬劫其方永猶復震金聲於指掌降妙思以發蒙理既仰而方深趣彌鑽而踰遠均寶珠於無價齊蓮華之不塵孝敬被乎羣黎訓範侔於先聖岐行喘息同識斯權翺飛蠕動共陶茲慶班告末臨用深榮荷謹頂受書紳永啓庸惑弟子孫挹和南

丹陽丞蕭珍素答

辱告并伏見勅答臣下審神滅論性與天道稱謂理絕曠劫多幸猥班妙訓接足頂受懽

敬載懷竊謂神道寂寞法海難邊是以智積麻葦而未測識了色塵而猶昧豈其庸末所能激仰然自慧雲東漸寶舟南濟歲序縣長法音流遠明君良宰雖世能宗服至於躬挹玄源親體妙極者竟未聞焉是使兩諦八解獨闕皇言九部三藏偏蕪國學嗚呼可爲歎息者也竊尋神滅之起則人出樓伽經名衛世雖義屈提婆而餘俗未弭故使羣疑異學習以成見若不稟於先覺實終累於後生聖上道濟天下機洞無方虎觀與龍官并閱至德與實相齊導故能符俗教而諦真道即孝享以弘覺性照此困蒙拔茲疑網雖復牟尼之柔軟巧說孔文之博約善誘曷以喻斯魏巍乎十善已行金輪何遠法師稟空慧於曠生習多聞於此運法輪轉而八部雲會微言

共

十六

發而天人攝受故能播戒香於鳳闈藻覺華
於宸側信矣哉能以佛道聲令一切聞者也
弟子無記釋藏不逮孔門雖願朝聞終慙吝
薄庶緣無盡之法兼利人我耳疾塞甫爾心
慮惛悸謹力裁白不識詮次傾遲諮展親承
至教也弟子蕭珍素頓首和南

中書郎伏暄答

猥垂班示至尊所答臣下審神滅論伏奉淵
旨頓祛羣疑天情獨照妙鑒懸覽故非凡愚
所可鑽仰然常師管見亦竊懷往求今復稟
承教義遠尋經旨重規疊矩信若符契法師
宣揚厥理弘讚聖言方使二教同歸真俗一
致預得餐沐誨誘陶染至化抃擊下風實兼
舞蹈遲比諮覲乃盡襟誠臨白欣佩不知裁
述伏暄呈

卷六

十七

五經博士賀瑒答

辱告垂示勅答臣下審神滅論鑽仰反復誦
味循環故知妙蘊機初事隔凡識神凝繫表
義絕庸情皇上睿覽通幽性與天道所以機
見英遠獨悟超深述三聖以導末曉標二事
以洗偏惑故係孝之旨愈明因果之宗彌暢
崛山粹典即此重彰洙水清教於茲再朗譬
諸日月無得踰焉弟子雖冥煩多蔽謬奉格
言研求妙趣猶知蹈舞法師宣揚至道光闡
大猷猥惠未及益增銘荷弟子賀瑒呈

太子中舍劉洽答

辱告奉覲勅旨所答臣下審神滅論伏披素
札仰瞻玄談文貫韶夏義測爰繫囊括典經
牢籠述作弘彼正教垂之方簡希夷卓爾難
得而聞斟酌賢聖剖破毫髮兼通內外之塗

語過天人之際矣自非體茲至德思與神會
豈能深明要道人知企及謹書諸紳永以爲
佩冷乎既入照若發蒙比故修詣共伸講復
也弟子劉洽頓首呈
五經博士嚴植之答

辱告伏見勅旨答臣下審神滅論夫形分涉
羸或微隱難悟況識理精密豈庸見能曉所
以斷常交驚一異競奔若中道居懷則欲流
可及二邊滯意彼岸長乖神滅之論斯障實
重仰賴聖主棟梁至教明詔爰發朗若披雲
非直冥符訓典俯弘孝義蓋妙達生源幽窮
行本使執禮之性踐霜露而彌篤研神之識
仰禪悅而增心皆當習忍慧途翻流惑海弟
子早標素心未知津濟伏讀懽欣充遍身識
猥惠存勗荷眷唯深嚴植之呈

卷六

十八

東宮舍人曹思文答

辱送勅書弟子適近亦親奉此旨范中書遂
迷滯若斯良爲可慨聖上深懼黔黎致惑故
垂折衷之詔此旨一行雖復愚暗之識了知
神不滅矣弟子近聊就周孔以爲難今附相
簡願惠爲一覽之折其詭經不尋故東展此
不多白弟子曹思文和南
秘書丞謝舉答

辱告惠示勅答臣下審神滅論竊聞語曰萬
物紛紜則懸諸天象立言淆舛則折乎聖理
昭昭自古事蔚在茲伏尋睿訓垂文義深陶
鑄稱象匪臻希微孰識綸幽至極盡性窮神
愍斯六蔽哀此四執黜小言之亂道拯經行
於夷路旨肆而隱義苑而彰博約載弘廣大
悉備一音半偈顯茲悟拔慧日止水蕩此塵

迷俾宗奧有歸教思攸在異端自杜誣善知
息凝繫表於繩初導禪流於苦海豈伊含孕
三藏冠冕七籍而已哉弟子幸邀至運側承
格誘沐浴歡擊奉以書紳謝舉和南

司農卿馬元和答

共

十九

辱告頒示勅旨垂答臣下審神滅論竊聞標
機之旨非凡所窺符神之契唯仁是極故衆
教徘徊理詣於博善羣經委曲事盡於開濟
伏惟至尊先天製物體道裁化理絕言初思
包象外攻塞異端闡道歸一萬有知宗人天
仰式信滄海之舟梁玄霄之日月也神滅之
論宜所未安何者前聖摛教抑引不同括而
言之理實無二易云積善之家必有余慶積
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孝經云生則親安之祭
則鬼享之雖未顯論三世其旨已著薪盡火

滅小乘權教妙有湛然究竟通說因情即理
理實可依且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禮有國有
家歷代由之三才之寶不同降清神滅之爲
論妨政寔多非聖人者無法非孝悌者無親
二者俱違難以行於聖世矣弟子庸乏懵於
至道溫蒙頒訪所據凡淺荷惕之誠追以無
曆弟子馬元和和南

公論郎王靖答

垂示聖旨答臣下審神滅論伏惟至尊垂拱
巖廊遊心萬古居無棄日道勝唯機爰訪羣
下恢弘孝義睿藻淵玄理深樞極自非聰明
徇齊之君就日望雲之主豈有剖判冥寂明
章雅論闡大聖於須臾定俗疑於俄頃非唯
理測宸衷亦乃義切臣子舍和飲德之邦衣
裳道素之域莫不傾首仁澤沐浴唐風弟子

江淮孤生不學無術雖復從師北面一經不明縱憶舊文豈伊髣髴五經紛綸事類弘博神明之旨其義多端至如金石絲竹之響公旦代武之說寧非聖旨且祭義而談尤爲顯據若論無神亦可無聖許其有聖便應有神

卷六

二十

理且炳然豈容寂絕弟子所見庸淺無以宣揚至澤旣涉訪逮輒率所懷弟子王靖和南太子中舍陸倕散騎侍郎陸任答

辱告惠示至尊所答臣下審神滅論昔者異學爭途孟子抗周公之法小乘亂道龍樹陳釋迦之教於是楊墨之黨舌舉口張六師之徒輟亂旗靡言神滅者可謂學僻而堅南路求燕北轅首楚以斯適道千里而遙聖上愍其迷途爰奮天藻鉤深致遠盡化知神俾此因蒙均斯冰釋陳茲要道同彼月照弟子並

以凡薄沾竊思紀纓冕則天之朝淪提稽古之論贊幸之誠獨知踊躍猥頒告逮謹用書紳陸倕呈

領軍司馬王僧恕答

辱告惠示勅旨答臣下審神滅論甚哉理之大也斯寧寸管之所見言性之可聞而隨類儻遇怡然蒙釋奉戴周旋以次以誦法師德邁當今聲標萬古知十之談每會起予之寄必酬想闡弘聖旨煥然雲消耶弟子學慙聚螢識非通見何能仰贊洪輝宣猷妙範者歟

卷六

二十一

但論者執一惑之情循一往之轍固不可以語大方焉知致遠恐必泥哉夫幽明之理皎然不差因果相起義無獨立形滅自可以草木爲籌神明常隨緣而在所以左氏有彭生豕見尚書則祖考來格禮云若樂九變人鬼

可得禮矣結草之報豈其逐滅元規所夢何得無神神明不滅著之金口丘尼所說彌有多據若文雖五千詩乃三百得其理者自可一言而以蔽故不復煩求廣證夫三聖雖有明教百家常置弘理而尚使狂簡斐然成章攻乎屢作今皇明體照幽寂識周內外以前聖之久遠感異端之妄興需然爰發乃垂眷翰使闡提一悟遂獲果通閭浮執惑豁然洗滯況復搢紳之士爲益因其弘哉弟子飡道無紀法師許其一簣遂能班逮神藻使得預沐清風頂戴懽舞無以自譬哉銘兼深彌其多矣弟子王僧恕頓首和南

五經博士明山賓答

辱告惠示勅旨答臣下審神滅論源深趣遠豈鹿兔所測隨類得解或亦各欣其所見奉

以周旋不勝舞躍法師學冠一時道叶千載起予之寄允在明德想弘宣妙旨無復遺蘊耶弟子業謝專經智非通識豈能仰述淵猷讚揚風教論者限以視聽豈達曠遠目覩百年心惑三世謂形魄既亡神魂俱滅斯則既違釋典復乖孔教矣焉可與言至道語妙理者哉夫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是以孔宣垂範以知死酬問周文立教以多才代終詩稱三后在天書云祖考來格且濠上英華著方生之論柱下叡詔稱其鬼不神爲薪而火

博交臂而生謝此皆陳之載籍彰彰其明者

共六

二十二

也夫緣假故有滅業造故無常是以五陰合成終同煙盡四微虛構會均火滅竊謂神明之道非業非緣非業非緣故雖遷不滅能緣能業故苦樂殊報此能仁之妙唱搢紳之所

仰也雖教有殊途理還一致今棄周孔之正文背釋氏之真說未知以此將欲何歸正法住世尚有斷常之說況像法末流而無異端之論有神不滅乃三聖同風雖典籍著明多歷年所通儒碩學並未能值皇上智周空有照極神源爰發聖衷親添神翰弘獎至教啓悟重昏令夫學者永祛疑惑眷逮不遺使得預餐風訓沐浴頂戴良兼欣哉明山賓和南通直郎庾黔婁答

孝經云生則親安之祭則鬼饗之樂記云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詩云肅雍和鳴先祖是聽周官宗伯職云樂九變人鬼可得而禮祭義云入戶愾然必有聞乎其嘆息之聲尚書云若示三王有太子之責左傳云鯀神化爲黃能伯有爲妖彭生豕見

卷六

二十三

右七條弟子生此百年早聞三世驗以衆經求諸故實神鬼之證旣布中國之書菩提之果又表西方之學聖教相符性靈無泯致言或異其揆唯一但以聖人之化因物通感抑引從急與奪隨機非會不言言必成務非時不感感唯濟物而參差業報取捨之塗遂分往還緣集淪悟之情相舛狎其小識晦茲大旨滯親聞見莫辨幽微此榆枋所以笑九萬赤縣所以駭大千故其宜也若斯之倫遂復構穿鑿駕危辯鼓僞言煽非學是謂異端故宣尼之所害也我皇繼三五而臨萬機紹七百以御六辯勲格無稱道還淳粹經天緯地之德左日右月之明皇王之所未曉羣聖之所不備億兆之所宜通將來之所必至莫不呬其玄波而達其幽致者也伏覽神論該冠

真俗三才載朗九服移心跂行蠢蠕猶知舞蹈
沉在生靈誰不撫節弟子少缺下帷尤蔽
名理既符夙志竊深踊躍至如百家恢怪所
述良多搜神靈鬼顯驗非一旦般若之書本
明斯義既魔從所排輒無兼引自非格言孰
能取正略說七條皆承經典譬猶秋毫之憑
五嶽觸氏之附六軍敢瀝微塵祇增悚忤弟
子庾黔婁和南

太子家令殷鈞答

近辱告惠示主上所答臣下審神滅論性與
天道誠不得聞徒觀二諦兼通三聖俱闡片
言折妙半字合靈辭存五禮之中旨該六合
之外譬河海之紀地猶日月之麗天伏讀歡
愉魂影相慶何者弟子夙陶玄化及長不虧
常恐識業未弘中塗迴枉或端然靜念心翔

兵六

千四

翔而靡薄或吐言設論時見屈於辯聰夫大
道甚夷而黎元好徑咸用此也今猥奉神旨
昭若發蒙且服且誦永爲身寶數日來公私
牽挽還輒頓卧未即白答街眷彌深殷鈞和
南

秘書郎張緬答

尋三世眇然二果昭著安可惑六塵而不曉
迷五塗而長沒以爲形謝神滅骸亡識朽此
外道之邪見豈可御瞿曇之正法所謂輕陳
一旅敵堂堂之鋒輒馳駕駘與騏驥而並行
恐長劫有盡領蟲方至一身死壞復受一身
精神無異人畜隨緣涅槃明文瑞應高說主
上聖照幽深鏡察潭遠譬兩祭而知不滅喻
妄作於背親義隨八引而舛入言比性道而
難聞弟子少遊弱水受戒樊鄧師白馬寺期

法師屢爲設生死之深趣亟說精神之妙言
爾來歸心絕此疑想復覩斯判益破魔徒非
但聞覲於今方欲結緣於後徒知歸信闇比
求名猥惠沾示深承眷篤弟子張緬和南
五經博士陸璉答

六六

二五

連白逮告垂示勅答臣下審神滅論伏讀天
旨照鏡塵蒙弟子門宗三寶少奉道訓雖誠
歸至教職暗玄津謹尋內外羣聖開引殊文
如來說三乘以標一致言二諦以悟滯方先
王詮五禮以通愛敬宣六樂以導性靈或顯
三世以徵因果或明誠感以驗應實豈可頓
排神源永絕緣識者哉若則善惡之報虛陳
祭敬之設爲妄求之情理其可安乎而昧惑
之徒尚多偏執是以聖明玄覽遊神妙門動
言出理皎若朝暉發文顯證朗如宵燭頓足

開建愚昏懼信凡鄙者也伏習詔旨綜檢心
源謹裁還白不宣并舞弟子陸璉呈

揚州別駕張翻答

辱告伏見勅答臣下審神滅論盛旨窮機微
言合道生知出六儒之首自然該十聖之外
至如感果之規理照三世孝饗之範義貫百
王妙會與春冰等釋至趣若秋旻共朗足使
調闡變情桀跖移志反澆風於遂古振淳波
乎方冊英聲茂實粵不可尚法師精理之秀
檀高日下俱沐聖化獨遊神明深鑒道蘊洞
識宗塗弟子昔聞師說悟太傳之旨今偶昌
時奉不滅之訓信以照拓希蒙紆洗塵蓋足
蹈手舞言象豈能勝張翻和南
太子左率王珍國答
辱告伏見勅答臣下神滅論神之不滅經典

明文即心語事皎然在理論有神滅實所駭
歎天照淵凝妙旨周博折彼異端弘茲教範
信可以朗悟冥塗棟梁千載矣伏覽懽戴竊
深罔極比故詣展遲獲咨伸王珍國呈
領軍將軍曹景宗答

卷六

四十六

枉告所宣答神滅勅理周萬古旨包三世六
趣長迷於此永悟五道恒疑曉若發蒙自非
鑒窮八解照伴十號排罔逸俗安得如此奉
佩書紳敢違寢食法師識踰有境學詣無生
揄揚之善煥如東里披翫周環用忘所疾曹

景宗白

光祿勳顏繕答

猥枉明誥頒述勅旨審神不滅以答臣下理
據眊然表裏該妙所以慧現獨宣舟梁含氣
夫目所不覩惟屏爲隔耳所不聞遐邇致擁

不得以不聞不見便謂無聲無物今欲詰
教當仗外書外書不殊內教茲現書云魂氣
無所不之佛經又曰而神不滅既內外符同
神在之事無所多疑疑其滅者即蜉蝣不知
晦朔蟪蛄之非春秋寧識大椿之永久日月
之無窮主上聖明超古微妙通神三世之旨
有證孝饗之理斯光蒼生管見已晦而復曉
晚俗淪冥既迷而更悟弟子宿植逢幸預從
餐道投心慈氏歸敬誠深唯辱來緣可期載
懷鳬藻而已弟子顏繕呈

卷六

七

五經博士沈宏答

弟子宏稽首和南辱告伏覽勅答臣下審神
滅論夫唯幾難曉用晦易昏自非凝神斯鑒
探賾斯朗豈能拯重霧於有感豈能運獨見
於無明竊惟大聖御宇上德表物垂法雲以

湛潤開慧日而增暉遠比溟海近譬井幹輿
今遂古孰能識乎此焉至如經喻雀飛瓶在
火滅字存禮云非類弗歆祭乃降祉且夢蘭
以授鄭穆結草以抗杜回凡此羣列不可悉
紀又五道遞往六度同歸皆神之顯驗不威
之幽旨但郊克躡足豈從邯鄲比蹤盧敖捷
至寧與若士齊跡今仰隆天璫俯逮闡提所
謂若披重霧以攀合璧出幽夜而晒燭龍短
綆爰汲望瀾覘海實歡喜頂戴若無價寶珠
沈宏稽首和南

建康平司馬聚答

辱告惠示勅難滅性論竊以慈波洪被道冠
衆靈智照淵凝理絕羣古七禪八慧之辯三
空四諦之微故以煥乎載籍炳於通誥也所
以優陀云喻如百首齊音同讚妙覺尚不能

言萬分之一矣夫業生則報起因往則果來
雖義微而事著亦理幽而證顯自近可以知
遠尋邇可以探遐譬如日月懸天無假離朱
之目鳴鍾在耳不勞子期之聽而議者自昏
迷途難曉苟徇所懷坐顛坑穽伏覽皇上令
旨理妙辭縟致極鉤深究至寂而更闡啓幽
途以還晰雖復列聖齊鑠羣經聯奧靈山金
口禪冰玉舌終不能捨此以求通達茲而得
正信哉澡江漢之波塵滓以滌導德齊禮還
風反化法俗兼通於是乎在付此言展方盡
述讚弟子司馬聚呈

共

二十八

左丞丘仲孚答

伏覽勅旨答臣下審神滅論聖照淵深句括
真俗理超繫表義貫羣識鑽奉神猷伏深舞
蹈惠示戢存眷丘仲孚白

弘明集卷第十

音釋

疔烏賄切 瘡瘡瘡切 毒烏瓜切 邈末各切 駁明吉了切
 組古本切 鼻常余也切 洗洗蘇典切 戢入側切
 切人名切 彪皮留切 翮呼洲切 眈章忍切 弭莫禮切
 暄許晚切 鑣卑遙切 鐵也 蹠音 覲洛戎切

弘明集卷第十一

兵七

梁 釋 僧 祐 撰

何令尚之答宋文皇帝讚揚佛教事

高明二法師答李交州祿難佛不見形書

并李書

兵七

司徒文宣王書與孔中丞稚珪釋疑惑并

牋答

恒標二公答姚主勸罷道書 并書

僧契僧遷鳩摩答姚主奏 并書

遠法師答桓玄勸罷道書 并書

釋僧巖答劉青州勸還俗書 并劉答往復六首

何令尚之答宋文皇帝讚揚佛教事

元嘉十二年五月乙酉有司奏丹陽尹蕭摹

之上言稱佛化被于中國已歷四代塔寺形像所在千計進可以擊心退足以招勸而自

頃世已來情敬浮末不以精誠爲至更以奢競爲重舊宇頽圯曾莫之修而各造新構以相誇尚申地顯宅於茲殆盡材竹銅綵糜損無極違中越制宜加檢裁不爲之防流遁未已請自今已後有欲鑄銅像者悉詣臺自聞興造塔寺精舍皆先詣所在二千石通發本末依事列言本州必須報許然後就功其有輒鑄銅制輒造寺舍者皆以不承用詔書律論銅宅材瓦悉没入官奏可是時有沙門慧琳假服僧次而毀其法著白黑論衡陽太守何承天與琳比狎雅相擊揚著達性論並拘滯一方詆呵釋教永嘉太守顏延之太子中舍人宗炳信法者也檢駁二論各萬餘言琳等始亦往還未底績乃止炳因著明佛論以廣其宗帝善之謂侍中何尚之曰吾少不讀

經比復無暇三世因果未辨致懷而復不敢
立異者正以前達及卿輩時秀率皆敬信故
也范泰謝靈運每云六經典文本在齊俗爲
治耳必求性靈真奧豈得不以佛經爲指南
耶顏延年之折達性宗少文之難白黑論明

六七

佛法汪汪尤爲名理並足開獎人意若使率
土之賔皆純此化則吾坐致太平夫復何事
近蕭摹之請制未全經通即已相示委卿增
損必有以式遏浮淫無傷弘獎者乃當著令
耳尚之對曰悠悠之徒多不信法以臣庸蔽
獨秉愚勤懼以闕薄貽點大教今乃更荷褒
拂非所敢當至如前代羣賢則不負明詔矣
中朝已遠難復盡知渡江已來則王導周顗
宰輔之冠蓋王濛謝尚人倫之羽儀郗超王
坦王恭王謐或號絕倫或稱獨步韶氣貞情

又爲物表郭文謝敷戴逵等皆置心天人之
際抗身煙霞之間亡高祖兄弟以清識軌世
王元琳昆季以才華冠朝其餘范汪孫綽張
玄殷覲略數十人靡非時俊又炳論所列諸
沙門等帛墨遠者其下輩也所與比對則庾
元規自邃已上護蘭諸公皆將亞迹黃中或
不測人也近世道俗較談便爾若當備舉夷
夏爰逮漢魏奇才異德胡可勝言寧當空天
性靈坐棄天屬淪惑於幻妄之說自陷於無
徵之化哉陛下思洞機表慮玄象外鉤深致
遠無容近取於斯自臣等已降若能謹推此
例則清信之士無乏於時所謂人能弘道豈
虛言哉慧遠法師嘗云釋氏之化無所不可
適道固自教源濟俗亦爲要務世主若能剪
其訛僞獎其驗實與皇之政並行四海幽顯

六七

三

協力共敦黎庶何成康文景獨可奇哉使周漢之初復兼此化頌作刑清信當速耳竊謂此說有契理與何者百家之鄉十人持五戒則十人淳謹矣千室之邑百人修十善則百人和厚矣傳此風訓以遍寓內編戶千萬則仁人百萬矣此舉戒善之全具者耳若持一戒一善悉計爲數者抑將十有三二矣夫能行一善則去一惡一惡既去則息一刑一刑息於家則萬刑息於國四百之獄何足難錯雅頌之興理宜倍速即陛下所謂坐致太平者也論理則其如此徵事則臣復言之前史稱西域之俗皆奉佛敬法故大國之衆數萬小國數百而終不相兼并內屬之後習俗頗弊猶甚淳弱罕行殺伐又五胡亂華已來生民塗炭冤橫死已者不可勝數其中誤獲穌

息必釋教是賴故佛圖澄入鄴而石虎殺戮減半洮池塔放光而符捷推鋸用息蒙遜反噬無親虐如豺虎末節感悟遂成善人法逮道人力兼萬夫幾亂河渭面縛甘死以赴師範此非有他敬信故也夫神道助教有自來矣雷霆所擊暑雨恒事及晨廟遇震而書爲隱隱桀紂之朝寃死者不可稱紀而周宣晉景獨以深刑受崇檢報應之數既有不符徵古今之例祇更增惑而經文載之以彰勸戒萬一影像猶云深切豈若佛教責言義則有可然可信之致考事實又無已乖已妄之咎且觀世大士所降近驗並即表身世衆目共觀祈求之家其事相繼所以爲勸戒所以爲深切豈當與彼同日而談乎而愚闇之徒苟遂毀黷忽重殉輕滯小迷大悲僧尼之絕牌

育嫉像塔之費朱紫此猶生民荷覆載之德
日用而不論吏司苦禪座之勞有時而誡慢
慧琳承天蓋亦然耳蕭摹啓制臣亦不謂全
非但傷蠹道俗最在無行僧尼而情貌難分
未可輕去金銅土木雖糜費滋深必福業所
寄復難得頓絕臣比思爲斟酌進退難安今
日親奉德音實用夷奉時吏部郎羊玄保在
座進曰此談蓋天人之際豈臣所宜預竊恐
秦楚論強兵之術孫吳盡吞并之計將無取
於此耶帝曰此非戰國之具良如卿言尚之
曰夫禮隱逸則戰士怠貴仁德則兵氣衰若
以孫吳爲志苟在吞噬亦無取堯舜之道豈
唯釋教而已帝悅曰釋門有卿亦猶孔氏之
有季路所謂惡言不入於耳

高明二法師答李交州森難佛不見形書并

六七

五

書

夫道處清虛四大理常而有法門妙出羣域
若稱其巧能利物度脫無量爲教何以不見
真形於世真空說而無實耶今正就尋西方
根源伏願大和尚垂懷允納下心無惜神誥
弟子李森和南

釋道高白奉垂問至聖顯晦之迹理味淵博
辭義照洗敬覽反覆彌高德音使君垣牆崇
邃得門自難輒罄愚管圖象玄珠夫如來應
物凡有三焉一者見身放光動地二者正法
如佛在世三者像教髣髴儀軌髣髴儀軌應
今人情感像孰爲見哉故淨名經云善
解法相知衆生根至於翅頭末城龍華三會
人情感見孰爲隱哉故法華經云時我及衆
僧俱出靈鷲山懷佉之宮孱然可期西方根

源何爲不覩而世之疑者多謂經語不符間寄情少咸以不覩生滯夫三皇五帝三代五霸姬旦孔丘刪詩制禮並聞史籍孰覩之哉釋氏震法鼓於鹿園夫子揚德音於鄒魯皆耳眼所不得俱信之於書契若不信彼不患疑此既了彼何獨滯此使君聖思淵遠洞鑒三世願尋壽量未盡之教近取定光儒童之迹中推大通智勝之集以釋衆人之幽滯若披重霄於太陽貧道言淺辭拙語不宣心冀奉見之日當申之於論難耳謹白

李冰和南旋省雅論位序區別辭況冲美欣會良多所謂感化異時像正殊俗援外以映內徵文以驗實敬範來趣無所間然然夫受悟之由必因鑒觀間寄生疑疑非悟本若書契所存異代齊解萬世之後可不待聖而師

其七

六

矣若乃聲迹並資言像相濟大義既乖儒墨競興豈徒正信不朗將亦謗誤增疊得不取證於示見印記以自固乎大聖以無礙之慧垂不請之慈何爲恪昭昭之明晦倍尋之器絕羣望於泥洹之後興罪垢於三會之先芻狗空陳其能悟乎儀像虛設其能信乎至於帝王姬孔訓止當世來生之事存而不論故其隱見廢興權實莫辨今如來軌業彌貫三世慈悲普潤不得以見在爲限羣迷求解不可以滅盡致窮是以化度不止於篇籍佛事備列於累萬問今之所謂佛事者其焉在乎若如雅況所信在此所驗在彼而聖不世出孔釋異塗即事而談固非矛盾矣其可相驗乎未能嘿廢聊復寓言幸更詳究遲覩清釋釋道高白重奉深誨義華旨遠三讀九思方

服淵致故知至理非庸近能測微言與辭非
鄙訥所參今謹率常淺麤陳所懷夫萬善爲
教其途不一有禪宴林藪有修德城傍或曲
躬彈指或歌讚頌詠皆耳目所共了爲者亦
無量斯則受悟之津由闇寄之稱何必受悟
於因鑒觀何必闇寄其則生疑疑亦悟本請
當論之疑則求解解則能悟悟則入道非本
如何雖儒墨之競興九流之是非乃燭火之
不息非日月之不暉何急急於示見而促促
於同歸哉今不同季俗無證驗以微誠亦不
謬大聖裕昭昭之光明而世之疑者据以不
覩形遂長迷於大夢橫沉淪而溺生死先儒
往哲粗有舊答既途無異輟輒述而不作夫
己身投誠必感則俱見不感不見其有見者
以告不見其不見者會不信見聖人何嘗不

在羣生何嘗不見哉聞法音而稱善芻狗非
謂空陳觀形像而曲躬靈儀豈爲虛設姬孔
救頹俗而不瞻何暇示物以將來若丘旦生
遇於結繩則明三世而不已問今佛事其焉
在乎低首合掌莫非佛事但令深悟有方殊
途同歸耳前疏所引彼此疑信者正爲世人
不見便謂無佛故取不見周孔爲其繩准耳
此乃垂拱而相隨豈矛盾之謂哉使君生知
無假素氣天然居大寶之地運穎脫之思流
浪義苑涉步書園吐握餘暇優遊永日德音
既宣莫不側聽貧道學業麤淺彌慙簡札上
酬謬略懼塵盛藻追增悚愧流汗霑霑謹白
李焱和南雅論明受悟之津爰自疑得闇寄
有餘無取鑒觀鞠躬讚誦咸足屆道覽復往
沉彌觀淵曠然所謂像法乖正求悟理麤借

至會旨無假示見此固姬孔所以垂訓輝光所以不表取之世典綽焉足矣放光動地徒何爲乎若正信不止於俯仰而佛事備舉於形聲大覺所由妙其色涉求之所基始故知信者必以儒墨致疑學者將由無證自悔吝

六七

明無咎於三五潛景道德愆於十號矣豈不然乎又所謂姬孔務拯頹季無暇來生設在結繩三世自明亦又不然七經所陳義兼未來釋典敷載事止緣報故易云積善餘慶積惡餘殃經云無我無造無受者善惡之業亦不亡此則緣教常緩兼訓已弘豈謂所務在此所闕在彼哉來論雖美故自循環之說耳望復擢新演異以洗古今之滯使夷路坦然積礙大通也深願和尚垂納亮歛弟子李祿謹呈

釋法明白巨論爰降敬覽移日馥若幽蘭清若惠風貧道器非霜穎運非庖生動乖理間獨蹟疑駭良由辭訥旨滯劇難星陳愚謂貳暗寄奇鑒觀示見鞠躬歌讚感動靈變並趣道之津梁清升之嘉會故宜寄觀雙舉疑驗兩行豈得罷絕示見頓漏神彩齊軌姬孔同範世訓放光動地徒爲空言夫法身凝寂妙色湛然故能隱顯順時行藏莫測顯則乘如而來隱則善逝而去即言求旨何愆於十號哉餘暉所映足光季俗信者豈以螢燭增疑正向旦日白黑比肩塔像經書彌滿世界學者豈以無證自悔又引七經義兼未來積善餘慶積惡餘殃雖新新生滅交臂代謝善惡之業不得不受此乃過明三世愈亮七經徵翰檢實則聞命矣前論云帝王姬孔訓止當

六七

九

世來生之事存而不論故其隱見廢興權實
莫辨似若矛盾義將安寄當仁不讓伏聽淵
牘前疏粗述至聖沉浮而義據未照詞況未
泯謹更詳究共弘至道夫羣生長寢於三有
衆識永惛於六塵潛移爲吞噬之主相續爲
迴轉之輪形充逆旅之館神當過憩之賓往
來三惡而苦楚經離八難而酸辛欣樂暫娛
憂畏永勤一身死壞復受一身雖世智辯聰
羣書滿腹百家洞了九流必達知死生有命
富貴在天鬼神莫之要聖哲弗能預未免謬
見以翳情疑似以千慮寄懷於巫精投誠於
符呪執邪以望正存僞以待真遲迴於兩心
躊躇於二逕放光動地其可見乎所以玄籍
流布列筌待機機動必感感而後應者也自
有棲志玄宅下操幽淵明一生若朝露辯三

世之弗虛縱轡於清真之術斂控於濁僞之
衢植德耘邪而蒼蔚樹福灌正而扶疏若節
競辰於寸陰潔已爭逝於桑榆懷誠抱向感
而遂通豈不親映光彩而覩其靈變哉若耳
眼所不自了或通夢之所見如漢明因夢以
感聖大法於是而來遊帝主傾誠以歸德英
豪歛衽以服化沙門齊肩於王公僧尼直躬
於天子九十六種孰爲高哉宋武皇帝始登
帝位夢一道人提鉢就乞因而言曰君於前
世施維衛佛一鉢之飯今居斯位遣問嚴公
徵其虛實嚴公即送七佛經呈聞吳主孫權
初疑佛法有靈驗當停罷省遂獲舍利光明
照宮金鐵不能碎爐冶不能融今見帝京建
初寺是吳郡有石佛浮身海水道士巫師人
從百數符章鼓舞一不能動黑衣五六朱張

數四薄爾奉接遂相勝舉即今見在吳郡北
寺惇誠至到者莫不有感朱張連世奉佛由
觀驗致郭文舉祇崇三寶正信堅明手探虎
鯁深識安危蘭公拂嚴雪於猛獸護公感枯
泉而洪流並高行逸羣清身邁俗皆有異迹
世咸記焉自茲以外不可勝論貧道少情學
業迄于白首孤陋寡聞彰於已誠直言朴辭
未必可採懼不允當伏追慙悚謹白

荊州宗居士造明佛論稱伯益述山海申毒
之國假人而愛人郭朴注申毒即天竺浮屠
所興浮屠者那國也劉向列仙叙七十四人在佛學
者之管闕於斯又非漢明帝而始也道人澄
公仁聖於石勒虎之世謂虎曰臨菑城中有
古阿余王寺處猶有形像承露盤在深林巨
樹之下入地三十餘丈虎使者依圖掘求皆

共七

十一

如言得

阿余王者阿育王也

姚略叔父爲晉王於河東蒲坂故老所謂阿
育王寺處見有光明鑿求得佛骨於石函銀
匣之中光曜殊常隨路迎覩於灞上比丘今
見新寺由此觀之有佛事於齊晉之地久矣
所以不說於三傳者亦猶于寶孫盛之史無
語稱佛妙化實彰有晉而盛於江左也

文宣王書與中丞孔稚珪釋疑惑

并牋答

覽君書具一二每患浮言之妨正道激烈之
傷純和亦已久矣孟子有云君王無好智君
王無好勇勇智之過生乎患禍所導正當仁
義爲本今因修釋訓始見斯行之所發誓念
履行欲卑高同其美且取解脫之喻不得不
小失存其大至於形外之間自不足及言眞
俗之教其致一耳取之者未達故橫起異同

君云積業栖信便是言行相舛豈有奉親一毀一敬而云大孝未之前聞夫人仁之行非殘害加其美廉潔之操不藉貪竊成其德如此則三歸五戒豈得一念而可捨十善八正寧瞥想之可遺未見輕其本而能重其末所謂本既傾矣而後之葉從之今云二途雖異何得相順此言故是見其淺近之談耳君非不觀經律所辯何爲偏志一方埋沒通路夫士未嘗離俗施訓即世之教可以知之若云斯法空成詭妄更增疑惑應當毀滅就即因而言閨門孝悌者連鄉接黨竟有幾人今可得以無其多結諸訓誥經史箴誡悉可焚之不君今遲疑於內教亦復與此何殊哉所以歸心勝法者本不以禮敬標其心兢仰祇崇者不在我故忘物今之慙慙克己者政爲

卷七

三

君輩之徒耳欲今相與去僞矜除慢傲節情慾制貪求修禮讓習謙恭奉仁義敦孝悌課之以博施廣之以泛愛賞之以英賢拔之以雋異復何慙於鬼神乎孜孜策勵良在於斯雖未能奉導亦意不忘之今未有夜光之投而索劍已起欲相望於道德寧不多愧當由未見此情故常信期心耳在懷則不然每苦其不及司徒之府本五教是勸方共敦斯美行以率無慾使詭諂佞望門而自殄浮僞蕩逸踐庭而變迹等彼息心之館齊此無慾之臺不亦善乎一則仰順宸極普天之慈二則敬奉儲皇垂愛之善宵旦而警惕者正患此心無遂耳悠悠之語好自多端其云願善政言未知傷化之重儻令詭事以忠孝佞悅以仁義虛投以禮讓假枉以方直乃至一日克

已天下歸仁況能旬朔有餘所望過矣本自
開心所納正若此矯不多如其此煩未廣故
鄙薄深慨君正應規諫其乖開發未達云何
言傷孝本語損義基於邑有懷非所望也若
此事可棄則欣聞餘善又云未必勸人持戒

共七

十三

當令善由下發必如此而弘教者放勛須四
凶革而啓聖虞舜待商均賢而德明如斯而
遂美其可望乎君之此意則應廣有所折便
當詰堯以土階之儉嘉離宮之麗貶禹以茅
茨之陋崇阿房之貴恥汲黯之正容榮祝鮀
之媚色其餘節義貞信謙恭之德皆當改途
而反面復何行之可修也凡聞於言必察其
行觀於行必求於理若理不乖而行不越者
請無造於異端真殊途同歸未必孱然一貫
頃亦多有與君此意同者今寄言此紙情不

專一者厝心於疑妄國君普宣示之略言其
懷無見髮髯翰迹易煩終不盡意比見君別
更委悉也

夫人心之不同猶若其貌豈其容一而等其
智乎鑒有待之參差足見情靈之乖舛矣一
得其志者非言談之所盡一背其途者豈遊
說之所翻見君雖復言面委盡而不及此處
者良由彼我之見既異幸可各保其方差無
須空構是非橫起謗議耳栖心入信者前良
不無此志今以効善之爲樂故挫僑陵以待
物君若以德越往賢聖逾前修智超群類位
極人貴者自可逍遙世表以道化物高其懷
無求自足而退於前良恐未能懸絕空乘兩
途獨異勝法若悠悠相期本不及言意在不
薄爲復示期懷耳比面別一二近聊有此釋

滯兩卷想於外已當見之今送相示若已覽者付反幸無勞形目脫未覩者爲可一應意本不期他翻正是自釋疑滯耳君見之必當撫掌也蕭子良疏

孔稚珪書并答

卷七

十四

稚珪啓民早奉明公提拂之仁深蒙大慈弘引之訓恩獎所驅性命必盡敢瀝肝髓乞照神襟民積世門業依奉李老以冲靜爲心以素退成行迹蹈萬善之淵神期至順之宅民仰攀先軌自絕秋塵而宗心所向猶未敢墜至於大覺明教般若正源民生平所崇初不違背常推之於至理理至則歸一置之於極宗宗極不容二自仰稟明公之訓憑接明公之風導之以正乘引之以通戒使民六滯頓祛五情方旭迴心頂禮合掌願持民齊敬歸

依早自淨信重律輕條素已半合所以未變衣鉢眷黃老者實以門業有本不忍一日頓棄心世有源不欲終朝悔遁既以二道大同本不敢惜心迴向實願言稱先業豈不忍棄門志耳豈不思樂方廣勤志一乘況仰資明公齊禮道德加須奉誦明公清信至制淨住子序萬門朗奧億品宣玄言雖願違心不覺醉更未測明公善誘之妙一至如此博約紛綸精暉照出欲罷尚其不能欲背何以免向而昔而前民固不敏而今而後斯語請事民之愚心正執門範情於釋老非敢異同始私追尋民門昔嘗明一同之義經以此訓張融融乃著通源之論其名少子少子所明會同道佛融之此悟出於民家民家既爾民復何礙始乃遲遲執迹今輒兼敬以心一不空棄

卷七

十五

黃老一則歸依正覺不期一朝霍然大悟
之所導舉自明公不勝踴躍之至謹啓

事以聞復竊研道之異佛止在論極極未盡
耳道之論極極在諸天佛乃鄙此不出三界
斯則精麤遠近實有慙於大方矣然尋道家
此教指設機權其猶仲尼外典極唯天地蓋
起百姓所見二儀而已教本因心取會萬物
用其所見順而尊之當其尊地俱窮妙物故
老子之橐籥維摩之無我合德天地易家有
太極所以因物之崇天仍崇之以極妙而至
極終有地固淵于於天表老子亦云有物混
成先天地生已是道在天外稍不以天爲道
也何異佛家羅漢亦指極四果方至勝鬘自
知有餘地道之崇天極猶佛有羅漢果佛竟
不止於羅漢道亦於天不息甫信道之所道

定與佛道通源矣民今心之所歸輒歸明公
之一向道家戒善故與佛家同耳兩同之處
民不苟捨道法道之所異輒婉轉入公大乘
請於今日不敢復位異同矣服膺之至謹啓
下誠伏願採其未悔亮其始位退自悔始自
恭自懼謹啓

十一月二十九日州民御史中丞孔稚珪啓
得示具懷甚有欣然理本無二取捨多途靜
論云云常所慨也但在始通道則宜然數而
學者則未可君但廣尋諸經不患淪滯其迹
也比面別一二蕭公答曰君此書甚佳宜廣
示諸未達者

六十七

十六

道恒道標二法師答偽秦主姚略勸罷道書
并姚主書
姚主書與恒標二公

卿等樂道體閑服膺法門皦然之操義誠在可嘉但朕臨四海治必須才方欲招肥遁於山林搜陸沉於屠肆沉卿等周旋篤舊朕所知盡各挹幹時之能而潛獨善之地此豈朕求賢之至情卿等兼弘深趣耶昔人有言國有驥而不乘方惶惶而更索是之謂也今勅尚書令顯便奪卿等二乘之福心由卿清名之容室讚時益世豈不大哉苟心存道味寧係白黑望體此懷不以守節爲辭

奉去月二十八日詔勅尚書令奪道恒標等法服承命悲懼五情失守俯仰慙惶無地自厝恒等誠才質闇短涂法未久所存既重眷慕亦深猥蒙優詔褒飾過美開喻誨勵言理備至但情之所安實懷罔已法服之下誓畢身命兼少習佛法不閑世事徒發非常之舉

六七

十七

終無殊異之功雖有拔能之名而無益時之用未見機毫之補將有山岳之損竊爲陛下不取也光武尚能縱嚴陵之心魏文全管寧之操折至尊之高懷遂匹夫之微志在宥羣方靡不自盡況陛下以道御物兼弘三寶使四方義學之士萃於京師新異經典流乎遐邇大法之隆於茲爲盛方將闡揚洪化助明振暉嗣祇洹之遺響扇靈軌爲之餘風建千載之軌模爲後生之津塗而恒等豈可獨屈於明時不得伸其志願伏願鑒其元元之情特垂曠蕩通物之理更賜明詔聽遂微心則銜恩九泉感德累劫不勝戰悚謹奏以聞

省所奏具意今所以相屈者時所須也不復相推本心以及於此煩慙慙廣自料理吾之情趣想卿等以體之在素不復煩言便可奉

承時命勉菩薩之蹤耳

道恒等近自陳寫冀悟聖鑒重奉明詔不蒙矜恕伏讀悲惶若無神守陛下仁弘覆載使物悅其性恒等少習法化愚情所樂誓以微命與法服俱盡而過恩垂及眷忌其陋勸弘菩薩兼濟之道然志力有限實所不堪非徒餘年苟自求免直愚懷所存私懷必守伏願鑒恕一往之誠不責偏執之咎特賜恩旨聽遂微心屢延明詔隨用悚息不勝元元之至謹重奏以聞

得重奏一二具之情事具如前詔但當開意以從時命無復煩於鄭重也

道恒等愚意所執具如前表精誠微薄不能感悟聖心累蒙還詔未蒙慈恕俯仰憂怖無復心情陛下道懷虛納養物無際願開天地

兵七

十八

之恩得遂一分之志愚守之誠畢命無辜分受違詔之愆甘引無恨屢紆聖聽追用悚息不任同極之情謹奏以聞

僧碧僧遷鳩摩耆婆三法師答姚主書停恒

標奏

并姚主書

姚主與鳩摩耆婆書

別已數旬旋有思想漸暖比自何如小虜遠舉更無處分正有憤然耳頃萬事之殷須才以理之近詔道恒等令釋羅漢之服尋菩薩之跡想當盤桓耳然道無不在法師可勸進之苟廢其尋道之心亦何必須爾也致意遷上人別來何似不審碧統復何如多事不能一二爲書恒等亦可煩諸上人勸其令造菩薩之行姚主與僧遷等書

省疏所引一二具之朕以謂獨善之美不如

兼濟之功自守之節未若拯物之大雖子陵
頡頏於光武君平傲岸於蜀肆周黨辭祿於
漢朝杜微稱聶於諸葛此皆偏尚耿介之士
耳何足以闢嘿語之要領高勝之趣哉今九
有未乂黔黎荼蓼朕以寡德獨當其弊思得

六

十九

羣才共康至治法師等雖潛心法門亦毗世
宣教縱不能導物化時勉人爲治而遠美辭
世之許由近高散髮於謝敷若九河橫流人
盡爲魚法師等雖毗世宣教亦安施手而道
恒等伏膺法訓爲日久矣然其才用足以成
務故欲枉奪其志以輔暗政耳若福報有徵
佛不虛言拯世急病之功濟時寧治之勲功
福在此而不在彼可相誨喻時副所望
僧碧僧遷法服法支鳩摩耆婆等求止恒標
罷道奏蓋聞太上以道養民而物自是其須

有德而天下治是以古之明王審違性之難
御悟任物之易因故堯放許由於箕山陵讓
放杖於魏國高祖縱四皓於終南叔度辭蒲
輪於漢世者晉國戴逵被褐於剡縣謝敷羅
髮於若耶蓋以適賢之性爲得賢也故上有
明君下有輦帶逸民之風垂訓於今矣今道
標恒等德非圓達分在守節且少習玄化伏
膺佛道一往之誠必志匪席至於敷演妙典
研究幽微足以啓悟童稚助化功德使物識
罪福則有濟苦之益苟佛不虛言標等有弘
毗耶之訓矣竊聞近日猥蒙優詔使釋法服
將擢翠翹於寒條之上曜扶渠於重冰之下
斯誠陛下仁愛愷悌寬不世之恩然碧等眷
眷竊有愚心以陛下振道德之綱以維六合
恢九德之綱以羅四海使玄風扇千載之前

仁義陶萬世之後宇宙之外感純德以化寬
九域之內肆玄津以逍遙匹夫無溝壑之怨
嫠婦無停緯之歎此實所以垂化海內所以
仰賴愚謂恒標雖區區一分守所見爲小異
然故在羅網之內即是陛下道化之一臣昔

六七

三十

李佐治十二年未聞釋奪法衣形服世議苟
於時有補袈裟之中亦有弘益何足復奪道
與俗違其適性昔巢由抗節堯許俱高四皓
匪降上下同矣斯乃古今之一揆百代之同
風且德非管仲不足華軒堂阜智非孔明豈
足三顧草廬願陛下放既往之恩從其微志
使上不過惠下不失分則皇唐之化於斯而
在箕頴之賓復見今日矣碧等庸近獻愚直
言懼觸天威追用悚息僧碧等言

廬山慧遠法師答桓玄勸罷道書

并檀
玄書

初桓玄書

夫至道緬邈佛理幽深豈是悠悠常徒所能
習求沙門去棄六親之情毀其形骸口絕滋
味被褐帶索山栖枕石永乖世務百代之中
庶或有一髣髴之間今世道士雖外毀儀容
而心過俗人所謂道俗之際可謂學步邯鄲
匍匐而歸先聖有言未知生焉知死而令一
生之中困苦形神方求冥冥黃泉下福皆是
管見未體大化迷而知反去道不遠可不三
思運不居人忽焉將老可復追哉聊贈至言
韋能納之

六七

三十一

次遠法師答

大道淵玄其理幽深銜此高旨實如來談然
貧道出家便是方外之賓雖未踐古賢之德
取其一往之志削除飾好落名求實若使幽

冥有在故當不謝於俗人外似不盡內若斷金可謂見形不及道哀哉哀哉帶索枕石華而不實管見之人不足羨矣雖復養素山林與樹木何異夫道在方寸假練形爲真卞和號慟於荆山患人不別故也昔聞其名今見其人故莊周悲慨人生天地之間如白駒之過隙以此而尋孰得久停豈可不爲將來作資言學步邯鄲者新無功失其本質故使邯人匍匐而歸百代之中有此一也豈混同以通之貧道已乖世務形權於流俗欲於其中化未化者雖復沐浴踞傲奈疑結何一世之榮劇若電光聚則致離何足貪哉淺見之徒其惑哉可謂下士聞道大而笑之真可謂迷而不反也貧道形不出人才不應世是故毀其陋質被其割截之服理未能心冥玄化遠

存大聖之制豈捨其本懷而酬高誨貧道年與時頽所患未痊乃復曲垂光慰感慶交至檀越信心幽當大法所寄豈有一傷毀其本也將非波旬試嬈之言辭拙寡聞力酬高命蓋是不逆之懷耳

僧巖法師辭青州刺史劉善明舉其秀才書

并劉善明答之

貧道弱齡出家早違俗務遊心釋風志乖孔教雖復道場未即故亦洙訓緬矣方將委質餒獸庶超九劫之功分肌哺鴿情存乘雲之

六七

三十二

馭寧能垂翼中田反跡籠樊捨夫塗中之適嬰茲廟堂之累哉且夫官人以器位必須才未有叨越分之舉終能保其榮也今輒奉還板命願收過恩無令曹公重嘆王舟再慙補秀之召非所克堪釋僧巖呈

答僧巖道人

莊篇有弱喪之謬釋典有窮子之迷每讀其書爲之長慨敬慎髮膚揚名後史仰顯既重俯弘爲大遠尋聖言斯教爲最近取諸身實迷情理瞿曇見此亦當莫逆於心況君辨破秋毫識洞今古裂冠不疑拔本不悟幽冥相駭遐邇致驚昔呂尚抱竿於八十之年志釣由時未遇君沉淪未及冀能有美若人耳如其不爾豈不悲哉僕忝蒞梓蕃庶在明不觀貢帝庭必盡才藝故欲通所未通屈所未屈如來告紛紜有乖真唱苟爲誕說豈所期耶昔王祥樵採沂側耳順始應州命公孫弘牧豕海上白首方充鄉舉終能致位元台朝天變地道暢當年聲流萬載君意何如敬布腹心想更圖之劉君白答

共七

二十三

僧巖重答

紆辱還誨優旨仍降徵莊援釋理據皎然徒欲伏羲辨情未由也已雖高義出象微言入神鄙懷所執猶或可曉何者夫知人者哲自審者明忘分昧進良所未安昔成直應命終獲滅名之慙遵祖聘能卒招楊鵠之恥若遺我欲效彼追蹤王呂恐曝腮龍津點額衆矣盜所盜器與盜同罪舉失其才亦實主交鄙可不慎乎又禮云非指玉帛孝乎豈止保膚故割肌無識於前代斷髮有加於曩辰斯蓋斬手全軀所存者大夫何怪哉願貸愚執賜遂陋襟釋僧巖呈

劉君白重答

重獲來簡始見玄解皎然之悟可謂相視而笑矣君識鑒衆流智該理奧每檢感應之源

窮尋分石之說何常不句句破的洞盡義宗
而苟自謙光乖其側席仍踵覆車無悔敗轍
非知之難行之不易也夫去國三年見似家
人者喜作客日久寧不悲心今誓捨重擔而
安坐棄羈旅如還家對孔懷之好敦九族之
美趙門欣欣爲樂已甚況復文明御運姬召
協政思賢讚道日仄忘餐以君之才弘君之
德帶玉聲朝披錦振遠功濟世猷名揚身後
與夫髡剪之辱鰥絕之苦豈可同年而語哉
相與契闊久要頗練深志若隱展禽之賢恐
招臧氏不忠之責故力疾題心重敷往白歲
云暮矣時不相待君其勉之勿有噬臍之悔
劉君白答
僧巖重書
比日之事爲可聊作一樂不謂恩旨綢繆芳

共七

二十

音驟屈勞誨之厚一至於斯伏讀未周媿汗
交集然鄙志區區已備前欸且巖之壯也猶
後於人今既老矣豈能有爲夫以耄耄之年
指麾成務此自蒼靈特授假首失功協佐龍
飛之英翼贊革命之主今欲以東畝之農夫
西園之抒叟側景前光參蹤古列無異策驚
足以均驂騶繫澤雉以雙鸞鶴斯之不倫寧
俟深察昔子泰伏命撫節公孫豫報智伯漆
身靡悔今日過賞德粹兩賢正恨年逼崦嵫
命急濛汜吞炭倒戈永與顛隔臨紙惻愴圖
識所陳幸收過眷不復翻覆釋僧巖呈
劉君白重答
君談天語地神情如鏡拙毫拂簡智思入淵
而幼失理根踳蹬皓髮惜君之才恒用歎息
君雖心在雲上而形居坎下既與黃雀爲羣

恐沒驚驚之美故率弓帛之禮屈應賓主之
 舉微牘三枉陋札再訓苟自謙沖固辭年耄
 度君齒德方亨元吉未能俯志者正當遊翔
 擇木待倚桐竹實耳鄙命輕召曷足降哉敬
 揖清風肅從所尚本圖既乖裁還慙憫劉君

兵七

三十五

白答

弘明集卷第十一

音釋

水林美小切 碧音顏切 圯顏徒回切 健渠彼切 崇渠雖切 覲利几切
 邃徐醉切 洮他刀切 健渠彼切 崇渠雖切 覲利几切
 崇徒谷切 殉離閨切 胖普半切 裡夫真切
 瘞徒計切 懷從也切 佉梵語也此云貝儼切 孱收陽切 佉收陽切 佉收陽切

士山當尤切 鄴子之鄉也 疊許觀切 燭即約切 霰切
 霰莫白切 霰莫白切 霰莫白切 霰莫白切 霰莫白切
 精神米切 躋躋直切 躋躋直切 躋躋直切 躋躋直切
 木威貌切 鯁咽古杏切 鯁咽古杏切 鯁咽古杏切 鯁咽古杏切
 郡臨苗切 暫匹茂切 結胡卦切 鮓大何切 瀝擊郎切
 羅帽呂支切 茶茶同都切 蒙蒙莫公切 蒙蒙莫公切 蒙蒙莫公切
 濛濛莫公切 濛濛莫公切 濛濛莫公切 濛濛莫公切 濛濛莫公切
 濛濛莫公切 濛濛莫公切 濛濛莫公切 濛濛莫公切 濛濛莫公切

弘明集卷第十二

兵八

梁 釋 僧 祐 撰

習鑿齒與釋道安書

譙王書論孔釋張新安答

鄭道子與禪師書論踞食

范伯倫書與王司徒論踞食

義法師答范伯倫書

并范重答

范伯倫與生觀二法師書

范伯倫踞食表并詔往復四首

晉尚書令何充等執沙門不應敬王者奏

三首

并詔二首

桓玄與八座書論道人敬王事

并八座答

桓玄與王謐書論敬王事

并王令答往復八首

廬山慧遠法師答桓玄論沙門不應敬王

者書一首

并桓玄書二首

桓玄許沙門不致禮詔

并下嗣之等答往復五首

廬山慧遠法師與桓玄論料簡沙門書一

首

并桓玄教一首

支道林法師與桓玄論州符求沙門名籍

書一首

天保寺釋道盛啓齊武帝論檢試僧事

余所撰弘明並集護法之論然援錄書表者

蓋事深故也尋沙門辭世爵祿弗縻漢魏以

來歷經英聖皆致其禮莫求其拜而庾君專

威妄起異端桓氏疑陽繼其浮議若何公莫

言則法相永沉遠上弗論則僧事頓盡望古

追慨安可不編哉易之蠱爻不事王侯禮之

儒行不臣天子在俗四民尚有不屈況棄俗

從道焉責臣禮故不在於休明而類出於季

運也至於恒標辭略遠公距玄雖全已非奇

然亦足敦厲法要日燭既寤俗之談即仙三
檄亦摧魔之說故兼載焉

羽鑿齒與釋道安書

興寧三年四月五日鑿齒稽首和南承應真
履正明白內融慈訓兼照道俗齊蔭宗虛者

共八

二

悟無常之旨存有者達外身之權清風藻於
中夏鸞響厲乎八冥玄味遠猷何榮如之弟
子聞天不終朝而雨六合者彌天之雲也弘
淵源以潤八極者四大之流也彼直無爲降
而萬物賴其澤此本無心行而高下蒙其潤
況哀世降步愍時而生資始繫於度物明道
存乎練俗乘不疾之輿以涉無遠之道命外
身之駕以應十方之求而可得玉潤於一山
冰結於一谷望閭風而不迴儀指此世而不
誨度者哉且夫自大教東流四百餘年矣雖

蕃王居士時有奉者而真丹宿訓先行上世
道運時遷俗未僉悟藻悅濤波下士而已唯
肅祖明皇帝實天降德始欽斯道手畫如來
之容口味三昧之旨戒行峻於巖隱玄祖暢
乎無生大塊既唱萬竅俱怒呼賢哲君子靡
不歸宗日月雖遠光景彌暉道業之隆莫盛
於今豈所謂月光道寂將生真土靈鉢東遷
忽驗于茲乎又聞三千得道俱見南陽明學
開士陶演真言上考聖達之誨下測道行之
驗深經普徃非斯而誰懷道邁訓舍茲孰降
是以此方諸僧咸有傾想目欣金色之瑞耳
遲無上之箴老幼等願道俗同懷繫詠之情
非常言也若慶雲東徂摩尼迴曜一躡七寶
之座暫視明哲之燈雨甘露於豐草植栴檀
於江湄則如來之教復崇於今日玄波逸響

共八

三

重蕩濯於一代矣不勝延豫裁書致心意之

蘊積曷云能暢弟子襄陽習鑿齒稽首和南

庾闡樂賢堂頌序亦云肅祖明皇帝雅好佛道手摹靈像

譙王書論孔釋

并張新安答

佛教以罪福因果有若影響聖言明審令人

寒心然自上古帝皇文武周孔典謨訓誥靡

不周備未有述三世顯叙報應者也彼衆聖

皆窮理盡性照曉物緣何得忍視陷溺莫肯

援接曾無一言示其津逕且釣而不綱弋不

射宿博碩肥膾上帝是享以此觀之蓋所難

了想二三子揚榘而陳使劃然有證祛其惑

焉

張新安答仰復淵旨匪邇伊教俯惟未造鞠

躬汎對竊以爲遂通資感涉悟藉緣誠微良

因則河漢滋惑故待問擬乎撞鐘啓發俟於

悱憤夫妙學窮理乃聖乃神光景燭八維煩

仰觀九有然而運值百齡宵均萬劫者豈非

嘉緣未構故業化莫孚哉是以聖靈輟軌斯

文莫載靡得明徵理歸指斥宗致祇以微顯

婉而成潛徒冥遠之生導三世之源積善啓

報應之轍網宿照仁蒐畋弘信既以漸漬習

成各滯日祛然後道暢皇漢之朝訓敷永平

之祀物無輶煢人斯草偃寔知放華猶昏文

宣未旭非旨睽以異通諒理均而俱蹟者附

會玄遠孰夷冒言謬犯不韙輕率狂簡

兵八

四

鄭道子與禪師書論踞食

夫聖人之訓修本祛末即心爲教因事成用

未有反性違形而篤大化者也雖復形與俗

乖事高世表至於拜敬之節揖讓之禮由申

所至道俗不殊也故齋講肄業則備其法服

禮拜有序先後有倫敬心內充而形肅于外
稽首至地不容企踞之禮斂衽十拜事非偏
坐所預而以踞食爲心用遺儀爲斂麤事理
相違未見其通者也夫有爲之教義各有之
至若般舟苦形以存道道親而形踈行之有
理用之有本踞食之教義無所弘進非苦形
退貽慢易見形而不及道者失其恭肅之情
而啓駭慢之言豈聖人因事爲教章甫不適
越之義耶原其所起或出於殊方之性或於
矯枉之中指有所救如病急則藥速非服御
長久之法也夫形教相稱事義有倫既制其
三服行其禮拜節以法鼓列以次序安得企
踞其間整慢相背者哉在昔宜然則適事所
至一日之用不可爲永年之訓理可知也故
問仁者衆而復禮爲本今禪念化心而守跡

兵八

五

不變在理既未於用又麤苟所未達敢不布
懷鄭君頌首

范伯倫與王司徒諸人書論道人踞食

范泰敬白公卿諸賢今之沙門坐有二法昔
之祇洹似當不然據今外國言語不同用捨
亦異聖人隨俗制法因方弘教尚不變其言
何必苦同其制但一國不宜有二一堂寧可
不同而今各信偏見自是非彼不尋制作之
意唯此雷同爲美鎮之無生遂至於此無虛
於受人有同於必執不求魚兔之實競攻筌
蹄之末此風不革難乎取道樹王六年以致
正覺始明玄宗自敷高座皆結跏趺坐不偏
踞也坐禪取定義不夷俟據之食美在乎食
不求飽此皆一國偏法非天下通制亦由寒
鄉無絺紵之禮日南絕旃裘之律不可見大

禹解裳之初便謂無復章甫請各兩捨以付
折中君子范泰區區正望今集一食之同過
此已往未之或知禮以和貴僧法尚同今升
齋堂對聖像堂如神在像中四雙八輩義無
云異自矜之情寧可試暫不我釋公往在襄
陽偏法已來思而不變當有其旨是以投錫
乘車義存同衆近禪師道場天會亦方其坐
豈非存大略小理不兼舉故耶方坐無時而
偏踞有時自方以恒適異爲難嘗變取同爲
易且主人降已敬賓有自來矣更諮義公了
不見酬是以敬白同意以求厥中願惠咳噫
之餘以蔽怯弱之情
釋慧義答范伯倫書

六

六

經反律師心自是此則大法之深患穢道之
首也如來制戒有開有閉開則行之無疑閉
則莫之敢犯戒防沙門不得身手觸近女人
凡持戒之徒見所親漂溺深水視其死亡無
敢救者於是世人謂沙門無慈此何道之有
是以如來爲世譏嫌開此一戒有難聽救如
來立戒是畫一之制正可謹守而行豈容以
意專輒改作俗儒猶尚謹守夏五莫敢益其
月者將欲深防穿鑿之徒杜絕好新樂異之
客而況三達制戒豈敢妄有通塞范檀越欲
令此衆改偏從方求不異之和雖貪和之爲
美然和不以道則是求同非求和也祇洹自
有衆已來至於法集未嘗不有方偏二衆既
無經律爲證而忽欲改易佛法此非小事實
未敢高同此寺受持僧祇律爲日已久且律

有明文說偏食法凡八議若無偏食之制則無二百五十矣云食不得置於床上所棄之食置於右足邊又云不得懸足累脛此豈非偏食之明證哉戒律是沙門之祕法自非國主不得預聞今諸檀越疑惑方偏欲生興廢貧道不得不推其輕重略舉數條示其有本甘受宣戒之罪佛法通塞繼諸檀越通則共獲護法之功塞必相與有滅法之罪幸願三思令幽顯無恨

范伯倫答義公

答曰前論已包此通上人意強氣猛弗之尋耳戒以防非無非何戒故愚惑之夫其戒隨俗變律華夏本不偏企則聚骨交脛之律故可得而略手食之戒無用匙筋之文何重偏坐而輕手食律不得手近女人尋復許親溺

可援是爲凡夫之疑果足以改聖人之律益知二百五十非自然定法如此則固守不爲全得師心未足多怪夏五闕文固守不爲疑明慎所見苟了何得顧衆而動企之爲義意在宜進欲速則事不得行端坐則不安其居時有踞傲之夫故非禮法所許一堂兩制上人之同泯焉莫逆弟子之和子然單獨何敢當五十大陣是用畏敵而默庶乎上善之救范伯倫與生觀二法師書

外國風俗還自不同提婆始來義觀之徒莫不沐浴鑽仰此蓋小乘法耳便謂理之所極謂無生方等之經皆是魔書提婆末後說經乃不登高座法顯後至泥洹始唱便謂常住之言衆理之最般若宗極皆出其下以此推之便是無主於內有聞輒變譬之於射後破

奪先則知外國之律非定法也偏坐之家無時而正高座說法亦復企踞外國食多用手戒無匙筯慧義之徒知而不改至於偏坐永爲不慙同自爲矛盾其誰能解弟子意常謂與人同失賢於自代其是推心樂同非敢許以求直今之奉法白衣決不可作外國被服沙門何必苦守偏俗

兵八

范伯倫論踞食表

臣言陛下體達佛理將究其致遠心遐期研精入微但恨起予非昔對揚未易臣少信大法積習善性頗聞餘論髣髴玄宗往者侍坐過蒙眷誘意猥詞訥不能有所運通此之爲恨畢世無已臣近難慧義踞食蓋區區樂同之意不敢求長於人側簷下風已達天聽臣請此事自一國偏法非經通永制外國風俗

不同言論亦異聖人不變其言何獨苦改其用言以宣意意達言忘儀以存敬敬立形廢是以聖人因事制誠隨俗變法達道乃可無律思夫其防彌繁用捨有時通塞惟理膠柱守株不以疎乎今之沙門匠之善誘道無長壹各信所見眇能虛受乃至競異於一堂之間不和於時雍之世臣竊恥之況於異臣者乎司徒弘達悟有理中不以臣言爲非今之令望信道未篤意無前定以兩順爲美不斷爲大俟此而制河可清矣慧嚴道生本自不

兵八

九

遊愛樂華夏不言此制釋公信道最篤不苦其節思而不改容有其旨羅什卓犖不羈不可測落髮而不偏踞如復可尋禪師初至詰闕求通欲以故牀入踞理不可開故不許其進後東安衆集果不偏食此即先朝舊事臣所親見者也謹啓重表

臣言陛下近遊祇洹臣固請碑讚如憶髣髴有許法駕既遊臣輒仰刊碑上曰皇帝讚正此三字而已專輒之罪思臣所甘至於記福冥中未知攸濟若賜神筆數字臣死且不朽以之弘獎風尚有益而無損萬幾脫有未暇聖旨自可笑受之左史侍衛之臣寧無自效之心裨謚世叔何遠之有可不勞聖慮亦冕旒之意也臣事久謝生塗已盡區區在心唯

來世而已臣受恩深重祿賜有餘自度終無報於聖世已矣蓋首並結草之誠願陛下哀而弗責臣言詔知與慧義論踞食近亦粗聞率意不異來旨但不看佛經無經制以所見耳不知慧嚴云何道生便是懸同慧觀似未肯悔其始位也比自可與諸道人更求其中耶祇洹碑讚乃不憶相許既非所習加以無暇不獲相酬甚以爲恨重表

臣言奉被明詔悚懼屏營營允偏見不足陳聞直以事已上達不寧寢默今勅又令更求其中是用猖狂復申本懷臣謂理之所在幸可不以文害意五帝不相襲禮三王不沿其樂革命隨時其義並大莊周以古今譬舟車孟軻以專信書不如無書是故證羊非直聞

斯兩用大道之行天下爲家臣之區區一堂
之同而況異俗偏制本非中庸之教生義觀
得蒙弘接聖旨脫有下問望其依理上酬不
敢以多自助取長於人

慧觀答臣都無理據唯褒臣以過言貶臣以
干非推此疑其必悔未便有反善怙辭臣弘
亦謂爲然慧義弘陣已崩走伏路絕恃此爲
救難乎自免況復司契在上道辭知窮臣近
難慧觀輒復上呈如左臣以愚鄙將智而耄
豈惟言之不中深懼不覺其悞侍衛之臣實
時之望既不能矜臣此意又不能誨臣不逮
此皆臣自招之自咎而已伏願陛下錄其一
往之至不以知拙爲罪復敦冒昧干穢竊恃
古典不加刑之耳

尚書令何充奏沙門不應盡敬

共八

并詔
五首
十一

晉咸康六年成帝幼冲庾冰輔政謂沙門應
盡敬王者尚書令何充等議不應敬下禮官
詳議博士議與充同門下承冰旨爲駁尚書
令何充及僕射褚翌諸葛恢尚書馮懷謝廣
等奏沙門不應盡敬

尚書令冠軍撫軍都鄉侯臣充散騎常侍左
僕射長平伯臣翌散騎常侍右僕射建安伯
臣恢尚書關中侯臣懷守尚書昌安子臣廣
等言世祖武皇帝以盛明革命肅祖明皇帝
聰聖玄覽豈于時沙門不易屈膝顧以不變
其修善之法所以通天下之志也愚謂宜遵
承先帝故事於義爲長

庾冰重諷旨謂應盡敬爲晉成帝作詔
夫萬方殊俗神道難辨有自來矣達觀傍通
誠當無怪況跪拜之禮何必尚然當復原先

王所以尚之之意豈直好此屈折而坐邁繁
辟哉固不然矣因父子之敬建君臣之序制
法度崇禮秩豈徒然哉良有以矣既其有以
將何以易之然則名禮之設其無情乎且今
果有佛耶將無佛耶有佛耶其道固弘無佛
耶義將何取繼其信然將是方外之事方外
之事豈方內所體而當矯形骸違常務易禮
典棄名教是吾所甚疑也名教有由來百代
所不廢昧且不顯後世猶殆殆之爲弊其故
難尋而今當遠慕茫昧依稀未分棄禮於一
朝廢教於當世使夫凡流傲逸憲度又是吾
之所甚疑也縱其信然縱其有之吾將通之
於神明得之於曾懷耳軌憲宏模固不可廢
之於正朝矣凡此等類皆晉民也論其才智
又常人也而當因所說之難辨假服飾以陵

兵八

三

度抗殊俗之傲禮直形骸於萬乘又是吾所
弗取也諸君並國器也悟言則當測幽微論
治則當重國典苟其不然吾將何述焉
尚書令何充及褚翌諸葛恢馮懷謝廣等
重表

尚書令冠軍撫軍都鄉侯臣充散騎常侍左
僕射長平伯臣翌散騎常侍右僕射建安伯
臣恢尚書關中侯臣懷守尚書昌安子臣廣
等言詔書如右臣等闇短不足以讚揚聖旨
宣暢大義伏省明詔震懼屏營輒共尋詳有
佛無佛固非臣等所能定也然尋其遺文鑽
其要旨五戒之禁實助王化賤昭昭之名行
貴冥冥之潛操行德在於忘身抱一心之清
妙且與自漢世迄于今日雖法有隆衰而弊
無妖妄神道經久未有其比也夫詛有損也

祝必有益臣之愚誠實願塵露之微增潤萬
岱區區之況上裨皇極今一令其拜遂壞其
法令修善之俗廢於聖世習俗生常必致愁
懼隱之臣心竊所未安臣雖矇蔽豈敢以偏
見疑誤聖聽直謂世經三代人更明聖今不
爲之制無虧王法而幽冥之格可無壅滯是
以復陳愚誠乞垂省察謹啓

成帝重詔

省所陳具情旨幽昧之事誠非寓言所盡然
其較略及大人神常度粗復有分例耳大都
百王制法雖質文隨時然未有以殊俗叅治
怪誕雜化者也豈曩聖之不達而來聖之宏
通哉且五戒之才善粗擬似人倫而更於世
主略其禮敬耶禮重矣敬大矣爲治之綱盡
於此矣萬乘之君非好尊也區域之民非好

卑也而卑尊不陳王教不得不一二之則亂
斯曩聖所以憲章體國所宜不惑也通才博
採往往備其事修之家可以修之國及朝則
不可斯豈不遠也省所陳果亦未能了有之
與無矣縱其了猶謂不可以叅治而況都無
而當以兩行耶

尚書令何充僕射褚翬等三奏不應故事

臣等雖誠暗蔽不通遠旨至於乾乾夙夜思
循王度寧苟執偏管而亂大倫直以漢魏逮
晉不聞異議尊卑憲章無或暫虧也今沙門
之慎戒專專然及爲其禮一而已矣至於守
戒之篤者亡身不吝何敢以形骸而慢禮敬
哉每見燒香咒願必先國家欲福祐之隆情
無極已奉上崇順出於自然禮儀之簡蓋是
專一守法是以先聖御世因而弗革也天網

恢恢疎而不失臣等悽悽以爲不令致拜於法無虧因其所利而惠之使賢愚莫敢不用情則上有天覆地載之施下有守一修善之人謹復陳其愚淺願蒙省察謹啓

于時庚冰
蟻寢竟不

桓玄與八座書論道人敬事

共八

玄再拜白頓首八日垂至舊諸沙門皆不敬王者何庾雖已論之而並率所見未是以理屈也庾意在尊主而理據未盡何出於偏信遂淪名體夫佛之爲化雖誕以茫浩推于視聽之外然以敬爲本此處不異蓋所期者殊非敬恭宜廢也老子同王侯於三大原其所重皆在於資生通運豈獨以聖人在位而比稱二儀哉將以天地之大德曰生通生理物存乎王者敬尊其神器而禮寔惟隆豈是虛

相崇重義存君御而已哉沙門之所以生生資存亦日用於理命豈有受其德而遣其禮沾其惠而廢其敬哉既理所不容亦情所不安一代之大事宜共求其衷想復相與研盡之比八日令得詳定也桓玄再拜頓首

八座答

此一首
出故事

中軍將軍尚書令宜陽開國侯桓謙等惶恐死罪奉誨使沙門致敬王者何庾雖論意未究盡此是大事宜使允中實如雅論誨然佛法與老孔殊趣禮教正乖人以髮膚爲重而

共八

十五

髡削不疑出家棄親不以色養爲孝土木形骸絕欲止競不期一生要福萬劫世之所貴已皆落之禮教所重意悉絕之資父事君天屬之至猶離其親愛豈得致禮萬乘勢自應廢彌歷三代置其絕羈當以神明無方亦不

以涯檢視聽之外或別有理今便使其致恭
恐應革者多非惟拜起又王者奉法出於敬
信其理而變其儀復是情所未了即而容之
乃是在宥之弘王令以別答公難孔國張敞
在彼想已面諮所懷道實諸道人並足酬對
高旨下官等不諳佛理率情以言愧不足覽
謙等惶恐死罪

桓玄書與王謐書論道人應敬王事

并王謐
答往復

首八

沙門抗禮至尊正自是情所不安一代大事
宜共論盡之今與八座書向已送都今付此
信君是宜在此理者違聞德音

王謐答桓玄書

領軍將軍吏部尚書中書令武岡男王謐惶
恐死罪奉誨及道人抗禮至尊并見與八座

書具承高旨容音之唱辭理兼至近者亦粗
聞公道未獲究盡尋何庾二旨亦恨不悉以
爲二論漏於偏見無曉然厭心處真如雅誨
夫佛法之興出自天竺宗本幽遐難以言辨
既涉乎教故可略而言耳意以爲殊方異俗
雖所安每乖至於君御之理莫不必同今沙
門雖意深於敬不以形屈爲禮迹充率土而
趣超方內者矣是以外國之君莫不降禮良
以道在則貴不以人爲輕重也尋大法宣流
爲日諒久年踰四百歷代有三雖風移政易
十六
而弘之不異豈不以獨絕之化有日用於陶
漸清約之風無害於隆平者乎故王者拱已
不恨恨於缺戶沙門保真不自疑於誕世者
也承以通生理物在乎王者考諸理歸實如
嘉論三復德音不能已已雖欲奉酬言將無

寄猶以爲功高者不賞惠深者忘謝雖復一拜一起亦豈足答濟通之德哉公眷眚未遺猥見逮問輒率陳愚管不致嫌於所奉耳願不以人廢言臨白反側謚惶恐死罪
桓玄難

來示云沙門雖意深於敬而不以形屈爲禮難曰沙門之敬豈皆略形存心懺悔禮拜亦篤於事爰暨之師建于上座與世人揖跪但爲小異其制耳既不能忘形於彼何爲忽儀於此且師之爲理以資悟爲德君道通生則理宜在本在三之義豈非情理之極哉
來示云外國之君莫不降禮良以道在則貴不以人爲輕重也

難曰外國之君非所宜喻而佛教之興亦其旨可知豈不以六夷驕強非常教所化故大

兵八

七

設靈奇使其畏服既畏服之然後順軌此蓋是本懼鬼神福報之事豈是宗玄妙之道耶道在則貴將異於雅旨豈得被其法服便道在其中若以道在然後爲貴就如君言聖人之道道之極也君臣之敬愈敦於禮如此則沙門不敬豈得以道在爲貴哉

來示云歷年四百歷代有三而弘之不異豈不以獨絕之化有日用於陶漸清約之風無害於隆平者乎

難曰歷代不革非所以爲證也曩者晉人略無奉佛沙門徒衆皆是諸胡且王者與之不接故可任其方俗不爲之檢耳今主上奉佛親接法事事異於昔何可不使其禮有准日用清約有助于教皆如君言此蓋是佛法之功非沙門傲誕之所益也今篤以祇敬將無

彌濃其助哉

來示云功高者不賞惠深者忌謝雖復一拜一起豈足答濟通之恩

難曰夫理至無酬誠如來示然情在罔極則敬自從之此聖人之所以緣情制禮而各通其寄也若以功深惠重必略其謝則釋迦之德爲是深耶爲是淺耶若淺耶不宜以小道而亂大倫若深耶豈得彼肅其恭而此弛其敬哉

王謚重答

難曰沙門之敬豈皆略形存心懺悔禮拜亦篤於事哉

答曰夫沙門之道自以敬爲主但津塗既殊義無降屈故雖天屬之重形禮都盡也沙門所以推宗師長自相崇敬者良以宗致既同

矣

十八

則長幼成序資通有係則事與心應原佛法雖曠而不遺小善一分之功報亦應之積毫成山義斯著矣

難曰君道通生則理應在本在三之義豈非情理之極哉

答曰夫君道通生則理同造化夫陶鑄敷氣功則弘矣而未有謝惠於所稟厝感於理本者何良以冥本幽絕非物象之所舉運通理妙豈麤迹之能酬是以夫子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此之謂也

難曰外國之君非所應喻佛教之興亦其旨可知豈不以六夷驕強非常教所化故大設靈奇使其畏服

答曰夫神道設教誠難以言辨意以爲大設靈奇示以報應此最影響之實理佛教之根

要今若謂三世爲虛誕罪福爲畏懼則釋迦之所明殆將無寄矣常以爲周孔之化救其甚弊故言迹盡乎一生而不開萬物之塗然遠探其旨亦往往可尋孝悌仁義明不謀而自周四時之生殺則矜慈之心見又屢抑仲由之問亦似有深旨但教體既殊故此處常昧耳靜而求之殆將然乎殆將然乎

難曰君臣之敬愈敦於禮如此則沙門不敬豈得以道在爲貴哉

答曰重尋高論以爲君道運通理同三大是以前條已粗言意以爲君人之道竊同高旨至於君臣之敬則理盡名教今沙門既不臣王侯故敬與之廢耳

難曰歷代不革非所以爲證也曩者晉人略無奉佛沙門徒衆皆是諸胡且王者與之不

接故可任其方俗不爲之檢耳

答曰前所以云歷有年代者正以容養之道要當有以故耳非謂已然之事無可改之理也此蓋言勢之所至非畫然所據也胡人不接王者又如高唱前代之不論或在於此耶難曰此蓋是佛法之功非沙門傲誕之所益今篤以祇敬將無彌濃其助哉

答曰敬尋來論是不誣佛理也但傲誕之迹有虧大化誠如來誨誠如來誨意謂沙門之道可得稱異而非傲誕今若以千載之末淳風轉薄橫服之徒多非其人者敢不懷愧今但謂自理而默差可遺人而言道耳前答云不以人爲輕重微意在此矣

難曰若以功深惠重必略其謝則釋迦之德爲是深耶爲是淺耶若淺耶不宜以小道而

亂大倫若深耶豈得彼肅其恭而此施其敬哉

答曰以爲釋迦之道深則深矣而瞻仰之徒彌篤其敬者此蓋造道之倫必資行功行功之美莫尚於此如斯乃積行之所因來世之

兵八

二十

關鍵也且致敬師長功猶難抑況擬心宗極而可替其禮哉故雖俯仰累劫而非謝惠之謂也

桓玄重難

省示猶復未釋所疑因來告復粗有其難夫情敬之理豈容有二皆是自內以及外耳既入於有情之境則不可得無也若如來言王者同之造化未有謝惠於所稟厝感於理本是爲功玄理深莫此之大也則佛之爲化復何以過茲而來論云津塗既殊則義無降屈

宗致既同則長幼成序資通有條則事與心應若理在已本德深居極豈得云津塗之異而云降屈耶宗致爲是何耶若以學業爲宗致者則學之所學故是發其自然之性耳苟自然有在所由而稟則自然之本居可知矣資通之悟更是發瑩其末耳事與心應何得在此而不在彼又云周孔之化救其甚弊故盡於一生而不開萬劫之塗夫以神奇爲化則其教易行異於督以仁義盡於人事也是以黃巾妖惑之徒皆赴者如雲若此爲實理行之又易聖人何緣捨所易之實道而爲難行之末事哉其不然也亦以明矣將以化教殊俗理在權濟恢誕之談其趣可知又云君臣之敬理盡名教今沙門既不臣王侯故敬與之廢何爲其然夫敬之爲理上紙言之詳

兵八

三十一

矣君臣之敬皆是自然之所生理篤於情本豈是名教之事耶前論已云天地之大德曰生通生理物存乎王者苟所通在斯何得非自然之所重哉又云造道之倫必資功行積行之所因來世之關鍵也擬心宗極不可替其敬雖俯仰累劫而非謝惠之謂請復就來旨而借以爲難如來告是敬爲行首是敦敬之重也功行者當計其爲功之勞耳何得直以珍仰釋迦而云莫尚於此耶惠無所謝達者所不感但理根深極情敬不可得無耳臣之敬君豈謝惠者耶

王謐重答

奉告并垂重難具承高旨此理微緬至難厝言又一代大事應時詳盡下官才非拔幽特乏研析且妙難精詣益增茫惑但高旨既臻

不敢默已輒復率其短見妄酬來誨無以啓發容致祇用反側願復詢諸道人通才蠲其不逮公云宗致爲是何耶若以學業爲宗致者則學之所學故是發其自然之性耳苟自然有在所由而稟則自然之本居可知矣今以爲宗致者是所趣之至道學業者日用之筌蹄今將欲趣彼至極不得不假筌蹄以自運耳故知所假之功未是其絕處也夫積學以之極者必階塵以及妙魚獲而筌廢理斯見矣公以爲神奇之化易仁義之功難聖人何緣捨所易之實道而爲難行之末事哉其不然也亦以明矣意以爲佛之爲教與內聖永殊既云其殊理則無並今論佛理故當依其宗而立言也然後通塞之塗可得而詳矣前答所以云仁善之行不殺之旨其若似可

同者故引以就此耳至於發言抗論津徑所歸固難得而一矣然愚意所見乃更以佛教爲難也何以言之今內聖所明以爲出其言善應若影響如其不善千里違之如此則善惡應於俄頃禍福交於目前且爲仁由己弘之則是而猶有棄正而即邪背道而從欲者矣況佛教喻一生於彈指期要終于永劫語靈異之無位設報應於未兆取之能信不亦難乎是以化暨中國悟之者尠故本起經云正言似反此之謂矣

公云行功者當計其爲功之勞何得直以珍仰釋迦而云莫尚於此耶請試言曰以爲佛道弘曠事數彌繁可以練神成道非唯一事也至於在心無倦於事能勞珍仰宗極便是行功之一耳前答所以云莫尚於此者自謂

共八

二十三

擬心宗轍其理難尚非謂禮拜之事便爲無取也但既在未盡之域不得不有心於希通雖一分之輕微必終期之所須也

公云君臣之敬皆是自然之所生理篤於情本豈是名教之事耶敬哉高論不容間然是以前答云君人之道竊同高旨者意在此也至於君臣之敬事盡揖拜故以此爲名教耳非謂相與之際盡於形迹也請復重伸以盡微意夫太上之世君臣已位自然情愛則義著化本于斯時也則形敬蔑聞君道虛運故相安之理泰臣遇冥陶故事盡於知之因此而推形敬不與心爲影響殆將明矣及親譽既生茲禮乃興豈非後聖之制作事與時應者乎此理虛邈良難爲辨如其未允請俟高尚

桓玄重書

來難手筆甚佳殊爲斐然可以爲釋疑處殊是未至也遂相攻難未見其已今復料要明在三之理以辨對輕重則敬否之理可知想研微之功必在苦愈析耳八日已及今與右僕射書便令施行敬事尊主之道使天下莫不敬雖復佛道無以加其尊豈不盡善耶事雖已行無預所論宜究也想諸人或更有精析耳可以示仲文

桓玄重難

比獲來示并諸人所論並未有以釋其所疑就而爲難殆以流遷今復重伸前意而委曲之想是有以頓白馬之轡知辨制之有耳夫佛教之所重全以神爲貴是故師徒相宗莫二其倫凡神之明闇各有本分分之所資稟

共

二五

之有本師之爲功在於發悟譬猶荆璞而瑩拂之耳若質非美玉琢磨何益是爲美惡存乎自然深德在於資始拂瑩之功實已求焉旣懷玉在中又匠以成器非君道則無以伸遂此生而通其爲道者也是爲在三之重而師爲之末何以言之君道兼師而師不兼君教以弘之法以齊之君之道也豈不然乎豈可以在理之輕而奪宜尊之敬三復其理念所疑駭制作之旨將在彼而不在此錯而用之其弊彌甚想復領其趣而貴其事得之濠

上耳

王謐重答

重虧嘉誨云佛之爲教以神爲貴神之明闇各有本分師之爲理在於發悟至於君道則可以伸遂此生通其爲道者也示爲師無該

通之美君有兼師之德弘宗主之大禮折在三之深淺實如高論實如高論下官近所以脫言鄙見至於往反者緣顧問既萃不容有隱乃更成別辯一理非但習常之惑也既重研妙旨理實恢邈曠若發蒙於是乎在承已命庾恒施行其事至敬時定公私幸甚下官瞻仰所悟義在擊節至於濠上之誨不敢當命也

廬山慧遠法師答桓玄書沙門不應敬王者

書

并桓玄書二首

桓玄書與遠法師

沙門不敬王者既是情所不了於理又是所未諭一代大事不可令其體不允近與八座書今示君君可述所以不敬意也此便當行之於事一二令詳遣想君必有以釋其所疑

耳王領軍大有任此意近亦同遊謝中面共諮之所據理殊未釋所疑也令郭江州取君答可旨付之

遠法師答

詳省別告及八座書問沙門所以不敬王者意義在專主崇上遠存名體徵引老氏同王侯於三大以資生運通之道故宜重其神器若推其本以尋其源咸稟氣於兩儀受形於父母則以生生通運之道爲弘資存日用之理爲大故不宜受其德而遺其禮沾其惠而廢其敬此檀越立意之所據貧道亦不異於高懷求之於佛教以尋沙門之道理則不然何者佛經所明凡有二科一者處俗弘教二者出家修道處俗則奉上之禮尊親之敬忠孝之義表於經文在三之訓彰于聖典斯與

王制同命有若符契此一條全是檀越所明理不容異也出家則是方外之賓迹絕於物其爲教也達患累緣於有身不存身以息患知生生由於稟化不順化以求宗求宗不由於順化故不重運通之資息患不由於存身

共八

三六

故不貴厚生之益此理之與世乖道之與俗反者也是故凡在出家皆隱居以求其志變俗以達其道變俗服章不得與世典同禮隱居則宜高尚其跡夫然故能拯溺族於沉流拔幽根於重劫遠通三乘之津廣開人天之路是故內乖天屬之重而不違其孝外闕奉主之恭而下失其敬若斯人者自誓始於落簪立志成於暮歲如今一夫全德則道洽六親澤流天下雖不處王侯之位固已協契皇極大庇生民矣如此豈坐受其德虛沾其惠

與夫尸祿之賢同其素餐者哉檀越頃者以有其服而無其人故澄清簡練容而不雜此命既宣皆人百其誠遂之彌深非言所喻若復開出處之迹以弘方外之道則虛襟者挹其遺風漱流者味其餘津矣若澄簡之後猶不允情其中或真偽相冒涇渭未分則可以道廢人固不應以人廢道以道廢人則宜去其服以人廢道則宜存其禮禮存則制教之旨可尋跡廢則遂志之歡莫由何以明其然夫沙門服章法用雖非六代之典自是道家之殊制俗表之名器名器相涉則事乖其本事乖其本則禮失其用是故愛夫禮者必不虧其名器得之不可虧亦有自來矣夫遠遵古典者猶存告朔之餼羊餼羊猶可以存禮豈況如來之法服耶推此而言雖無其道必

共八

三

宜存其禮禮存則法可弘法可弘則道可尋
此古今所同不易之大法也又袈裟非朝宗
之服鉢盂非廊廟之器軍國異容戎華不雜
剃髮毀形之人忽廁諸夏之禮則是異類相
涉之象亦竊所未安檀越奇韻挺於弱年風
流邁於季俗猶參究時賢以求其中此而推
之必不以人廢言貧道西垂之年假日月以
待盡情之所惜豈存一已苟恪所執蓋欲令
三寶中興於命世之運明德流芳於百代之
下耳若一旦行此佛教長淪如來大法於茲
泯滅天人感歎道俗革心矣貧道幽誠所期
復將安寄緣眷遇之隆故殫其所懷執筆悲
懣不覺涕泗橫流

桓太尉答

并詔侍沙
門敬事

知以方外遺形故不貴為生之益求宗不由

順化故不重運通之資又云內乖天屬之重
而不違其孝外闕奉主之恭而不失其敬若
如來言理本無重則無緣有致孝之情事非
資通不應復有致恭之義君親之情許其未
盡則情之所寄何為絕之夫累著在於心滯
不由形敬形敬蓋是心之所用耳若乃在其
本而縱以形敬此復所未之諭又云佛教兩
弘亦有處俗之教或澤流天下道洽六親固
以協贊皇極而不虛沾其德矣夫佛敬存行
各以事應因緣有本必至無差者也如此則
為道者亦何能違之哉是故釋迦之道不能
超白淨於津梁雖未獲須陀故是同國人所
蒙耳就如來言此自有道深德之功固非今
之所謂宜教者所可擬議也來示未能共求
其理便大致慨然故是未之喻也想不惑留

常之滯而謬情理之用耳

桓玄許道人不致禮詔

并答住返五首

門下佛法宏誕所不能了推其篤至之情故寧與其敬耳今事既在已苟所不了且當寧從其略諸人勿復使禮也使皆使聞知十二

月三日

侍中臣嗣之給事黃門侍中臣袁恪之言詔書如右神道冥昧聖詔幽遠陛下所弘者大爰逮道人奉佛者耳率土之民莫非王臣而以向化法服便抗禮萬乘之主愚情所未安拜起之禮豈虧其道尊卑大倫不宜都廢若許其名教之外闕其拜敬之儀者請一斷引見啓可紀識謹啓

何緣爾便宜奉詔

太亨二年十二月四日門下通事令史臣馬

共八

三九

範侍中臣嗣之言啓事重被明詔崇沖挹之至履謙光之道愚情眷眷竊有未安治道雖殊理至同歸尊親尊親法教不乖老子稱四大者其尊一也沙門所乘雖異跡不超世豈得不同乎天民陛下誠欲弘之於上然卑高之禮經治之典愚謂宜俯順羣心永爲來式請如前所啓謹啓

置之使自己亦是兼愛九流各遂其道也侍中祭酒臣嗣之言重被明詔如右陛下至德圓虛使吹萬自己九流各徇其美顯昧並極其致靈澤幽流無思不懷羣方所以資通天人所以交暢臣聞佛教以神慧爲本導達爲功自斯已還蓋是斂羸之用耳神理緬邈求之於自形而上者虔肅拜起無虧於戒若行道不失其爲恭王法齊敬於率土道憲兼隆

內外咸得矣臣前受外任聽承踈短乃不知去春已有明論近在直被詔便率其愚情不懼允合還此方見斯事屢經神筆宗致悠邈理析微遠非臣駑鈍所能擊讚沙門抗禮已行之前代今大明既升道化無外經國大倫不可有闕請如先所啓攝外施行謹啓自有內外兼弘者何其於用前代理卿區區惜此更非讚其道也

侍中祭酒臣嗣之言重奉詔自有內外兼弘者聖旨淵通道冠百王伏讚仰歎非愚淺所逮尊主祇法臣下之節是以拳拳頻執所守明詔超邈遠略常均臣闇短不達追用愧悚輒奉詔付外宣攝遵承謹啓元始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上

廬山慧遠法師與桓玄論料簡沙門書

并桓玄書

卷八

三十

桓玄輔政欲沙汰衆與僚屬教

夫神道茫昧聖人之所不言然惟其制作所弘如將可見佛所貴無爲慙慙在於絕欲而比者陵遲遂失斯道京師競其奢淫榮觀紛於朝市天府以之傾匱名器爲之穢黷避役鍾於百里逋逃盈於寺廟乃至一縣數千猥成屯落邑聚遊食之羣境積不羈之衆其所以傷治害政塵滓佛教固已彼此俱弊實汙風軌矣便可嚴下在此諸沙門有能伸述經誥暢說義理者或禁行修整奉戒無虧恒爲阿練若者或山居養志不營流俗者皆足以宣寄大化亦所以示物以道弘訓作範幸兼內外其有違於此者皆悉罷道所在領其戶籍嚴爲之制速申下之并列上也唯廬山道德所居不在搜簡之例

遠法師與桓太尉論料簡沙門書

佛教陵遲穢雜日久每一尋思憤慨盈懷常恐運出非意混然淪淪此所以夙宵歎懼忘寢與食者也見檀越澄清諸道人教實應其本心夫涇以渭分則清濁殊流枉以直正則

卷八

三十一

不仁自遠推此而言符命既行必二理斯得然令飾偽取容者自絕於假通之路信道懷真者無復負俗之嫌如此則道世交興三寶復隆於茲矣貧道所以寄命江南欲託有道以存至業之隆替寔由乎人值檀越當年則是貧道中興之運幽情所託已冥之在昔是以前後書疏輒以憑寄爲先每尋告慰眷懷不忘但恐年與時乖不盡檀越盛隆之化耳今故諮白數條如別疏

經教所開凡有三科一者禪思入微二者諷

味遺典三者興建福業三科誠異皆以律行爲本檀越近制似大同於此是所不疑或有興福之人內不毀禁而迹非阿練若者或多誦經諷詠不絕而不能暢說義理者或年已宿長雖無三科可記而體性真正不犯大非者凡如此輩皆是所疑今尋檀越所遣之例不應問此而外物惶惑莫敢自寧故以別白夫形跡易察而真偽難辨自非遠鑒得之信難若是都邑沙門經檀越視聽者固無所疑若邊局遠司識不及遠則未達教旨或因符命濫及善人此最其深憂若所在執法之官意所未詳又時無宿望沙門可以求中得令送至大府以經高鑒者則於理爲弘想檀越神慮已得之於心直是貧道常近之情故不能不及耳若有族姓子弟本非役門或世奉

大法或弱而天悟欲棄俗入道求作沙門推例尋意似不塞其清塗然要須諮定使洗心向味者無復自疑之情昔外國諸王多參懷聖典亦有因時助弘大化扶危救弊信有自來矣檀越每期情古人故復略叙所聞

卷八

三十三

支道林法師與桓玄論州符求沙門名籍書
隆安三年四月五日京邑沙門等頓首白夫標極有宗則仰之者至理契神冥則沐浴彌深故尼父素室顏氏流連豈不以道隆德盛直往忌反者哉貧道等雖人凡行薄奉修三寶愛自天至信不待習但日損功德撫心增愧賴聖主哲王復躬弘其道得使山居者騁業城傍者閑道緣皇澤曠灑朽榦蒙榮然沙門之於世也猶虛舟之寄大壑耳其來不以事退亦乘閑四海之內竟自無宅邦亂則振

錫孤遊道洽則欣然俱萃所以自遠而至良有以也將振宏綱於季世展誠心於百代而頃頻被州符求沙門名籍煎切甚急未悟高旨野人易懼抱憂實深遂使禪人失靜勤士廢行喪精絕氣達旦不寐索然不知何以自安伏願明公扇唐風於上位待白足於其下使懷道獲濟有志俱全則身已體盡畢命此矣天聽殊邈或未具簡謹以上聞伏追悚息天保寺釋道盛啓齊武皇帝論檢試僧事

卷八

三十五

昔者仲尼養徒三千學天文者則戴圓冠學地理者則履方屨楚莊周詣哀公曰蓋聞此國有知天文地理者不少請試之哀公即宣令國內知天文者著圓冠知地理者著方屨來詣門唯有孔丘一人到問無不對故知餘

者皆為竊服矣釋迦興世說四諦六度制戒
威儀舍利弗等皆得羅漢故知大法非為無
宗但自爾已來人根轉鈍去道懸遠習惑纏
心若能隔意則合律科不爾皆是竊服者伏
願陛下聖明深恕此理弗就凡夫求聖人之
道昔鄭子產稱曰大賢尚不能收失為申徒
嘉所譏況今末法比丘寧能收失若不收失
每起惡心寺之三官何以堪命國有典刑願
勅在所依罪治戮幸可不亂聖聽盛雖老病
遠慕謗木敢以陳聞伏紙流汗謹啓

弘明集卷第十二

音釋

翌逸職切謚彌畢切恨力黨切不得志也厝倉故切鍵巨展切餼虛器切牲生曰餼駑乃都切駑駑駘也

弘明集卷第十三

共九

梁 釋 僧 祐 撰

郗嘉賓奉法要

顏延之庭詰二章

王該日燭

共九

郗中書嘉賓奉法要

三自歸者歸佛歸十二部經歸比丘僧過去
現在當來三世十方佛三世十方經法三世
十方僧每禮拜懺悔皆當至心歸命并慈念
一切衆生願令悉得度脫外國音稱南無漢
曰歸命佛者漢音曰覺僧者漢音曰衆五戒
一者不殺不得教人殺常當堅持盡形壽二
者不盜不得教人盜常當堅持盡形壽三者
不婬不得教人婬常當堅持盡形壽四者不
欺不得教人欺常當堅持盡形壽五者不飲

酒不得以酒爲惠施常當堅持盡形壽若以
酒爲藥當推其輕重要於不可致醉醉有三
十六失經教以爲深戒不殺則長壽不盜則
常泰不婬則清淨不欺則人常敬信不醉則
神理明治已行五戒便修歲三月六齋歲三
齋者正月一日至十五日五月一日至十五
日九月一日至十五日六月六齋者月八日十
四日十五日二十三日二十九日三十日凡
齋日皆當魚肉不御迎中而食既中之後甘
香美味一不得嘗洗心念道歸命三尊悔過
自責行四等心遠離房室不著六欲不得鞭
撻罵詈乘駕牛馬帶持兵仗婦人則兼去香
花脂粉之飾端心正意務存柔順齋者普爲
先亡見在知識親屬并及一切衆生皆當因
此至誠玄想感發心既感發則終免罪苦是

以忠孝之士務加勉勵良以兼拯之功非徒在已故也齋日唯得專惟玄觀講頌法言若不能行空當習六思念六思念者念佛念經念僧念施念戒念天何謂念天十善四等爲應天行又要當稱力所及勉濟衆生

共九

十善者身不犯殺盜姪意不嫉恚癡口不妄言綺語兩舌惡口何謂不殺常當矜愍一切蠕動之類雖在困急終不害彼利已凡衆生危難皆當盡心營救隨其水陸各令得所疑有爲已殺者皆不當受何謂爲盜凡取非已有不問小大及莅官不清皆謂之盜何謂爲姪一切諸著普謂之姪施之色欲非正匹偶皆不得犯又私竊不公亦兼盜罪所謂嫉者謂妬忌也見人之善見人有德皆當代之懽喜不得有爭競憎嫉之心所謂恚者心懷忿

恨藏結於內所謂癡者不信大法疑昧經道何謂妄言以無爲有虛造無端何謂綺語文飾巧言華而不實何謂兩舌背向異辭對此說彼何謂惡口謂罵詈也或云口說不善之事令人承以爲罪亦爲惡口凡此十事皆不得暫起心念是爲十善亦謂十戒五戒檢形十善防心事有疎密故報有輕重凡在有方之境總謂三界三界之內凡有五道一曰天二曰人三曰畜生四曰餓鬼五曰地獄全五戒則人相備具十善則生天堂全一戒者則亦得爲人人有高卑或壽夭不同皆由戒有多少反十善者謂之十惡十惡畢犯則入地獄抵撲強梁不受忠諫及毒心內盛徇私欺殆則或墮畜生或生蛇虺慳貪專利常苦不足則墮餓鬼其罪差輕少而多陰私情不公

共九

亮皆墮鬼神雖受微福不免苦痛此謂三塗亦謂三惡道

色痛痒思想生死識謂之五陰凡一切外物有形可見者爲色失之則憂惱爲痛得之則歡喜爲痒未至逆念爲思過去追憶爲想心念始起爲生想過意識滅爲死曾關於心戢而不忘爲識識者經歷累劫猶萌之於懷雖昧其所由而滯於根潛結始自毫釐終成淵岳是以學者務慎所習五蓋一曰貪婬二曰瞋恚三曰愚癡四曰邪見五曰調戲別而言之求欲爲貪耽著爲婬外發爲瞋內結爲恚繫於縛著觸理倒惑爲愚癡生死因緣癡爲本一切諸著皆始於癡地獄苦酷多由於恚經云卒鬪殺人其罪尚輕懷毒陰謀則累劫彌結無解脫之期

六情一名六衰亦曰六欲謂目受色耳受聲鼻受香舌受味身受細滑心受識識者即上所謂識陰者也五陰六欲蓋生死之原本罪苦之所由消禦之方皆具載衆經

經云心作天心作人心作地獄心作畜生乃至得道者亦心也凡慮發乎心皆念念受報雖事未及形而幽對冥構夫情念圓速倏忽無間機動毫端遂充宇宙罪福形道靡不由之吉凶悔吝定於俄頃是以行道之人每慎獨於心防微慮始以至理爲城池常領本以御末不以事形未著而輕起心念豈唯言出乎室千里應之莫見乎隱所慎在形哉

兵九

然則教之所施其在常近乎原夫天理之於
罪福外泄則愈輕內結則彌重既跡著於人
事必有損於冥應且伐善施勞有生之大情
匿非文過品物之所同善著則跡彰跡彰則
譽集苟情係沮勸而譽集而外藏吝之心必

盈乎內且人之君子猶天之小人況乎仁德
未至而名浮於實獲戾幽冥固然矣夫苟
非備德必有不周坦而公之則與事而散若
乃負理之心銘之懷抱而外修情懇以免人
尤收集俗譽大誣天理自然之譽得不愈重
乎是以莊生亦云爲不善於幽昧之中鬼神
得而誅之且人之情也不愧於理而愧乎物
愆著則毀至毀至而恥生情存近復則弊不
至積恃其不彰則終莫悛革加以天置內充
而懼其外顯則幽慮萬端巧防彌密窮年所

卷九

五

存唯此之務天殃物累終必頓集蓋由不防
萌謀始而匿非揚善故也正齋經云但得說
人百善不得說人一惡說人之善善心便生
說人之惡便起忿意意始雖微漸相資積是
以一善生巨億萬善一惡生巨億萬惡

古人云兵家之興不過三世陳平亦云我多
陰謀子孫不昌引以爲教誠足以有弘然齊
楚享遺嗣於累葉顏冉靡顯報於後昆既已
著之於事驗不俟推理而後明也且鯀殛禹
興魴鮒異形四罪不及百代通典哲王御世
猶無姦濫況乎自然玄應不以情者而令罪
福錯受善惡無章其誣理也固亦深矣且秦
制收帑之刑猶以犯者爲主主嬰其罰然後
責及其餘若疊不當身而殃延親屬以茲制
法豈唯聖典之所不容固亦申韓之所必去

矣是以泥洹經云父作不善子不代受子作不善父亦不受善自獲福惡自受殃至矣哉斯言允心應理然原夫世教之興豈不以情受所存不止乎已所及彌廣則誠懼愈深是以韜理實於韞櫝每申近以斂麤進無虧於懲勸而有適於物宜有懷之流宜略其事而喻深領幽旨若乃守文而不通其變徇教而不達教情以之處心循理不亦外乎夫罪福之於逆順固必應而無差者也苟昧斯道則邪正無位寄心無准矣至於考之當年信漫而少徵理無愆違而事不恒著豈得不歸諸宿緣推之來世耶是以有心於理者審影響之難誣廢事證而冥寄達天網之宏疎故期之於靡漏悟運往之無間混萬劫於一朝括三世而玄同要終歸於必至豈以顯昧改心

其九

六

淹遠華慮哉此最始信之根主而業心所深期也

十二門經云有時自計我端正好便當自念身中無所有但有肝腸膈肺骨血屎溺有何等好復觀他人身中惡露皆如是若慳貪意起當念財物珍寶生不持來死不俱去而流遷變化朝夕難保身不久存物無常主宜及當年施恩行惠贍之以財救疾以藥終日欣欣務存營濟若瞋恚意起當深生平等兼護十戒差摩竭云菩薩所行忍辱爲大若罵詈者嘿而不報若撻捶者受而不校若瞋怒者慈心向之若謗毀者不念其惡法句又云受辱心如地行忍如門閭地及門閭蓋取其藏垢納污終日受踐也成具經曰彼以四過加已則覺知口之失也報以善言和語至誠不

飾四過者上之所謂兩舌惡口妄言綺語也夫彼以惡來我以善應苟心非木石理無不感但患處之不恒弘之不積耳苟能每事思忍則悔吝消於現世福報顯於將來

賢者德經云心所不安未常加物即近而言

則忠恕之道推而極之四等之義四等者何

慈悲喜護也何謂為慈愍傷衆生等一物我

推已恕彼願令普安愛及昆蟲情無同異何

謂為悲博愛兼拯雨淚惻心要令實功潛著

不直有心而已何謂為喜歡悅柔軟施而無

悔何謂為愛護隨其方便觸類善救津梁會

通務存弘濟能行四等三界極尊但未能冥

心無兆則有數必終是以本起經云諸天雖

樂福盡亦喪貴極而無道與地獄對門成具

又云福者有苦有盡有煩勞有往還泥洹經

曰五道無安唯無為快經稱行道者先當捨世八事利衰毀譽稱譏苦樂聞善不喜聞惡不懼信心天固沮勸無以動其志理根於中外物不能干其慮且當年所遇必由宿緣宿緣玄運信同四時其來不可禦其去不能止固當順而安之悅而畢之精勤增進習期諸妄心形報既廢乃獲大安耳夫理本於心而報彰於事猶形正則影直聲和而響順此自然玄應孰有為之者哉然則契心神道固宜期之通理務存遠大虛中正已而無希外助不可接以卑瀆要以情求此乃厝懷之關鍵學者所宜思也或謂心念必報理同影響但當求已而已固無事於幽冥原經教之設蓋所以悟夫求已然求已之方非教莫悟悟因乎教則功由神道欣感發中必形於事亦由

詠歌不足係以手舞然則奉而尊之蓋理所
不必須而情所不能廢宜縱已深體教旨忌
懷欣想將以已引物自周乎衆所以固新涉
之志而令寄懷有擬

經云生苦老苦病苦死苦怨憎會苦恩愛別

共九

離苦所求不得苦遇此諸苦則宜深惟緣對
兼覺魔僞開以達觀弘以等心且區區一生
有同過隙所遇雖殊終歸枯朽得失少多固
不足計該以數塗則此心自息又苟未入道
則休感迭用聚散去來賢愚同致是以經云
安則有危得則有喪合會有離生則有死蓋
自然之常勢必至之定期推而安之則無往
不夷

維摩詰云一切諸法從意生形然則兆動於
始事應乎末念起而有慮息則無意之所安

則觸遇而夷情之所闕則無往不滯因此而
言通滯之所由在我而不在物也若乃懼生
於心則疊乘於外外疊既乘內懼愈結苟患
失之無所不至矣是以經稱丈夫畏時非人
得其便誠能住心以理天關內固則人鬼罔
間緣對自息萬有無以嬰衆邪不能襲四非
常一曰無常二曰苦三曰空四曰非身少長
殊形陵谷易處謂之無常盛衰相襲欣極必
悲謂之爲苦一切萬有終歸於無謂之爲空
神無常宅遷化靡停謂之非身經稱處惑樂
之地覺必苦之對蓋推代謝於往復審樂往
則哀來故居安慮危夕惕榮觀若夫深於苦
者謂之見諦達有心則有滯有滯則苦存雖
貴極人天地兼崇高所乘愈重矜著彌深情
之所樂於理愈苦故經云三界皆苦無可樂

共九

九

者又云五道衆生共在一大獄中苟心係乎有則罪福同貫故總謂三界爲一大獄佛問諸弟子何謂無常一人曰一日不可保是爲無常佛言非佛弟子一人曰食頃不可保是爲無常佛言非佛弟子一人曰出息不報便就後世是爲無常佛言眞佛弟子夫無常顯證日陳於前而萬代同歸終莫之悟無瞬息之安保永世之計懼不在交則每事殆懈以之進德則功無覆簣以之治心則慥其所習是以有道之士指寸陰而惜逝恒自強於鞭後業與時競惟日不足則亂念無因而生緣對靡由而起

六度一曰施二曰戒三曰忍辱四曰精進五曰一心六曰智慧積而能散潤濟衆生施也謹守十善閑邪以誠成也犯而不校常善下

人忍辱也勤行所習夙夜匪懈精進也專心守意以約斂衆一心也凡此五事行以有心謂之俗度領以兼忘謂之道慧

本起經云九十六種道術各信所事皆樂生安孰知其惑夫欣得惡失樂存哀曰蓋弱喪之常滯有生所感同然冥力潛謝非矜戀所留對至而應豈智用所制是以學者必歸心化本領觀玄宗玩之珍之則衆念自廢廢則有忘有忘則緣絕緣報既絕然後入於無生既不受生故能不死是以普耀經云無所從

其九

+

生靡所不生於諸所生而無所生泥洹經云心識靜休則不死不生

心爲種本行爲其地報爲結實猶如種植各以其類時至而生弗可遏也種十善戒善則受生之報具於上章加種禪等四空則貴極

天道四空及禪數經具載其義從第一天至二十八天隨其事行福轉倍增種非常禪諦背有著無則得羅漢泥洹不忘有爲不係空觀遇理而冥無執無寄爲無所種既無所種故不受報廓然玄廢則佛之泥洹泥洹者漢曰無爲亦曰滅度維摩詰曰彼六師者說倚爲道從是師者爲住諸見爲墮邊際爲歸八難不得離生死道也雖玄心屢習而介然微動猶均彼六師同滯一有況貪生倚想執我捍化雖復福踰山河貴極三界倚伏旋還終墜罪苦豈獲寧神大造泊然玄夷哉夫生必有情天勢率至不宅於善必在於惡是以始行道者要必有寄寄之所因必因乎有有之所資必資乎煩是以經云欲於空中造立宮室終不能成取佛國者非於空也然則五度

共九

上

四等未始可廢但當即其事用而去其伎心歸佛則解佛無歸於戒則無功於戒則禪諦與五陰俱冥末用與本觀同盡雖復衆行兼陳固是空中行空耳或以爲空則無行行則非空既已有行無乃失空乎夫空者忌懷之稱非府宅之謂也無誠無矣存無則滯封有誠有矣兩忌則玄解然則有無由乎方寸而無係於外物器象雖陳於事用感絕則理冥豈滅有而後無階損以至盡哉由此言之有固非滯滯有則背宗反流歸根任本則自暢是以開士深行統以一貫達萬像之常冥乘所寓而玄領知來理之先空恒得之於同致悟四色之無朕順本際而偕廢審衆觀之自然故雖行而靡跡方等深經每泯一三世而未嘗謂見在爲有則空中行空旨斯見矣

顏光祿延之庭詰二章

達見同善通辯異科一曰言道二曰論心三曰校理言道者本之於天論心者議之於人校理者取之於物從而別之由塗參陳要而會之終致可一若夫玄神之經窮明之說義兼三端至無二極但語出梵方故見猜世學事起殊倫故獲非恒情天之賦道非羌胡華人之稟靈豈限外內一以此思可無臆哉爲道者蓋流出於仙法故以練形爲上崇佛者本在於神教故以治心爲先練形之家必就深曠反飛靈糝丹石粒芝精所以還年却老延華駐彩欲使體合縹霞軌遍天海此其所長及僞者爲之則忌災崇課粗願混士女亂妖正此其巨蠹也治心之術必辭親偶閉身性師淨覺信緣命所以反壹無生剋成聖業

六九

十三

智邈大明志狹恒劫此其所貴及詭者爲之則藉髮落狎菁華傍榮聲謀利論此其甚誣物有不然事無不弊衡石日陳猶患差忒況神道不形固衆端之所假未能體神而不疑神無者以爲靈性密微可以積理知洪變歟

倪可以大順待照若鏡天肅若窺淵能以理順爲人者可與言有神矣若乃罔其真而責其弊是未加心照耳

王該日燭

尋夫至道之典暢生死之源標善惡之報啓陵化之津訓戒明白縷羅備矣然信言不美文繁辭宕累冥絕昧重淵隔浪是以學者未得其門或未之留意聊抒咸池之遠音適爲里巷之近曲假小通大儻可接俗助天揚光號曰日燭

陶先覺之宏誥啓玄管於靈門周太虛以遊
眺究漭蕩而無垠履地勢於方局冠圓天於
覆盆緬三界之寥廓遘三氣之氤氲尋大造
之冥本測化育之幽根形假四大而泡散神
妙萬物而常存彼良民之遠分故哀生而怡

共九

十三

魂夫含氣之倫其神無方蠢爾之類其質無
常寄若水勢託若火光隨行繾綣迭枯迭芳
往來出沒冥冥茫茫洪海環流大變輪迴乘
彼遠漂濟來曷階宛轉三塗之中沉滯八難
之圍愁企竅之無期悼客作之有歸瞻崇德
之可速鑒聚凶之宜遲斯成務之易覩匪先
見之動微五福起於履是六極構於蹈非理
感自然冥對玄疑福兮誰造福兮孰興水運
鍾界人道惡矜豐因豐積祉緣謙升童孺正
而鬼退丈夫邪而魅陵覽形聲之兩偶考休

咎之雙徵理投思而合契迹望目而相應若
圓輪之抱規猶直桷之附繩蒼犬出於帝父
黃能資於聖子聿徵化而弗救奚天屬之云
恃諒求福之在躬信爲仁之在已咨吹吸其
靡常知忽往其何止彼非人之什岌豈無氣
之所始悲婉變之天徂還託生於家豕昔鞠
育而懷抱今屠剝以爲禮神居妙而恒我形
受變而易體未一旬而相忌可長歎而流涕
夫聞愚其皆然匪伊人之獨爾察寡孕於嘉
類悟繁產於蟲豸喻零霖其猶希若幡囊之
倒米爲鬘鬘以日日誰識伏而達倚匪余情
之能測謬聞之以如是若夫倒置之族矇矓
徒生兵風既至忽然潛征神道雖昧鬼法尤
明徘徊中陰徂彼鐵城宵絕望舒晝無曜靈
身造竿華之檻足蹈炎炭之庭刀岳霜錯以

積刃劒林翹鋒而蕭精陶銅汪洋以海涌巨
鑊波沸而雷鳴閭王領閱卒傍執釵三劫一
奮百千累羅鳩鳩利紫煌煌火車銳釘攬搶
狡狗擬牙姪徒焦於幻柱飢囚枯於塵沙資
輕妙之靈質益痛戮之易加永煩冤以彌劫

六九

十四

安斯酷之可過三六峻網弗可裂縷千條殊
劇萬端異苦靡喘息而不經俄聿來而忌宇
予略一朝以言之將終年而震楚爰有五德
無玷十淑道全夕惕苦逝慶升九天寶殿晃
昱高構虛懸瓊房兼百瑤戶摩千金門煥水
精之朗玉巷耀瑠璃之鮮珠樹列於路側鸞
凰鳴於條間芳華神秀而粲藻香風靈飄而
飛烟想衣斐塵以被軀念食芬芳以盈前彼
曦和之長邁永一日而萬年無事爲以干性
常從容於自然映光藥之爍爍眇輕騰之翮

翻究妙音之至樂窮有生之遐延捨陋世而
上躋伴超倫之高遷然夫饗茲舊德日用玉
食厭土不毛罔施稼穡積畜雖多焉有不竭
齡祚雖脩終焉歸滅三災起而宮宇散七證
至而天祿絕會大秋以考落混椿菌之無別
是以如來大聖三達洞照哀我困蒙曉了道
要善權灑落或麤或妙如溟海之運流若天
日之垂曜上士虛懷忘其言中才負志執其
教教無定方適物所由宜陸以車應水以舟
敷設云云廣衍悠悠駒未塞乎三百要指在
乎一幽握累玄之綱領遣毛目於網裘宏籠
大訓展我智分治無不均質有利鈍虛往實
歸各足方寸愚點並誘龍鬼俱化萬塗叢歸
一由般若譬彼濟海非船莫過驅萬動於道
場畢無爲而息駕本夫三乘之始同歸一無

六九

十五

才照各異致用參殊應真忘有而求空遂耽
空而恬愉緣覺亮累於知微爰遷玄而弗居
雖妙迹其再喪猶有遣而未虛開士解拘於
都盡作無存其焉除悟之豁於鑒先體之冥
乎意初理重深而絕韻疇剋諒而業諸自古
在昔先民有遇堂堂陰映躬受聖喻喁喁羣
黎耳目仰注或發蒙於一咳或華面於一哺
並因言而陵化未有人而不度善逝迄今道
運轉衰大教雖存味之者希梅檀與蓼蘇同
芬夜光與熠燿齊暉于氏超世綜體玄指嘉
遁山澤仁感虎兕護公澄寂道德淵美微吟
穹谷枯泉漱水闕叟登霄衛度係軌咸淡泊
於無生俱脫骸而不死今則支子特秀領握
玄標大業沖粹神風清蕭一言發則蘊滯披
三幡著則重冥昭見之足以洗鄙各聞之可

以落矜驕孫濯流以逸契詠遂初於東臯何
深味以栖素輕大寶於秋毫道風之所扇蕩
深達之所逍遙才不難則賢不貴愚不笑則
聖不高遠聲見陋於近耳孰能忘味於聞韶
哉奚適非道何之無神理有精麤物有產真
大居細君小爲碩臣羽隸隸乎金翅甲屬屬
乎須倫兩儀宗於太極衆星繫於北辰是以
九十六種枝條繁張輕道重根躁廢靜王具
曰予聖各鎮一方或移山而住流或倏忽於
存亡命天衣之彩絜嘯靈厨之芬芳曜叔振
旅之兇化恭化磔石之琳琅竭變幻之堀奇
惜有待之無長斯乃數內之甘醇弗如至道
之糟糠者也逮乎列仙之流練形之匹熊經
鳥伸呼吸太一夕餐榆陰與素月朝挹陽霞
與朱日赤斧長生於服丹涓子飜飛於餌木

安期久視於松豪豐人輕舉於栢實彼和液之所淙足支年而住質中不夷而外猗徒登雲而殞卒俱括囊以堅卵固同門而共出理未升於顏堂永封望乎孔室貴乎能飛則蛾蝶高聲奇乎難老則龜蛇脩考伊逆旅之遊氛唯心玄之可寶存形者不足與論神狎俗者未可與言道道乎奚言無問無對諮者叩窮應者負內默之斯通語焉則匱當於素珠與講道吾成罔象與無謂机然寂泊玄酬有歲宗鑽浮響莫悟冥音希之彌錯搜之愈沉郢人其逝爲誰匠堪設筌蹄乎淵薈俟魚兔乎川林儻得意於談表共目擊而廢心無運睽倏往矣斯復忍立賢達忽如涉宿千師誕化肇過一六慈氏方隆仰期仁育孰云數遼瞥若瞬目靈轡雖迅緣樞靡窮彼無本標我

六九

十七

有始終假步炯電之未託息石髓之中知畏塗而驚寇迷塵欲之致戎替遠勝而婪近謂奢儉而文豐不防枯於未飄既零落於勁風思反蒂而更秀結萬悔其胡充是以大誓之徒燒指穿石冥期無待志與心歡峻智塹崇慧壁拔律劒揮戒戟想將萌而夷斬情向兆而翦刺掃六賊於胷中休五道而長役拱已內治總持法忍三世都寂一心豁盡寄耳無明寓目莫准塵隨空落穢與虛隕廓焉靈悟因權作尹普濟安度大悲誰愍託蘧廬以和光常遊君乎冥泯任天行與物化如蹈水之無軫若乃妙變神奇理不思議大千舞於指掌芥子含於須彌四海宅於毛孔七寶永於劫移可信而不可尋可由而不可知非談詠之所宣惡毫素之能披善乎優陀之言也使

夫智者滿於天下人有百頭頭有百舌舌解

百義辯才鋒逸合茲人以讚道猶萬分而未

一唯覺覺之相嘆乃敷暢而彰悉矧愚昧之

固陋託狂簡而仰述抗螢燭之炯炯欲增暉

以毗日者歎嗟乎方外靈藏奢遐誕宕衆妙

淵玄羣奧無量小成弗藉大言橫喪川德之

厚于何不有驚聽洪壑駭耳崇阜夏典載其

掌握荒經列其戶牖周既達而未盡信齊諧

之小醜見鵬鯢而標大不覩鳥王與魚母吁

乎噫嘻奇桀之事積籍眇漫焉可稱記伊皇

覽之普綜足探幽而體異何近願於割玉又

碩誣乎火熾況下斯而束教趣堯孔之權餌

常專專而守檢懼越蹈於所伺並廢理以證

言莫觸類以取意徒宏博而繁構更益猜而

致忌悟飾智之愕物故收翰而輟思寄一隅

共九

十八

於梗指俟體信於明識者乎

弘明集卷第十三

音釋

抵揆徒抵切禮切揆也挾許委切鯀公

本切夏禹父名紆紆徐切紆紆徐切紆紆徐切紆紆徐切

謂故其妻子積積也積積也積積也積積也

也閼五堅切襲襲也襲襲也襲襲也襲襲也

蕩廣蕩廣切蕩蕩廣切蕩蕩廣切蕩蕩廣切

大貌婉變切婉婉變切婉婉變切婉婉變切

美切婉變切婉婉變切婉婉變切婉婉變切

得之無欲目劫劫也劫劫也劫劫也劫劫也

羊切駟切駟切駟切駟切

也兕兕兕也兕兕也兕兕也兕兕也

也炯炯炯也炯炯也炯炯也炯炯也

也寄舍寄寄也寄寄也寄寄也寄寄也

弘明集卷第十四

兵十

梁 釋 僧 祐 撰

竺道爽檄太山文

釋智靜檄魔文

釋寶林破魔露布文

釋僧祐弘明論後序

竺道爽檄太山文

沙門竺道爽敢告太山東嶽神府及都錄使者蓋玄元創判二儀始分上置璇璣則助之以三光下設后土則鎮之以五嶽陰陽布化於八方萬物誕生於其中是以太山據青龍之域衡霍處諸陽之儀華陽顯零班之境恒岱列幽武之賓嵩峙皇川之中鎮四瀆之所墳此皆稟氣運實無邪之穢神道自然崇正不僞因天之覆順地之載敦朴方直澹然玄

淨進道四運之端退履五教之精內韜通微之資外朗道德之明上達虛無下育蒼生舍德潛通無遐不徹遊步九崖翱翔玄闕故能形無正始呼吸陰陽握攬乾坤推步八荒夫東嶽者龍春之初清陽之氣育動萌芽王父之位南箕北斗中皇九天東王西母無極先君乘氣鳳翔去此幽玄澄於太素不在人間蕩消衆穢其道自然而何妖祥之鬼魍魎之精假東嶽之道託山居之靈因游魂之狂詐惑俗人之愚情雕匠神典僞立神形元無所記末無所經外有害生之毒氣內則百鬼之流行晝則穀飯成其勢夜則衆邪處其庭此皆狼蛇之羣鬼梟蟒之虛聲自三皇創基傳載于今歷代所崇未覩斯響也故零征記曰夫神正者則潛曜幽昧上騰高象下戲玄闕

逍遙雲影龍翔八極風興雨施化若雷電行
厨不設百味自然含慈秉素澤潤蒼生恩過
二養惠若朝陽應天而食不害衆命此乃靈
翔之妙節清虛之神道若神不正者則于於
萬物因時託響傳惑於俗沮成散朴激動人
心傾財極殺斷截衆命枉害中年殂其骨肉
精神離迸痛傷元氣東嶽之神豈此之謂也
故枕中戒曰含氣蠢蠕百蟲勿癭無食鳥卵
中有神靈天無受命地庭有形粗稟二儀焉
可害生此皆逆理違道本經羣民含慈順天
不殺沉害猪羊而飲其血以此推之非其神
也又五嶽真神則精之候上法璇璣下承乾
坤稟道清虛無音無響敬之不以歡慢之不
以感千譽萬毀神無增損而汝矯稱假託生
人因虛動氣殺害在口順之則賜恩違之則

有禍咎進退諂偽永無賢軌毀辱真神非其
道也故黃羅子經玄中記曰夫自稱山嶽神
者必是蟒蛇自稱江海神者必是鼃鼃魚鼃
自稱天地父母神者必是猫狸野獸自稱將
軍神者必是熊羆虎豹自稱仕人神者必是
猿猴狢獍自稱宅舍神者必是犬羊猪犢門
戶井竈破器之屬鬼魅假形皆稱為神驚恐
萬姓淫鬼之氣此皆經之所載傳之明驗也
自汝妖祥漸踰六載招來四遠靡不響應送
疾而往者如小水歸海獲死而還者哀呼盈
路重者先亡便云筭盡輕者易降自稱其福
若使重患難濟則汝無恩中容之疾非汝所
救三者無效焉可奉事乃令羣民投身歸命
既無良醫善藥非散髮之能降經旬歷月曾
無影報以此推之有何證驗又國太元桓王

及封陽六國之懿節三台之輔光贊皇家黎
元慈悅天福謬加體嬰微疾謂汝之祇能感
靈德故宣德信命詣汝神殿獻薦三牲加贈
珍異若汝聖道通乾神至妙者何不上啓九
皇下諮后土參集百靈顯彰妙術使國良輔
消疾獲安既無響應乃奄薨遐驗此虛妄焉
足奉哉又昔太山石立社移神靈降象遐聲
萬代此則乾坤之所感顯爲時瑞汝託稱其
聖既不能興雲致雨以表神德圖妖邪以損
真道正使汝能因繁動箸舉杯盡酒猶爲鬼
幻非爲真正況無其徵有何神也又太山者
則閻羅王之統其土幽昧與世異靈都錄使
者降同神行定本命於皇記察都籍於天曹
羣惡無細不拾纖善小而無遺總集魂靈非
生人應府矣而何弊鬼詐稱斯旨橫恣人間

欺給萬端蓬林之樹烏鵲之野翕動遠近列
于祠典聚會男女樹俗之心穢氣外疊梟聲
遠布毒鍾王境爲害滋甚夫雲霧蔽天羣邪
翳正自汝妖異多所傷害吾雖末流備階三
服每覽經傳而覩斯孽推古驗今邪不處正
吾將蕩穢尤揚聖道告到嚴鉤魅黨還游冢
墓餐果飲泉足生之路既今羣民無傾財之
困鳥獸無羅網之卒若復顧戀望餐不去者
吾將宣集毗沙神王愆羅子等授以金剛屯
真師勇武秋霜陵動三千威猛難當曜戈明
劍擬則推山降龍伏魔靡不稽顙汝是小鬼
敢觸三光鶴毛入炭魚行鑊湯傾江滅火朝
露見陽吾念仁慈愍汝所行占此危殆慮即
傷心速在吾前復汝本形長歸萬里滄浪海
邊勿復稽留明順奉行

釋智靜檄魔文

釋智靜頓首頓首明將軍輪下相與玄塗殊
津人天一統宗師雖異三界大同每覩良會
申展曩積而標榜未冥所以致隔今法王御
世十方思順靈綱方申絃綱彌絙大通有期
高會在近不任翹想並書喻意耳夫時塞有
通否終則泰千聖相尋羣師迭襲昔我皇祖
本原天王體化應符龍飛初域節權形以附
萬邦奮惠柯以覆六合威蕩四邪掃清三六
方當抗橫縱於八區絙絃綱於宇宙夷靜七
荒寧一九土而冥宗不弔真容擬位重明寢
暉靈舟覆浪故令蟻聚邪番興茲鳧見暴起
曠染眞塗塵惑清衆虐鍾蒼生毒流萬劫懷
道有情異心同念我法王承運應期理亂上
承高胄下託羣心秉天旗以籠三千握聖圖

兵十

五

以隆大業雲起四宮鸞翔天竺降神迹維爲
時城壑綏撫黎元善安卿士獎導羣情慰喻
有疾嚴慧柯於胷中被神甲於身外愍十八
之無辜哀三空之路絕志匡大荒靖安平難
百域千邦高伏風化承君不忘重迷自覆深
攝愚懷故守僞見狼據欲天鷄鳴神闕畔換
壇場抗拒靈節謂大位可登弘規可改覽茲
二三遠爲歎息昔大通統世羣方影附有僞
癡天魔不遵改節干迕聖聽陳擾神慮領卒
歸區權形萬變精甲照曦霜戈拂域靈鼓競
興響衝方外矯步陸梁自謂強盛王師一奮
羣邪殄喪衆迷革心望風影伏況君單將驍
然一介士無方尋衆不成旅而欲違背陵虐
華邑篡奪靈權騰邈最勝以爲氣眞可不謬
乎今釋迦統世道隆先劫妙化蕩蕩神羅遠

御智士雍雍雲筭蓋世武夫龍跳控弦萬隊
協略應真奇謀超拔故命使持節前鋒大將
軍鑒閭浮都督歸義侯薩陀波輪獨凜天奇
蒙塵玄鏡神高須彌猛氣籠世善武經文忠
著皇闕領衆十萬億揚鑣首路使持節威遠
大將軍四天都督忉利公導師武勝標羣文
超宏謀妙思絕塵心栖夢表憂時忘身志必
匡世領衆百萬億鸞飛天衢使持節征魔大
將軍六天都督兜率王解脫月妙思虛玄高
步塵表略並童真功侔九地悼愍三塗忿若
縱害校却慷慨龍迴思奮領衆四百萬億雲
迴天門使持節通微大將軍七天都督四禪
王金剛藏朗質映暉金顏遐燭恩過九陽力
傾山海右眇則濛汜飛波左顧則扶桑落曜
德無不照威無不伏領衆七百萬億虎眇須

共十

六

彌使持節鎮域大將軍九天都督八住王士
大維摩詰奇筭不思法柯遠震體合神姿權
踰萬變呼吸則九服雲從叱吒則十方風靡
哀彼下民無辜三楚領衆九百萬億飲馬虛
津使持節鑒後大將軍十三天都督小千諸
軍事九住王士大文殊承霄遐元形暉三曜
胤自紫宮神高體大應過千塗玄筭萬計群
動感於一身衆慮靜於一念深抱慈悲情兼
四攝領衆若塵翱翔斯在使持節匡教大將
軍錄魔諸軍事羣邪校尉中千王觀世音智
略淵深慧柯遠振明達四通朗鑒三固或託
迹羣邪曜奇鋒起或權形二九息彼塗炭揮
手則鐵圍摧巖噓氣則浮雲頽嶸能爲萬方
不請之友領衆不思杖戈虎嘯使持節布化
大將軍三界都督補處王大慈氏妙質蹤網

天姿標然體喻金剛心籠塵表猛氣衝雲慧
柯遠奮無生轉於胷中權智應於事外志有
所規無往不就威恩雙行真俗並設領衆八
萬四千嚴警待命勇出之徒充逸大千金剛
之士彌塞八極咸思助往席卷六合乘諸度
之寶軒守八正之脩路跨六通之靈馬控虛
宗之神轡彎四禪之勁弓放權見之利箭鳴
驥桓桓輕步矯矯奉命聖庭曾無有闕貴邦
導師勝子五百幽鑒天命來投王化聖上開
襟感悉歸順皆受名爵封賞列土功侔舊臣
聲蓋萬域而君何心橫生異計偃蹇邊荒規
固常位毒害勃於蒼生天禍流於永劫可不
哀哉可不謬哉君昔因時爲物所惑狂迷君
心投危外竄百行一愆賢達常失火謂君覺
智返愚歸罪象季來身抽簪同遊羣僊以道

自權榮名終始如何攝愚守謬偷安邪位託
癡山以自高恃見林以遊息耽六欲之穢塵
翫邪迷以怡性建憍慢之高幢引無明之句
陣闊步荒塗輕弄神器盜篡天宮抗衡日月
恐不果哉舉手而映三光把土以填巨海雖
擬心虛標事之難就將軍植福玄津原承彌
遠華貌曄然羣情屬目望霄之基易登由來
之功可借君可改往修來翻然歸順謝過朱
門以道齊好家國並存君臣同顯身名獲安
曉迷達觀眷屬晏然可不美哉今王師克舉
十萬翹轡手提法羅齊舞羣聖道柯曜於前
驅靈鼓震於後隊神鍾一叩十方傾覆海浪
飛流陸原涌沸于斯之時須彌籠於一塵天
地迴於一粟無動安於左枉妙樂曜於右手
神力若斯豈可當也我法王體道仁慈不忍

便襲權停諸軍暫壹靈轡臨路遺書庶迴迷
駕君可早定良圖面縛歸闕委命皇庭逍遙
玄境隆名內暉遊形外寄上方即任非君是
誰夫慧當識機明貴免禍窮而知反君子所
美斯乃轉禍之高秋取功之良節昔夏桀背

癸

主殷王致伐商紂首亂周武建師此即古今
著龜將軍之明誠相與雖乖於當年風流同
味人天崎嶇何足致隔想便懽然通書致命
所以竊痛其辭委曲往反者不欲令蘭芳夏
凋脩柯摧頽深思致言善自量竿無使君身
傾匡三趣莫令六天鞠生稊稗造穎眇目助
懷惕然臨路遺書諸情多憤言不藉意

釋寶林破魔露布文

賢劫大千微塵年五濁鼎沸朔現壽百齡日
使持節都督恒沙世界諸軍事征魔大將軍

淨州刺史十地王臣金剛藏使持節都督八
萬波羅蜜諸軍事破結將軍領魔蠻校尉大
司馬梵州刺史八地公臣解脫月等稽首和
南上聖朝尚書謹案夫六合同曜靈之鑒羣
流歸百谷之王萬化均于空玄衆奇宗於一

癸

智斯蓋理有宗極之地統物無殊趣之會是
以如來越重昏而孤興蔚勤功於曠劫曜三
塗之高明拔洪癡於始造窮聖德之區與究
無生之虛致覽物化之樞機握宏德之絃紐
至若英姿挺特神光赫弈雖復千暉並照固
已絕矣身殊萬狀而非衆體合至妙而不一
應出五道而非生示入形亡而非滅希夷悅
惚無名無像莫測其深靡知其廣應羣感而
不勞周萬動而常靜歷恒沙以倏忽撫八荒
於俄頃兩儀頽陷而不夷力負潛移而不易

吸大火而不焦懷洪流而不溺乾坤不足以語其德文玄不足以明其道巨包六合不可以稱其大妙入無間不可以名其小爾乃亭毒蒼生化兼始母無欲無爲而無不爲翱翔于應變之塗逍遙于有無之表挺達羣聖之端恬憺涅槃之域二乘韜思於重忌之致十住息慮於動靜之機梵王咨嗟以歸德帝釋伏膺而厭位其爲聖也亦已極矣於是應定光之遐記驗大通之圖錄出五道而龍興超帝皇以命世道王三界德被十方畿甸恒沙都邑大千偃九定之閑室登七覺之雲觀濯八解之清池遊總持之廣苑爾乃戴慈悲之殿處空同之座袞龍衆好天冠頂相左輔彌勒之流右弼文殊之匹前歌大方之雅頌後舞四攝之鑾拂衛以八住體虛之士侍以四

果卓落通仙三臺唯聖六府唯賢爾乃宣敎姬孔宰守虞唐揚威湯武州牧三皇其爲化也坦八正之平衢開三乘之通津列無爲之妙宅濟大苦於勞塵杜三惡之姦路啓懽樂於天人爵以果伯之位祿以甘露之餐功巨者賞以淨土之封勲小者指以化城之安此乃超百王之洪業太平之至治也五趣官身之清朝四生土位之宗極而羣迷愚嶮背真彌曠欣濡沫之近足忘江湖於遠全故魔王波旬植愚根於曠始積迷心於妄境汎三涂之洪波入邪見之稠林至乃竊弄神器假僞冒真夸王天宮分列嶽土制命六天縱肆偏威內以三公諸毒卿相九結外以軍將六師戎卒四兵內行跋扈不忌皇憲自火螢光爭暉天照故乃頃者抗行神威揚兵道樹震雷

公霹靂之聲列擔山吐火之衆又持世致惑
於靜室波崙悲號於都肆斯皆癡狂縱虧于
聖節作亂中夏爲日久矣聖皇悼昏俗之聾
瞽悲弱喪以增懷將總羣邪以齊見會九流
而同津於是命將大勢之徒簡卒金剛之類
茹金嚼鐵之夫衝冰蹈火之士勇卒塵沙驍
雄億萬星流風發龍騰魔境置軍萬全之策
逼寇必死之野而魔賊不祇敢執蠻荆之蠢
爾抗宗繪之逋傲建麾於自憍之地結固雲
迷之嶮傍唐重複俠疊鱗次且其形勢則癡
山嵯峨固其前愛水浩汗漲於後邪林蔚蒼
蒙其左癡澗淵玄帶其右塵勞之卒豺視於
交境六師之將虎步於長達望若雲起蔽天
霧塞六合其爲盛也開闢罕有臣等於是承
聖朝之遐威出起圖之奇略蓋以高筭之籠

卷十

十二

彌以玄策之圍精騎千重步卒萬市遊師翳
野屯塞要害使前將軍檀那望慳麾以直進
後軍毗耶覽懈卒於其後禪那略游騎於其
左尸羅防密姦於其右外軍漚和浪騎隊於
平原之上走逗兵於詰屈之下陳虎旅而高
驤設危機於幽伏中軍般若握玄樞之妙鑒
把戰勝之奇術控億兆之雄將擁塵沙之勁
卒於是衆軍響應萬塗競進威動六合聲震
天地雄夫奮威浪奔白刃之光奪於曦曜法
鼓之音亂於雷震駟馬趁趨以騰擲迅象飛
控以馳驅禪弓烟舉而雲興慧箭雨灑以流
虛鞭以假名之策蹴入無有之原研以師子
之吼刺以苦空之音揮干將而亂斬動戈矛
而競偃橫塵尸以被野流營血於長川崩癡
山之嵯峨竭愛水之洪流窮僭於諸見之窟

挫高於七慢之巢於是魔賊進無抗鱗之用
退無希脫之隱慮盡路窮迴遑靡據魔王面
縛於魔庭羣旅送命於軍門諸天電卷以歸
化迷徒風馳於初暉皇威掃蕩其猶太陽之
燄晨霜注洪流以滅熾火故使萬世之逋寇
土崩於崇朝中華之昔難肅清於俄頃斯誠
聖皇神會之奇功曠代著世之休烈雖昔殷
湯建雲功於夏郊周武掃清氛於商野斯乃
上古之雄奇豈以得齊於聖勲臣輒奉宣皇
猷綏慰初附安以空同之宅充以八解之流
防以戒善之禮習以六度之風耆年者悟其
即真於新唱弱喪者始聞歸歟之音夫應天
順罰春秋之道興功定亂先王所美元惡以
賓祗從聖憲六合同明廓清宇內玄風遐扇
率土懷慶朝有康哉之歌野有樂哉之詠功

卷十

十二

高道大非見所表聖慮幽深非言能宣粗條
皇威奇筭之方又列衆軍龍驤之勢電驛星
馳謹露布以聞臣等誠惶以下

余以講業之暇聊復永日寓言假事庶明大
道冀好迷之流不遠而復經云涅槃無生而
無不生至智無照而無不照無生無照一切
皆成成無成而無不成其唯如來乎戰勝不
以干戈之功略地不以兵強天下皇王非處
一之尊霸臣非桓文之貴丘姬之教於斯遠
矣聃周之言似而非當故知宗極存乎俗見
之表至尊王於真鑒之裏中人躊躇於有無
之間下愚驚笑於常迷之境今庶覽者捨河
伯秋水之自多遠遊于海若之淵門不束情
於近教而駭神于長廣之說也

釋僧祐弘明論後序

余所集弘明爲法禦侮通人雅論勝士妙說
摧邪破惑之衝弘道護法之塹亦已備矣然
智者不迷迷者乖智若導以深法終於莫領
故復撮舉世典指事取徵言非榮華理歸質
實庶迷塗之人不遠而復總釋衆疑故曰弘

卷十

十三

明論云夫二諦差別道俗斯分道法空寂包
三界以等觀俗教封滯執一國以限心心限
一國則耳目之外皆疑等觀三界則神化之
理常照執疑以迷照羣生所以永淪者也詳
檢俗教並憲章五經所尊唯天所法唯聖然
莫測天形莫窺聖心雖敬而信之猶矇矓弗
了況乃佛尊於天法妙於聖化出域中理絕
繫表肩吾猶驚怖於河漢俗士安得不疑駭
於覺海哉既駭覺海則驚同河漢一疑經說
迂誕大而無徵二疑人死神滅無有三世三

疑莫見真佛無益國治四疑古無法教近出
漢世五疑教在戎方化非華俗六疑漢魏法
微晉代始盛以此六疑信心不樹將溺官拯
故較而論之若疑經說迂誕大而無徵者蓋
以積劫不極世界無邊也今世咸知百年之
外必至萬歲而不信積萬之變至於曠劫是
限心以量造化也咸知赤縣之表必有四極
而不信積極之遠復有世界是執見以判太
虛也昔湯問革曰上下八方有極乎革曰無
極之外復無無極無盡之中復無無盡朕是
以知其無極無盡也上古大賢據理訓聖千
載符契懸與經合井識之徒何智得異夫以
方寸之心謀己身而致謬圓分之眸隔牆壁
而弗見而欲侮尊經背聖說誣積劫罔世界
可爲愍傷者一也若疑人死神滅無有三世

是自誣其性靈而蔑棄其祖禰也然則周孔制典昌言鬼神易曰游魂爲變是以知鬼神之情狀既情且狀其無形乎詩云三后在天王配于京升靈上旻豈曰滅乎禮云夏尊命事鬼敬神大禹所祗寧虛誕乎書稱周公代武云能事鬼神姬旦禱親可虛罔乎苟亡而有靈則三世如鏡變化輪迴孰知其極俗士執禮而背叛五經非直誣佛亦侮聖也若信鬼於五經而疑神於佛說斯固聾瞽之徒非議所及可爲哀矜者二也若疑莫見真佛無益國治則禋祀望秩亦宜廢棄何者蒼蒼積空誰見上帝之貌茫茫累塊安識后祗之形民自躬稼社神何力人造庸嘏蜡鬼奚功然猶盛其犧牲之費繁其歲時之祀者豈不以幽靈宜尊教民美報耶況佛智周空界神疑

域表上帝成天緣其陶鑄之慈聖王爲人依其亭育之戒崇法則六天咸喜廢道則萬神斯怒今人莫見天形而稱郊祀有福不覩金容而謂敬事無報輕本重末可爲震懼者三也若疑古無佛教近出漢世者夫神化隱顯孰測始終哉尋羲農緬邈政績猶湮彼有法教亦安得聞之昔佛圖澄知臨淄伏石有舊像露盤捷陀勒見繁瑤山中有古寺基墟衆人試掘並如其言此萬代之遺徵晉世之顯驗誰判上古必無佛乎列子稱周穆王時西極有化人來入水火貫金石反山川移城邑乘虛不墜觸實不礙千變萬化不可窮極既能變人之形又且易人之慮穆王敬之若神事之若君觀其靈跡乃開士之化大法萌兆已見周初感應之漸非起漢世而封執一時

可爲嘆息者四也若疑教在戎方化非華夏者則是前聖執地以定教非設教以移俗也昔三皇無爲五帝德化三王禮形七國權勢地當諸夏而世教九變今反以至道之源鏡以大智之訓感而遂通何往不被夫禹出西羌舜生東夷孰云地賤而棄其聖丘欲居夷聃適西戎道之所在寧選於地夫以俗聖設教猶不繫於華夷況佛統大千豈限化於西域哉案禮王制云四海之內方三千里中夏所據亦已不曠伊洛本夏而鞠爲戎墟吳楚本夷而翻成華邑道有運流而地無恒化矣且夫厚載無疆寰域異統北辰西北故知天竺居中今以區分中土稱華以距正法雖欲距塞而神化常通可爲悲涼者五也若疑漢魏法微晉代始盛者道運崇替未可致詰也

尋沙門之修釋教何異孔氏之述唐虞乎孔修五經垂範百王然春秋諸侯莫肯遵用戰伐蔑之將墜于地爰至秦皇復加燔燼豈仲尼之不肖而詩書之淺鄙哉邇及漢武始顯儒教舉明經之相崇孔聖之術寧可以見輕七國而遂廢後代乎案漢元之世劉向序仙云七十四人出在佛經故知經流中夏其來已久逮明帝感夢而傳毅稱佛於是秦景東使而攝騰西至乃圖像於關陽之觀藏經於蘭臺之室不講深文故莫識興義是以楚王修仁潔之祠孝桓建華蓋之祭法相未融唯神之而已至魏武英鑒書述妙化孫權雄略崇造塔寺晉武之初機緣漸深耆域耀神通之跡竺護集法寶之藏所以百辟搢紳洗心以進德萬邦黎憲刻意而遷善暨晉明教悟

切馬叱叱叱尺栗切呵叱丑亞崕逆各切竿
衙也切蘇貫切稊稊稊似穀穢草旁卦切楚子六
與算同稊稊稊稊稊稊稊稊稊稊稊稊稊稊稊稊
也鞞與兵媚同趨趨趨趨趨趨趨趨趨趨趨趨趨趨
間脂燭乾虛汗切燭燭燭燭燭燭燭燭燭燭燭燭燭
也助駕切年也璩璩璩璩璩璩璩璩璩璩璩璩璩璩璩
終臘祭也璩璩璩璩璩璩璩璩璩璩璩璩璩璩璩璩
八兩曰錙錙錙錙錙錙錙錙錙錙錙錙錙錙錙錙錙錙
切十黍之重曰錙錙錙錙錙錙錙錙錙錙錙錙錙錙錙錙
大帶也